

上古神話
義演

卷壹



杭縣鍾毓龍編

中華書局印行

敘言

民國十三年春余承乏宗文中學校務兼任安定中學講席課餘之暇朋儕縱談上下今古校長陳君柏園謂吾國夏禹治水爲千古第一偉績史無專書詳載其事未免缺憾因顧余曰子多稽古而喜治史豈有意乎余自慚譎陋而心馳其說退則陳篋發書從事稽攷其有關係者則摘錄之顧除禹貢一書外其餘多單詞隻句無系統之可言甚者乃類於神話太史公所謂文不雅馴者是卽禹貢所載導水導山等亦第就功成後綜叙大略而言之簡括已甚至於洪水之來源當時之地形與夫當初入手之計畫設施之次第以及疏鑿之方法皆所不詳生乎四千年後追叙四千年前之事跡佐證既少冥冥其難後閱暨陽蔣孟潔先生璫藻所著小說攷證謂清代嘉道時山陰沈藤友嘉然曾撰夏禹治水小說大率以禹貢爲綱而以山海經岳瀆經真仙通鑑諸書附會而成書凡六十卷百二十回惜稿未梓行舟覆淪於水余思夏禹治水八年於外跡

歷九州大山之開鑿名川之疏浚都凡數十當時交通未便器械未精何以及此後世疑爲神助謚爲神禹夫豈無因顧此等不雅馴之說豈足據爲信史而揣測臆造之談又豈可呈諸大雅無已惟有如沈先生之法託諸小說以抒我個人之理想而已校務殷繁有志未暇其年秋江浙戰事起風鶴驚心絃誦輟響憂焦徬徨無可爲計乃始著手下筆以自遣其初範圍原擬僅限於治水顧既已小說矣所摭拾新奇可喜之資料未忍捨棄則益旁搜博采以期綜集上古神話之大成戰事既終校務又迫作輟靡恆甚者或累月不一執筆柏園屢督促無以應也余妻高時馨助余搜集致力良勤老友陳蔭軒亦時有以見詒荏苒八年大致粗就遂寫增損又歷二年乃得脫稿而柏園之墓已有宿草蔭軒之墓木且拱竟不獲就之一正是非回首前塵曷禁腹痛民國二十三年一月杭縣鍾毓龍自叙

編著例言

- 一 本書人名地名及事跡，皆有所本，不敢臆造。
- 一 地名之有可攷者，併注明今地名，以便參攷。
- 一 古人之年齡世系，最爲難明，本書於此，但據一家之言，不復多所攷證，謬誤疏失，諒所難免。
- 一 本書取材時，一事兩說，有歧異矛盾者，可兼用，則委曲並存之，否則便捨去其一。
- 一 洪水來源及黃河有無兩問題，純係作者個人之理想，亦卽此書著手之動機，其說能否成立，亟盼當世大雅之教正。
- 一 本書紀事紀言，大都代表古人，爲四千年以上之人著想，其舉動見解，作如是觀，讀者當以歷史的眼光衡量之。
- 一 小說以新奇爲尙，此書多涉攷古，未免聲希味淡，故中間加以議論穿

插俾作波瀾，以增興趣。

一 近來中小學生，苦無良好之課外讀物，此點亦爲本書編著動機之一。事必有據，辭必求達，下筆時再三斟酌，庶青年讀此，於史地方面，可以資印證，於國文方面，可以資啓發。

一 章回小說，回目例用偶句，但對仗之工整易，內容之賅括難，與其買櫝還珠，毋寧據事直書，俾得一目了然，是以本書回目，專在標舉內容，不拘形式。

引用書目

書經

易經

周禮

禮記

爾雅

左傳

孟子

樂戴禮

尙書大傳

書經注

論語疏

周禮疏

周禮正義

禮記注

月令章句

毛詩義疏

爾雅注

爾雅翼

韓詩外傳

詩經疏

左傳杜注

公羊注疏

五經異義

經義述聞

五經通義纂

周書王會篇

禹貢錐指

禮緯

樂緯

尙書緯

孝經緯

春秋緯

易緯

詩緯

龍魚河圖

河圖括地象

河圖玉版

遁甲開山圖

遁甲開山圖解

雜書甄耀度

真靈位業圖

論語識

歸藏易

運山易

尙書緯注

啓筮

開筮

引用書目

史記

後漢書

晉書注

隋書

宋史

通典

續後漢書

馬氏釋史

帝王世紀

列仙傳

列女傳

黃帝內傳

茅君內傳

稗史

史記正義

後漢書注

南史

唐書

金史

文獻通攷

唐國史補

十六國春秋

荒史

高士傳

高道傳

武帝內傳

東觀漢紀

水經

漢書

三國志注

北史 宋書

舊唐書

元史

續文獻通攷

清史

前燕錄

古史攷

逸士傳

軒轅本紀

西王母傳

皇覽

水經注

漢書注

晉書

魏書

陳書

明史

通志

路史

先聖本紀

列國傳

神仙傳

樓天子傳

聖賢羣輔錄

六韜

太平寰宇記

三輔黃圖

三輔舊事

晉太康地記

職方外紀

三秦記

十道山川攷

城冢記

方輿勝覽

九州要記

括地圖

輿地志

輿地紀勝

明一統志

清一統志

山川攷

元和郡縣志

郡國志

五岳圖

各省攷略

讀史方輿紀要

山經九域志

地理志

十三州記

三齊紀略

山川紀異

十洲記

都城記

吳郡岡經緯紀

九疑圖記

南海經

朝鮮世紀

安南國志

洞庭山記

陝州志

湘中記

登天岳山記

岳陽風土記

青城山行紀

荆南圖志

烏魯木齊雜記

滇志

蜀記

粵述

卜魁風土記

嵩高山紀

溇江記

嶺表錄

吳地記

嶽麓志

國名記

名勝志

上黨記

毘陵志

張掖記

衡山記

荊州記

荆楚歲時記

引用書目

三

柳邊紀略

安定圖經

雒南縣志

洛陽伽藍記

嶺表異錄

四川舊志

四川邑志

梓潼縣志

雷州府志

星槎勝覽

荆南圖副

琿春志

金華府志

海上紀略

裨海紀遊

甘肅鎮志

黃山圖經

新安志

述征記

南越志

入蜀記

廬山記

丹陽記

交州記

巫咸山序

四明山記

會稽志

桂嶠岩洞記

禹陵舊經

廣志

地志

南遊記

淮水攷

始興記

青城山記

苗俗記

說蠻 陝州志

高麗圖經

寧古塔紀略

黑龍江外紀

長白山錄

西征日記

隨轡紀恩

荷戈紀程

雲中紀程

奉使日記

征西記略

蜀道驛程紀

從軍雜記

粵西偶記

豫章紀

謙本圖旅行記

四書釋地續

地學雜誌

地文學

天文新編

特殊民俗小史

岳瀆經

外國圖

三才略

三才圖會

國語

國語注

國策

老子

莊子

管子

荀子

列子

列子注

尸子

韓非子

淮南子

淮南子注

墨子

黃帝內經

山海經

山海經注

呂氏春秋

吳越春秋

越絕書

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注

孔子家語

汲冢周書

論衡

說苑

新書

新序

揚子法言

風俗通

白虎通

正字通

易林

文子

慎子

鄧子

鬻子

符子

尹子

孔叢子

隨巢子

鵬冠子

抱朴子

金樓子

文中子

子華子

玄真子

田佛子

關尹子

春秋繁露

演繁露

世說新語

引用書目

譚子化書

裴氏新語

蔡邕獨斷

文心雕龍

劉向別錄

酒夫論

新論

中說

黃帝出軍訣

黃帝玄女兵法

酉陽雜俎

太平御覽

潛確類書

冊府玄龜

鶴林玉露

玉堂閒話

墨客揮犀

太平清話

庚辛玉冊

芸窗私志

西溪叢話

山堂肆攷

朝野僉載

蒿庵閒話

夢溪筆談

杜陽雜編

奚囊橘柚

虞初新志

海錄碎事

南部新書

聞見錄

聞見後錄

小學紺珠

誠齋雜記

弔龍札記

致虛閣雜俎

古文瑣語

湧幢小品

避暑漫鈔

潛邱札記

吾亦廬稿

庸齋筆記

岳正類博稿

閱微草堂筆記

蕉廊脞錄

太平廣記

神武秘略

中華古今注

伏侯古今注

說文解字

廣韻

韻譜 韻會

韻府 詩譜

博雅

廣雅

埤雅 玉海

世本

姓苑

姓纂

姓氏急就篇注

輿略

輿術

緯略

事始

孔帖

白帖

集韻

洞冥記

幽怪錄

幽明錄

錄異記

異苑

夢書

博異志

乘異記

續齊諧記

瑞應圖

談薈

說寶

耳新

里乘

說林

說林注

天中記

玄中記

南方草木狀

續博物志

博物志

竹譜 琴操

古琴錄

古琴疏

刀劍錄

羣芳譜

花木攷

觀物博異

釋名 稽古名異錄

普安博物記

廣博物志

志林

庶物異名疏

幾暇格物篇

本草綱目

本草拾遺

樗菹經

五木經

物類相感志

和貝經

神異經

搜神記

述異記

拾遺記

大業拾遺記

引用書目

後搜神記

字源

飲食譜

臚仙肘後經

法苑珠林

諸真玄奧

四極明科

善信經

婆娑論

玉燭寶典

太公金匱

北戶錄

五行書

群驗集

微祥記

廣川書跋

箕錄論

太上感應篇

真誥

太微靈書

太霄琅書

起世經

意林

治平廣略

彙苑詳注

三餘帖

始學篇

侯鯖錄

窮神秘苑

畫史會要

宋陳氏樂書

神仙感應篇

九天生神經

真仙通鑑

二儀寶錄

法念經

洞覽

朱子語類

兔園冊注

翼聖傳

聖惠方

蟠桃記

墨藪

律呂本攷

古今藝術圖

雲笈七籤

玉樞經注

北河劍經

靈寶要略

真源賦

臆乘

顏氏家訓

神仙感遇傳

寶積記

獨異記

丹鉛錄

海市記

符瑞圖

諾皋記

自紀篇

物理論

司馬法

集真記

清冷傳

玉質經

柳娘記

宣室志

揮塵錄

集仙錄

資暇錄

脩真錄

枕中書

十真記

狐疑論

轍車志

輟耕錄

瑞應記

初學記

大唐樂

又冠編

古今樂府

古逸詩

文選

文選注

楚詞

楚詞注

韓昌黎集

柳宗元集

蘇文忠集

邵康節集

魏王朗表

廣開府集

顯志賦

海潮賦

辟雍頌序

陳子昂文

珊瑚鉤詩話

張衡賦注

松陵集

祝由科書序

巫山神女廟碑

唐太原令路公碑

帝堯碑

少室山少姨廟碑

舜廟碑

禹廟碑

黃陵廟記

兩粵歌謠

子不語

鏡花緣

引用書目

上古神話演義目錄

卷一

- 第一回 歷史第一治一亂之原因 地球之毀壞及開闢……………一
- 第二回 少昊氏生於窮桑之歷史 帝嚳輔佐顓頊 帝嚳卽天子位 帝嚳四妃之歷史 盤瓠降生之歷史……………一〇
- 第三回 共工氏稱霸九州 伏羲氏女媧氏定嫁娶之禮 女媧氏搏土爲人……………一九
- 第四回 女媧氏鍊石補天 誅戮康回 共工氏重霸九州 后土爲社神……………二七
- 第五回 共工氏與顓頊氏爭天下 羿論射法 共工氏觸不周山而亡……………三七

第六回 帝嚳平定共工氏 庚寅日誅重黎 帝嚳出巡 姜

嫫遊闕宮履帝武敏歆 帝嚳上恆山戮諸懷 帝嚳浴溫泉……四七

第七回 后稷初生遭三棄 帝嚳巡狩西北……五八

第八回 浴玄池簡狄吞燕卵 稷澤玉膏……六六

第九回 黃山遇秦逢喜神 姁娥竊藥奔月之歷史……七五

第十回 簡狄剖胸而生鷦 熊泉之役 帝嚳挈女南巡……八二

第十一回 山膏罵人獸能人言 黃帝與蚩尤戰爭之歷史……九二

第十二回 黃帝戰敗蚩尤之歷史 黃帝成仙之原因……一〇二

第十三回 豐山之異物 馬頭娘之歷史 房王縱兵虐民……一一二

第十四回 房王作亂圍帝嚳 帝嚳懸賞購房王及吳將軍之

頭 盤瓠咬死房王及吳將軍……一二一

第十五回 司衡羿率逢蒙將兵來救 盤瓠負帝女逃入深山

第十六回 帝嚳入深山尋帝女阻於雲霧 陳鋒握哀逝世

唐堯降生育於母家……………一三八

第十七回 唐堯降生之歷史 丹邱國貢瑪瑙瓊 咸黑有僮

作樂……………一四八

第十八回 盤瓠逸去帝女歸來 帝嚳至東海訪柏昭……………一五八

第十九回 帝嚳納羲和國女爲妃 盤瓠子女到亳都……………一六八

第二十回 赤松子之歷史 師延之歷史 鳳皇之情形……………一七六

第二十一回 赤松子治病 帝嚳至青城山訪道 天皇之歷

史……………一八三

第二十二回 帝嚳至鍾山訪九天眞王 舟人授書 帝嚳悟

道……………一九二

第二十三回 帝女常儀先後逝世 盤瓠子孫東西分封 帝

嚳議立嗣子

二〇〇

第二十四回 占卜之方法 帝嚳立摯爲嗣子 封禪泰山

留厭越於紫蒙之野

二一〇

第二十五回 帝嚳尸解 帝摯卽位 三凶綽號之由來 衆

老臣謀去三凶 三凶蠱惑帝摯 三苗綽號之由來 二一九

第二十六回 帝堯出封於陶 衆老臣辭職 三凶當朝 孔

壬至西方收伏相柳 二二九

第二十七回 驩兜求帝摯封國南方 狐功設計殘民蠱民愚

民 二三九

第二十八回 堯改封於唐 羿往少咸山殺饕餮 二四八

第二十九回 巫咸弟子輔佐三苗 巫術情形 羿往桑林殺

封豕……………二五八

第三十回 羿殺九嬰取雄黃 羿往洞庭之野屠巴蛇……………二六八

第三十一回 羿往壽華之野殺鑿齒 帝摯下詔禪位唐堯

三苗建國於南方……………二七八

第三十二回 唐堯居母喪 務成子論風 羿繳大風於青邱

之野……………二八七

第三十三回 唐堯踐位定都平陽 命官分職 冀莢生階

皋陶感生之歷史……………二九六

第三十四回 帝堯田獵講武 鴻超被鳥射傷其目……………三〇四

第三十五回 祝由科之方法 巫咸以鴻術爲堯醫 越裳氏

來獻神龜 開天闢地以後之歷史……………三一—

第三十六回 帝堯東巡 樛菹之起原 帝堯初見皋陶……………三二—四

第三十七回 厭越述紫蒙風土 闕伯實沈兄弟參商……………三三二

第三十八回 帝堯遇赤將子輿 植物有知覺……………三四一

第三十九回 帝堯以寶露賜羣臣 大司農籌備蜡祭 帝堯

遇籛鏗 屈軼生於庭……………三四八

第四十回 帝堯師事尹壽 尹壽稱許由等四賢 瑪瑙甕遷

入平陽 指佞草之奇異……………三五七

卷二

第四十一回 麒麟之情形 五星墜地 尹壽說天文 羿與

逢蒙較射……………一

第四十二回 堯訪許由於箕山及沛澤 長淮水怪 三江之

形勢 文身風俗之情形……………一〇

第四十三回 各方奇異之風俗 帝堯見許由 黃帝問道於

- 廣成子 胎息之法……………一八
- 第四十四回 帝堯游黟山 黟山之風景……………二六
- 第四十五回 黟山之風景 帝堯遇金道華 蘭之可貴……………三五
- 第四十六回 縉雲山黃帝脩道 大姥山老母成仙 迷信之
 謬 海神救人之情形 洪厓仙人漏洩天機……………四五
- 第四十七回 三苗狐功設計害帝堯 帝堯嚴責三苗……………五四
- 第四十八回 自由戀愛男女同川而浴 帝堯君臣中蠱 瘴
 氣之情形……………六二
- 第四十九回 養蠱之情形 苗民跳月之情形 苗民夫婦之
 情形……………七二
- 第五十回 盤瓠子孫之狀況 人化異物 帝堯師事善卷
 帝堯滅西夏國 堯殺長子 堯見四子……………八二

第五十一回 羿射十日 羿與姮娥相見 渠搜國來朝……………九一

第五十二回 洪水來源之理想 黃河成因之理想 黃河命

名之理想……………一〇一

第五十三回 共工受命治河 堯讓天下於許由 偃佺以松

子遺堯 獬豸出見 皋陶得瘖疾 稷爲堯使西見王母……………一一〇

第五十四回 馮夷服水仙得仙 羿射河伯中左目 羿獵得

大兔 逢蒙殺羿……………一一八

第五十五回 青鳥使迎迓大司農 西王母性喜撈捕 神仙

與世人不同之情形 東王公之歷史……………一二八

第五十六回 昆侖山希有大鳥 昆侖山風景 西王母瑤池

燕客……………一三八

第五十七回 大司農歸平陽 帝堯與南蠻戰於丹水之浦

驩兜三苗降服……………一四九

第五十八回 堯讓天下於巢父 堯以許由爲九州長 巢父

洗耳許由作歌 焦僥國來朝 短小人 焦僥國情形……………一五九

第五十九回 海人獻冰蠶繭 員嶠山風景 堯教子朱圍棋

……………一六八

第六十回 堯比神農 華封三祝 柏成子高論劫數……………一七七

第六十一回 帝堯開鑿堯門山 張果老爲堯侍中 蠻蠻鳥

出現……………一八五

第六十二回 帝堯訓大夏討渠搜 帝堯締交狐不諧 堯到

西海 貫月槎見神仙……………一九四

第六十三回 彭祖祈年 帝堯北巡狩 獯鬻之狀況 赤將

子與仙去 帝堯師尹蒲子 康衢老人擊壤 帝堯讓位於

子州支父……………一一〇三

第六十四回 舜生於諸馮 舜不得於親 務成子教舜……………一一一三

第六十五回 倉頡佉廬梵三人造字 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舜兄得狂疾……………一一三三

第六十六回 務成附論諸弟子品格 舜初耕歷山 舜教其

弟象 舜被逐出門……………一一三二

第六十七回 秦不虛東不訾贈舜行 舜耕第二歷山 舜交

靈甫 舜二次被逐……………一一四一

第六十八回 舜訂交方回 治目疾之法 舜師尹壽 舜師

蒲衣子……………一一五一

第六十九回 舜耕第三歷山象耕鳥耘 舜耕第四歷山第五

歷山 雒陶伯陽萬里訪舜 舜耕第六歷山……………一一六一

- 第七十回 舜三次被逐 作什器於壽邱 舜交續牙 舜四
 次被逐 學琴於紀后 舜友石戶之農……………二七二
- 第七十一回 舜耕第七歷山 以德化人 舜遇齔鼓 舜販
 於頓邱遷於負夏 師事許由 交北人無擇……………二八〇
- 第七十二回 歷山成都舜號都君 號泣於旻天而作歌 三
 足鳥集庭 漁雷澤交皋陶 元愷大會集……………二九〇
- 第七十三回 帝子朱慢遊是好 夸父臣帝子朱 岡水行舟
 ………………二九九
- 第七十四回 帝堯使大司農放子朱於丹淵 遷都太原 伊
 獻獻圖 水逆行之理想 共工免職 四嶽舉鯀……………三〇七
- 第七十五回 石紐村神禹坼背生 鯀受命治水 竊帝之息
 壤……………三一六

第七十六回 禹師墨如 禹師鬱華子 禹受學於西王國

蘇作九仞之城……………三二六

第七十七回 舜以陶器化東夷 仰延論瑟 舜耕第八歷山

漁於濩澤 陶於河濱 舜與禹相遇……………三三六

第七十八回 帝堯一日遇十瑞 祇支國貢重明鳥 帝堯夢

長人與之論治 四岳舉舜……………三四五

第七十九回 舜漁雷澤 耕第九歷山 夢擊鼓 得玉版受

曆數 夢眉與髮齊 帝堯相攸 舜不告而娶……………三五五

第八十回 帝堯降二女於滹沱 舜率二女歸覲父母……………三六四

卷三

第八十一回 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 舜與堯問答 堯賜

舜雕弓干戈昭華玉 舜琴堯加 瞽叟使舜完廩浚井……………一

第八十二回 象日以殺舜爲事 二女與舜藥浴汪 舜爲司

徒舉八元八凱 薦皋陶爲士師 七友逃舜……………一一

第八十三回 堯以舜爲耳目 竇於四門 納於大麓烈風雷

雨不迷虎狼蝮蛇不害 命舜攝位三凶不服……………二一

第八十四回 鯀湮洪水 鯀遁至羽山 帝堯命祝融殛鯀副

之以吳刀 鯀化黃熊入羽淵 舜舉禹治水……………三〇

第八十五回 禹夢乘舟從月中過 月中之狀況 禹師大成

摯……………四〇

第八十六回 恆山神澄渭渟見禹 禹初過桐柏山風雷震驚

禹得宛委山藏書 禹夢洗河 禹遇雲華夫人……………五〇

第八十七回 雲華夫人授禹敕召鬼神之書併遣天將爲助

禹入都就職 伯益水平佐禹 帝堯郊祭神響發座上……………六一

- 第八十八回 舜受終於文祖赤鳳來儀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
政 務成昭戒舜 禹治水之計畫 禹乘四載 禹治碣石
召東海神阿明……………七〇
- 第八十九回 黃魔大翳大戰罔象天吳 南極紫玄夫人薦舉
禹統 降服罔象天吳 應龍佐禹治水……………八〇
- 第九十回 天地十四將大戰 庚辰到非想非非想處天 西
城王君收伏七地將并授禹仙籙 王屋山洞之情形……………九〇
- 第九十一回 平逢山羣蜂爲患 玉卮娘降伏驕蟲 明視佐
禹治水 禹以身解于陽盱之河 風后教禹……………九九
- 第九十二回 九河旣道 鑿砥柱山以顯中國之道德 華山
神浩鬱狩見禹 雲華夫人爲雲爲雨 羣仙集華山……………一〇九
- 第九十三回 巨靈擘太華 龍伯國大人釣六鼈 濟水之命

- 名·肥螻出見 伯益作山海經……………一一八
- 第九十四回 逆河中魚妖爲患 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
- 崑崙 鐵索鎖魚妖 玄龜負泥封印山川……………一二七
- 第九十五回 禹鑿龍門 禹入龍門穴 八威之神 伏羲氏
- 賜禹玉簡……………一三六
- 第九十六回 河伯夫婦宴禹於河上 冀州水患平 相柳毒
- 害人民……………一四六
- 第九十七回 禹被困於相柳 日中五帝誅滅相柳……………一五六
- 第九十八回 黃蛇守護共工臺 孔壬被逮 皋陶瘖而爲大
- 理 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流共工於幽州……………一六七
- 第九十九回 導河積石得延喜玉 女牀聞鸞鳥鳴 西王母
- 賜軒轅鏡除神虺 少昊帝護窮奇 鳥鼠同穴……………一七七

第一百回 青要山遇神武羅 天地將除妖蛇 洛出神龜錫

禹洪範九疇 禹關伊闕 禹鑄鐵牛 鯉魚跳龍門……………一八七

第一百〇一回 濟水三伏三見 禹遇后夔伯夷 泰山神圓

常龍華謁禹 天地將斬朱獺……………一九七

第一百〇二回 天地將除妖鳥 嶠夷九族朝禹 禹等遇疫

……………二〇七

第一百〇三回 聚窟洲返魂香 剗除蜚獸 青州水患平……………二一七

第一百〇四回 九尾白狐向禹提親 禹再過桐柏山風雷震

驚 霍山潛山兩儲君騎龍迎禹 巫支祁之歷史……………二二七

第一百〇五回 禹娶於塗山 巫支祁襲禹 囚鴻蒙氏 辛

壬癸甲禹出治水……………二三六

第一百〇六回 牛渚燃犀 禹三過桐柏山風雷震驚 禹召

- 萬神共戰巫支祁 伯益受傷 奔雲伏誅 全州兵書峽……二四六
- 第一百〇七回 庚辰鎖巫支祈 禹過門不入 淮水治平
- 禹鑿轅轅化爲熊 女攸化石石破而生啓……………二五七
- 第一百〇八回 鈹耳貫胸之民來獻珠鼈 產珠之動物 兩
- 蚪龍夾禹舟 禹牽管琴山 禹二次過門不入……………二六六
- 第一百〇九回 水平王震澤爲神 禹遇善卷 禹入三苗國
- 繇余黃魔奉使三苗……………二七六
- 第一百十回 禹破滅三苗 驩兜遠竄南海 苗民反側難馴
- 禹脩彭蠡之防 禹勒石紀功 彭蠡古地理之理想 三
- 苗之民遠竄三危……………二八六
- 第一百十一回 墨圍計蒙誤會衝突 雲林宮右英夫人解圍
- ……………二九七

第一百十二回 四川地勢之理想 黃魔鑿黃牛峽 古今中

外葬法之不同 禹鑿巴山峽 巫山之猿……………三〇六

第一百十三回 禹治雲夢 衡山神丹靈峙泰迎禹 掘昆侖

之息土以治洪水 禹三次過門不入 塗山氏望夫 禹伐

曹魏屈騫四國……………三一六

第一百十四回 天將驅除獠狼 禹責梓神 禹二次遇疫……………三二五

第一百十五回 方相氏驅疫 蔡蒙旅平和夷底積 禹導沱

江上岷山 雲夢澤禹遇神女……………三三五

第一百十六回 禹作岫嶽碑 禹得玉版金簡 刻石大孤山

禹上會稽山作歌 禹植柏於大別山 禹三次遇疫 神

農氏傳授避疫方……………三四四

第一百十七回 禹誅疫獸 幡冢導濞 禹治黑水以鐵椿鎮

海眼 弱水中窳窳爲患……………三五四

第一百十八回 天上革命 刑天氏與帝爭神 太真夫人除

窳窳……………三六三

第一百十九回 殺三苗於三危 河精獻河圖 舜頒五瑞於

羣后 同律度量衡 五載一巡守 堯與舜至首山觀河……………三七一

第一百二十回 舜舐瞽叟目復明 五老遊河告河圖將來

龍馬獻圖 鳳皇獻圖 堯作握河記 命質作樂……………三八二

卷四

第一百二十一回 禹出巡海外 郭支爲禹御龍 禹薦董父

應龍殺旱魃……………一

第一百二十二回 禹至柔利國 應龍殺夸父 夸父逐日

應龍遁居南方 禹徧歷北方諸國 禹迷途至終北國……………一一

第一百二十三回 終北國之情形 禹至無繼國……………二一〇

第一百二十四回 鍾山燭龍 禹至跋踵無腸拘纓等國 禹

收九鳳強梁 冰中驪鼠 禹至北海禹彊之所 禹至聶耳

大行伯大人等國 禹至肅慎國……………三一

第一百二十五回 鯤鵬變化 禹至勞民毛民玄股等國 禹

遇雨師妾 駕龍馭以爲梁……………四一

第一百二十六回 禹到樽木 扶桑國之情形 禹到黑齒青

邱君子等國 君子國之情形……………五一

第一百二十七回 禹逢巨蟹 海若助除妖 禹到垂重國……………六〇

第一百二十八回 禹到小人人等國 南海君祝赤見禹

禹到長臂國 禹到有蜮山遇蜮……………六九

第一百二十九回 翳逸廖救蜮疫 禹到歧舌百慮白民等國

禹到沸水山……………七九

第一百三十回 禹受困於楓林 南海君殺祖狀之尸 禹到

裸國……………八九

第一百三十一回 禹到壽麻臬陽穿胸身毒等國 埃及國之

理想 宛渠國螺舟……………一〇〇

第一百三十二回 禹到長脚扶盧女子軒轅丈夫等國……………一〇九

第一百三十三回 禹擬配合丈夫女子二國 夏耕尸爲患

西海神率禹避難 刑天氏之結果 禹見屏蓬獸……………一二一

第一百三十四回 禹配合二國失敗 禹到淑士國 禹鑿方

山……………一三〇

第一百三十五回 禹到三身國 禹到奇肱國試飛車 禹到

一臂國 青鳥使迎禹 槐山遇老童……………一四〇

第一百三十六回 禹乘驕車到蓬萊 蓬萊山之情形 禹到

鍾山覲上帝 天上之情形 禹到昆侖住黃帝之宮 禹見

西王母……………一五〇

第一百三十七回 羣仙大會慶成功 說夢 禹遊昆侖……………一六〇

第一百三十八回 老童偕伯益等遊山 禹結束危神 堯沈

璧於洛 禹覲堯告成功 繇余受封……………一六九

第一百三十九回 堯作大章樂 皋陶作象刑 分九州爲十

二州 大封羣臣 堯居於城陽……………一七九

第一百四十回 董父豢龍於夏澤 堯作龜書 堯崩葬於穀

林 舜避丹朱 舜遇晏龍……………一八八

第一百四十一回 舜重到會稽 百官迎舜 舜卽位分命百

官 定都於蒲坂……………一九七

第一百四十二回 封弟象於有庫 設立學校 以玉女妻伯

益 養老尊師 西王母獻益地圖……………二〇六

第一百四十三回 大司稷逝世 渠搜國獻表 南潯國貢毛

龍參龍 敷首畫扇 舜作南風歌 舜作衣裳……………二一六

第一百四十四回 孝養國來朝 變作樂 改封丹朱……………二二五

第一百四十五回 奏韶樂舞百獸 郊天以丹朱爲尸 舜有

卑父之謗……………二三四

第一百四十六回 舜巡守審樂 石戶之農逃舜入海 舜三

到會稽 舜到武夷山 盤瓠之結束 彭祖脩道之法……………二四三

第一百四十七回 舜遇元秀真人 舜南巡奏韶樂 善卷逃

舜入深山 北人無擇逃舜自投清冷之淵 舜讓天下於子

州支父……………二五四

第一百四十八回 舜西教六戎 舜北巡守恆山飛石 瞽叟

夫婦逝世 西王母來朝……………二六四

第一百四十九回 蒲衣逃舜 舜問於丞 舜作卿雲歌 黃

龍負圖出河 說彗星……………二七四

第一百五十回 入學用萬 息慎氏來朝 大顛國來朝 孟

虧養鳥獸……………二八三

第一百五十一回 封子義均於商 命禹攝位 禹復九州

禹征有苗 舞干羽有苗格 玄都氏來朝……………二九二

第一百五十二回 舜封泰山禪云云 舜居鳴條 舜南巡遷

寶甕於衡山 舜遇何侯仙去……………三〇二

第一百五十三回 二女奔喪血淚染竹 方回憑弔舜墳 二

女溺水作湘神……………三一

第一百五十四回 啓結交天下賢士 禹避商均 禹卽天子

位……………三二一

第一百五十五回 頒夏時於萬國 作貢法 土地國有平均

地權……………三二九

第一百五十六回 改封丹朱商均 養老求言 跌路出見

作樂作雕俎而羣臣諫 薄喪禮……………三三九

第一百五十七回 大雨水災 柏成子高逃禹 儀狄作酒

禹惡旨酒而作戒 作肉刑 孟涂代皋陶爲士師 郊繇而

諸侯不服……………三四八

第一百五十八回 禹作城郭 會諸侯於塗山 海神朝禹

禹鑄九鼎 黃龍夾舟 桑林禱雨 下車泣罪……………三五八

第一百五十九回 禹讓天下於奇子 東里槐責禹 天雨金

雨粟 禹藏書於各處……………二六七

第一百六十回 禹會諸侯於會稽山 戮防風氏 禹尸解仙去

防風氏臣報仇 啓卽天子位 滅有扈國……………三七七

上古神話演義卷一

第一回 歷史上—治—亂—之原因 地球之毀壞及開闢

我這部書是敘述上古神話的。但是我要敘述上古史的神話。我先記述兩段明朝人的神話。作一個引子。明朝萬曆年間。陝西省延安府府廡縣地方。有一個小小村莊。名叫柳樹澗村。村中有一個姓林的讀書人。他的才學雖好。可奈命運不濟。屢次應試。不得考取。家中又貧。不得已。只能在離柳樹澗約六十里遠的東土橋地方。開一個小館。教些蒙童。糊口度日。他的妻子却依舊住在柳樹澗家中。有一日。這姓林的從東土橋回到他家中去。走到半路。忽然之間。天色昏黑。大雨如繩的下來。他沒有辦法。只得向近旁一個古廟中暫時躲避。那個古廟。只有三間房屋。卻已墻坍壁倒。破敗不堪。細看那當中所供的神像。金色的衣裳早已剝落。神座前的香案。亦復欹斜欲倒。想來是個久已無人住持的古廟了。這個姓林的人。本想等雨下得小一點。拔腳就走。不料那雨竟下個不住。他悶起來。只好打開行李。在香案之下。暫時休息。正要朦朧睡去。忽然聽得兩廊之下。人聲嘈雜。睜眼一看。只見無數公役。在那裏往來奔走。有的掃地。有的灑水。忙碌之至。旁邊又看見有許多大廚。牛羊豬雞各種之類。陳列其中。又有許多廚夫。拿了刀正在那裏切割。以備烹調。再看那神祠堂上。但見燈

燭輝煌。一切陳設非常華麗。也不知道他是那裏來的。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換的。又看見一個穿紅袍戴黑帽。捧朝笏。像個帝王模樣的人。親自在那裏指揮衆人。佈置一切。當中設着筵席。旁邊列着鼓樂。彷彿預備延請貴客似的。廟門之外。探聽消息的人。絡繹往來不絕。隔了一回。探聽消息的人。急急跑來報道。煞星下界了。煞星下界了。那紅衣麗麗的王者。慌忙趨出廟門。垂著手。彎着腰。恭恭敬敬在路旁伺候。這時姓林的亦跟出廟門。在旁邊觀看。但見遠處雲端裏。一簇人馬。擁着一乘車輿。飛奔而來。兩旁環繞的。都是絕色的仙娥。音樂之聲。聒耳震天。漸漸近著地面了。那穿紅袍的人。又上前幾步。站着拱手侍立。態度愈加恭謹。一轉眼間。車輿已在廟門之外落下。車中走出一個怪人。赤髮藍面。巨齒獠牙。好不怕人。大踏步就向廟中進去。一直到當中席上第一位坐下。那穿紅袍的人。緊跟在後面。他彷彿沒有覺得。穿紅袍的人向他參拜行禮。他亦彷彿沒有看見。但用手拍着席。大叫道。快拿飯來。快拿飯來。莫誤我的事。那穿紅袍的人在旁陪坐。聽見之後。立刻就叫幾十個人。扛了無數山珍海味之類。放在他面前。供他的大嚼。其餘跟來的人。亦都有供給。那時兩廊之下。音樂齊作。有歌的。有舞的。非常之熱鬧。喫完之後。撤去了筵席。那紅袍的人站起來。又向那怪人行禮。併懇求道。今日星君下界。雖是奉天帝敕旨。亦是萬民的劫數。無可逃免。但是某以好生爲心。伏乞星君於十分之中。暫留殘喘三分。則感德非淺了。說罷之後。垂手恭聽。只見那怪人聽了之後。始而似乎大怒。要想發作。後來一想。那穿紅袍的禮貌待過。實在恭敬之至。優待之至。不覺有點慚愧。那藍色面孔之中。竟微微起了一點紅暈。

但是也不發言，止將頭路點一點，表示容納之意。隨即大踏步而出，那穿紅袍的仍在後恭送，只見那怪人跳上車輿，仍由許多侍從擁護着，一片光明，直向前村而沒。那姓林的一看，却是自己所住的柳樹澗村，不禁大駭，便扯住一個穿紅袍人的從人問道：「這個究竟是什麼怪物？那從人道：「你不必問，將來是你的學生呢。」那姓林的聽了，大喫一驚，忽然燈火人物一齊不見，自己依舊坐在神座之下，仔細一想，原來是一場大夢。那時天也亮了，雨也止了，遂恩恩回到家中，只見桌上盛著喜雞子一盒，便問他妻子：「這喜雞子從何處來的？」他妻子道：「昨晚隔壁張嫂生了一個兒子，剛才送來報喜的呢。」那姓林的聽了，暗想道：「這個煞星原來生在此地，我且看他將來究竟如何。」後來隔了五年，姓林的仍舊以教讀爲業，那隔壁張翁竟將他那個煞星兒子送到姓林的館裏來讀書，姓林的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作獻忠，居然做了姓林的學生，可是愚笨得很，讀了一年多，書不會記得一個字，後來廢書不讀，便去做賊，後來漸漸做强盜，到得崇禎皇帝的時候，他就起來造反，逢人便殺，一日無人可殺，他便怏怏不樂，難過異常，有一夜算算看，真是無人可殺了，他便將一個極寵愛的美妾拿來殺死，彷彿是吸煙的人過癮一般，真是稀奇不可解之事。據正史所載，他所殺的男女女人等，統共約六萬萬有奇，四川一省的人，幾幾乎給他殺盡，這個煞星大概真是天殺星了，和他同年生，和他同造反，而亦喜歡殺人的，就是李自成，李自成降生的時候，雖沒有人夢見他如何之情形，但是正史上卻有一段載著，說李自成的父親守忠，因爲沒有兒子，跑到華山去祈禱，夢見華山神向他說道：「我送破軍星來做你的兒子，後來就

生了李自成。明末的人給他殺死的亦不在少數。

照這兩段神話看來，周朝之末，一年之中天遣兩個魔星下降，屠殺人民，是的確有的事實了，但是有一個疑問，上帝向來說是有好生之德的，爲什麼到這個時候，竟遣魔星下降拼命的屠殺人民呢？有些人說是因爲人民驕奢淫佚過度了，或者是行兇作惡太厲害了，所以上天來收拾他們，表示一種警戒懲罰的意思，但是這個答案，理由很不圓，爲什麼呢？驕奢淫佚行兇作惡之人，上天果然要加以警戒懲罰，何不暗中會誡他的惡算，何不明白降之以災禍，何必要派遣魔星下界來大殺特殺，造成恐怖世界，豈不是一以暴易暴麼？還有一層，大亂之世，殺人如麻，所殺死的果然都是些驕奢淫佚行兇作惡的人麼，不見得呢？請看那明倫本，年，張獻忠李自成這班魔星所殺死的幾萬萬人之中，難道竟沒有善良之人麼？細算起來，婦孺老弱，說不定還是善良的人居多數，火炎昆岡，玉石俱焚，果然使他們俱焚，這個上天警戒懲罰的答案，就無論如何說不圓了。那末上天派遣魔星下降大殺人類，究竟是什麼原故呢？原來人間有人間的情形，天上有天上的情形，等在下將天上的情形報告一番，便知端的了。

天是無所不包的，但是綜合起來，不過陰陽兩個字，日間就是陽，夜間就是陰，和緩而帶生氣的就是陽，寒冷而帶殺氣的就是陰，所以天上的神祇亦分兩類，一派是陽神，陽神的主張是稱頌地球，滋生萬物，而尤其注意的，是人類的榮利安平，陰神的主張是破壞地球，毀滅萬物，而尤其痛惡的，是我們人類，定要

使人類滅絕而後快。這兩派如水與火，如冰與炭，絕對不相容，常常在那裏大起其衝突。自無始以來，一直到現在，那衝突沒有斷絕過。陽神一派，是以西王母為首領，而其他日月星辰中之大部分神祇都肯幫助他。陰神一派，是以一位不著名的魔神為首領。（後來叫作刑天氏）而夏耕祖狀黃姬女丑種種魔神及其他星辰中之一部都肯幫助他。那一位號稱至高無上的皇矣上帝，只能依違於兩派之間。雖則他的傾向常偏於陽神一派，但是因為天道不能有陽而無陰，人間不能有晝而無夜，生物不能有生而無死，萬事不能有成而無毀的原故，對於陰神一派，亦竟奈何他們不得。所以人世間自有歷史以來，一治一亂，總是相因的。陽神派得勢，派遣他手下許多善神下降人世，將天下治理得太平了。那陰神一派氣不過，一定要派遣他手下的魔神下降人世，將天下攪擾得雞犬不甯，十死八九，然後那陽神一派看不過，再派遣手下的善神下降，再來整理，到得整理一好，那陰神一派，又要遣魔星下降了。所以遇到濁亂的時世，我們眼看見那些窮兇極惡的人，執國秉政，虐待人民，無天無法，又看見那些良善的人民，壓制於虐政之下，任憑他們的宰割，甚至身家不保，飲泣沈寃，大家都要怨上天之不公，罵上帝之昏瞶，其實不必罵，不必怨，要知道天上亦正在那裏大起衝突呢。惡神正得勢而善神已退處於無權呢，這就是所謂天上之情形了。

我這部書，演說上古史的神話，原想專說夏禹王治水一段故事，但是既然叫史，必定有一個來源，要說明這個來源，不能不從開天闢地說起，天何以要開，地何以要闢呢，原來我們所住的地球，亦和我們人類一樣，有

生有死，不過地球的死，不必一定是地球全體的毀壞。只要是住在地球上的生物統統死了，那便是地球死了。這樣大一個地球，那個能夠弄他死，當然是陰神一派的魔力。開天闢地，就是地球的死而復生，那個能殺使他復生，當然是陽神一派的能力。我要敘述天地的開闢，不能不先述地球之毀壞。大約地球毀壞之方法有十種。

一種是使人類飢死：地面之上，本來是水多陸少，陸地高出於水面以上的就是山，山的斜坡，就是人類生存棲息之地，但是山石突出於空氣之中，經受燥溼冷熱的剝蝕，漸漸碎為細粉，隨着雨水之力而沖下，由溪入河，由河入海，將海底填平，海水漸漸上泛，久而久之，高山削平平地，盡成爲水，那時人類棲息無從，畜牧種植亦無地可施，豈不是要飢死。

一種是使人類溺死：南北兩半球季候不同，北半球秋冬兩季，共得一百七十九日，南半球秋冬兩季，共得一百八十六日，計算每年差七日，南半球寒氣既多，那末南冰洋的冰，當然漸積漸多，北冰洋的冰當然愈融愈少，經過一萬零五百年之後，南冰洋的冰，因爲多而難化，北冰洋的冰，因爲少而易融，地球的重心必定因此而移動，假使到了北極最熱南極最冷的時候，地球的重心一變，北方重而南方輕，地面的水，將從南方傾注北方，全球淹沒，人類豈不是要溺死。

一種是使人類凍死：天空之中，每隔多少年，必定有大的掃帚星出現，久而久之，難保他不和地球相撞。

就使不撞著他的星體，而僅僅撞著他的星尾。但是他的星尾，係熱氣聚合而成，倘若和地面的空氣勻合，勢必爆裂，那末可將地球擊成齏粉，而人類統統蟲死。

一種是使人類毒死：如上條所說，地球和掃帚星之尾相撞，就使不蟲死，但是掃帚星上的那股惡氣，非常難堪，人類既然受到他的惡氣，終究必受毒而死。

一種是使人類熱死：天空之中有極薄極細的一種氣質，能設阻礙地球的運行，使他遲緩，既然遲緩，那末他對於太陽的離心力，就不免減小，但是太陽的吸力和地球自身的吸力，是仍舊不變的，照此情形，久而久之，地球環繞太陽之軌道，必成爲螺旋形，與太陽愈接近，到那時勢必寒帶亦變爲熱帶，而溫熱兩帶更不能居住，人類已統統熱死了。

一種是使人類悶死：地球的裏面，純是土和岩石，這兩種都有吸水的功能，假使土石將地面的水逐漸吸收進去，海洋裏面的水，涓滴不存，那時候的空氣，亦必稀薄異常，以至於完全消滅，人類豈不是早已悶死。

一種是使人類焚死：天空中的恆星，常有忽發大光，經過多日之久，大光漸漸消滅，那顆恆星從此就不復再見，想來是銷燬了，我們這顆太陽，亦是恆星之一，假使太陽忽然焚燬，那時地球上所受到的光熱，必定要增加到幾千萬倍，人類豈不是都要焚死，就使不焚死，而太陽既然焚燬之後，地球上光熱全無，亦

都要凍死。

一種是使人類凍死：

太陽的能殼發光和生熱亦全靠物質燃燒的原故。假使這種燃燒的物料漸漸用盡。那末他的光熱亦必逐漸減少。太陽面上的斑點一日增多一日。那噴火口一日減少一日。他的光漸漸變爲金色。再變爲黃色。再變爲赤色。地球上面的陸地日多。海洋日少。寒氣日多。熱氣日少。豈不是人類都要凍死。

一種是使人類擠死：

地球的裏面。日日在那裏冷起來。冷極了一定收縮。收縮極了一定破裂。近年以來。山崩地震。往往有裂開大縫。陷落人物之事。就是這種表顯的現象。照此下去。人住在地面上。未免覺得不穩。只好穴地洞或山洞而居。但是年久之後。大洞亦因爲收縮而堵塞。所以人類必至於擠死。

一種是使人類窒息：

如上條所說。地球既然因冷縮而破裂。這個時候。人類就使有能力。另設一法。仍舊居住地面。以避開那地球破裂之處。但是那裂縫逐年加大。大體分崩。勢必將地球分爲數塊。到那時。這幾大塊之中。就使還有人類居住。或者還有空氣。但是在空中亂行。已無軌道。愈行愈遠。勢必與其他星體相撞。而統統覆滅。

以上地球的十種死法。在我們過去以前的那個地球。是怎樣死的。雖然不得而知。但是有死必有生。以前的地球既然死去。那末現在的新地球。當然急急應該創立。這個純然是陽神一派得佔優勢的原故了。

開天闢地的時候，怎樣能使那個已死之地球，重新建築起來，已經死盡的人類，怎樣能使他們滋生起來，當然是「神」的能力，決不是「人」的能力，所以那個首出御世的盤古氏，以及後來的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等等，以理推想起來，一定就是所謂陽神一派的神祇，既然是神祇，所以有移山倒海的能力，所以有旋乾轉坤的本領，以古書攷起來，當初毀壞地球的是陰神一派中之混沌氏，陽神一派中之盤古氏，要想開闢天地，少不得和混沌氏大戰，也不知費了多少氣力，方才將混沌氏打倒，立刻將他的尸體解剖起來，拿了他的肉，補充從前損失的土，拿了他的骨，補充從前毀壞的石，拿了他的血液，補充從前消耗了的水，又拿了他的支節，夥起來，恢復從前崩壞的山岳，又拿了他的腸胃，鋪起來，恢復從前湮沒的江河，又慢慢地滋長萬物，誕生人類，這種奇妙靈怪的事跡，一時也說不盡，就使說也說不相像，總而言之，從盤古氏起，一直到有巢氏以前，都是陽神一派的神祇，直接到下界來，排除百難，扶植人類的時期，自從有巢氏燧人氏以後，人類的滋長漸漸發達了，知道構木爲巢，以避猛獸了，知道鑽木取火，以烹飲食了，知道剝取禽獸的羽毛，以遮蔽身體了，衣食住三項，都已粗粗完備，從此陽神一派的神祇，仍舊回歸天上，不復再到人世，但是防恐人類的知識才藝，沒有完全，還不能發育自立，所以又不絕的派遣他手下的善神降生人世，間接的前來指導幫助，如同伏羲氏的母親，住在華胥地方，「現在陝西藍田縣」，說在雷澤地方，現在山東荷澤縣，未知孰是」的水邊，看見一個大人的腳跡，偶然高興，走過去踏了他一脚，不知不覺，心中大動起來，陡然有一條長虹，從天上

下來，繞著他的身子，他就如醉如癡了好一晌，乃至醒來，就懷孕而生伏羲，神農氏的母親，名叫安登，看見了一條神龍，心中感動，就懷孕而生神農，黃帝的母親附寶，看見電光繞着斗星，使心有所感，懷孕而生黃帝，這種都是陽神一派，派遣善神降生人世的證據，但是陽神一派如此，那陰神一派，亦豈肯干休，當然也是不絕的派遣魔星下降，來圖謀擾亂，併依舊進行他們毀滅地球之主張，最著名的，就是共工氏的決水，蚩尤氏的殺戮，而尤其重大的，就是洪水之災，且待在下慢慢地講來。

第二回 少昊氏生於窮桑之歷史 帝嚳輔佐顓頊 帝嚳即天子位

帝嚳四妃之歷史 盤瓠降生之歷史

夏禹王治水，是在帝堯的時候，但是有些和治水有關係的人，多生在帝嚳的時候，所以我這部書，只能從帝嚳說起。這位帝嚳，姓姬，名暉，號叫亡斤，是黃帝軒轅氏的曾孫，少昊金天氏的孫子，他的父親，名作鱗，他的母親，姓陳，諱氏，名叫握裏，這個握裏，有一天到外邊去遊玩，看見了一個大人的腳跡，也和伏羲氏的母親一樣，走過去踏他一踏，那知心中亦登時大大的感動，因此就懷孕而生了這位帝嚳，而且帝嚳一生落地，就能說話，併且自己已取一個名字叫暉，這亦可見是個上天派遣下降的一位星君了。

帝嚳所住的地方，名叫窮桑，在西海的旁邊，當初他的祖父少昊金天氏生長在此地，也有一段故事。

原來少吳金天氏也是一位上天降下來的星君。他的母親嫫祖，名字叫女瑋，小名叫作皇娥，是西陵氏的女兒。當他十四五歲未出嫁的時候，就發明了一種何嘗織錦的方法，真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來的恩人。有一日他在房裏織錦，不覺困倦起來，就靠着機子朦朧睡去，忽然做其一夢，夢見到一個海邊去游玩，正在極目蒼茫的時候，陡見一個童子，相貌非凡，從天上降到水邊，走過來向皇娥說道：我是白帝的兒子，太白星的精靈，我和你有骨肉之緣，今日難得在此遇到你，你可跟了我來。皇娥聽說，不知不覺的就跟了他走，走到一處，但見一座極高大的宮殿，精光奪目，彷彿是白玉造成的一般，殿裏而陳設得亦非常之華麗。頃刻之間，又有極豐美的肴饌，陳列在席上，那童子就攜了皇娥的手，同席坐下。這時候，又有無數絕色的女子，各各手執樂器，在那裏奏樂。那童子一一指點與皇娥聽道：這個女子名叫江妃，他所歌的是沖錦旋歸之曲，那個吹簫的女子名叫盤靈，是此地宮中一口井，名叫盤靈井之神。那童子雖則詳細指點，皇娥聽了，亦莫名其妙，但覺得那樂聲歌聲，悠揚婉轉，靡曼輕柔，足以蕩魄銷魂。坐久之後，不覺有點心動起來，那童子就起身，攜着皇娥的手，出了殿門，徑向海邊而來，但見一株桑樹，高約八九百尺，樹葉都是紅色的，更有紫色的桑椹，業業不絕的挂在上頭。那童子向皇娥道：這株桑樹，一萬年才結一回果，喫了之後，可以後天而老。今天我們恰恰遇到有果的時候，真所謂天假之緣，我去采他幾個來嘗嘗罷。說著，就飛身上去，采了許多下來，分一半遞給皇娥道：請你喫了，祝你長壽。皇娥接來喫了，覺得甜美異常，不禁心中又是一動，忽然看見有一隻船，停在海邊，船上用

桂樹的枝兒，做着一個表記。又用蘆茅結了一個旌旄。又有一個用玉彫成的鳩鳥，放在那表記上面。皇娥看了，不解他有什麼用處，便問那童子。那童子道：「這個名叫和風，是攷察風向的物件。因為鳩鳥能知道四時之氣候，所以刻着他的形像，說著，揣了皇娥的手，徑上船去，並肩坐下。那船不用人去撐搖，自會前進。直向海中浮去。此時皇娥覺得天風浪浪，海山蒼蒼，說不盡心中的愉快。回頭看見船上，有一張梓樹所做成的瑟，他就取將過來，放在膝上，彈了一回，又靠着瑟唱一個歌道：

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回薄化無方。浩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旁。當其何所至窮桑。

心知和樂說未央。

皇娥歌罷，那童子道：「我們今朝作桑中之遊，這個歌就可算桑中之樂了。有倡不可無和，待我也來唱一個，說罷，就唱道：

四維八埏渺難極，颺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楹，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

歌流暢樂難極。滄溟海浦來棲息。

二人正在戀愛倡和的時候，忽然一陣大風，海水登時洶湧起來。一個浪頭，把船打翻了。皇娥驀地一驚，陡然醒來，才知道是個奇夢，卻是清清楚楚，一點沒有忘記。後來嫁了黃帝，和黃帝出遊，走到窮桑地方，看見那株我，竟和當日夢中所見一些不差。不勝詫異，就和黃帝說，要在此地多住幾時。黃帝答應，就在海邊，那一株桑

樹之東，造了幾間房屋，和皂娥一同住下。一日晚間，皂娥正在卸妝，忽見一顆大星，如長虹一般，從天上降到水邊，倏然不見。仔細一想，正是當時夢中那童子落下之處。回念前情，不覺心中又動了一動。以後就有孕了。及至少昊生出，他的面貌，又和夢中所見的童子絲毫無二。於是知道事有前定。這少昊氏必定是星精下降了。所以少昊氏生於窮桑之歷史，就是如此。

且說窮桑地方，僻在西海之邊，與中原隔絕，人烟稀少。帝嚳的父親橋極，又早去世了。帝嚳生長在這個偏僻地方，幼年孤露，可算得是個鄉下的小孩子。但是他天生成功的聰明，有些事情，竟能殼不學而知，不學而能。尤其歡喜研究的，是天文星辰。鄰居有一個人，姓柏，名昭，本來是橋極的朋友，學問很好，只是性耽靜僻，不喜做官。帝嚳就拜他為師，常常去請教。因此學問道德，格外猛進。到得十二三歲的時候，居然已經是一位大聖人了。那時候在中原做大皇帝的，是黃帝軒轅氏的孫子，少昊金天氏的姪兒，名叫顓頊高陽氏。排起輩行來，就是帝嚳的堂房伯父。這位顓頊高陽氏，亦是一位天上降下來的星君。他未生之前，他的母親女樞，住在幽房之宮中，看見一道瑤光，如長虹一般，穿過了月亮。他即時心有所感，便懷孕而生了顓頊。此刻這顓頊高陽氏，做大皇帝，已經幾十年了。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眼見得自己年紀漸漸大了，將來這個大皇帝的寶位，傳給什麼人呢？心裏非常注意挂念。忽然聽得他的遠房姪兒帝嚳，年紀雖小，竟有這樣的聖德，不禁大喜，就派人到窮桑去，宣召他母子到京，以便任用。帝嚳母子聽見這個消息，亦當然歡喜，就收拾行李，辭別了柏昭。

跟隨了顓頊的使臣，逕到帝邱京城。「現在河北省濮陽縣」來見顓頊。顓頊一看，只見帝嚳生得方臉圓腮，珠庭，毗離，戴干，一表非常，心中大悅，便問道：「汝今年幾歲了？」帝嚳道：「交今年十五歲。」顓頊帝聽了，更加喜悅，又說道：「朕從前在少昊帝的時候，少昊帝命朕輔政，那時朕止十五歲，如今汝亦十五歲，恰好留在此處。」輔佐朕躬，亦是千秋佳話，說罷，就下詔封帝嚳爲侯爵，并將有莘地方。「現在河南商邱縣」封帝嚳做個國君，但是不必到國，就在朝中佐理政事，從此帝嚳就在帝邱住下。

且說顓頊氏那時在朝中最大的官職，共有五個：一個是木正句芒，專管東方之事；一個是火正祝融，專管南方之事；一個是金正蓐收，專管西方之事；一個是水正玄冥，專管北方之事；一個是后土，專管中央之事。做后土這個官的，名字叫句龍，就是炎帝神農氏的後代，做火正官的，名叫重黎，是顓頊帝的孫子，做木正官的，名字叫重，做金正官的，名字叫該，做水正官的，有兩個人，一個名字叫脩，一個名字叫熙，重該脩熙這四個人，都是少昊氏的兒子，就是帝嚳的胞叔，帝嚳既然到了帝邱，得了輔政大臣的官銜，當然和各大臣時常來往，重該脩熙四個，是他的胞叔，當然更加密切，而帝嚳所尤其佩服的，是熙，因此又拜了熙做老師，光陰荏苒，不覺已是十幾年，顓頊帝忽然得病嗚呼了，享年九十一歲，在位共計七十六年，那時候君主大位的繼承，實在是個問題，顓頊氏有兩個妃子，一個叫鄒屠氏，一個叫勝奔氏，鄒屠氏是蚩尤氏國民的後代，當初黃帝做滅蚩尤氏之後，將他的百姓分作兩部，一部是不善的人，統統驅逐他們到極北的地方去，一部是善良的人，都遷

到他都屠地方來。這都屠氏從小就很端正。一日在路上，遇到一個烏龜，他就避開不肯去踏他。顓頊帝知道了，以爲他有賢德，就娶了他做了妃子，生了一個兒子，名叫禹，嗣後來又屢次夢見太陽，每夢一次，必定有孕。生一個兒子，共總夢了八次，生了蒼舒、階、釁、戴、大臨、蒼降、庭、堅、仲容、叔達八個兒子。這時年紀都還甚小，那勝奔氏，名字叫嫫，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叫伯稱，號叫伯服，一個叫卷章，號叫老童，一個名季禺，伯稱自小好遊，萍蹤無定，此刻不知在何處，卷章歡喜求仙訪道，亦一去不返，季禺早已死去，那做火正宮的重黎，就是卷章的兒子，其餘還有幾個庶子，但是都是微賤幼小，不足以當君位。現在顓頊帝認崩，論到年齡資格，當然只有禹，最爲相宜，於是大家就立他起來，做了君主，叫作孺帝顓頊。那知不到幾時，這孺帝顓頊又生病而死了。這時國家連遭大喪，百姓無主，於是在朝在野，有聲望的人，會集起來，商議一致，推戴帝嚳出來做君主。一則因爲帝嚳才德出衆，二則顓頊帝當時早有此意，不過沒有明白說出就是了。帝嚳卻不過大衆的意思，只得允許，就卽了帝位。一切大小官員，悉仍其舊，不過京城卻換了一個，選定嵩山之北，亳邑地方。「現在河南偃師縣西南」作爲新都，叫金正木，正帶了官員先去營造，等顓頊和嚳帝顓頊兩個，落葬於帝邱城外。「現在濮陽縣頓邱地方有顓頊墓，就是顓頊帝父子之墳」之後，即便遷都到亳邑，因爲他初封於辛的原故，改國號叫作高辛氏，從此以後，便是帝嚳時代了。

且說帝嚳此時，年已三十，娶了四個妃子，第一個，姓姜，名嫫，是有郟國「現在陝西武功縣」君的女兒，性情

清靜專一，喜歡農桑之事，是個端莊樸實的女子。第二個，是有魏國「大約現在甘肅高靈縣之地」君的女兒，名叫簡狄，極喜歡人事之治，樂於施惠，仁而有禮，而且能上知天文，是個聰明仁厚的女子。第三個，姓陳，陳氏，名叫慶都，不是個人種，是天上神人大帝的女兒。那大帝生於斗維之野，當在三河（現在河北省藁縣）東南遊玩，一日，天大雷電，一個霹靂，將大帝身上的血打出了，流到一塊大石的裏面去，後來這血化成嬰兒，就是慶都。那時候，適值有一個姓陳，陳鋒氏的婦人，從石旁經過，聽見石頭裏面有嬰兒啼叫之聲，就設法取他出來，一看，原來是個女的，因為他出身奇怪，和說又奇，就抱回去撫養，當作自己的女兒，因此他就姓了陳，陳氏。後來長大之後，他的狀貌，很像神人大帝，因此大家知道他必是大帝的女兒，尤其奇怪的，他隨便走到那裏，頭上總有一朵黃雲，給他遮蓋，所以他人要尋找慶都，不必尋人，只要尋那朵黃雲，就尋到了。那知不到七八年，他的養母陳鋒氏，忽然死了，這時慶都，沒有人撫養，不免衣食困苦，但是慶都卻並不打緊，就使十幾日沒得喫，他亦不覺餓，這個豈不是更奇怪麼？後來有一個姓伊，名長孺的人，看得他好，又看得他奇怪，就收養了去。從此慶都就住在伊長孺家中了。帝嚳輔政的時候，伊長孺回了慶都，來到帝嚳，帝嚳的母親握真，聽人說起慶都的奇異，叫了他來一看，頭上果然頂着黃雲，而且相貌又很好，更說和自己同姓，因此就叫帝嚳和伊長孺說明，收他做了妃子。第四個，是諫誓氏的女兒，名叫常儀，亦是個極奇異的人，他生出來的時候，頭髮甚長，一直垂到腳跟，而且也就罷說話，帝嚳因為他和自己初生時候的情形相同，所以又收他做了妃子。

自從帝學做了大皇帝之後，他的母親握真，就向帝學說道：你現在既然做了天子，應該立一個皇后才是。我看你四個妃子，都是好的，相貌亦都像很有福氣的，你隨便立一個罷。想來其餘三個，決不會心懷不平的。帝學道：母親所言，固然不錯，但是兒攷察天文，那皇后不必一定要立的。天文中御女星有四顆，一顆最明亮，其餘三顆較暗些，都是應著后妃之象。當初我曾祖皇考黃帝，單有四個妃子，不立皇后，亦就是這個原故。現在兒恰有四個妃子，姜嫄年紀最長，就算他是一個正妃，應著那顆最明亮的星，其餘三個，以次相排，作為次妃。三妃四妃，應著那三顆較暗的星，母親以為何如？握真道：原來有這許多道理，那末隨你罷。

且說帝學雖則有四個妃子，但是姜嫄前狄慶都三個，都沒得生育，只有常儀生了一個女兒。這時已有五歲，握真愛如珍寶，每日在宮中逗著他頑笑，真是含饴弄孫，其樂無極。一日正在抱著帝女的時候，忽然見一個宮人從外面笑嘻嘻的跑進來，嘴裏連聲說道：怪事怪事，握真問道：什麼怪事？宮人道：外邊有一個老嫗，前日忽然得了一個耳疾，疼不可忍，用耳挖去挖，越挖越痒，到昨日這耳朵竟漸漸腫大起來了，但是依舊非常之痒，彷彿耳內有甚麼蟲類，在那裏爬搔一般。老嫗說：到今天只能請一個醫生來治。醫生道：耳內有一件怪物，非挑出不可。於是用手術將他取了出來，卻是和肉團一樣的蟲兒，大如蠶繭，有頭，有眼，有足，不過不十分辨得清楚。取出之後，蠕蠕欲動，大家看了，都不認識是甚麼東西，可是老嫗的耳病，卻立刻好了，痒也止了，腫也消了。旁邊剛剛有一個狐籬，老嫗就將這怪物，放在狐籬之上，又用盤蓋住，及至醫生出門，老嫗送了

轉來，揭開盤子一看，那怪物已經長大了許多，變成狗形了。現在大家正在那裏紛紛的看呢，豈不是怪事麼？

盤龍聽了，便道：「竟有這等事，叫他們去拿進來，讓我看看。」宮人領命而去。過了一回，回了老嫗，手中托著盤子，走進來。盤龍一看，盤中果然盛著一隻極小的狗，伏在那裏，毛色五采可愛。宮人道：「此刻又比剛才大得多了。」

盤龍問老嫗：「究竟是怎樣一回事？」老嫗又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卻好帝學退了朝，到握哀處來請安。看見了這隻狗，聽見了這番情形，亦很詫異。可是那隻狗，不知不覺又大了許多。帝學道：「這個怪物，朕看起來，決非偶然而生，必定有些奇異，但不知道將來他的變化究竟如何。」說著，便問那老嫗道：「你這隻狗，有無用處，可否送了朕躬？」朕當另以金帛相酬。」老嫗聽了，慌忙答道：「這隻狗，老婦人絕無用處。既然帝要，他就留在此，那裏敢當賞賜呢？」帝學道：「不然，朕向來不喜歡奇異的東西，現在因為要研究他將來的變化，所以想留他在此。你若不肯受朕的酬謝，那末朕亦只好不要他了。」老嫗道：「既然如此，老婦人拜謁，帝學便叫人拿了兩匹帛，賞了那老嫗。老嫗極口稱謝而去。這時四個妃子，聽見說有這樣的怪物，一齊來看，都說稀奇之至。於是各用食物去餵他。那隻狗亦不時不刻的在那裏長大。不到三日，居然有同整狗這樣大，生得非常之雄駿，毛片五色斑斕，而且靈警異常。知道人的說話，了解人的意思。因此宮中人人歡喜他。帝學的女兒，尤其愛他如性命。那隻狗亦最喜歡親近帝學的女兒，竟有坐臥不離的光景。因為從前放在在瓠離之上，用盤子蓋過的原故，就給他取一個名字，叫作盤瓠。」

第三回 共工氏稱霸九州 伏羲氏女媧氏定嫁娶之禮 女媧氏搏

土爲人

且說帝嚳卽位數年，四海之內，無不臣服。只有一個共工國，不肯歸附。原來那共工國，在冀州地方。〔現在河北山西兩省之地〕那地方有兩個大澤，一個叫大陸澤，〔現在河南修武縣以北一直向東北過河北省鉅鹿縣而東北都是從前的大陸澤現在河北省的胡盧河留晉泊大陸澤是他中心之地〕在東面，一個叫昭餘祁澤，〔在此刻山西省中部祁縣一帶就是他中心之地〕在西面，都是汪洋無際的，所以那地方的人民，十分有九分，住在水面，以船爲家，熟悉水性，性情又非常之兇猛。在中國上古史上，很有重大關係。若不把他從頭叙明，讀者一時決不能了解。

卻說伏羲氏的末年，這個冀州地方，出了一個怪人，姓康，名回，生得銅頭鐵額，紅髮蛇身，想來亦是一位天降的魔君。來和人民作對的了。那康回相貌既如此怕人，性情又非常兇惡。當時他地方上的人民，就推戴他做了首領，號稱共工氏。他既做了首領之後，纔有一方，常帶了他兇猛的人民，來爭中原，要想做全中國的大皇帝。他們既然熟悉水性，所以和他人打起仗來，總是用水攻。因此附近各國都怕他，差不多都聽他的號令。這康回就此稱霸於九州，因爲擅長用水的原故，自以爲得五行之中的水德，一切官制，都用水來做名字，亦可

謂一世之雄了。誰知道偏偏有人起來和他對抗。那和他對抗的是甚麼人呢。是伏羲氏的妹子。號叫女媧氏。那女媧氏生在永汭山地方。〔現在山東濟甯縣南四十里〕雖則是個女子。但亦是個極奇怪的人。他的相貌。尤為難看。牛首蛇身。而宜髮。他的本領又極大。一日之中。可以有七十種變化。要變一種甚麼。就是甚麼。真可說是我們中國千古第一個英雄了。他在伏羲氏的時候。卻已做過一件極重要之事。就是制定嫁娶之禮。原來太古時。男女之間。豈但是交際公開。自由戀愛。簡直是隨意的匹配。女子遇到男子。無一個不可使他為我之夫。男子遇到女子。亦無一個不可使他為我之妻。弄到後來。生出一個子女。問他究竟是誰生的。他的父親究竟是誰。連他的母親自己亦莫名其妙。老實說一句。當時的人民。和豬狗畜生。大約總差不多呀。女媧氏看到這種情形。大大的不以為然。就和伏羲氏商量。要想定一個方法來改正他。伏羲氏問道。你想定什麼方法呢。女媧氏道。我想男女兩個。配做一對夫妻。必定使他們有一定的住所。然後可以永遠不離開。不離開。才可以不亂。現在假定男子得到女子。叫作有室。女子得到男子。叫作有家。這家室兩個字。就是一對夫妻永遠的住所了。但是還是男子住到女子那邊去呢。還是女子住到男子這邊來呢。我以為應該女子住到男子這邊來。何以故呢。現在的世界。還是草莽初啓。算不得文明之世。第一。要能穀謀衣食。第二。要能穀抵抗仇敵。將男子和女子的體力比較起來。當然是男子強。女子弱。那末男子去供給女子。保護女子。其勢容易。女子去供給男子。保護男子。其勢艱難。而且女子以生理上不同的原故。有時不但不能穀供給男子。保護男子。反必須

受男子的供給與保護。既然如此，那末應該服從男子，住到男子那邊去，豈不是正當之理麼？所以我定一個名字，男子得到女子，叫作娶，是娶過來，女子得到男子，叫作嫁，須嫁過去。大哥，你看這個方法對麼？伏羲氏道：男女兩個，成了夫妻，就是室家之根本，儘可以公共合意，脫離他們現在的住所，另外創設一個家庭，豈不是好。何必娶女的嫁過去，男的娶過來，使女子受一種依靠男子的嫌疑呢？女媧氏道：這層道理，我亦想過，固然是好的，但是有爲難之處，因爲有了夫妻，就有父子，那做父母的，將子女辛辛苦苦養將大來，到得結果，兒子女兒，結了一個匹配，雙雙的都到外邊另組家庭，過他的快活日子去了，拋撇了一對老夫妻，在老家裏，寂寞伶仃，好不悽慘呀！萬一老夫妻之中，再死去一個，只留下一個孤家寡人，形影相吊，你想他怎樣過日子呢？況且一個人年紀老了，難免耳聾眼瞎，行動艱難等情形，或者有些疾病，全靠有他的子女在身邊，可以服事他，奉養他，假使做子女的都各管各去了，這老病的父母，交付何人，講到報酬的道理，子女幼時，不能自生自養，全靠父母撫育，那末父母老了，不能自生自養，當然應該由做子女的去服事奉養，這是所謂天經地義，豈可另外居住，拋撇父母不管呢？伏羲氏道：照你這樣說起來，子女都應該服事父母，奉養父母，這是不錯的，但是女子既然嫁到男家，那末他的父母，那個去服事奉養呢？難道女子都是沒有父母的麼？女媧氏道：我所定的這個法子，亦是不得已的法子，因爲各方面不能面面顧到，只好先顧著一面，所謂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較取其輕呀！況且照我的法子做起來，亦並非沒有補救的方法，因爲那女子的父母，不見得只生女兒，不生

兒子的。假使有兒子，那末女兒雖去嫁人，兒子仍舊在家裏服事奉養，何愁沒有人呢？如果竟沒有兒子，那末亦可以使男子住在女子家裏，不將女子娶過去，或者女子將父母接到男子家中去，或者將所生的兒女承繼過來，都是個補救之法。不過是個變例罷了。伏羲氏道：「你所說男子必定要娶，女子必定要嫁，這個道理，我明白了。但是在那嫁娶的時候，另外有沒有條件呢？」女媧氏道：「我想還有三個條件：第一個是正姓氏，第二個是通媒妁，第三個是要男子先行聘禮。」伏羲氏道：「何以要正姓氏呢？」女媧氏道：「夫妻的配合，是要他生兒育女，傳種接代的。但是同一個祖宗的男女，卻配不得夫妻，因為配了夫妻之後，生出來的子女，不是男，就是女，或者帶殘疾，或者成白痴，就使一時候不聾，不啞，不帶殘疾，不成白痴，到了一兩代之後，終究要發見的。或是愚笨，或是短命，或是不能生育，所以古人有一句話，叫作「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真是歷試歷驗的。細細考察起來，大概是血分太熟的原故。所以我說，第一要正姓氏，凡是同姓的，一概禁止他們相配。大哥你看，錯不錯？」伏羲氏道：「不錯不錯。」那第二個條件通媒妁，又是什麼意思呢？」女媧氏道：「這是鄭重嫁娶的意思。我看現在男女的配合，實在太不鄭重了。他們的配合，可以說全是由於情慾的衝動，而沒有另外的心思。男女的情慾，本來極容易衝動的。青年男女的情慾，尤其容易衝動。他們既然因情慾衝動而配合，那末一經配合之後，情慾衝動的熱度，漸漸低落，就不免冷淡起來了。久而久之，或者竟兩相厭惡起來了。大凡天下的事情，進得太快的，退起來亦必定極快。結合得太容易的，分散起來亦必定極容易。所以那種自由配合的夫妻，自由離異的

亦是很多很多。夫妻配合，原想他組織一個永遠的家庭，享受永遠之幸福的。如若常常要離異，那末永遠之家庭，從何而組織，幸福從何而享受呢？所以我現在想出一個通媒妁的方法來。媒是謀畫的意思，妁是斟酌的意思。男女兩個，果然要嫁要娶了，打聽到，或者看見到，某處某家，有一個可嫁可娶之人，那末就請自己的親眷朋友，或者鄰里，總要年高德劭，靠得住的人，出來做個媒妁。先商量，這兩個人到底配不配，年紀如何，相貌如何，性情如何，才幹如何，平日的行爲如何，一切都斟酌定了，然後再到那一方面去說。那一方面，亦如此請了媒妁，商量斟酌定了，大家同意，然後再定日期，行那個嫁娶之禮。一切都是由兩方媒妁，跑來跑去說的，所以叫作通媒妁。照這個方法，有幾項好處：一則，可以避免男女情慾的刺激，因為男女兩個，自己直接商量，離則個個都有慎重選擇的意思，但是見了面之後，選擇慎重的意思，往往敵不過那個情慾的衝動，急於求成，無暇細細致慮，也是有的。現在既然有媒妁在中間說話，那媒妁又是親眷朋友，鄰里中年高德劭，靠得住的人，那末對於男女兩個的可配不可配，當然仔細慎重，不至錯誤。這是一項好處。二則，可以避免奸詐鬼賊的行爲，男女自己配合，兩個果然都是出於誠心，那也罷了，最可怕的，其中有一個並不誠心，或是貪他的色，或是貪他的財，或竟是貪圖一時之快樂，於是用盡心機，百般引誘，以求那一方面，的允許。青年男女，有何見識，不知不覺，自然墮其術中，卽或覺得這個事情，有點不妙，但是觀而之下，情不可卻，勉強應允，也是有的。到得後來，那個不誠心的人，目的既達，自然立刻拋棄，那被拋棄的人，當初是自己答應的，自己情願的，勞無證

人連冤枉也沒處叫。自古以來，這種事情，不知道有多少。假使經過媒妁的商量斟酌，這種奸詐鬼蜮技倆，當然不至發生。這是第二項好處。第三項，是可以減少夫妻的離異。男子出妻，女子下堂求去，夫妻兩個，到得萬萬不能同居的時候，出此下策，亦是無可如何之事。但是如果可以委曲求全，終以不離異爲是，因爲夫妻離異，究竟是個不祥之事呀。不過人的心理，都是厭故而喜新的。雖則嫁了娶了，隔了一晌，看見一個漂亮的人，難免不再發生戀愛。既然發生戀愛，當然要捨去舊人，再去嫁他娶他了。自古以來，夫妻因此而離異的，着實不少。如果嫁娶的時候，限定他必須要通媒妁，那末就有點不能自由了。剛才請媒妁的，何以忽然又要請媒妁，他自己一時亦開不出這個口。況且媒妁跑來跑去，何等麻煩。嫁娶的時候，又不知道要費多少的手續。那末他們自然不敢輕於離異。希圖再嫁再娶了。這是第三項好處。大哥，你看何如。伏羲氏道：很有理，很有理。第三個條件行聘禮，又是什麼一回事呢。女媧氏道：這條件是我專對男子而設的。大凡天下世界，女子對不住男子的少，男子對不住女子的多。我主張女子住到男子那邊去。我又主張女子服從男子。這是我斟酌道理而言的，並非是重男輕女。我恐怕世界上那些不明道理的男子，聽了我的說話，就驕傲起來，以爲女子是受我保護的，要我供給的，應該服從我的。於是就凌辱女子，欺侮女子，或者竟以女子爲供我娛樂的玩物，那就大大的不對了。我所以定出這個行聘的方法來。凡嫁娶之時，已經媒妁說明白了，男子必先要拿點貴重物件，送到女家去，表明一種誠心求戀的意思。又表明一種尊敬禮貌的意思。這個婚姻，才可以算確定。我的意

思是要給那些男子知道。夫妻的妻字是齊字的意思。本來和我是齊一平等。並不是有什麼高低的。是用尊敬的禮貌。誠懇的心思。去請求來。替我主持家政。上奉祭祀。下育兒孫的。並不是隨隨便便。快我之情慾的。那末做起人家來。自然是同心合意。相敬如賓。不輕易反目了。大哥。你說是不是。伏羲氏道。道理是極充足的。不過那行聘的貴重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索性也給他們決定了。免得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又要爭多嫌少。反而弄出意見來。女媧氏道。不錯。我想現在是茹毛飲血的時候。最通行的是皮。最重要的亦是皮。就決定用皮罷。伏羲氏道。用幾張呢。女媧氏道。用兩張皮。取一個成雙的意思。不多不少。貧富咸宜。大哥。你看如何。伏羲氏笑道。好好。都依你。都依你。只是你幾個方法。定得太兇了。剝奪人家的自由。制止人家的戀愛。只怕幾千年以後的青年男女。要大大的不依。罵你是罪魁禍首呢。女媧氏也笑道。這個不要緊。隨便什麼方法。斷沒有歷久而不敝的。果然那個時候。另有一個還要好的方法。來改變我的方法。我也情願。況且一個方法。能發行到幾千年。還有什麼說。難道還不知足麼。當下兄妹二人商議定了。到了第二日。就下令佈告百姓。以後男女婚姻。必須按照女媧氏所定的辦法去做。并且叫女媧氏專管這件事。女媧氏又叫他一個臣子。名叫塗修。的辦理這媒妁通詞的事情。自此以後。風俗一變。男女的配合。不會同那禽獸的雜亂無章了。於是百姓給女媧氏取一個別號。叫作神媒。以上所說。就是女媧氏在伏羲氏時候的一回故事。後來伏羲氏既死。女媧氏代立。號叫女希氏。沒有幾年。因為年亦漸老。便退休在麓的地方。現在陝西藍田縣女媧谷。不問政事了。那知

來了一個康回，專用水害人。女媧氏老大不忍，於是再出來和康回抵抗。他一日之中是有七十種變化，一日化作一個老農，跑到康回那裏去，探聽情形。只見那些人正在那裏操演決水滾水的方法，有些在大川中間，用一包一包的沙土，填塞起來，等到上流之水積滿，他就將所有沙土一齊取出，那股水勢自然滔滔汨汨，向下流衝去。這是一種方法，有些在大川兩岸，或大湖沿邊，築起很高的隄防來，將水盡儲蓄得非常之多，陡然之間，又將隄防掘去一角，那股水就向缺口衝出，漫溢各地。這又是一種方法，有的在山間，將那溪流防堵起來，使那股水聚於一處，然後再將山石鑿去一塊，那水就從缺口倒瀉而下，宛如瀑布從下面望上面，彷彿這水是從天上來的。這又是一種方法。康回督著百姓，天天在那裏做這種勾當，所以那些百姓的手腳，已操練得非常純熟。女媧看了一轉，心中暗想道：原來如此，難怪大家不能抵當了。於是就回到自己國裏，發佈命令，叫衆多百姓，預備大小各種石頭二萬塊，分爲五種，每種用青黃赤黑白的顏色，作爲記號，又分付預備長短木頭一百根，另外再備最長的木頭二十根，每根上面，女媧氏親自動手，都給他彫出一個鰲魚的形狀，又叫百姓，再備蘆草五十萬擔，限一個月內備齊。百姓聽了，莫名其妙，只得依限去備。那女媧氏，又挑選一千名精壯的百姓，指定一座高山，叫他們每日跑上跑下兩次，以快爲妙，又挑選二千名伶俐的百姓，叫他們到水裏去游泳，汨沒，每日四次，以能在水底裏潛伏半日爲妙。但是這一項，百姓深以爲苦，因爲水底裏，決沒有半日可以潛伏的。女媧氏又運用神力，傳授他們一種秘訣，那二千名百姓，都歡欣鼓舞，各各去練習了。女媧氏

佈置已畢，閒暇無事，有時督著百姓練習跑山，有時看着百姓練習澗水，有時取些泥土，將他捏成人形，大大小小，各種皆有，每日捏多少個，彷彿他自己有一定的課程，陸續已捏有幾千個了。衆百姓看了，更不知道他有什麼用處。這時候康回南侵的風聲，日緊一日，衆百姓急了，向女媧氏道：「康回那惡人就要侵過來了，我們怎樣抵當呢？兵器技擊，我們亦應該練習練習。」那末才可以和他廝殺？女媧氏道：「是呀，我正在這裏預備呢。跑山澗水，是預備破他的水害的。至於廝殺，我實在不忍用你們，因為廝殺是最危險的事情，不要說打敗，就使打勝，亦犯不着。古人說：『殺人一千，自傷八百。』用我們八百個人去換他一千，雖則打勝，於心何忍呢？衆百姓道：「那末他們殺過來，將如之何？」女媧氏道：「我自主張，你們不必着急，你們只要將竹木等利器預備好，就是了。衆百姓對於女媧氏，是非常信仰的，聽見他如此說，料他必有另外的方法，可以抵禦，便不再言。大家自去預備竹木等利器不提。」

第四回 女媧氏鍊石補天 誅戮康回 共工氏重霸九州 后土爲社

神

過了幾日，只見東北方的百姓紛紛來報說：「康回已經領着他兇惡的百姓來了，女媧氏聽得，立刻分付，將那預備的木石蘆草等，一齊搬到目前方去。一面親自帶了那練習跑山澗水的三千人，併捏造的無數土偶人，向

前方進發。不數日，到了空桑之地。「現在河南陳留縣」只見無數百姓，拖男抱女，紛紛向西逃來。口中不住的喊道：「不好了，康回來決水了，原來那空桑地方，左右兩面都是汪洋大澤，左面連接的是荷澤，「現在山東荷澤縣一帶」右面連接的是榮澤。「現在河南榮澤縣一帶」北面二百里之外，又連着黃澤。「現在河南內黃縣一帶」南面的地勢，又是沮洳卑下，只有空桑地方，卻是一片平陽，廣袤約數百里，居民很多，要算是個富饒之地了。那康回既然霸有九州，單有女媧氏不服他，他那裏肯依呢？所以帶了他的百姓，前來攻打，到了空桑地方，已是女媧氏的地界，他一看，四面盡是水鄉，恰好施展他決水灌水的手段，可憐那無罪的空桑百姓，近的呢，都被他淹死了，有的雖則不淹死，但是連跌帶滾，拖泥帶水的逃，滿身爛污，彷彿和泥人一般，那邊的幸而逃得快，不曾遇着水，然而已驚惶不小，流離失所。女媧氏看見這種情形，便叫百姓，將那五十萬擔的蘆草，先分一半，用火燒起來，頃刻之間，都成爲灰，又叫百姓，把前面的爛泥掘起無數，同這個蘆灰拌勻，每人一擔，向前方挑去，遇到有水的地方，就用這個灰泥去填，女媧氏又在後面運用他的神力，作起變化的方法，不到一回，只見那康回所灌過來的水，都向康回那方灌過去了一則以土剋水，二則亦有女媧氏的神力在內，所以奏效這般的神速，卻說康回這回來攻空桑，心中以爲女媧氏是個女子，能有多大本領，所以不會防備，況且這決水的方法，是屢試屢驗，屢攻屢勝的，尤其不會防備，這日正在那裏打算，怎樣的再攻過去，越掉女媧氏，忽聽得汨汨的水聲，向着自己這裏來，不知不覺，兩脚已經在水中，正在詫異，只聽見他的百姓一

齊大喊道：不好了，水都向我們這裏來了，他們雖則都是熟悉水性，不怕水的，但是衣服糧食等等，卻不可在水裏去浸一浸，於是登時大亂，搶東西，搬物件，忙得不得了，康回亦是沒法，只得傳令後退，這邊女媧氏知道共工百姓已經退去，就叫齊百姓，和他們說道：這康回雖則退去，但是恐怕仍舊要來的，不如趁勢弄死了他，方可以永絕後患，你們看看如何，衆百姓道：能殺如此好極了，但憑女皇，用什麼方法，我們都情願去做，女媧氏道：既然如此，向前進罷，大衆前進數百里，又遇到了共工氏的兵，原來康回雖則退去，並未退遠，但據那高陵大阜水勢不到的地方，暫且住下，一面叫人細探女媧氏的動靜，一面研究那水勢倒回之理，正在不得其解，忽報女媧氏的百姓追過來了，康回傳令：這次且不用水攻，專與他廝殺，他們的百姓只有三千人，我們的百姓有幾萬人，十個打一個，難道還打他不過麼，爾等其各奮勇，努力殺敵，勿挫銳氣，共工氏的百姓本來是兇猛的，這次又喫了虧，個個懷恨，聽見康回的命令，便一齊磨拳擦掌，拿了尖利的竹木器械，和大小石礮等，向女媧氏處迎上來，這邊女媧氏知道共工氏的百姓要來衝了，忙叫大衆百姓暫且勿進，一面將他所採來的幾千個大小土偶，統統取出來，放在地上，運用神力，作起變化，頃刻之間，那幾千個土偶個個都長大起來，大的長到五丈，小的亦在三丈以外，而且都已變爲活人，手執兵器，邁步向前迎敵，這時共工氏的百姓已漫山遍野而來，如狼似虎，喊殺之聲，震動天地，陡然看見幾千個又長又大的人衝殺過來，不覺又是驚惶，又是詫異，暗想：天下世界那裏有這種人呢，不要是個神兵呀，如何敵得他過，如此一想，聲勢頓減，銳氣頓挫，看看幾

千個土偶要衝到面前了。那些共工氏的百姓發聲一喊，個個便走。康回雖然兇惡，亦禁壓不住，只得帶了百姓疾忙退去。這裏女媧氏和衆多百姓督著幾千個土偶，追了一陣，知道康回百姓已經去遠，也就止住不追。作起法先將幾千個土偶恢復原形，然後叫過那一千個練習泗水的百姓來分付道：庶回這回子退去，必定是揀着險要的地方守起來。從此向北過去，是黃澤，黃澤北面，就是大陸澤，黃澤西北面，又有無數小澤，再過去就是昭餘祁大澤，是他的老家了。他所守的一定是這兩個地方。這大陸澤周圍，是築有堅固隄防的。我們此次攻過去，他一定挾去隄防，來灌我們。我所以叫汝等帶了我那預備的木頭，先去揀著那有隄防的湖澤。按着他的大小，每個湖澤的四邊，用四根長木，如打樁一樣，打在地底裏，再用幾根短木，打在旁邊。那末他要挾起隄防來，亦挾不動了。衆人不信，說道：只有幾根木頭，又打樁在下面，有什麼用呢？女媧氏道：大海之中，鰲魚最大，力亦最大，善於負重，極大之山，他尚能載他平來。何況區區的隄防？這木頭上不是有我所刻的鰲魚形狀麼？我前日到海中和海神商量，將幾個鰲魚的四足，暫時借用，所以那木根上刻的，不但是鰲魚的形狀。連他的精神都在裏面。隄防遇到這種鎮壓，他們如何挾得動呢？衆人聽了大喜，就紛紛起身而去。這裏女媧氏帶了二千個跑山的百姓，攜了土偶石頭等物件，慢慢的向北方前進。直到黃澤，不見共工氏的蹤跡，再走兩日，到了大陸澤，果然有共工氏的百姓在那裏把守。他們都是以船爲家的，看見女媧氏趕到，就一齊把船向大陸澤中搖去。有些還勢滯在水中，浪到岸邊，來挾隄防。誰知用盡手脚，竟是絲毫不動。平日操練慣的，到

此刻竟失其長技。大家沒法，只得回到船上。盡力向西逃去。那女媧氏的百姓，已漸漸逼攏來了。幾千個長大的土偶人，挺著利器，耀武揚威，尤其可怕。其工氏百姓，只能棄了船隻，拚命的向昭餘那大澤逃去。那女媧氏亦隨後趕來，且說昭餘那大澤的形勢與大陸澤不同。大陸澤是三面平原，只有西方地勢較高。昭餘那大澤，是四面有山，彷彿天然的隄防一樣。那上面都有工氏所預先做好的缺口。只要等敵人一到，把水一壅，就好直灌而下。女媧氏早經預備到此，就將前此騰下的一半蘆草，又燒了灰，用爛泥拌好，再將那練習跑山的二千個百姓叫來，分付道：現在快要到昭餘那大澤了，你們分一半人，將我預備的五色石，每人拿十塊上山去。另外一半人，將這泥灰，每人一擔，搽上山去。趁着今天夜間，他們不防備的時候，去補塞他的缺口。我在這裏運起神力來，幫助你們。你們喫了晚餐，就動身。衆人答應。且說那康回自從空桑兩次失敗之後，退回冀州。心想女媧氏未必就敢來攻我，就使來攻我。我這裏佈置得如此之堅固，亦不怕他。大約爭天下，雖不能退守本國，亦可以高枕無憂了。後來看見大陸澤的百姓紛紛逃來，都說女媧氏就要打到了。這康回還不在意。向百姓道：他們敢來，我只要將山上的水一衝，管教他們個個都死。內中有幾個百姓說道：我們灌水扶隄的方，向來都是很靈的。現在忽然兩次不靈，大遭失敗。不要是女媧氏另有一種神力，在那裏爲患。我們還是仔細小心爲是。康回聽了大怒道：胡說，你敢說這種話，搖動人心，實在可惡。難道我的見識，還不及你麼？分付左右，將這幾個百姓都拿去殺死。衆人畏懼，都不敢言。到了第二日，只聽得山下一陣喊吶之聲，左右報康回道：

女媧氏的百姓到了。康回忙叫趕快決水去灌。左右道：我們已經去灌，不知怎樣，那缺口已有五色的石頭補塞。無論如何掘他不開，卻待如何？康回大怒道：豈有此理！山上的缺口，是我們預先做好的，那裏有人去補塞呢？就便有敵人的奸細前來，一夜工夫，那裏補得這許多，而且一定沒得這樣堅固。那有掘不開之理？想來都是你們這些人，大驚小怪，有意淆惑人心，或者藉此邀功，亦未可知。這種情形，實在可惡，分付將那管理缺口的首領拿來處死。正在嘈雜的時候，忽聽後面有紛紛大亂之聲，回首一看，那知女媧氏的百姓已經從小路鈔上來了。康回到了這個時候，也顧不得別的，只得帶了幾個親信的人，跳上大船，向大澤中搖去。其餘的百姓亦大半逃往澤中，但是各顧性命，那有工夫去保護康回。這裏女媧氏一千個涸水的百姓，如同一千條蛟龍一般，跳在水裏，翻波踏浪，來捉康回。將那大船四面圍住，那康回見不是頭，跳在水中，要想逃走，禁不起這邊人多，就立刻生擒過來了。衆人回到岸上，將康回用大索網綁起來，獻與女媧氏。女媧氏大喜，將幾多百姓慰勞一番，又分別賞賜些物件，然後責罰那康回道：你亦是個人，有性命，有身家的，有了一個冀州地方，做了一個君主，我想亦應該知足了，爲什麼還要時常來攻擊人家的地方，還要用這種決水灌水的毒法，來荼毒人民，弄得各地方的人民，或者淹死做枉死鬼，或者財產蕩盡，或者骨肉離散，你想想傷心不傷心，慘目不慘目呀！就使沒有受到你踐踏的地方，亦是個個擔心，人人害怕，逃的逃，避的避，流離道路，苦不堪言，你想爲了你一個人要爭奪地盤的原故，把衆多人民害到如此，你的罪大不大，你的惡極不極麼？我今朝要將你活活

的處死。一則可以使那些受苦受害的人民出出氣。二則可以給後來那些和你一樣的人做個榜樣。要知道你這種人。雖則一時之間僥倖不死。但是這顆頭亦不過暫時寄在你的脖子上。終究要保不牢的。這叫作天理難容。自作自受。說罷。便分付衆人。將康回的頭砍去。那知一刀砍落之後。他頭頸裏並沒有一點血。卻有一股黑氣。直冒出來。到得空中。結成一條龍形。蜿蜒蜒蜒向北方而去。衆人看了詫異之極。女媧氏道。他本來是個黑龍之精降生的。現在他的魂魄。想來是依舊回到天上去。這是無足怪的。說罷。叫衆人將他的尸首葬好。然後班師而回。後人傳說女媧氏搏土爲人。又有四句。叫作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斷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就是指這回事而言。言之過甚。使類於神話了。這是女媧氏的第二項大功績。

自此之後。共工氏的百姓。雖則仍是兇惡。但是蛇無頭而不行。所以過了神農黃帝少昊三朝。共總七百多年。沒有出來爲患。到了少昊氏的末年。共工國忽然又出了一個異人。生得力大無窮。因此大家就推他做了君主。他沒有姓名。就以共工氏爲號。任用一個臣子。名叫浮遊。生得狀貌奇異。渾身血紅。形狀又彷彿像一隻老熊。走起路來。不時回顧。說起話來。總是先笑。足見得是一個陰險很險詐的人。但共工氏對於他的說話。非常相信。沒有不依的。他以爲天下世界。只有浮遊一個是好人。其餘沒有一個可用。一日浮遊向共工氏說道。從前我們共工國的君主康回。竊有九州。何等威風。自從給女媧氏害了之後。到現在七百多年。竟沒有一個人能發復興起來。實在是我們共工國的羞恥呀。現在大王如此雄武。我想正應該定一個方法。將從前偉大的事。

業恢復過來。方可以使天下後世的人發生景仰。大王以爲何如。共工氏道：不錯不錯。但是想一個甚麼方法呢。浮遊道：我想從前康回君主的失敗。是失敗在專門講究水攻。不能另外講究打仗方法的原故。從前打仗。都是用水頭竹竿。所以打起仗來。人多的總佔便宜。那時女媧氏的人雖不多。但是能運用神力。所以康回君主打败了。自從神農氏以石爲兵。軍器已有進步。到得蚩尤氏發明了取銅之後。創出刀戟大弩等。黃帝軒轅氏又製造弓箭。打仗的器械。愈變愈精。那打仗的方法。亦與從前大不相同了。不在人多。只要弓箭銳。刀戟等犀利。就使人少。亦可以打得過人多。大王現在。要先將那各種兵器造起來。再挑選精壯的百姓。教他各種用刀用戟拉弓射箭的方法。日日操練。以我國共工百姓的勇敢。再加以大王的本領。我就使霸有九州。亦不是艱難的事情。再則。我還有一個方法。我們如遇到打仗的時候。叫我們的兵士。用一種極厚的皮。做成衣服的模式樣。穿在身上。那末我們的弓箭刀戟。可以傷敵人。敵人的弓箭刀戟。不能傷我。豈不是必勝之法麼。這個皮衣的名字。就叫作鎧。大王以爲何如。共工氏聽了。不勝大喜。當下就叫工匠。趕快去製造各種兵器。和鎧。一面又叫百姓。日日操練。但是經費不敷了。又聽了浮遊的話。到百姓身上去搜括。弄得來百姓叫苦連天。但是懼怕共工氏的刑罰重。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卻說共工氏有一個兒子。名叫后土。生得慈祥體憫。和他父親的性情絕不相同。眼見父親做出如此暴虐行爲。心中大不以爲然。還便向共工氏諫道：孩兒聽說。古時候的聖人。都是有了仁政到百姓。才能發做天下的君主。沒聽見說。用了武力。能發征服天下的。現在父親

聽了浮遊的說話，要想用武力統一天下，孩兒想起來，恐怕總有點難呢。況且從前康回君主那樣的雄強，豈尤氏那樣的本領，終歸於敗亡，豈不是前車之鑑麼？又況且現在的少昊帝，在位已經八十年，恩澤深厚，人民愛戴，四方諸侯都歸心於他，就使我們兵力強盛，恐怕亦終究難以取勝罷。正在說著，恰好那浮遊笑嘻嘻的走來，共工氏就向他將后土所說的大意，述了一遍，并問他道：你看如何？浮遊笑道：世子的話，亦說得不錯，只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古來君主失敗的，有些固然是由於武力，但是那成功的，亦未始不是由於武力。卽如康回君主，固然由武力而亡，那女媧氏豈不是以武力而興麼？蚩尤氏固然因武力而敗，那軒轅氏豈不是因武力而成麼？武力這項東西，原是與百姓不利，不能算作仁政。不過除了武力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統一天下？所謂以仁政得天下的這句話，不過是個空言，豈能作爲憑據？請看軒轅氏，是後世所稱爲仁君的，但是照他的事跡說起來，自從破滅了蚩尤氏之後，五刑六戮，四征不庭，當時冤枉死的百姓，正是不少呢。因爲後來他做了天下的君主，大家奉承他，就稱他做仁君了，或者天下平定之後，做些有利益於百姓的事情，那末大家亦就歌功頌德起來，說他是個仁君了。其實按到實際，何嘗真正是以仁政得天下呢？所以我想，只要事成之後，再行仁政不遲。此刻還談不到此。至於說現在的少昊氏，年紀已經大了，老朽之身，朝不保暮，我們正應該趁這個時候，纒起兵來，顯得我國家的強盛，叫天下都畏服我。那末到得少昊氏一死之後，四海諸侯，當然都要推大王做君主了。卽使不然，到那個時候，天下無主，我們用兵力去征服他們，亦未始不可呀。這一番

話說得來共工氏哈哈大笑，連稱有理。回頭向后土說道：「你可聽聽，你們小孩子家的見識，終究敵不過老成人呢。」后土默然無言，歇了半晌，退出來暗想道：「浮遊這張利口，實在厲害。我父親被他蠱惑，終究要受他的害。到那時國破家亡，我實在不忍看見。但是又沒有方法可以挽回，如何是好？」後來一思想，罷了罷了，不如我跑出去罷。主意決定，到了次日，就收拾行李，棄了室家，悽然上道。臨行的時候，卻還留一封信給他父親，說明他所以逃遁的原故，并且苦苦切切的勸了他父親一番。這可以算是他做兒子的最後之建議了。但是共工氏雖則愛他的兒子，終究敵不過他相信浮遊的真切，所以看見了后土的信書之後，心中未始不動一動念。可是不久就忘記了，依舊惟浮遊之言是聽。真個是無藥可救了。且說后土出門之後，向何處去呢？原來他天性聰明，最喜歡研究學問，尤其喜歡研究水利。那時候天下的水患，未盡平治，冀州這個地方，水患尤多。共工國的百姓，本來熟悉水性的，所以后土平治水上的功夫亦極好。當他在國裏的時候，常教導百姓平治水土的方法，甚有效驗。百姓甚是愛戴他。此次出門，他立志徧遊九州，把日常平治水土的經驗，到處傳授，使各州百姓都能設安居土地，不受水患，亦是一種有利於民的方法。後來果然他到一處，人家歡迎一處，他的姓名，竟一日一日的大起來了。但是他始終沒有再回國去見他父親，到得他父親失敗之後，國破人亡，他心中更是痛苦，就隱姓埋名，不知所終。不過九州的百姓，都是思念他，處處為他立起廟來祭祀他，叫他作社神。到得幾千年後，還是如此。此是後話不提。

第五回 共工氏與顓頊氏爭天下 羿論射法 共工氏觸不周山而

亡

且說共工氏自從他兒子后上逃去之後，仍舊是相信浮遊的話，大脩兵器，不時去攻打四面的鄰國，四鄰諸侯怕他攻打，不能不勉強聽從他的號令，所以那時共工氏，居然有重霸九州的氣象，一日得到遠方的傳報，說道少昊帝駕崩了，共工氏一聽大喜，心裏想這個帝位，除我之外，恐怕沒有第二個人敢做呢，不料過了幾時，並不見各處諸侯前來推戴，心中不免疑惑，再叫人去探聽，那裏知道回來報說已經立了少昊帝的姪兒顓頊做君主，併且定都在帝邱地方了，共工氏聽了，這一氣非同小可，立刻叫了浮遊來和他商議，浮遊道：「既然顓頊已經卽了帝位，那末我們非趕快起兵去和他爭不可，此刻他新得卽位，人心當然未盡歸附，況且正在興高采烈，營造新都之時，決料不到我們去攻他，一定是沒有防備的，我聽說那顓頊年紀很輕，只有二十歲，居然能殺篡竊這個大位，他手下必定有足智多謀之士，我們倘使不趁這個時候，帶了大兵直攻過去，等到他羽翼已成，根深蒂固，那末恐怕有一點不容易動搖呢。」共工氏道：「我們攻過去，從那裏這條路呢？」浮遊道：「他現在既然要建都帝邱，那末他的寶玉重器，當然逐漸運來，我們就從這條路攻過去，一則並沒有多大的纜道，二則亦可以得到他的重器，豈不甚妙，就使不能得到他的重器，但是他新都一失，必定聞風喪胆，兵

法所謂「先聲奪人之心」就是如此。大王以為如何。共工氏聽了大喜，就即刻下令，叫全國軍士一齊預備出發。限二十日內要趕到帝邱。不提這邊興師動衆，且說顓頊帝那邊怎樣呢。原來顓頊帝亦是個非常之君主。他自從十五歲輔佐少昊之後，將各地的情形，早經弄得明明白白。共工氏那種陰謀，豈有不知之理。所以早有預備。這回卽了帝位，便請了他的五位老師。前來商議。他那五位老師，一個叫大款，一個叫赤民，一個叫柏彘父，一個叫柏夷父，一個叫淥圃，都是有非常的學識的。那日顓頊帝就問道：共工氏陰謀作亂的情形，我們早有所聞，早有預備了。但是尙沒有重要的實據。姑且予以優容。現在少昊帝新崩，朕卽位，趙都帝邱和冀州又很逼近，萬一他趁這個時候來攻打，我們將如之何。還是先發制人呢。還是靜以待動呢。朕一時決不定。所以要請諸位老師來商量。柏夷父道：講到兵法，自然應該先發制人。但是現在共工氏謀逆的痕跡，尙未顯著。假使我們先起兵，恐怕這個戎首之名，倒反歸了我們。大非所宜。況且帝卽位，諸事未辦，先用兵，這個名聲亦不好。所以我看，不如等他來罷。赤民道：夷父君之言甚是。我想共工氏的舉兵，大概不出數月之內。我們犯不著做這個戎首。顓頊帝問道：那末新都之事怎樣呢。赤民道：新都儘管去營造。不過一切物件，且慢搬遷過去。一則那邊工作未完，無可固守。二則帝邱的形勢，逼近黃澤，亦不利於應戰。最好放他到這邊來。那時我們以逸待勞，可以一鼓平定。諸位以為何如。衆人都道極是。淥圃道：某料共工氏一定先攻帝邱。得了帝邱之後，一定是長驅到這邊來的。這邊逼近黃澤，那水攻是共工氏的長技。我們還得注意。顓頊帝道：這一

層朕早命水正玄冥師昧去預備了。大約可以無慮。柏奕父道：我想從帝邸到這裏，有兩條路。一條繞荷澤之北，一條繞荷澤之南。到那時如何應付，我們應得預先決定。大赦道：我看北面這條，純是不平，易攻難守。南面這條，東邊是繹山，西邊是荷澤，中間只有一條的隘口，易守而難攻。照尋常的理想起來，總是從北面來的。但是我知這浮遊這個人，詭計多端，機變百出，說不定是從南面而來，以攻我之虛。我們卻要留心。赤民道：用兵之道，有備為先。現在我們的百姓，可以說人人都肯用命，分派起來，不嫌不殺。我們還是兩邊都有防備的好。柏奕父道：這個自然。他從北面來，我們在汝水南面，擺起陣圖，等他們一半人渡過水的時候，起而擊之。這亦一種兵法。他如若從南面來，我們放他進了隘口，誘他到山裏，十面埋伏，舉起而攻，自然可以全勝了。大家正在會議之間，忽然壁上大聲陡起，南道窸窣，如白虹一般，直向北方飛去。轉瞬之間，又回了轉來。大家出其不意，都喫了一驚。仔細一看，卻是壁間所掛的兩柄寶劍，已都出匣了。原來顛頊帝有兩柄寶劍，一柄名叫勝空，一柄名叫畫影。又叫曳影，是通神靈的，假使四方有兵起，這二劍飛指其方，則打起仗來無不勝利。這二劍又常在匣中作龍吟虎嘯之聲，的確是個神物。此次忽然出匣，飛指北方，那末打勝共工氏，一定可必了。大家見了，無不欣喜。柏奕父又向顛頊帝道：某前次所保舉的那個人，昨日已到，應否叫他來見。顛頊帝道：朕甚願見他。柏奕父就立刻飭人前往宣召。不到多時，果然來了。向顛頊帝行禮。顛頊帝一看，只見那人，生得方面大耳，長身猿臂，而左臂似乎尤長，真是堂堂一表。年紀卻不過二十左右，便問他道：汝名叫邪歷，魯應祥道：是。顛頊

帝道。朕因夷父師推薦汝，說汝善於射箭，想來一定非常精明的。朕從前以爲這個射箭是男子的事務，也會常常去練習過，但是總射不好，究竟這個射箭，要他百發百中，有沒有秘訣麼？羿道：秘訣當然是有的。臣聽見臣師說：從前有一個人，名叫甘蠅，他那射箭，真是神妙，不但是百發百中，並且不必放箭，只要將弓拉一拉滿，那種走獸就伏着不敢動，飛禽就立刻跌下來，豈不是神妙之至麼？但是他卻沒有將這個秘訣傳人，後來他有一個弟子，名叫飛衛，亦是極善射的。據人家說，他的射法，還要比甘蠅來得巧妙。這句話的確不的確，不得知，不過他卻有一個方法傳人，他有一個弟子，名叫紀昌，一旦問他射法，他說道：你要學射麼？先要學眼睛不瞬才好。紀昌聽了，就去學，但是不瞬是很難的，無論如何，總要瞬，紀昌發起倦來，跑到他妻子的機下，仰面臥着，將兩個眼皮扯着機子，他妻織起機來，他兩只眼睛儘管瞪着了看，如此幾個月，這個不瞬的功夫，竟給他學會了。他又跑去問飛衛道：還有甚麼方法呢？飛衛道：你從今要學看才好。將極小的物件，能帶看得極大，將極不清楚的物件，能帶看得極清楚，那就會射了。紀昌一聽，登時就想出一個方法，跑回去，捉了一個蠓子，用一根極細極細的鷄毛，將蠓子縛住了，插在南面的窗上，自己卻立在裏面，日日的注定了兩眼看，起初亦不覺甚麼，過了幾日，居然覺得那蠓子漸漸有醋大了，三年之後，竟有同車輪一樣大，他就用燕角做了一張弓，用狐蓬做了一枝箭，向着那蠓子射去，恰好射在蠓子的中心，那根鷄毛，卻是搖搖的並不跌落。紀昌大喜，從此之後，他看各種東西，無論大小，都同邱山一般的大，所以他射起來，沒有不中的，這就是相傳的訣竅了。顯

項帝聽了，點點頭說道：「這個就是古人所說，『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的道理。這個人竟能發如此的堅苦卓絕，真是不可及。但不知此人後來的事業如何？有沒有另外再傳授弟子？」羿道：「論起這個人來，真是個忘恩負義的人。他既然得了飛衛的傳授，照理應該感激飛衛，那裏知道，他非但不感激飛衛，倒反要弄死飛衛。一日，師弟兩個在野外過到了，紀昌趁飛衛不防，颼的就是一箭射過去，飛衛大驚，閃身避過，還當紀昌是錯射的。那知紀昌第二支箭，又朝着自己射來，這才知道紀昌有謀害之心。於是亦立刻抽出箭來，和他對射。飛衛故意要賣弄自己的本領，給紀昌看。等紀昌的箭射來的時候，就朝着他的箭頭射去。兩個箭頭恰恰相撞，兩支箭一齊落在地面，灰塵都沒得飛起。以後箭箭都是如此，兩旁的人都看得呆了。到了後來，飛衛的箭少，已射完了，紀昌恰還有一支，兩旁的人都替飛衛擔憂，只見飛衛隨手在路旁拔了一枝小棘，等紀昌一箭射來，他就將小棘的頭兒一撥，恰恰撥落在地上。兩旁的人，無不喝采。那紀昌登時羞慚滿面，丟了弓，跑到飛衛面前跪下，涕泣悔過，請從此以父子之禮相待，不敢再萌惡念。並且刺臂出血，以立誓。飛衛見他如此，亦饒恕了他，不和他計較。你想這個人，豈不是忘恩負義之極麼？」顓頊帝和柏夷父等聽了，都說：「天下竟有這種味良的人，真是可惡極了。實在飛衛當時不應該饒恕他的。顓頊帝又問羿道：「汝師何人？現在何地？他的本領如何？」羿道：「臣師名叫弧父，荆山地方人。『現在湖北襄陽縣西』本來是黃帝的子孫，他從小時候，就喜歡用弓箭，真是性之所近，所以無師自通的。他在荆山，專以打獵為業，一切飛禽走獸，凡是他的箭射過去，沒有一個能逃。」

般的。臣的本領比過去，真是有天淵之別了。顓頊帝道：現在正值用人之際，汝師既有如此絕技，可肯出來輔佐朕躬？羿道：臣師在母腹之時，臣師之父即已去世，及至臣師墮地，臣師之母又去世了，臣師生不見父母，平日總是非常悲痛，真所謂抱恨終天。臣師嘗說：情願此生老死山林，決不願再享人世之榮華，所以雖則帝命去召他，恐怕亦決定不來的。顓頊帝聽了，不免嘆歎一番，又向羿道：現在共工國恐有作亂之事，朕欲命汝統率軍隊，前往征勦，汝願意麼？羿起身應道：臣應當效力。顓頊帝大喜，就授了羿一個官職，羿稽首受命。顓頊帝又問道：共工氏的謀亂，已非一日，他的軍士，都是久練的，而且兵堅器利，併製有一種厚鈞，刀劍兩戟，急切不能殺傷他，汝看有何方法，可以被敵？羿道：厚鈞雖然堅固，但是面目決不能遮掩，臣當訓令部下，打起仗來，專射他的面目，那末亦可以取勝了。再者，臣還有一個藥方，請帶傷人依照製配，到打仗的時候，叫軍士帶在身上，可以使敵人之箭不能近身，那末更可以取勝了。顓頊帝聽了大駭，說道：竟有這等奇方，是何人所發明？汝可知道，羿道：據說是務成子發明的。顓頊帝道：務成子是黃帝時候的人，聽說其人尚在，不知確否？汝這個方是務成子傳汝的麼？羿道：不是，是另一人傳授給臣的，但是務成子的確尚在，不過他是個偷鍊之士，專喜雲遊四海，現在究竟不知道在何處，說着，就從懷中將那個藥方取出，遞與顓頊帝，顓頊帝接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螢火蟲膏兩。

鬼箭羽一兩。

葵 藜一兩。

雄黃精二兩。

雌黃二兩。殺羊角一兩半（殺存性）礬石二兩（火燒）鍍錘柄一兩半（入鍍處燒焦）

以上八味用雞子黃丹雄雞冠各一具和搗千下和丸如杏仁作三角形。綠蠶屎五丸。從軍時。礬屢中可解刀兵。

顓頊帝看了不禁大喜。又遞與五位老師傳觀。便命人去采辦藥料。秘密的依方製造。一面就去發號施令。派兵調將。佈置一切。專等共工氏來攻。且說那共工氏回了浮遊。帶了他全國的軍士。果然於二十日內。趕到帝邱。只見無數工人在那裏工作。一見共工氏大兵到了。紛紛向東逃竄。並不見一個兵士前來迎敵。共工氏哈哈大笑。回頭向浮遊道。果然不出你所料。他們竟是一無防備的。浮遊道。此番這些人逃回去之後。他們一定知道要防備了。我們應該火速進兵。使他們防備不及。才可以不勞而獲。共工氏道。於是立刻傳令。向前進攻。浮遊道。且慢。從這裏到曲阜。我曉得有兩條路。一條繞菏澤而北。就是方才那些人逃去的大路。一條繞菏澤而南。是小路。但是一面傍山。一面臨水。只有中間一個隘口。形勢非常險要。照兵法講起來。隘口易守。人數必少。平原難守。人數必多。我看他們就使有防備。亦必定重在平原。而不重在隘口。況且剛才那些人。又多向平原逃去。他們必定以為我們是從平原進兵。現在我們卻從隘口攻去。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正是這個法子。大王以為如何。共工氏聽了。大加贊美道。汝於兵法地勢。熟悉如此。何愁顓頊氏不破呢。於是分付一小部分的軍士。搖旗吶喊。彷彿要從大路追趕的樣子。一面卻將大隊的人。都向小路而來。走了幾日。到

得隘口。只見前面已有軍士把守。但是卻不許多。浮遊傳令。弓箭手先去射。拿大戰的第二批。拿短兵的第三批。衝勇前進。今朝務必必要奪到這個隘口。方才喫飯。衆兵士果然個個爭先。勇猛無比。那顯項氏的軍士。敵不住。紛紛後退。登時奪了隘口。天色已晚。共工氏就令兵士在山坡下歇宿。一面與浮遊商議。極口稱贊他用兵的神妙。忽然有幾個兵士走來報道。對面山上有無數的火光。恐怕是敵人前來燒燬。我們不可不防。共工氏同浮遊出來一看。果然有許多火光。閃閃往來不定。浮遊笑道。這個是假的。故作疑兵。並非來襲擊我們的。共工氏道。何以見得。浮遊道。他們都是這裏人。這裏的山路。當然都是走熟的。況且今朝月色微明。果然要來襲擊我們。何必用火。難道怕我們沒有防備麼。共工氏一想。不錯。便又問道。那末他們爲什麼要設這個疑兵呢。浮遊道。想來他們大兵。都在北方。這要兵少空虛。深恐怕我們乘虛去攻他。所以作此疑兵。使我們不敢輕進。大約是這個意思。共工氏聽了。亦以爲然。這日夜間。顯項兵果然沒有來襲擊。共工氏益覺放心。到了次日。拔隊前進。只見路上儘有逃避的百姓。卻不見一個軍士。又走了一程。遠遠望見山林之中。旌旗飄颺。旛影寬疏。疏落落。有軍士在那裏站着。共工氏傳令兵士放箭。那知道箭引過去。那些立站的軍士。依舊不動。共工氏大疑。傳令衝鋒。共工兵一聲吶喊。衝將過去。才曉得都是些草人。當下共工氏向浮遊道。汝料他空虛。現在看此情形。一點也不差。我們正可以放膽前進了。說猶未了。只聽得山前山後。陡然間起了一片喊聲。從那喊聲之中。飛出無數之箭。直向共工兵士的臉上射來。受傷者不計其數。隊伍登時大亂。共工氏正要整理。只

見那顯項氏的伏兵，已經四面湧出，一齊上前，將共工氏圍住。共工氏趕快叫兵士紮住陣腳，用箭向顯項兵射去。那知沒有射到他身邊，都紛紛落在地上。共工兵看了大駭，正不知是什麼原故，禁不得那面的箭射過來。大宇都着，共工氏至此，料想不能取勝，就傳令退兵。自己當先，向原路衝出。軍士折傷不少，剛剛回到隘口，四面伏兵又起。共工氏急忙傳令道：「今日我們歸路已絕，不是拼死，沒有生路。衆人亦知道此時的危險，於是萬衆一心，猛力衝突，真是困獸之鬥，勢不可當。這裏顯項氏亦恐怕傷人太多，傳令合圍的軍士，放開一角，讓他們出去。一面仍舊督率軍士，在後面緊緊追趕。且說共工氏拚命的逃出了隘口，計算兵士已折去了大半。正要稍稍休息，和浮遊商議辦法，忽聽得後面喊聲又起。顯項兵又追來了。這時共工兵已無鬥志，四散逃生。禁不起顯項兵大隊一衝，登時將共工氏和浮遊衝作兩起。那浮遊帶了些敗殘兵士，拚命的逃，一時辨不得路徑，直向南去。雖然逃得性命，而去冀州愈遠，欲歸無從。那些敗殘兵士，沿路漸漸散盡，只曉得孑然一身，到了淮水之邊，資斧斷絕，飢餓不堪，知道自己是個赤面的人，容易爲人識破，想來不能脫身，不如尋個自盡罷。遂投淮水而死。這是一個小人的結局。後來到了春秋時候，他的陰魂，化作一隻紅鸞，託夢於晉國的平公，向他作祟，可見他奸惡之心，死而不改，還要爲惡，真是一個小人呢。此是後話不提。且說那日，共工氏被大兵一衝，圍在一處，幸虧他力大，終究被他殺出，帶了敗殘兵，逃回冀州去了。這裏顯項帝得勝回去，再和羣臣商議。大歎道：「共工氏這個人，身勇異常，留他在冀州，必爲後患，不如乘勢進兵，禽而殺之。天下方可平定。」羣臣聽了，

都贊成其說。顓頊帝就叫金正該統率大兵，羿做副帥，共同前進。帝自己帶水正味，及羣臣隨後進發。那知冀州的百姓受了共工氏的暴虐，本來是不敢言而敢怒的。現在看見他大敗回來，父子兄弟死傷大半，更將他恨如切齒。等到顓頊兵一到，大家相率投降。沒一個肯替他效死。共工氏知道大勢已去，只得帶了些親信之人，向西方逃命。那金正和羿知道了，那裏肯放鬆，便緊緊追趕。共工氏逃了二十多日，到了一個大澤，疲乏極了，暫且休息。問土人道：「這個澤叫什麼名字？」土人道：「叫作渤海。」（現在甯夏省地。）共工氏又指着西面問道：「從這邊過去是什麼地方？」土人道：「是不周山，再過去是崆峒山，再過去就是崑崙山了。」共工氏想道：「我現在國破家亡，無處可去。聽說這崑崙山是神仙所居，中多不死之藥，不如到那邊去求些喫喫。雖則帝位沒得到手，能教長生不死，亦可以抵過了。想到此處，連日愁悶，不覺爲之一開。正要起身西行，只聽得東面人聲嘈雜，仔細一看，原來顓頊兵趕到了，不覺大驚，只得慌忙再向西逃。繞過渤海，上了不周山，早被顓頊兵圍住。共工氏料想不能脫身，不覺長歎一聲，想起從前兒子后土勸他的話，真是後悔無及。又想起浮遊的奸佞，悔不該上他的當。又想我現在已經逃到如此荒遠之地，顓頊兵竟還不肯捨，真是可惡已極。想到此際，怒氣沖天，說道：罷了罷了！舉頭向山峯的石壁撞去，只聽得天崩地裂之聲。原來共工氏固然腦裂而死，那山峯亦坍了一半。這亦可見他力大了。且說顓頊兵圍住共工氏，正要上山搜索，忽聽山上大聲陡發，大石崩騰，疑心共工氏尚有救兵，不敢上去。過了多時，不見響動，才慢慢上去窺探，卻見一處山峯倒了，碎石下壓着一人，金正命人

撥開一看，原來是共工氏，不禁大喜，便叫軍士掘土將其尸埋葬，遂和羿班師而回。

第六回 帝嚳平定共工氏 庚寅日誅重黎 帝嚳出巡 姜嫄遊閩

宮履帝武敏歆 帝嚳上恆山戮諸懷 帝嚳浴溫泉

以上兩次打平共工氏，已將舊事敘明，以下言歸正傳。且說帝嚳之時，共工氏何以又不肯臣服呢？原來共工的百姓，強悍好亂，又給康阿共工氏，兩次圍竊國王的風氣所沾染，總想稱雄於九州。這同子聽說顓頊帝怒崩，帝嚳新即位，他們以為有機可乘，便又蠢動起來，但是其中却沒有一個傑出的人才，所以亂事還不分利害。帝嚳聽了，便叫火正重黎，帶了兵去征討。臨行的時候，併屬付他，要根本解決，不可以再留遺孽。重黎領命，率領大兵，直攻冀州。那些烏合之衆，那裏敵得過重黎之師，不到一月，早已蕩平。可是重黎是個仁慈的人，那裏肯痛下毒手，處置共工氏百姓，不免姑息一點。那知等到重黎班師回來，那共工氏的百姓，又紛紛作亂起來。帝嚳聽了大怒，揀了一個庚寅日，將重黎殺死，以正他誤國之罪。一面就叫重黎的胞弟吳回，代做火正視祿之官，併叫他帶了大兵，再去攻討。吳回因為重黎之死，都是為那些亂民的原故，特兄報仇之心甚切，加以帝命嚴厲，所以更不容情。一到那邊，專用火攻，竟將那些亂民，焚戮淨盡。從此共工氏的名稱，不復再見。

於史冊亦可算是空前的浩劫了。等到吳回與師回來，帝學歎道：「朕非不仁，下此絕手，亦出於不得已耳。」

且說共工氏雖然平定，但是帝學終究放心不下，意欲出外巡狩，以考察四方的動靜。正要起身，適值常儀生了一個兒子，這是帝學第一個長子，當然歡喜，過了三日，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作桀，恰恰和他的曾祖考少昊氏同名。這個亦可見上古時候，沒有避諱的一端。又過了幾日，帝學決定出巡，帶了姜嫄同走。朝中的事情，由金木水火土五大臣共同維持。這次出巡的地點，是東北兩方，所以先向東走，繞過荷澤，到了曲阜，便到少昊氏墳上去拜祭過。少昊陵在山東曲阜縣東北。一切詢風問俗的事，照例舉行，不必細說。公事既畢，就和姜嫄同上泰山，在山上遊了兩日，方從泰山的北面下山。遠遠一望，只見山下莽莽一片，盡是不厚，從那平原之中，又隆起一個孤阜，當下帝學就問那隨從的人道：「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從人道：「那裏叫章邱。」現在山東省章邱縣。帝學分付，就到那邱上歇歇罷。行不多路，兩旁盡是田腴，大車不能通過，帝學便命將軍停下，向姜嫄道：「朕和汝步行過去，亦試得。」姜嫄答應，逐一齊下車，相偕而行。隨從人等，均在後面跟著。且說姜嫄雖是個后妃之尊，卻是性好稼穡，平日在亮邑都城的時候，早在西北地方，畫出幾百畝地，雇了幾十個工人，栽桑種稻，播穀分秧，不時去經營管理，指點教導，做他的農事試驗場。有的時候，往往親自動手。這田腴的路，是他走慣的，所以一路行去，並不吃力。這時候，正是暮春天氣，一路平曠綠野，高下參差，麥浪迎風，桃枝掩露，更是分外有趣。那些農夫，亦正疏疏落落的，低着頭，在那裏工作，忽然抬頭，看見這許多人走過，不覺詫異，有的

荷鋤而觀。有的較耕而望。都不知道帝學等是什麼人。不一時。帝學等到了章邱之上。只見無數人家。環繞而居。雖則都是茅檐草舍。却是非常之整潔。正在觀望時。忽然一片狗吠之聲。早有三四條狗。狎獵咆哮。潑風似的向帝學等衝來。磨牙張口。竟像要敵的模樣。早有隨從人等。上前驅逐。那許多狗。雖則各自躲回他的家中去。可是仍舊朝着外邊。狎獵的亂吠。從這狗吠聲中。却走出幾個婦人來了。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手中還拿着未曾打成功的草鞋。在那裏打。見了帝學等。便問道。你們諸位。從那裏來的。來做什麼。隨從人等過去。告訴了他們。他們一聽是帝和后。慌得趕快退回。有的退回之後。仍同了小孩子。躲在門背後偷看。有的從後門飛也似的下邱去找男人去了。隔了一回。只見無數赤足泥腿的農民。陸續續續。都上邱來。向帝學參拜。帝學各各慰勞一番。又問了他們些水旱豐歉的話頭。然後向他們說道。朕此番從泰山下來。路過此地。看得風景甚好。所以過來望望。並無別事。現在正值農忙的時候。你們應該趕快去耕田。不可爲朕耽誤。朕亦就要去了。衆農民之中。有幾個老的。說道。我們生長在這個偏僻的地方。從來沒得見過帝后。現在難得帝和后一齊回到。這一個真是我們百姓的大福。所以帝和后務必要停一回再去。我們百姓雖則窮。沒得什麼貢獻。一點蜜水。總還是有的。說着。就請帝學到一間屋裏來坐。帝學看他們出於至誠。也就答應了一面。就有許多婦女。來參見。差嬪。請到別一間屋裏去坐。嬪嬪就和他們問長問短。又講了一回蠶桑種植的事情。衆多婦女聽了。無不詫異。有的暗中想道。他是一個尊貴的后妃。爲什麼對於農家的事情。有這樣的熟悉。并且內中還有我們所不知

遵的。這個可見得有大智慧的人，才能敬享受大福氣呢。有些暗中想道：他是后妃之尊，對於農桑的事情，尙且這樣的「研究」，可見農桑的職務，正是一種極貴重的職務。我們小百姓，靠農桑做生活的，更應該怎樣的去「研究」才是。不提衆多婦女們的心裏胡思亂想，且說姜嫄坐了一回，只見帝學那邊叫人來說：時已不早，要動身了。姜嫄立即出來，同了帝學，仍舊是步行轉去。衆多男女百姓，在後相送。帝學止他們不住，只得由他。正走之間，帝學遠遠望見東南角上，有一座山，山上有許多樹林，林中隱約有一所房屋，極爲高大，就問百姓道：那邊是什麼所在？百姓道：那邊是龍盤山，山上有一個閭宮。帝學道：怎樣叫閭宮？百姓道：是個廟宇，我們除了祭祀之外，或者有什麼重大的事情，大家要聚會商量，那末才去開這個廟門。其餘日子，總是閉着的，所以叫他作閭宮。帝學道：裏面供奉的什麼神祇？百姓道：是女媧娘娘。我們這裏沒有兒子的人，只要誠心去祭祀，祈求，便立刻有子，真是非常靈驗呢。帝學聽了，忽然心有所動，回頭看了姜嫄一看，暫不言語，到了大路口，帝學和姜嫄上車，命隨從人等，取些布帛賞賜那些百姓。那些百姓無不歡欣鼓舞而去。這日晚上，帝學宿於客館之中，向姜嫄說道：朕聽見說，女媧娘娘，古今都叫他做神媒，是專管天下男女婚姻事情的。男子婚姻，無非爲生子起見，所以他既然管了婚姻的事情，必然兼管生子的事情。剛才那百姓所說，求子靈驗的話，當然可信的。汝今年已經四十多歲了，還沒得生育，朕心甚爲悵悵，朕擬明朝起齋戒三日，同汝到那閭宮裏去求子。汝以爲何如？姜嫄笑道：妾今年已四十六歲了，差不多就要老了，那裏還會得生子呢。帝學道：不然，古人說得好：誠

能動天，就使五六十歲的婦人生子，亦是有的。何況現在汝尚未到五十歲呢！況且這位女媧娘娘，是個空前絕後的大女豪，生而爲英，死而爲神，朕想只要虔心去求，決不會沒有靈感的。說罷，立刻就要姜嫄沐浴起來，齋戒三日，揀了一隻毛色純黑的牛，做祭品，又換了兩乘小車，坐了，徑望龍盤山而來。到了山上，卻見那闕宮的方向，是朝南的，後面一帶，盡是樹木，前面卻緊對泰山。原來這龍盤山，就是泰山腳下的一個小支阜。當下帝后二人，下了車，相偕入廟。剛到廟門，不多幾步，只見路旁爛泥上面，有一個極大的腳迹，印在那裏，五個腳指，顯然明白，足有八尺多長，就是那個大腳指頭，比到尋常人的全隻腳，也還要大些。看他的方向，足跟在後，五指朝着廟門，卻是走進廟去的時候所踏的。那時帝后正在仔細看那廟宇的結構，仰着頭，沒有留心。姜嫄低頭而行，早一眼看見了，詫異之極，暗想：天下竟有這樣大的腳，那末這個人不知道有怎樣大呢！可惜不會看見。正在想着，已進廟門，只見當中供著一位女媧娘娘的神像，衣飾莊嚴，丰采奕奕。這時隨從人等，早把祭物擺好，帝后和姜嫄，就一齊拜下去。至至誠誠的禱告一番，拜罷起身，只見四面陳設，非常簡陋。想來這地方的人民風俗，還是極古樸的。祭罷之後，又到廟後一轉，只見那些樹林，盡是桑樹，樹林之外，遠遠的一個孤邱，邱上有許多房屋，想來就是那日所到的葦邱了。回到前面，跨出廟門，姜嫄剛要將那大人的腳跡告訴帝后，只見帝后仰着面，正在那裏望泰山，又用手指給姜嫄看道：汝看，那一座最高的，就是泰山的正峯，那一座相彷彿的，就是次峯，那邊山均裏，就是朕等前日住宿之所，許多房屋，現在被山遮住，看不見了。朕和汝前日在山

頂上東望大海，西望荷澤，北望大陸，南望長淮，真個有日窮千里的樣子。但是那個時候，似乎亦並不覺得怎樣高。到今朝在這裏看起來，方才覺着這個嚴嚴巍巍的氣象，真是可望而不可即了。帝學正在那裏亂指亂說，姜嫄一面看，一面聽，一面口中答應，一面脚步慢慢移，不知不覺，一脚踏到那大人的腳跡上去了。所踏的恰是個拇指，那知一踏着之後，姜嫄如同感受了電氣一般，立刻間覺得神飛心蕩，全身酥軟起來。那下身彷彿有男子和他交接似的，一時如醉如痴，如夢如醒，幾乎要想臥到地上去。這個時候，不但帝學和他說話，沒有聽見，并且連他身子，究竟在什麼地方，他亦不知道了。帝學因為他好一晌不答言，回轉頭來一看，只見他兩隻眼睛，鴿鴿兒的，似開似閉，兩個面龐，紅紅兒的，若醉若羞，恍惚無力，迎風欲歛。正不知道他是什麼原故。忙問道：汝怎樣？汝怎樣？汝身體覺得怎樣？一疊連問了幾句，姜嫄總不答應。帝學慌忙道：不好了，中了風邪，連忙叫宮人過來扶着，一面將自己所穿的衣服脫下來，披在姜嫄身上。又叫宮人扶他上車，上車之後，帝學又問道：汝究竟怎樣？身上難道麼？姜嫄剛才被帝學連聲疊問，早經清醒過來，只是渾身酥軟，動彈不得，只能不語。這次又見帝學來問，想起前頭那種情形，不覺羞媿難當，把一張臉，統統漲紅，直漲到脰頸上去了。卻仍是一句話說不出，只好點點頭而已。帝學亦不再問，分付從人，趕快驅車下山。過了一回，到了客館，下得車來，帝學又問姜嫄道：現在怎樣？覺得好些麼？要不要吃點藥？姜嫄此時，神氣已經復原，心思亦已鎮定，但是終覺難於啓口，只得勉強答道：現在好了，不用喫藥。剛才想來受熱之故，帝學聽了，亦不言語，就叫他早去休息。那

知姜嫄這夜，就做了一夢，夢見一個極長大的人，向他說道：「我是個天上的蒼神，闕宮前面的大腳跡，就是我踏的。你踏著我的大拇指，真是和我有緣。我奉女媧娘娘之命，同你做了夫妻。你如今已有孕了，可知這姜嫄夢中聽了，又羞又怕，不覺霍然而醒，心裏想想，越發詫異。但是不好意思向帝嚳說，只得藏在肚裏。到了次日起來，身體平復如常，帝嚳便分付動身，向西北進發。一路地勢，都是沮洳卑溼，湖澤極多，人烟極少。到了大隗澤，改坐船隻，渡到北岸。百姓較爲繁盛，聽見說帝后來了，紛紛都來迎接。帝嚳照例慰勞一番，問了些民間的疾苦，一切不提。過了幾日，忽見隨從人等來報說：「外面伊耆侯求見。」帝嚳大喜，就命召他進來。原來伊耆侯就是伊長孺。自從他的養女慶都做了帝嚳妃子之後，帝嚳見他才具不凡，就封他在伊水地方。『現在河南伊陽縣』做一個侯國之君。那知他的治績，果然出衆，化導百姓，極有方法。適值共工亂民平定，急須賢明的長官去設法善後，帝嚳便又將伊長孺改封在耆的地方。『現在山西黎城縣』做個侯國，叫他去化導冀州的人民。所以他就叫伊耆侯。當下伊耆侯見了帝嚳，行禮已畢，帝嚳便問他道：「汝何故在此？」伊耆侯道：「臣前數日來此，訪一友人，聽見駕到，特來迎接。」帝嚳道：「汝友何人？」伊耆侯道：「臣友名叫展上公，是個新近得道之士。」帝嚳道：「就是展上公麼？」朕久聞其名，正想一見。不料就在此地。汝可爲朕介紹。」伊耆侯道：「可惜他昨日已動身去了。」帝嚳忙問道：「他到何處去？」伊耆侯道：「他本是個雲遊無定之人。這次聽說要往海外，訪羨門子高和赤松子諸人。這一去不知又要隔多少年才能回來。便是臣此次前來，亦因爲知道他將有遠遊，所以特來送他的。」

樂道。天下竟有這樣不湊巧之事。朕真可謂失之交臂了。說罷。不勝悵悵。當下帝學就留伊耆侯在賓館夜膳。因為伊耆侯是有治績的諸侯。特地隆重他。設起饗禮來。到那行禮的時候。姜嫄亦出來陪席。坐在一邊。原來上古之時。男女之間。雖然講究分別。但是並沒有後世的這樣嚴。所以遇到饗禮的時候。后妃夫人。總是出來陪坐的。後來直到周朝。有一個陽國的諸侯。到一個叔侯那裏去。繆侯設饗禮待他。照例繆侯夫人出來陪坐。那知陽侯看見繆侯夫人貌美。頓起不良之心。竟殺卻繆侯。奪了他的夫人去。從此之後。大家因為有了這個流弊。才把夫人陪坐這個禮節廢去。直到清朝。都是如此。人家家裏有客人來。主人招待。主婦總是不出來見的。現在外國風俗流到中華。請客之時。主人主婦相對陪坐。大家都說是歐化。其實不過反古而已。閒話不提。且說當日帝學設饗款待伊耆侯。禮畢。燕坐。姜嫄也進內去了。帝學便問伊耆侯道。近來汝那邊民情如何。其丁氏遺民頗能改過遷善否。伊耆侯道。臣到者之後。確遵帝命。叫百姓勤於農桑。以盡地利。又叫他們節費用。財。有貧苦不能工作的。臣用貸財去借給他。賑濟他。到現在他們頗能安居樂業。無匱乏之患了。而且風俗亦漸漸趨於仁厚。頗能和親相愛。遇到飲食的時候。大家能設互和分讓。遇到急難的時候。大家能設互和援助。遇到有疾病的時候。大家亦知道彼此扶持。比到從前已覺大不同了。至於其工餘民。在臣所治理的者。國地方。本不甚多。有些住在那邊的。現在已都能改行從善。請帝放心。帝學聽了大喜。便說道。朕此番北來。本擬先到汝處。再到太原。再上恆山。現在既然與汝遇見。那末朕就不必再到汝處了。朕擬從渚池。現在察哈爾省。

深鹿縣」釜山「涿鹿縣東南」轉到恆山。再到太原。似乎路程較爲便利些。伊耆侯道：帝往恆山。臣擬扈從。帝學道不必。朕與汝將來再見罷。伊耆侯只得退出。過了幾日。帝學起身。伊耆侯來送。說道：臣妻近日漸老。多病。願思見臣女慶都。臣擬待帝回都之後。遣人來迎臣女歸甯。不知帝肯允許否。帝學道：亦是人情之常。朕無有不允。待朕歸後。汝飭人來接可也。說罷。彼此分散。伊耆侯自回善國去了。這裏帝學和姜嫄。先到涿鹿遊覽了黃帝的舊都。又到釜山。尋黃帝大會諸侯合符的遺跡。流連景仰一番。然後竟上恆山而來。那恆山是五岳中之北岳。「現在河北省曲陽縣北阜平縣境」。山勢非常雄峻。只見一路樹木多是荆棘檀栢之類。帝學暗想：怪不得共工氏的弓箭厲害。原來做弓的好材料栢樹。這裏獨多呢。正在想時。忽聽得遠遠有人呼救命之聲。那前面隨從人等。早已看見。都說道：那邊有一個野獸傷人了。說着。各掣兵器。往前救護。那野獸看見人多。就捨棄了所喫的人。向後奔逃。嗷嗷發出一種聲音。彷彿和雁鳴一般。隨從人等怕他逃去。趕快放箭。一時那野獸着了十幾支箭。但是還跑了許多路。方才倒地而死。衆人來看那被喫的人。早已面目不全。臟腑狼籍。一命嗚呼了。只得隨便掘一個坎。給他埋藏。然後將那野獸拖來見帝學。帝學一看。只見他形狀似牛。而有四角。兩目極像個人。兩耳又像個豬。看了半日。實在不知道他是什麼野獸。且叫隨從人等扛著。同上山去。以便詢問土人。那知剛到山半。恰恰有許多人。從上面下來。看見了野獸。一齊嚷道：好了好了。又打死一隻。這懷了。隨從人等將衆人引至帝前。衆人知是君主。慌忙拜過了。帝學就問道：方才那隻野獸。汝等認識麼。叫什麼名字。

衆百姓道：「叫作諸懷，極其兇猛，是要喫人的。」我們這裏的人，不知道被他傷害多少了。上半年我們打殺一隻，如今又打死一隻，可是地方上大運氣了。帝嚳道：「這個諸懷，生在這座山裏的麼？」衆百姓應道：「是的。」這座山的西面，有一條水叫作諸懷水，水的兩旁，森林山澗均極多，這個野獸就生長在那裏，所以名字就叫諸懷。帝嚳又問道：「另外有沒有什麼異獸呢？」衆百姓道：「另外不過虎豹豺狼之類，並沒有甚麼異獸。只有那諸懷水裏，卻有一種魚，名叫鱗魚，他的形狀，身子是魚，頭卻同狗一樣，叫起來的聲音，又和嬰兒一樣，頗覺奇怪。但是這魚可以治驚狂癲癩等疾病，到是有利而無害的。」帝嚳聽了道：「原來如此。」又慰勞那百姓幾句話，就上山而來，只見最高峯上，有一座北岳祠，祠門外有一塊玲瓏剔透的大石，高約二丈餘，矗立在那裏。石上刻着安王兩個大字，不知是什麼意思，更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何人所刻的。帝嚳研究了一回，莫名其妙，亦只得罷休。禮過北岳，與姜嫄各處游玩一徧，就下山向太原而來。早有臺駘前來迎接。帝嚳問起地方情形，臺駘所奏，大略與伊耆侯之言相同。帝嚳隨即向各處巡視一周，只見那堤坊溝渠等，都做得甚好。汾水中流一帶，已現出一塊平原來了。帝嚳着實的將臺駘嘉獎一番。時正炎夏，不便行路，帝嚳就在太原住下。閒時與臺駘講求些水利治道。臺駘有個胞兄，名叫允格，也時常來和帝嚳談論。臺駘因爲自己做諸侯甚久，而胞兄還是個庶人，心中着實不安，遂乘勢代允格求封一個地方。帝嚳道：「汝兄雖無功，但汝父亥與師有功於國，汝現在亦能爲民盡力，仗着這些關係，就封他一個地方罷。」當下就封允格於都。〔現在河南內鄉縣〕允格稽首拜謝而去。過了數

日，帝嚳忽接到擔憂的信，說道：次妃簡狄父母，思念簡狄，若人來迎，應否准其歸去。帝嚳看了，立刻復信，准其歸甯。來使去了，又過了多日，已交秋分。帝嚳分付起身，沿着汾水，直向梁山。「現在陝西郃陽縣北」而來。帝嚳告姜嫄道：朕久聞梁山之地，有一個泉水，無冬無夏，總是常溫，可以洗浴的。此次經過，必須試驗他一番。姜嫄道：妾聞泉出於山，總是寒涼的，爲什麼有溫泉，真是不可解。帝嚳道：天地之大，何奇不有。朕聽說有幾處地方，那個泉水，不但是溫，竟熱如沸湯，可以燻雞豚，豈不是尤其可怪麼。照朕看起來，古人說：地中有水火風三種。大約此水經過地中，受那地心火力蒸騰的原故，亦未可知。過了數日，到了梁山，就去尋訪溫泉，果然尋到了。卻在西南數百里外。「現在陝西澄城縣境」有三個源頭，下流會合攏來，流到漆沮水。「現在叫上洛水」中去的。當下帝嚳就解衣入浴，洗了一回。那知這個泉水，自此之後，竟大大的出了名。到後來大家還叫他帝嚳泉。可見得是地以人傳了。閒話不提，且說帝嚳知姜嫄有孕，將近分娩，就和姜嫄說道：朕本擬從此地北到橋山。「現在陝西中部縣西北」去拜謁會稽考黃帝的陵墓。現在汝既須生產，恐怕多繞路途，非常不便。朕想此處離汝家不遠，就到汝家裏去生產，并且預備過年。汝看好麼。姜嫄笑道：那是好極了。當下帝嚳便分付隨從人等，到有郃陽去。那知走不多日，天氣驟冷，飄飄揚揚的飛下了一天大雪，把路途阻止，到得雪霽天晴，重復上道，已耽擱多日。一日正行到幽邑地方。「現在陝西郃陽縣」一面是沮水，一面是漆水。姜嫄忽覺得腹中不舒服起來，帝嚳恐怕他要生產，就立刻止住，車子不走。於是就在此住下。

第七回 后稷初生遭三棄 帝嚳巡狩西北

且說帝嚳與姜嫄在漆沮二水之間住下，靜待生產，不知不覺，忽已多日。那時已屆歲暮，寒氣凜冽，漸不可當。眼看見那些鹵邑的百姓，都是穴地而居，有的一層，有的兩層，上面是田阪大道，下面卻是人家的住屋。每到夕陽將下，大家就鑽入穴中，偃臥休息。非到次日日高三丈，決不出來。那土穴裏面，方廣不過數丈，炊爨坐臥，溲溺俱在其中。而且黑暗異常，不要說夜裏，就是日間，那陽光空氣，亦件件不較的。但是那土穴內極其溫和，有兩層穴的，下層尤其溫和，所以一到冬天，大家都要穴居起來。這亦所謂因地制宜的道理，無可勉強的。帝嚳看了多日，暗想道：這裏居然還是太古穴居之風，竟不知道有宮室制度之美，真真可怪了。但是看到那些百姓，都是渾渾朴朴，融融洩洩，一點沒有奢侈之希望，二點沒有爭競之心思，實在是可愛可羨。世界上物質的文明，雖則能使人便利，使人舒服，但是種種不道德的行爲，都由這個便利舒服而來。種種爭殺劫奪的動機，亦包含在這個便利舒服之中。比到此地之民風，真有天淵之別了。朕但願這種穴居的情形，再過五千年，仍不改變才好。正在空想時，忽有人報道：二妃簡狄娘娘來了。帝嚳聽了大喜，使命簡狄進來。簡狄進見過，帝嚳委嬪聽見了，亦趕快出來相見。帝嚳問簡狄道：汝是否要去歸甯，路過此地。簡狄道：是的。姜家飭人來接，蒙帝許可，姜就動身，走了三個多月，不想在此和帝后相遇，但不知帝后何以在此荒涼的地方，耽擱過冬。

帝嚳就將姜嫄有孕將待生產之事說了一遍。簡狄忙向姜嫄道喜。姜嫄又羞得將臉漲紅了。帝嚳向簡狄道：「汝來得好極。朕正愁在此荒野之地。正妃生產起來，無人照顧。雖有幾個宮女，終是不甚放心。現在汝可留在此間。待正妃產過之後，再歸甯不遲。」簡狄連聲答應道：「是。妾此來正好伺候正妃。於是就叫那有娥國迎接簡狄的人，先動身歸去，免得有娥侯夫婦記念。這裏簡狄坐了一回。姜嫄忙攥了簡狄的手，到房中談心去了。到得晚間，簡狄向帝嚳道：「正妃年齡已大，初次生產，恐有危險。帝應該尋一個良醫來預備，省得臨時束手無策。」帝嚳道：「汝言極是。朕亦早已慮到。自從決定主意在此生產之後，就叫人到正妃母家去通知，併叫他立刻選一個良醫來。想來日內就可到了。又過了兩日，有郅國果然來了兩個醫生。那知道日姜嫄就發動生產，不到半個時辰，小兒落地。姜嫄一點沒有受到苦痛。兩個醫生這用不着。大家出於意外，都非常歡喜。仔細一看，是個男孩。帝嚳心裏尤其歡喜，拚命的去感激那位女媧娘娘。獨有姜嫄不但面無喜色，而且很露出一種不高興的模樣。衆人向他道喜，他亦只嫋嫋兒的，連笑容也沒有。大家看了不解，紛紛在背後猜想。內中有一個宮女道：「小兒生落地，總是要哭的。現在這位世子生落地後，到此刻還沒有哭過。正妃娘娘的不高興，不要是爲這個原故呢？大家一想不錯，不但是沒有哭過，併且連聲聲亦一些兒沒有。甚是可怪。但是抱起來一看，那嬰孩雙目炯炯，手足亂動，一點沒有疾病。正是不可解。」簡狄忙向姜嫄安慰道：「正妃有點不高興，不是爲這個嬰孩不會哭麼？請你放心。這個嬰孩甚好，包管你會哭的。」那知姜嫄不聽這話，猶可一聽之後，就立刻說道：

這個孩子我不要了，請你給我叫人抱去拋棄他罷。簡狄當他是頑話，笑着說道：那有這個道理，辛辛苦苦生了一個孩子，心上那裏肯割捨呢？那知姜嫄聽了這話，益覺氣急起來，紅頭漲耳，亦不說什麼理由是非，口中一疊連聲叫人抱去拋了。簡狄至此，才知道姜嫄是真心，不是頑話，但是無論如何，猜他不出是什麼心思，暗想姜嫄平日的氣性，是極平和的，而且極仁慈的，何以今朝忽然如此暴戾殘忍起來？況且又是他親生之子，何以竟至於此？實在想不出這個原故。後來忽然醒悟道：哦，是了，不要是受了什麼病，將神經錯亂了，慌忙將這個情形來告知帝嚳。帝嚳立刻叫醫生進去診視，醫生診過脈，又細細問察了一回，出來報告帝嚳，說正妃娘娘一點都沒有病像，恐怕不是受病之故。帝嚳聽了，亦想不出一個原故，但聽得裏面姜嫄仍舊口口聲聲在那裏分付宮人，叫他們拋棄這個孩子，帝嚳忽然決定主意，向簡狄說道：朕看就依了正妃，將這孩子拋棄了罷，倘使不依他，恐怕他產後鬱怒，做起病來，倒反於他的身體不利，況且據汝說，這個孩子生出來，到此刻聲音都沒有，難保不是個痴愚呆笨之人，或者生有暗疾，亦未可知，就使撫養他大來，有什麼用處？朕從前一生落地，就會得說話，現在這小孩子連哭喊都不會，可謂不肯到極點了，要他何用？我看你竟叫人抱去拋棄了罷，簡狄只是不忍，然而帝嚳既然如此分付，姜嫄那面，想來想去，亦竟沒有話語可以去向他解釋，只得叫人將那孩子抱了出來，暗想道：天氣如此寒冷，一個新生的小孩子，丟在外邊，怎禁得住，恐怕一刻功夫就要凍死了，這個孩子真是命苦呀！一面想着，一面拿出許多綿衣襁褓等來，給他穿好裹好，禁不住眼淚直

流下來，向小孩叫道：孩兒，你倘便有運氣，今天夜裏不凍死，到明朝日裏有人看見，抱了去。那末你的性命就可以保全了。說着，就叫人抱去拋棄。一面就走到房中，來望姜嫄，只見姜嫄已哭得同淚人一般。簡狄看了，更自不解，心想：你既然死命的要拋棄這孩子，此時又何必痛惜？既然痛惜，則何以死命的要拋棄？這種矛盾的，心理，真是不可解的。誰知姜嫄看見簡狄走來，早已勉強忍住了淚，不哭了。簡狄見他如此，也不便再去提他的頭，只得用些別話敷衍一番。然後來到帝嚳處，告知情形。帝嚳聽了，亦想不出這個原故。到了次日一早，簡狄心裏記着這個孩子，就叫昨晚抱去拋棄的那人來，問道：你昨晚將那孩子拋在何處？那人道：就拋在此地附近。一條隘巷裏面。簡狄道：你快給我去看看，是活，是死，有沒有給別人抱去？那人應着去了。不到一刻，慌慌張張的回來報道：怪事，怪事。這個時候，簡狄正在帝嚳屏中，帝嚳聽了，便問道：甚麼怪事？那人回道：剛才二妃娘娘，叫小人去看，那昨晚拋棄的世子，凍死沒有？那知小人去一看，竟有許多牛羊，在那裏喂他的乳，并且溫暖他，豈不是怪事？帝嚳聽了，很不相信，說道：有這等事，便另外再叫一個人去看。過了一刻，回來報道：確係是真的。小人去看的時候，正見一隻牛，伏着在那裏喂乳呢。現在百姓知道了，紛紛前來觀看。大家都道：詭異，這個真是怪事。簡狄聽了，不勝之喜，忙向帝嚳道：這個孩子，有這種異事，想來將來必定是個非常之人。請帝趕快叫人去抱回來罷。帝嚳亦以為然，於是就叫人去抱了回來。但見那孩子，雙目炯炯，和昨晚抱出去的時候一樣，絕無受寒受飢的病容。不過仍舊不啼不哭。帝嚳也覺詭異，便命簡狄抱到姜嫄房中去，併將情

形告訴姜嫄，那知姜嫄不見猶可，一見了那孩子之後，又立刻惱怒起來，仍舊一定要拋棄他。簡狄告訴他牛羊蹄字的情形，姜嫄不信，說道：「這個都是捏造出來的，天下斷乎沒有這回事。」想起來昨夜你們並沒有叫人去拋棄呢。簡狄沒法，只得再抱到帝嚳這邊，告訴帝嚳，帝嚳想了一想，說道：「再叫人抱去拋棄罷，這次并且要拋棄得遠些，簡狄大驚，便求帝嚳道：『這個恐怕使不得，一個新生的孩子，那裏喫得住這許多苦楚，況且拋棄得遠些，便是山林裏了，那邊豺狼虎豹甚多，豈不是白白弄死這個孩子麼？』」剛才牛羊喂乳之事，正妃雖則不相信，但是帝嚳總明白的，并且衆多百姓都知道的，姜的意思，請帝嚳向正妃說明，將這個孩子暫時撫養，等到正妃滿月出房之後，親自調查，如果出於捏造，那末再拋棄不遲。姜想想看，如果正妃知道這孩子真個有如此之異跡，就一定不會拋棄了，帝以爲何如，帝嚳道：「朕看不必，剛才牛羊喂乳的事情，朕亦還有點疑心，你呢，朕相信是決不會作假的人，但是那些宮人，朕卻不敢保他，或者可憐那個孩子，昨夜並沒有去拋棄，等到今早，汝問起之後，才抱出去的，亦未可知，不然，深夜之中，人家裏的牛羊，那裏會放出來呢？所以這次朕要拋棄得遠些，試試看，如果這個孩子，將來真個是不凡之人，那末一定遇着救星，仍舊不會死的，假使死了，可見昨晚之事，是靠不住，就使靠得住，亦是偶然湊巧，算不得稀奇了。」簡狄聽了，做聲不得，只得再叫人抱了孩子去拋棄，過了半日，那抱去拋棄的人轉來，帝嚳問他，拋棄在那裏，那人道：「拋棄在三里外，一個山林之中，帝嚳聽了，便不言語，簡狄聽了，萬分不忍，足足見一夜沒有睡着，一到黎明，就息慮起來，正要想同帝嚳說，叫人去看，那

知帝學早已叫人去探聽了。過了半日，探聽的人回來，說道：「真真奇事！小人剛才到郊外，只見有無數百姓，都往那邊跑。小人問他們爲什麼事，有一個百姓說道：『我今天一早想到那邊平林裏伐些柴木，預備早炊。那知到得平林之內，忽見一隻豺狼，伏在那裏，我大喫一驚，正要用刀去斬他，仔細一看，那狼身旁卻有一個初生的孩子，那狼正在喂他的乳。』現在陝西郿縣有地名叫狼乳溝，便是這個古跡。」我看得稀奇極了，所以就回來，邀了大家去看。這個時候，不知道在那裏了，一路說，一路領着衆人向前走。當時小人就跟了回去，到得平林之內，果見那隻狼還在那裏喂乳，所喂的小孩，就是帝子。那時小人方才相信，後來那隻狼，看見人多了，有的去趕他，他才慢慢地立起身來，將尾巴搖兩搖，又到帝子臉上去嗅了一嗅，然後向山裏飛跑而去。這是小人看見，千真萬真的。帝學問道：「後來怎樣呢？」那個孩子抱回來，沒有，那人道：「後來那些百姓，都看得稀奇極了，有兩個認識的，說道：『這個孩子，就是昨日拋在隘巷裏的帝子。昨日牛羊喂乳，已經奇了，今朝豺狼喂乳，更是千古所未曾聽見過的事情。』」想起來，帝學的兒子，福氣總是很大，自有天神在那裏保護的。假使是我們

的兒子，不要說被豺狼喫去，在這山林之中過一夜，凍都早經凍死了。有一個百姓說道：「我看這個帝子，相貌生得甚好，不知道帝和后，爲什麼一定要拋棄他，真是不可解的。現在我們抱去送還帝罷，假使帝一定不要，我情願抱去撫養他起來，你們看何如？」大家無不贊成，就抱了向這裏來。小人攔阻他們不住，只得和他們一同到此。現在外邊，請帝定奪。帝學道：「那末，就將小孩抱進來罷。衆多百姓處，傳朕之命，謝謝他們，從人答應而

去。須臾，宮人抱進那個孩子來，帝嚳一看，那孩子依舊不啼不哭，但是雙目炯炯，神氣一點亦沒有兩樣，便知道他將來是一定有出息的，就叫簡狄再抱去告訴姜嫄。那知姜嫄還是不相信，簡狄急了，說道：「正妃不要再固執了，妾等或許有欺騙之事，如今帝已相信了，難道帝亦來欺騙正妃麼？」姜嫄道：「我終究不相信，外間之事，未見得一定靠得住的，果然這孩子有如此靈異，必須我親自試過，方才相信。」簡狄道：「正妃怎樣試呢？」姜嫄低頭想了一想，道：「這房門外院子裏，不是有一個大池子麼？現在已經運底凍合，我要將這孩子棉衣盡行脫去，單賸小衣，拋在冰上，我自己坐在裏面看，如果有一個時辰，不凍死，我就撫養他，簡狄一想，又是一個難關了。如此寒天，我們大人穿了重裘，還難禁受，何況一個新生小孩，可以單衣臥冰麼？但是無法勸阻，只得又到外邊來和帝嚳商議。帝嚳道：「依他罷，豺狼尚且不喫寒冰，未見會凍得死呢。」於是果然將小孩棉衣去盡了，單賸一件小衣，放在冰上，那知剛放下去，忽聽得空中一陣拍拍之聲，滿個院子，登時墨黑，大家都喫了一驚，不知何事，仔細一看，卻是無數大鳥紛紛的撲到池中，或是用大翼墊到孩子的下面，或是用大翼遮蓋孩子的上面，團團密密，圍得來密不通風，一齊伏着不動，足有一個時辰之久，把帝嚳等都看得呆了。姜嫄在房中，尤其詫異之至，才相信前兩次之事，不是假的，正在追悔，忽然又是一陣拍拍之聲，只見那些大鳥，一隻都已飛去，那孩子在冰上，禁不住這股寒氣，呱呱的一聲，方才哭起來了，那哭聲宏亮異常，差不多連牆外路上，都能聽見，足足見得不能出聲之痞者了。那時帝嚳在外邊看見了，不勝之喜，忙叫人去抱，說聲未了，第一個飛跑

出來抱的，就是簡狄。原來他早將自己衣裳解開，一經抱起，就裹在懷裏，走進來向姜嫄說道：「正妃娘娘，請抱他一抱。這個孩子要凍壞了。」姜嫄此時，又是慚愧，又是感激，又是懊悔，又是心疼，禁不住一陣心酸，那眼淚竟同珠子一樣，簌簌的落下來。早有宮人遞過小孩的衣服，給他穿好。姜嫄就抱在懷中，從此以後，用心心的撫養他了。帝嚳因為這孩子幾次三番要拋棄的，所以給他取一個名字，就叫作棄。後來又給他取一個號，叫作度長。這是後話，不提。過了彌月之後，帝嚳常到姜嫄房中看視小孩。有一天晚上，簡狄不在旁邊，帝嚳就盤問姜嫄道：「汝這麼大年紀，好容易生了一個男孩，這孩子生得亦甚好，並沒有什麼不祥的事情，雖則不會啼哭，亦並不要緊，爲甚麼一定要拋棄他，并且彷彿要立刻弄死他的樣子？朕甚爲不解。照汝平日的行爲看起來，決不是這種殘忍之人，亦決不是偶然之間，性情改變，一定有一個什麼原故。汝可說與朕聽。」姜嫄聽了，登時又把臉兒漲得通紅，欲待說出來，實在難以啓口，欲待不說，禁不得帝嚳再三催促，正在爲難，帝嚳已看出了，又催著道：「汝只管說，無論什麼話，都不要緊的。」姜嫄沒法，只得將那日踏大人腳迹，及夜夢蒼神的情形，大略說了一遍。帝嚳聽了，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所以自從那日之後，朕看汝總是悶懨懨的，不高興，一提起有孕，汝就將臉漲紅了，原來是這個原故。汝何以不早和朕說呢？假使和朕說了，這幾個月不會得儘管愁悶，那棄兒亦不會受這種苦楚了。老實和汝說，這個不是妖異，正是個祥瑞。當初伏羲太皞帝的母親華胥，就是和汝一樣，踏了大人腳迹而有孕的。卽如母后生朕，亦是因爲踏了大人腳迹，才有孕的。汝如不相信，回到老都。」

之後。去問問母后。就知道了。汝快放心。這是祥瑞。不是妖異。說罷。就將秦抱過來。向他叫道。乘兒。你起初不啼不哭。朕以為汝是不肖之種。現在汝亦是踏跡而生。朕才知道汝真是極肖之肖子了。前此種種。真是委屈了汝。委嫁聽了這番話。方才明白。從此之後。胸中才一無芥蒂。過了幾日。帝嚳向簡狄說道。汝此次歸寧。朕因正妃生產。留汝在此。差不多有兩個月了。現在正妃既已滿月。汝亦可以動身。免得汝二親懸望。朕打算明日使人送正妃到有部國去。使他骨肉團聚。一面由朕送汝到有城。汝看何如。簡狄笑道。帝親送妾。妾實不敢當。帝嚳道。此次巡狩。本來各地都要去的。現在送汝歸去。亦可說並不爲汝。只算是順便罷了。到了次日。帝嚳果然遣姜嫄到有部國去。約定轉來的時候。一同回去。這裏就和簡狄沿著涇水向有城國而行。

第八回 浴玄池簡狄吞燕卵 稷澤玉膏

且說帝嚳簡狄到了有城國。那簡狄的父親有城侯。早來迎接。有城侯料到帝嚳或將親來。爲尊敬起見。特地築起一座九層的高臺。等帝嚳到了。就請帝嚳到臺上游賞。這日晚間。便在臺上設饗禮款待。有城侯夫人亦出來相陪。一時撞鐘撞鼓。奏樂唱歌。非常熱鬧。過了兩日。帝嚳向簡狄道。汝難得歸家。正好定省二親。朕擬再向西方一巡。往返約有多日。待朕轉來。再與汝一同歸去罷。次日。帝嚳果然動身。這裏簡狄和他的父母骨肉團聚。好不快活。簡狄有一個妹子。名叫建疵。年紀不過二十多歲。生得活潑聰明。善於遊戲。此次遇到簡狄。

回家來，尤其高興之至，幾乎整日整夜的纏著簡狄，不是說，或是笑，或是頑皮，只礙著帝學在外邊，有時要叫簡狄去說話，還不能暢所欲言，湊巧帝學西巡去了，他就立刻和他母親說道：這回姊姊是后妃娘娘了，我們萬萬不可以怠慢他，要恭恭敬敬的請他一請才是。他母親笑道：姊姊來的時候，不是已經請他過麼，你還要怎樣請法？建疵道：不是不是，那回請的是帝，不是請后妃娘娘，現在我要專誠請一請后妃娘娘，和那日請帝一樣，才算得恭敬呢。簡狄聽了，笑得連忙來捫他的嘴，說道：你不要再胡鬧了。建疵用手推開，說道：后妃娘娘不要客氣，我是一定要請的。當下他的母親說道：也好也好，前日造好了這座九層的高臺，我止上去過一次，既在夜間，又要行禮，實在沒有仔細的游覽，我們就是明朝到臺上去喫午膳罷。建疵道：好極好極，那臺上鑼鼓樂器，我知道還在那裏呢。我們明日午膳的時候，一面吹，一面撞鐘，搥鼓的作起樂來，豈不是有趣麼？於是就去告訴有城侯，有城侯也允許了。到了次日，大家都到臺上，先向四面一望，但見南面的不周山，高聳雲端，上面還有許多積雪，東面的渤海，汪洋無際，西北面隱隱見一片流沙。建疵用手指指，向簡狄道：姊姊，帝在那裏呢？你看見麼？他還在那裏紀念你呢。正說笑問，忽見一雙燕子，高低上下，從前面飛掠而過。簡狄的母親道：現在已經有燕子了，今年的燕子，來得早呀。簡狄道：不是，今年的節氣早呢，雖則是仲春之初，實在已近春分，所以燕子也來了。建疵笑道：不是不是，他因為帝和后妃娘娘雙雙而來，所以他們亦雙雙而來。明朝還要雙雙的同去呢。他母親呵斥他道：不要如此頑皮，怎麼拿燕子比起帝來，真正是大不敬。明朝帝知道了，定要拿

你去治罪呢。建疵笑著，剛要回言，忽見宮人來請喫飯。大家就一同就坐。建疵一定要拖簡狄坐首位。簡狄央告道：好妹妹，不要胡鬧了。我們喫飯罷。世界上那有女兒坐在母親上面的道理呢。建疵道：你是后妃娘娘，那裏可拿了尋常女兒的道理來講呢。簡狄一定不依。建疵也只得罷了。正喫之際，建疵看見樂器，又說道：有許多現成樂器，我們何不傳了樂工來，叫他們奏一回樂呢。他的母親正色說道：這卻便不得。天子喫飯，才可以奏樂。我們喫飯奏樂，豈不是僭用天子之禮麼。這個一定試不得。建疵笑道：現在不要緊。天子雖不在此，后妃娘娘在此，就和天子一樣。怕他甚麼。他母親搖搖手道：這個斷乎試不得。建疵道：那末我們改鑼鼓，不要撞鐘，單是撞鼓，不傳樂工，就叫宮人動手。總算后妃娘娘，比天子降一等。想來決不要緊了。說著，不管他母親允不允，立刻叫宮人撞起鼓來。他一面喫，一面聽聽到鼓聲淵淵的時候，竟是樂不可支。說道：有趣有趣。我以後每次喫飯，必定要叫人在旁邊撞鼓，亦是個行樂的法子。衆人看他這個舉動，都向着他笑。飯喫完後，鼓聲亦止。他母親先下臺而去。姊妹二人又游眺說笑一回。剛要下臺，只見剛才那一雙燕子，又飛來了。直到臺上，建疵忙叫簡狄道：姊妹，我們捉住他。說著，就用手去捉。簡狄看這一雙燕子，非常有趣，亦幫同捉起來。燕子在各種飛鳥之中，飛得最快。本來是萬萬捉不著的。可怪這一雙燕子，嘴裏諄諄諄的亂叫。但是飛來飛去，東一停，西一息，總不飛出臺外。忽然之間，建疵捉著了一隻，還有一隻，亦被宮人捉住了。急切之間，沒有物件可以安放他。湊巧旁邊有一個玉簪，就拿來權且豎著。這時建疵已跑得兩腮通紅，氣急吁吁，向簡狄說道：我宮中

有一個養鳥的籠子，可以養的，說著就叫宮人去取，不一回取到了。建疵就要去揭那玉筐，簡狄道：「你要小心，不要被牠逃去。」建疵道：「不會不會。」一面說，一面輕輕揭那玉筐，不提防兩隻燕子，竟如等候著一般，筐子微微一開，他們就從那縫中擠出，雙雙向北飛去了。急得建疵大跌其足，懊悔不迭。簡狄也連聲說：「可惜，可惜。」那知揭開筐子之後，筐下卻有玲瓏兩個小卵，姊妹二人看見，重復大喜起來。齊聲說道：「這一剎那間的時候，已經生下了兩個卵，真是奇怪，難道這兩隻燕子，不是雌雄一對，都是雌的麼？」衆宮人因為燕卵是不常見的東西，都紛紛來看，建疵更是樂不可支，向簡狄叫道：「姊妹，我們今朝的事情，奇怪極了，快活極了，我們不可不做一個歌兒，作爲紀念。」簡狄聽說，也很贊成，於是姊妹兩個，就共同作起一首歌來，題目叫作「燕燕往飛」。據說這歌的音節，做得非常之妙，後世的人推他爲北晉之祖，但是可惜歌詞久已失傳，在下編書，不敢亂造，只好空起不提。且說二女作完了歌之後，時已不早，就取了二卵，歸宮而去。過了兩日，正交春分天氣，驟然融和，春光非常明媚，建疵又向他母親說：「要想同簡狄到郊外去游玩游玩。」他母親道：「我正在這裏想呢，你姊妹做了帝妃，已經多年了，還沒得生育，這是很要緊的事情，離此地五里路外，有一座高禱廟，奉祠的是女媧娘娘，據說極其靈驗，明日正是春分節，我打算叫你姊妹去拜拜女媧娘娘，求個兒子，你同去游玩一轉，亦是好的。」便問簡狄道：「你看何如？」簡狄雖則不好意思，但是一則不忍違母之意，二則羨禱廟宮而得子之事，他是知道的，所以就答應了，就去齋戒沐浴，到得次日，他母親早將祭品備好，就著他姊妹二人動身，來至郊外，但

見水邊柳眼，漸漸垂青，山上嵐光，微微欲笑，不禁心曠神怡，走了半日，到一個土邱之上，果見一塵廟，朝著東方，雖則不甚宏大，卻也十分整潔，姊妹二人同走進去，簡狄誠心拜騰過，就在廟內暫歇，問那隨從的人道：「此邱叫甚麼名字？」從人道：「叫作玄邱，那邊邱下一個池，就叫作玄池，亦叫作玄圃，因為那水底甚深，水色甚黑，所以取這個名字。」現在甘肅省山丹縣西南，」建疵一聽，就拖了簡狄妻去看，到得邱下，果然看見一泓澗水，卻是黑沈沈的，直約五丈，橫約八丈餘，偏著南面角上，有一塊坦平的石頭，從水中湧出，不知道他是天生成的，還是人放在那裏的，簡狄問從人道：「這個池水，有出口沒有？」從人道：「有出口的，東北角上那個缺口，便是通外面的路，這一流出去，就叫作黑水，下流直到弱水呢，但是這個池水，是燠泉，無論怎樣嚴寒，從不結冰，可是一流到外面，就變冷了。」建疵聽說這池水是溫的，又稀奇起來，便向簡狄道：「天下豈有溫燠的泉水，可怪之至。」簡狄道：「有什麼稀奇？天下世界，這種溫泉多得很呢。」前月我聽見帝說，梁山地方，只有一個溫泉，帝還去洗過浴呢。」建疵忙問道：「可以洗浴麼？」簡狄道：「有甚麼不可以洗？」據說有些患皮膚病的人，還可以洗浴治病呢。」建疵道：「我今朝走得渾身是汗，實在難過，我們就在這裏洗他一個浴，亦是難得的。」簡狄笑道：「你不要胡鬧，你又不患皮膚病，洗他做甚麼？況且青天白日之下，隨從人等都在這裏，我們兩個女子，赤身裸體，洗起浴來，成什麼樣子？」建疵道：「洗浴不過頑頑的，你說我沒有皮膚病，難道帝在梁山洗浴，是患皮膚病麼？至於隨從人等，都可以叫他們走開去，不許在此，其餘小百姓，知道我們國君的女兒帝王的后妃在此，當然不敢過來了，怕他

書麼說著好姊姊好姊姊的叫著。鬪個不休。簡狄無奈只得依他。先遣開了從人。叫他們在外面等著。并且攔阻遊人不許放他們過來。然後姊妹兩個解衣入池。那個水果然是很溫暖。簡狄叫建疵道：「你可要小心。這個不是頑的事。我看那邊有一塊平坦石頭的地方。水底當然淺一點。我們到那邊去洗罷。」建疵依言同到那邊。果然水底較淺。不過齊到大腿罷了。二人正在洗浴的時候。忽然一雙燕子。又是顛顛上下的。在池面飛來飛去。建疵叫簡狄道：「姊姊。那日一雙燕子又飛來了。簡狄道：「你何以知道就是那日的一雙燕子？」建疵道：「我看過去有點認識他們。料想他們也有點認識我們。不然爲什麼不怕人。儘管來依傍著我們呢？」簡狄正要笑他。忽然見那雙燕子。竟飛到平坦石頭上伏著了。離着簡狄甚近。建疵又叫道：「姊姊。快些捉住他。」簡狄道：「我們在這裏洗浴。怎麼捉起燕子來呢？」就使捉住他。用什麼東西來安放呀？」建疵道：「不打緊。我有方法。」簡狄伸起手。正要捉。那知一雙燕子早已飛去了。卻又生下一顆五色的卵。玲瓏玲瓏。放在石頭上。甚是可愛。簡狄看見。亦是稀奇。便用手取來。但是又要洗浴。揩身。這顆卵苦於沒有安放的地方。正在躊躇。建疵又叫道：「姊姊。小心。不可捏破。我看你暫時放在嘴裏。含一含。到了岸上。再取出來罷。」簡狄一想。亦好。於是就含在口中。剛要回到岸邊。只見建疵在前。而被水底石子一絆。幾乎跌下去。簡狄一急。要想叫起來。一個不留意。那顆燕卵竟咽下喉嚨去了。但覺一腹煖氣。從胸口直達下部。登時渾身酥軟。漸漸的有些不自在起來了。簡狄急忙凝一凝神。鎮定心思。勉強一步一步捫到岸邊。這時建疵已先上岸。在那裏揩身著衣。嘴裏還埋怨簡狄道：「姊姊。你爲什麼走。」

得這樣慢，那頭燕卵，可以拿來交給我了。那知簡狄這時，有氣無力，跨不上岸，更答應不出來。燕卵看了詫異，便過來攙扶，一面替簡狄揩抹，一面問道：「姊姊，你爲什麼，面上如此之紅，神氣非常嬌憊，莫非有點不爽快麼？」簡狄點點頭，只管穿衣。建統又用手到簡狄口邊來取燕卵，簡狄連搖頭，仍是一言不發。建統不知是爲什麼原故，只好呆呆地看過了一回。簡狄衣裳穿好，神氣漸漸恢復，才埋怨建統道：「都是你走路不小心，絆了一絆，害我著急，連那點卵都吞到肚子裏去了。到現在我的心還在這裏跳呢。」建統叫道：「阿唷，怎麼吞落肚子去了，可惜可惜。但是我知道燕卵最無毒的，就是吞在肚裏，亦會消化，決無妨害。姊姊，你可放心。」簡狄道：「我被你急了一急，現在覺得甚爲疲倦，我們回去罷。」建統依言，找齊了隨從的人，使匆匆歸去，將出遊大賂，向他母親遞了一福。這日晚上，簡狄因日間吞卵的情形，太覺稀奇，無精打彩，睡得甚早。那知自此以後，不知不覺已有了孕了。所以後人做詩，有兩句，叫作「天命玄鳥，降爾生商。」便是這個典故。一直到後來，隔著四千年，那滿洲國的皇帝，說道他的老祖宗，起初有三個女子，在一個池子裏洗浴，遇到一隻異鳥，銜著一顆朱果，落在他們面前。一個女子拾起朱果吞在肚裏，便有孕而生滿洲皇帝的老祖宗。大約還是抄的這篇老文章呢。閒話不提，且說帝嚳那日動身之後，先到不周山上，看那共工氏觸死的遺跡，流連憑弔一回，又向西行，到了崑崙山。但見山上多是些丹木，圓葉紅莖，非常美麗。據土人說：這種丹木，花是黃的，果是紅的，其味極甜，喫了可以使人長久不飢。帝嚳道：這是好極了。可惜此時沒有果子，不能替他一嘗。又可惜這樹，只生在此地，假使各地方都

種植起來，大可以便利百姓，免得有凶荒之患。從官道那末，帝何不遷他幾株，到都城裏去種種呢？帝嚳道：「朕亦這般想，不過凡樣樹木，都有一個本性，都有一個土宜，換了土宜，便失卻他的本性，是不能活的，就使活著，他的利益功用，亦不能保全。不知這種丹木本性如何，可不可以移植？汝等且去找一個土人問問，從官答應而去，過了一回，領了一個土人來。」帝嚳就問他丹木的本性。土人道：「這種丹木，很難養的，種的時候，要用玉膏來澆灌，澆灌五年，他的顏色才能發五采光鮮，他的果味，才能發馨香甜美，可以療飢，假使不用玉膏澆灌，是養不活的。」玉膏澆灌的不足，亦是養不活的。帝嚳道：「玉膏是什麼東西，出在何處？」土人道：「這玉膏是玉的精華，出在西面稷澤之中，稷澤之中所出的玉，就是這玉膏結成的。」據老叢說，這個玉膏的滋味，和美酒一樣。人多飲了，就可以長生不老，但是此處所出，還不是最好的，最好的玉膏，出在少室山和華山的頂上，人倘能飲到，立刻可以成仙呢。帝嚳道：「現在這些丹木，都不是汝等種的麼？」土人道：「不是，都是前代的老叢所種的。」帝嚳道：「汝等為什麼不種呢？」土人道：「就是因為玉膏難得呀。」玉膏的源，在稷澤西南面，從前沸沸湯湯，來得很多，現在不大了，所以丹木也不能種了。帝嚳道：「原來如此，便遣發那土人回去，一面想道：『那玉膏必是一種靈物，朕何妨去探檢一回呢？』主意定了，就分付從人，徑向稷澤。」現在甘肅安西縣迤西至新疆一帶，而來，但見一片淼茫，直向西邊，竟不知道他的面積有多少大。帝嚳道：「剛才土人說玉膏的源，在稷澤西南面，朕徑向南面去尋罷。」那知走了兩日，道途極其艱難，卻在澤旁發見一塊碑文，上面有九句韻文，刻著，叫作：

璵瑜之玉爲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帝學看完。想道。照這句韻文看起來。這澤中所出的。不必一定是玉。或者是玉之一類。比玉還要堅硬些。亦未可知。便叫左右到水邊去尋。尋了半日。果然得到一種似石非石。似玉非玉的東西。但是在太陽中看起來。光彩閃爍奪目。而且堅硬異常。同時又有兩個人。尋出幾塊玉來。一塊是黑的。其餘都是白的。帝學便取過一塊白玉來。將那似玉非玉的東西。向玉上一刮。那塊白玉登時分爲兩半。衆人都詫異道。好厲害呀。帝學道。此物碑文上既然說君子服之以禦不祥。朕就帶在身邊罷。說罷。再向西南尋去。那知愈走愈難。一片汪洋。竟是無路可通。帝學道。現在春水方生。所以澤中水滿。看來走不過去。只好等將來再來尋罷。就命左右轉身回去了。多日。回到有城國。那簡狄已是每飯常嘔。喜食酸味。帝學知道他已有孕。不禁大喜。便向他說道。現在汝省親已畢。朕欲借汝同歸。汝意何如。簡狄道。妾自然應該同歸去的。當晚就將帝意告知父母。那有城侯夫婦。雖則愛女情切。但因是帝意。亦不敢強留。獨有那建疵聽見了這話。如同青天打了一個霹靂。登時心中萬分悲苦。吊下淚來。到是簡狄勸慰他說道。我此番歸去。過一年兩年。總可以再來的。你好好在此侍奉父母。不可心焦。昨天帝給我一塊黑玉。說是稷澤之中得到的。是個寶物。現在我送給你罷。說著。從衣袋裏面取出來。遞與建疵。但是嬌親骨肉。多年闊別。方才聚首了兩月。又要分離。想到這裏。心中亦萬分難過。禁不住也擦蘇蘇滿

下淚來。過了兩日，有城候再設饗禮，替帝嚳餞行。仍在那九層高臺上，一面建旒和他母親，亦在宮裏設宴，替簡狄餞行。圍忙了一日，到了次日，帝嚳就同簡狄動身，一路向有部國而來。

第九回 黃山遇泰逢喜神 姮娥竊藥奔月之歷史

且說帝嚳和簡狄，到了有部國，有部國侯和姜嫄接著，設饗款待，一切自不消說。過了幾日，帝嚳向姜嫄說道：「要同回去了，姜嫄不敢違拗，有部國君亦固留不住，只得照例設饗餞行，又向帝嚳道：『從此地到亳都，有兩條路，一條是陸路，沿著南山，踰過熊耳山，向洛水而去，一條是水路，過山海，出華山，亦到洛水。請問帝走那一條？』臣可以去預備。帝嚳道：『朕一年以來，坐車的時候多，乘舟的時候少，但是乘舟比較舒服些。』朕就走水路罷。有部國君聽了，就去預備船隻，到了動身的那一天，有部國君直送到山海邊。『山海在現在陝西省終南山以北，盩厔縣以東，直到山西省解縣等地，皆是。今為平陸古為大潮。』」等帝妃等開船之後，方才回去。這裏帝嚳等解纜東行，走了多日，才到華山脚下泊住，遠見太華之山，削成四方，高約五千仞，氣象非常奇特。帝嚳因歸心甚切，無暇再去遊玩，不過在船頭，指點與姜嫄簡狄二妃觀看而已。到了中條山，〔現在山西解縣南〕捨舟登陸，踰過凝重山嶺，已是洛水，順流而下，漸漸將近亳都。一日晚間，宿在一座山下，帝嚳正與二妃計算路程，說道：「明日一定可到了。」簡狄忽然抬頭看見，對面山上有一個人，渾身發出光彩，竟如大彗星一般，雖在黑夜

之中。看過去清清楚楚。不覺詫異之極。忙叫帝嚳和姜嫄看。姜嫄看了。也是詫異。問帝嚳道。想來是個妖人。否則必是仙人。帝嚳道。都不是。都不是。這廬山名叫黃山。這個是神人名叫秦逢。就住在黃山的南面。他是個吉神。凡人有喜慶之事。才能覩看見他。狀看見已不止一次了。他後面還生一條虎尾呢。汝等不信。且待他轉身的時候。留心看着。說猶未了。那秦逢吉神。旋轉身來。向山的東方行去。大家仔細一看。他後面果拖著一條虎尾。不住的動搖。方才相信。簡狄道。我們這番歸去。遇見吉神。想來總是好的。姜嫄笑道。應在你呢。保佑你生個好兒子。帝嚳在旁聽了。笑笑不語。過了一日。已到亳都。早有百官前來迎接。帝嚳一一慰勞過。然後同二妃入宮。那時強哀抱着樂兒。自是開心。又知道簡狄亦有身孕。更是歡喜。一日。忽有伊耆氏處。西人來接慶都歸甯。帝嚳答應。准其歸去。又過了數日。帝嚳正在視朝。外邊報稱。有一個老將。名字叫羿的。前來求見。帝嚳大喜。立刻宣召入內。行禮已畢。帝嚳向羿一看。只見他長身猿臂。脩髯飄拂。大有神仙之概。便問道。汝今年幾歲了。羿答道。臣今年九十八歲了。帝嚳道。看汝精神甚健。羿答道。叨帝的福庇。精神尚好。不減壯時。帝嚳道。那是難得之極了。朕久聞汝立功先朝。甚爲欽佩。前幾年共工氏作亂。朕曾遣人各處尋汝。未能尋到。不知道這幾十年之中。汝究在何處。羿聽了這一問。臉上頓時顯出一種怒容。隨即說道。老臣自從在先帝時。平定共工氏之後。閒居三十年。當時天下太平。真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一年。老臣忽然大病。病愈之後。筋力大不如從前。因有衰弱之象。仔細一想。自古以來。一個人總逃不去一個死字。無論你如何的英雄豪傑。無論你如何的才德。

學問。一旦到得死了。統統化歸烏有。這是最可怕的。假使有一個方法。能發長生不死。豈不好麼。因此一想。就向先帝告了一個假。出外雲游。求仙訪道。希冀得到一個方法。奔走數年。居然有人指點道。崑崙山旁邊有一座玉山。玉山上有一個西王母。他是個與天同壽的活神仙。他那裏不死之藥甚多。不過凡夫俗體。大概都不能上去。如果能發上去。問西王母討些喫喫。當然可以不死了。老臣一想。那條路。是從前攻打其丁氏的時候。走過的。老臣是否凡夫俗體。能不能走上去。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既然知道有這個方法。當然要去走呀。不料給老臣一個不良之妻知道了。他拚命的纏著老臣。一定要回去。老臣勸阻他。說這萬里迢迢的遠路。你是一個對女子。如何能發去得呢。那知這個很心不良之妻。一定要回去。他說路雖則遠。總是人走的。豈有不可去之理。況且你我是恩愛夫妻。生則同衾。死則同穴。現在你要做神仙了。撇着我一個人在這裏。孤苦老死。你過意得去麼。當時老臣又勸阻他。說道。我此番去。能不能見到西王母。是難說的。如果見不到。你回去。豈不是空跑麼。那黑心的妻道。如果見不到。你也是跑一個空。和我一樣。有什麼要緊呢。況且你我兩個人回去。一個無緣。見不到。或許別一個有緣。因此面能發見得到。亦未可知。就使那時我見不到。我總不來抱怨你就是了。老臣聽了無法。平日本來是愛憐他。縱容他慣的。只得和他同走。到了玉山一問。那知西王母不在玉山。在崑崙山。尋到崑崙山。卻有弱水萬重。四面環繞。不能過去。後來遇見了一個西王母的使者。承他接引。老臣夫婦。居然都能發身到崑崙。即見西王母。併蒙西王母分外的優待。賜酒賜果。喫了許多。老臣就說明來意。要想討一

點不死之藥。西王母聽了，笑說道：「不死之藥呢？此地儘有，儘有，不過喫不喫得成功，是有福命的。當時老臣不知道西王母的話中有因，心裏想道：如果藥已經到手，豈有喫不成之理？就不去細想他。到了次日，西王母果然拿了兩包藥出來，一包是給老臣的，一包是給黑心妻的。當下西王母就向老臣等說喫藥的方法，并且說要到稷澤，汲取白玉膏，作喫藥的引子，方才有效。西王母說完，老臣剛要致謝，只見那不良妻先立起來，向西王母致謝，并且問道：「承西王母賞賜妾等靈藥，妾等是非常感激的。但是喫一包，可以長生不死，喫兩包，有沒有好處呢？」西王母聽了，向他看了一看，笑道：「喫一包，尚且可以長生不死，喫兩包，當然可以白日飛升，長生無極，與天齊壽了。還有什麼疑心呢？」當時老臣雖然覺得他們問答的話語，都有些古怪，但是總想不到那個很毒之妻，竟會得起不良之心呀。等到謝了西王母，下了崑崙山，渡過弱水，到稷澤地方住下，老臣就向那黑心妻說道：「你在此守住靈藥，我去取白玉膏來。不料從早至暮，尋了一日，路約跑了幾十里，白玉膏總尋不出，只得回到旅舍，且待明日再說。」回到旅舍的時候，看見那不良妻，正和一個同住的男子，在那裏切切促促，不知講甚麼話。後來老臣向不良妻盤問，剛才同你講話的是什麼人，他答道：「是個卜卦先生，名字叫黃。老臣聽了，亦不在意。次日一早，老臣依舊去尋白玉膏，好不容易，居然得到許多，回到旅舍，原擬與不良妻分做藥引。那知不良妻已不見了，到處尋覓，終無下落。尋尋那兩包靈藥，亦都不知所往。老臣到此，才知道那很毒妻，早懷一個不良之心，深恨自己沒有見識，一晌受他的愚弄。後來又翻轉一想，這個靈藥喫的時候，西王母分

付，必須有白玉簪作引子的。他沒有白玉簪，雖則偷了藥去，有何用處？他是個聰明人，就使有不良之心，亦不至於如此之冒昧。況且萬里之外，舉目無親，山高水長，跋涉不易，他就使要偷藥而逃，亦逃不到那裏去。恐怕一個弱女子，亦沒有這樣大的膽量。或者因為我，一日找不到白玉簪，要想幫我了找，迷了路途，亦未可知。想到這裏，心中的氣漸漸平下來，倒反替他擔憂。正要想出門去尋，卻好遇見那卜卦先生有黃，忽然想起昨日他們兩個談話的情形，暗想問著這個人，或者可以得到一點消息。於是就抓住有黃，問他要人。有黃問道：那位女子是你的尊夫人麼？老臣答應道：是有黃道。我並不認識尊夫人。我是在此地，卜卦為職業的。昨日上午，遇見尊夫人，便向我詢問取白玉簪的地方。這白玉簪，是此地特產，遠近聞名的。現在雖則很難尋到，但我是以下卦為職業的人，既承尊夫人下問，就隨了卜了一卦，叫他向某處地方去尋。尊夫人聽了，立即出門而去。究竟他有沒有尋到，不得而知。到了傍晚，就是你老先生將要回來的前一刻，尊夫人又來找我，說道：就要遠行，再叫我替他卜一個卦，問問向那一個方向走好。當下我就給他卜了一個卦，卻是大吉大吉的。有五句繇詞，我還記下在這裏，說著就從身邊取出，遞與老臣。老臣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无恐无驚。後且大昌。

那有黃道：照這個繇詞看起來，是向西走的好。尊夫人一定是向西去了。我看你老先生，還是趕快向西去追。才是。抓住我有黃，有何用處？我實在不知道你們兩夫婦倒底為什麼事呀。老臣一聽，這話不錯，那很毒的妻

偷藥的罪惡。到此已經證實。只氣得一個發昏。要想立刻去追。但是天已昏黑。不能行路。只得在旅舍中再住一夜。愈思愈恨。愈想愈氣。一夜何曾睡着。捱到天明。即刻起身。向西方追去。沿途訪問。果然都說有一個單身年輕美貌女子。剛才向前過去。但是追了一個月。總是追不上。後來追到一處。亦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忽然遇到一個人。交給老臣一封書。他說。三日前。有一個女子交給他。并且說。倘有一個男子來追尋女子的。就將這封書給他看。那人因見老臣沿途訪問。知道是這女子的人。所以就將這封書遞與老臣。老臣看那書面筆跡。果然是那黑心妻所寫的。及至拆開一看。直氣得手足發顫。幾乎暈去。帝學忙問道。汝妻書上怎樣寫。老將界道。他書上寫的是。

妾此次竊藥奔竄。實屬負君。然前日西王母有言。服食靈藥。須祝福命。獲潔白玉膏。君來之竟日不得。妾於無意得之。即此一端而言。君無服藥成仙之福命。亦審矣。無福命而妄求。縱使得之。亦必有禍。妾不忍君之終罹於禍。故竊藥而去。跡雖近於不義。實亦區區愛君之心也。妾現已寄居月窟。廣置四萬八千斤。頗足容身。併蒙月中五帝夫人。誨諸仙侶。非常優待。靈桂婆娑。當秋而散。玉兔騰躍。搗藥而餐。俯仰之間。頗足自適。所不能忘者。君耳。青天碧海。夜夜此心。每常三五良宵。君但矯首遐觀。或亦能鑒此苦衷乎。此間與下界隔絕。除是飛仙。決難輒到。君亦不必作無謂之尋求矣。倘果念妾。或有志成仙。可再向西王母處請求靈藥。如有福命。詎難如願。東隅之失。桑榆之收。不過遲早間事。妾在清虛紫府。敬當備儀以俟。把晤匪遙。言不盡意。

帝想想看，他偷了老臣的藥，還說是愛惜老臣，這是什麼話，而且書上所說的，又像嘲笑，又像奚落，又像挖苦，使人看了難受，真正可惡極了。說到此處，怒氣沖沖，聲色俱厲，帝覺見他如此情形，不免安慰他道：「汝妻如此無情無義，實屬可惡，但事已至此，怒也無益，不如看開些罷。」依朕看來，汝妻書上所說，叫汝再去崑崙山求藥，卻是一法，汝何不去求呢？」舜聽了，連連頓足道：「老臣當時，何嘗不如此想呢？自從接到很毒妻的書信以後，料想再追也無益，於是就轉身向崑崙山而行，那知弱水無情，去了三次，始終遇不到那個接引之人，渡不過去，只能回轉，不信老臣竟沒有這樣的福命，算起來總是被那很毒妻所陷害的呀，金正該在旁說道：『某從前和老將同打共工氏的時候，曾聽見說老將有神箭神弓，便是天上的星宿亦射得下的，何妨將這個明月射他下來，使尊夫人無可容身，豈不是可以報怨麼？』」舜道：「當初忿激極的時候，亦如此想，後來子細攷慮，有三層不可。第一層，我有這種絕技，那很毒妻是知道的，我還有一個避箭的藥方，那很毒妻亦是知道的，他是個聰明伶俐的人，豈有不防到這一著之理？萬一射他不下，更要為他所恥笑了。第二層，明月與他種妖怪不同，他是上面有關係於天文，下面有關係於民生的東西，萬一竟被我射下來，便是以私怨害公益，其罪甚大。古人所謂投鼠忌器，我所以不敢。第三層，我當初所以拚命去追趕他的原故，不過想問他討回靈藥，並非有害他性命的心思，子細想來，究竟是結髮夫妻，妻雖不仁，夫不可以不義。古人有言：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況且我已經是不能長生的了，若射下明月，剷除他的窩巢，絕了他的前程，使他亦不能長生，未免損人不利己，豈但負人。」

豈得不義。簡直是個愚人。如此一想，我所以不射的，本正重道。老將如此忠厚存心，實在甚可欽佩。將來難說還有得到靈藥的機會呢。帝嚳又問道：汝妻何姓何名？現年幾歲？羿道：他姓純狐氏，名叫嬀娥。那年逃竄的時候，三十五歲，是老臣的繼室。老臣因為他年輕貌美，自己又衰老，不免溺愛縱容一點，以至釀成如此結果。這亦是老臣自作之孽。到此刻亦無可說了。帝嚳道：汝既來此，可肯為朕暫留，將來如有四方之事，還須望汝宣勞。汝意何如？羿急忙稽首道：老臣敢不效力。帝嚳大喜，即傳命授羿以司衛之職，併且取了白羽所做的箭，名叫累矰的，以及彤弓蒿矢之類，賞賜與羿，再拜稽首謝恩而出。

第十回 簡狄剖胸而生鷦 熊泉之役 帝嚳挈女南巡

帝嚳一日退朝後，正在書室休息，忽有宮人來報，說道：太后有請。帝嚳急忙進去問安。操真道：今日次妃生，產從早上到此刻，交骨不開，胸前彷彿有物頂住，不時益去，諸醫束手，都說凶多吉少。這事如之奈何？說罷，臉上露出一種悽愁之色。帝嚳道：母親放心，兒看簡狄這個人，仁而有禮，不像個會遭凶折之人。醫生雖如此說，或者他們學識不足之故。兒且到外邊，令人尋訪良醫，能有救星，亦未可知。即使終於無救，人事終是應該盡的。母親以為何如？操真道：汝言極是，可趕快叫人去尋。帝嚳答應退出，忙令左右分頭去探訪治難產之人。尋到半夜，居然請了一位進來，卻是向來沒有盛名的，年紀不過四十多歲，行過禮之後，帝嚳也不及細問他姓

名，便問道：汝能治難產麼？那醫生道：小民略有所知。帝便令人引至後宮。原來此時簡狄已經昏暈過去，不省人事。姜嫄常儀等都急得痛哭不止，握哀更自悲傷。醫生進來，也不及行禮招呼，便命他去診治。那醫生走到牀邊，先向簡狄的臉色細細察看，又將兩手的脈診過了，然後向胸前四周摸了一回，回頭向握哀姜嫄等說道：諸位可放心，這是奇產，不是難產，並不要緊。握哀等聽了，略略寬懷，就問道：果真不要緊麼？那醫生連聲道：不要緊，不要緊。小民有弟子二人，併器具都在外邊，請傍人去叫他們進來，可以動手。握哀聽了不解，一面命人去叫他的弟子，一面就問道：事已危急，如何治法？何以要用器具？醫生道：並不危急。太后放心，次妃此種生產，係另一種產法，與尋常不同，須將胸口剖開，然後可產，所以必須用器具。握哀聽了，大驚失色。姜嫄常儀及宮人等，亦均恐慌不置。握哀便問道：這事豈不甚危險麼？萬一致命，將如之何？況且胎在腹中，至多不過剖腹，何至於剖胸？汝不會治錯麼？那醫生道：不會治錯，非剖胸不能生。小民何敢以人命爲兒戲？太后但請放心，握哀聽了，憂疑不決。這時醫生的兩個弟子，已攜器具而來。那醫生就分付他們配藥理具，預備動手。常儀在旁，便向握哀說道：太后何不請帝進來，決一決呢？握哀道：不錯不錯，急命人請帝少頃。帝覺來到，那醫生就將他的治法說明。帝覺道：不會治錯麼？那醫生道：不會治錯，如有差處，願服上刑，以正庸醫殺人之罪。帝覺道：此法究屬危險，捨此有何良法？那醫生道：此法並不危險，捨此卻無他法。帝覺看他應對從容，神氣閒定，料他必是高手，遂決定道：既如此，就費汝之心，爲朕妃一治。將來再當厚謝。那醫生道：不敢不敢。小民應該效力的說。

著。又向提衷道：太后后妃，如果看了膽仗，暫請回避，最好一無聲息。庶幾醫生與產婦都不至心亂。帝怒道：極是極是。於是捱哀姜嬪等都退入後舍，單留兩個宮人在室中伺候。醫生便問兩宮人道：小兒襁褓熱水等都已預備好否？兩宮人道：都已預備好了。那醫生聽了，就叫弟子，將一塊溼布，在簡狄臉上一遮，一面叫一個宮人拿了火，一個宮人揭開被，解開簡狄的上衣，露出胸脯來，併將褲略褪到臍邊，然後自己脫去下裳。早有弟子遞過一柄小薄刀，醫生接在手裏，跳上床去，兩個弟子，各拿了藥水器具，立在床邊。那醫生先用些藥水，將簡狄胸前搽了一搽，然後輕輕用刀，先將外皮一直一橫的畫作十字形，用器具將四方挑開，又輕輕用刀，將裏面膜肉畫成十字形，用器具四方挑開。頃刻之間，那胸前現出一個大窟窿，熱血流溢不止，說也奇怪，從那窟窿之中，登時露出小兒的胎髮來。醫生看見胎髮急忙用手，將簡狄身上四面一捻一搥，那小兒連胸，直從窟窿中鑽出。一個弟子放下器具，雙手捧過來，隨即將胸衣剝去，如剝筍殼一般，卻是一個男孩。這時兩宮人看見這種情形，已嚇得面色雪白，心跳不止。那小兒剝去胸衣，露出身面，爲寒氣所襲，哇哇的哭起來。那弟子隨即將孩子遞與宮人，并輕聲賠付道：要小心。此時宮人如夢方醒，捧了小兒自去洗浴包氣不提。且說這邊一個弟子，捧過小孩之後，一個弟子，早將藥綫藥針藥布等，遞與醫生。醫生立刻將裏面的膜肉，和外皮，一層一層的台好，再用藥綫一針一針的縫起來。那窟窿就不見了，又用布略楷去血跡，用一個大膏藥貼上，又取出一塊丈餘長的白布，醫付宮人，將產婦身上，從背至胸，層層裹住。七日之後，方可除去，但須輕輕動手，不

可震動。原來此次收生，自始至終，不過一刻功夫，已經完畢。帝嚳在牀側，不住眼的觀看，深歎其技術之精深。手段之敏捷，心中佩服不已。看他跳下牀來，即忙過去，等他淨了手之後，就舉手向他致謝道：「辛苦辛苦，費神。」那醫生剛要取下裳來穿，見帝嚳如此情形，慌得謙遜不迭。正要開言，那知握裏姜嫄宮儀等，聽見外面小兒啼哭聲，非常宏亮，忍不住都走出來了。握裏先問道：「次妃怎樣？」醫生道：「小民用麻酔藥，將其悶住，大約過一刻就會醒來。此時不可去驚動他，握裏聽了，總不放心，走到床邊，俯身一聽，覺箇狄鼻息輕勻，不過如睡熟一般，將心略略放下，回頭看見小孩，知道又得一孫，不覺歡喜。帝嚳向握裏道：「夜已深了，母親如此高年，可請安睡，不要再爲兒輩操心了。」握裏道：「何嘗不是，但剛才急得將疲倦都忘記了，現在已經平安，我就去睡。」也好說著，慢慢地過來，由姜嫄宮儀陪了進去。這裏帝嚳就向醫生道：「時已不早，汝辛苦之後，想必飢餓，朕已命人預備食物，且到外邊坐罷。」喚過食物之後，朕再遣人送汝歸去。」醫生再三謙謝，卽說道：「帝賜食物不敢當，但是小民還有兩個藥方，須寫出來，待次妃醒來之後，可以照服。」帝嚳道：「如此正好，便命宮人持燭引導，徑向書室而來。」醫生一看，卻是小小的三間平房，屋中燃着一支大燭。此時正是深夜，雖覺不甚看得清楚，但覺陳設極其簡單，除去四壁都是些簡冊之外，幾乎別無所有。醫生至此暗暗佩服帝的儉德。宮人將坐席布好，卻是南北向的。帝嚳便命醫生西面坐，是個客位。醫生那裏敢坐，帝嚳道：「在朝堂之上，須講君臣之禮，那末自然朕居上位，如今在朕私室之中，汝當然是客，切不可拘泥。況且朕仍舊是南面，無傷於禮制。」汝坐下罷。」醫生不得已。

告罪坐下。兩個弟子在下面另外一席。帝嚳向醫生道：汝之醫術實在高明，朕深佩服，但不知還是自己研究出來的呢？還是有師傅傳授的呢？醫生道：臣有師傅傳授，帝嚳道：汝師何人？醫生道：小民的老師，有好幾個，一個名叫俞跗，一個名叫少跗，是兩弟兄，他們的治病不用湯藥，不用針石，不用按摩之術，不用煇貼之法，專門剝皮解肌，訣脈結筋，搗髓腦，撲膏肓，爪幕，滌滌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小民剛才治次妃的手術，就是從這兩位老師這裏學來的，還有兩個老師，一個名叫巫彭，一個名叫桐君，他們兩個善於內科，創造種種方藥，以救人命，至於剝割洗滌針灸等方法，亦會得，不過沒有俞老師那樣精就是了，帝嚳道：原來汝就是他們這幾個人的弟子，所以醫術有如此之精，朕真失敬了，那幾位大醫家都是先曾祖皇考的臣子，當時與先曾祖皇考及岐伯雷公諸人共同研究醫術，發明不少，為後世醫學之祖，朕都知道的，原來汝就是他們的弟子，朕真失敬了，但是汝既具如此絕藝，應該大名鼎鼎，四遠傳播，何以近在咫尺，朕竟不知，是否汝不行道麼？醫生道：小民不甚為人治病，帝嚳道：為什麼原故呢？醫生道：小民有五個原因，第一個原因，醫道至微，人命至重，小民雖得諸名師之傳授，略有所知，但是終不敢自信，深恐誤人，第二個原因，小民性喜研究各種典籍，若為人治病之時多，雖則也可以多得些經驗，但是自己研究之功，不免荒疏，因此而反無進步，第三個原因，小民生性驕直，不能阿附病家，以至不為病家所歡迎，求治者遂少，第四個原因，同道之人易生嫉妬，我不如人，自問應該退讓，人不如我，相形尤恐招忌，輕則讒謗相加，重則可以性命相搏，從前有一個良醫，極其高明，可是他太喜歡出鋒

頭了。聽見那一處貴重婦人，他就爲帶下醫。聽見那一處愛重老人，他就爲耳目瘵醫。聽見那一處喜歡小兒，他就爲小兒醫。雖則名聞天下，但是到後來終究爲人刺死。可見盛名之下，是不容易居的。小民兢兢以此爲鑑，所以不敢多爲人治病。第五個原因，醫生的職務，本爲救人，並非藉此牟利。但現在的醫生，牟利的心多，救人的心少。小民倘使和他們一樣，高抬身價，非多少謝禮不治。那末對不起自己的本心，就是對不起這個職業。更對不起從前盡心傳授我的幾位老師。假使不索厚謝，來者不拒，那末不但奪盡別個醫生的衣食飯碗，招怨愈深，並且可以從早到晚，刻無暇晷。小民自己的精力，如何支得住呢？雖說醫家有割股之心，應該爲人犧牲的。但是精力有限，則疏忽難免。因此而反致誤人，那末何苦呢？所以小民定一個例，每過幾年，必定遷移一個地方，更換一個姓名，不使人知道的多。那末求治的自少了。這次搬到臺郡，尙屬不久，因此大家不甚知道小民。帝嚳道：原來如此。那末汝之人品心術，更可敬了。但是朕有大疑之處，要請教汝。古今婦人生產之理，總是一定的。現在次妃的生產，汝知道他不循常理，而從胸口，這是什麼原故？還是古來是有這種產法的呢？還是汝自己研究出來的呢？醫生道：古來是有的，不過不必一定從胸口生產，或從背上生，或從脅生，或從兩腋生，都是有的。最奇怪的有四個婦人，一個是有孕之後，過了十個月，還不生產，而他的額角上生了一個胎，漸生漸大，後來那個嬰兒竟從額角上鑽出。還有一個，是從股中生出的，還有一個，有孕之後，他的背上撐不可當，極之成瘡，兒即從瘡中生出。還有一個，尤其奇怪，他有孕之後，覺得那胎兒漸漸墜下至股中，又漸漸墜

下至足中。又漸漸至足拇指中。其大如杯。其痛欲折。後來竟從足拇指上生出。豈不是奇怪麼。大概這種生產法。古人叫作坼譚。歷史上問或有之。不過不多罷了。帝嚳道。這種生產的小兒。能養得大麼。醫人道。養得大呀。依小民的觀察。從脅生。從腋生。從背生的這種小兒。不但養得大。而且一定是個非常之人。從額生。從股生。從踵生。從足拇指生。那種小兒。就不足道了。比較起來。從額生的稍稍好一點。至於撫養亦沒有不容易撫養的。帝嚳道。汝怎樣知道這種小兒是非常人。與尋常人呢。醫人道。人之生產。本有常軌。他不循常軌。而別出一途。足見他出生之初。已與衆人不同。豈不是個非常之人麼。但是婦人受孕。總是在腹中的。從胸從背從脇從腋。仍在腹之四周。所謂奇而不失於正。所以不失為非常之人。至於額上股上踵上足指上。離腹已遠。而且都是骨肉團結之處。絕無空隙。可以容受胎兒。他們一定要從此處生出。太覺好奇。當然不能成爲大器的。但是從額生的。尙有向上之心。還可以做個統兵之將。至於從足拇指而生。可謂下流之至。一定毫無出息了。帝嚳道。據汝看起來。朕這個剖胸而生之子。將來能有出息麼。醫人道。從脅從腋從胸從背四種生產法。都是奇的。細細分別起來。又有不同。從脅從腋生的。奇而偏。將來或入於神仙之途。與國家不見得有什麼利益。從背而生的。奇中之奇。將來建奇功。立奇業。大有利益於國家。但是他自己本身。不免受盡艱苦。至於從胸生的。奇而正。將來能建助勢於國家。流福祚於子孫。而他自己一生。亦安善平康。一無危險。不是小民說一句恭維的話。這位帝子。恐怕真是天地間靈氣所鍾呢。帝嚳笑道。太誇獎了。朕想起來。此次次妃生產。幸而遇到汝才。

能免於危險。但是同汝一樣醫道高深之人。曠古以來。能有幾個。假使有這種奇產。而不遇到良醫。那末雖則是天地間靈氣所鍾。而靈氣不能出世。反致母子俱斃。將如之何。豈不是靈氣反成戾氣麼。醫生道。依小民愚見。決不至於如此。因為天地靈氣鍾毓。決非偶然。既然要他這樣生。一定有法來補救。即如小民去年在岳陽。『現在山西岳陽縣』行醫。因為求診的人太多。搬了出來。本意先到帝邱。再來此地。不知如何一來變計。先到此地。却好為次妃收產。可見得冥冥之中。自有一種主宰。莫之為而為。即使小民不來。或者別有一個醫理勝於小民的人來治。亦未可知。即使竟沒有人來治。時候過得久了。或者胸口竟會開裂。小兒自會鑽出。亦未可知。不過瘡口難合。做產婦的多受一點痛苦罷了。靈氣已經鍾毓。而不能出世。母子俱斃。決無此理。帝學剛要再問。食物已經搬到。大家正在腹飢。各自舉箸。正喫間。一個宮人來問道。次妃已醒。想喫粥。可喫麼。醫生道。可喫可喫。要薄。要熱。不可喫多。宮人答應自去。這裏帝學等喫完之後。天已透明。那醫生即要過筆來。細細開了兩個方劑。向帝學道。第一方服三劑。第二方服五劑。就可以全愈了。說罷。與辭。帝學再三道謝。命人送至宮外。自己再到裏面。來看簡狄。那知握裏姜嫄常儀等都在那裏。帝學就問握裏道。母親不曾睡麼。太勞神了。握裏道。剛才去睡。只是睡不熟。心裏記挂。所以就起來了。這位醫生。真是神醫。剛才我來。次妃剛醒。問問他。竟一點不知道。一些不覺痛苦。你說奇不奇。帝學道。那醫生藝術。果然是精的。他還有兩個藥方。開在這裏呢。說罷。從身邊取出。遞與姜嫄。叫他去料理。又向握裏道。天已大明。母親忙碌一夜。終究以休息休息為是。兒也要去

視朝去了。於是母子分散。到了第三日。帝學給這小孩子取一個名字。叫作鵝。鵝是一種蟲兒。因為他的生產與人不同。所以當他作一種蟲兒。以誌奇異。一面再叫人去請那醫生。預備給他一個官職。叫他多收弟子。以求醫學的昌明。那知去的人轉來說。那醫生昨日早晨回去。急忙收拾行李。帶了他兩個弟子。不知搬到何處去了。帝學聽了。悵悵不已。又過了數月。帝學視朝。向羣臣說道。朕去年巡守東北西三方。尚有南方未曾去過。現在朝廷無事。朕擬再往南方一巡。汝諸臣仍依前次之例。在都同理政務。各盡其職。朕此行預算不過三四月而已。諸臣齊聲答應。只見老將司銜起身奏道。帝往南方。老臣情願率兵扈從。以防不虞。帝學道。朕的巡守。無非是采風問俗。察訪閭閻疾苦。及求政治利弊的意思。所以輕車簡從。絕不鋪張。因為一鋪張之後。有司的供給華麗。百姓的徭役煩苛。都是不能免的。不是為民而巡守。倒是害民而巡守了。況且要想采風問俗。察訪疾苦。致求利弊。尤非輕車簡從不可。因為如此。才可以使得君民不隔絕。種種得到真相。假使大隊車徒前去。不但有司聽見了風聲。可以預先作偽。就是百姓亦見而震驚。何敢盡情吐露。所以朕不願帶兵前去。至於南方小民。皆朕赤子。何忍於朕。欲加危害。以致不測。汝未免過慮了。帝道。帝有所不知。南方之地。老臣是聽慣的。那邊的百姓。不盡是中國人。三苗。九黎。南蠻。西戎。多半雜居。那中國人固然是無不感戴帝德的。萬一遇到那苗黎戎蠻。不可以理喻。不可以德感。那末將如之何。所以請帝慎重。還是老臣率兵扈從的好。帝學聽了。沈吟不決。火正吳問道。臣職掌南方。知道戎蠻的性情的。請是臣測的。古人說。有備無患。臣的意思。還是請

老將率兵屢從爲是。帝學道。那末由司衛選擇有技藝材武的帥徒五百人。率以從行。想來亦足以禦不虞了。司衛奏道。如此亦好。於是就退朝。自去挑選。這裏帝覺入宮。稟知樞衷。說要南巡。樞衷知道是國家之事。當然無語。那知被帝女聽見了。便和帝學說。要同去。帝學道。此去路很遠。很難走呢。剛才司衛老將說。還有苗黎戎蠻等類。恐要爲患。汝一小小女子。如何可同去。豈不是添朕之累麼。誰知帝女只是鬪著。要同去游歷游歷。以擴眼界。原來帝女此時已二十歲了。生性極喜歡遊樂。毫都附近的山水。早給他遊遍了。當嫌不足。要想遊遍天下。以暢其志。前歲帝學出巡。他正患病。不能同行。深以爲恨。這次帝學又要出巡。他自然鬪著不肯放過了。他相貌既好。人又聰明伶俐。大家都很愛憐他。握哀尤視如珍寶。這次看見他要同去。就向帝學說道。我看就同了他去罷。四妃亦同了去。上年正妃次妃。不是都同去過麼。這次亦可給他們母女兩個增增見識。雖則路上比較難走些。但是有老將學扈從。大約可以放心。帝學見母親分付。不敢違拗。只得答應下來。那常儀與帝女兩個。都是歡喜之至。自去準備一切行李。帝學先佈告南方諸侯。約定日期。在南嶽相會。然後擇日起身。那知事不湊巧。剛到起身前一日。忽然接到熊泉地方的警報。說有寇賊作亂。其勢非常猖獗。官兵往勦。迭遭失敗。不得已。請朝廷速與援軍。否則百姓不堪設想等語。帝學見了。卽刻召集羣臣商議。金正該道。臣聞熊泉地方的將士。素稱精練。如今竟爲寇賊所敗。料賊中必有能人。未可輕敵。臣意須司衛率前往。方可以奏膚功。不知帝意何如。帝學道。汝言極是。朕亦如此想。學道。軍旅之事。老臣不敢辭。但此刻方將扈從南巡。不能分身。

請帝展緩行期。待老臣殺賊歸來。何如。帝嚳道：「這個却不必。朕素以信示天下。南巡日期。業已通告各諸侯。今忽改期。殊失信用。朕所不取。朕自問以誠待諸侯。以仁待百姓。想來此行。未必有甚危害。即使苗蠻黎戎之類。或有蠢動。那鄰近的諸侯和百姓。必能救援。似乎可以無慮。現在熊泉之民。水深火熱。不得安枕。朕甚憂之。比較起來。自以救熊泉之民爲急。朕一人之安危。次之。汝其速往。犇聽了。只得稽首受命。統率將士。星夜往熊泉而去。不提。這裏帝嚳到了次日。帶了常儀和帝女。辭了握裏。依舊准期起行。握裏看見帝女去了。不知不覺。一陣心酸。流下淚來。彷彿從此不能再見的光景。亦不知何故。三人出了宮門。同上車子。除了五百衛士。及隨從人等之外。尚有一隻大狗。榮都。那榮都生得雄壯非常。咆哮跳躍起來。彷彿和猛虎一般。一向隨帝女深閉宮中。不免拘束。現在得到外邊。昂頭騰綽。忽在車前。忽在車後。忽而馳入森林之中。忽而飲水於小溪之畔。覺得他樂不可支。益發顯得他的靈警活潑。帝女在車上看見。指指他向帝嚳道：「父親曾說南方路上不好走。恐怕有苗蠻黎戎等爲患。現在我有這隻狗。如果他們敢來。包管先咬他一百二十個。說罷。格格笑個不止。那車子亦循著大路一直而去。」

第十一回 山音罵人獸能人言 黃帝與蚩尤戰爭之歷史

且說帝嚳這次出巡。預定的路程。是由嵩山（一名外方山。現在河南登封縣北）到荊州。然後渡雲夢大澤。

浮湘水而達南嶽。一日經過轅轅口。〔河南偃師縣南〕帝嚳指向帝女道。前面已是少室山了。帝女道。女兒聽說這座山上有白玉膏。一服就可以成仙。不知有此事麼。帝嚳道。此事見於記載。想必有的。昆侖山玉山和道塵山。都以白玉膏著名。昆侖玉山。阻以弱水。此山太峻峭。都不能夠上去。所以服白玉膏而成仙的甚少。大約神仙之事。真不容易呢。次日。遊過少室山。又到太室山。登嵩山之絕頂。徘徊瞻眺了一回。時值深秋。白雲紅葉。翠柏黃花。點綴岩岫間。天然圖畫。常饒與帝女都是見所未見。欣賞不盡。帝嚳道。朕遊天下。五嶽已走過四個。泰山以雄偉著名。華山以奇秀著名。恆山以高古著名。獨有此山。雖然沒有泰山恆華的高奇。但是氣象雍容。神彩秀朗。彷彿王者宅中。方正端冕垂紳。不大肆以色。而德意自遠。朕建都在此山之北。亦是這個原故。一日。車駕行至一山。忽聽得樹林內有人叫罵之聲。子細一聽。彷彿罵道。你們這一班惡人。你們這班賤人。你這個把狗做老婆的東西。你這隻賊狗。如此接連不斷的在那裏罵。大家都非常之詫異。向樹林中一望。並不見有人。只見那盤瓠。聳起雙耳。豎起長尾。震地大噪一聲。直向林中竄去。猛聽得你這賊狗。你這惡狗。你這兇狗。又是一陣大罵之聲。以後寂無聲息了。左右追躡過去。只見盤瓠在亂草叢中。抓住一隻赤如丹火的動物。在那裏亂敲。子細一看。彷彿像一隻猪形。趕快來報帝嚳。帝嚳猛然想到道。朕聽見苦山之山。產生一獸。名曰山膏。其狀如豚。赤若丹火。善於罵人。不要就是此獸麼。卽遣左右去探聽此山何名。左右道。方才已問過。此山名叫苦山。帝嚳道。那末不用說。一定是山膏了。這個奇生。不過偶然學到幾句人話。就龐然自大起來。人家並沒有

去銜犯他。他却逢人便罵。今日不免有殺身之禍。這個亦可以給那種放肆無禮的人做個榜樣了。隔了一回。到了客館住下。大家又談起剛才山蒼罵人之事。常儀便問帝嚳道。獸能人言。真是奇事。帝嚳道。獸能人言的種類多著呢。最著名的是猩猩。他不但能說人言。并且能知道人的姓名。并且能知道過去之事。豈不是奇怪麼。還有一種名叫角端。他的形狀似鹿而馬尾。渾身綠色。只生一隻角。他不但能說人言。而且於四夷之言亦都能了解。又能夠知道未來之事。豈不更奇怪麼。帝女忙問道。這個角端。出在何處。帝嚳道。他是個旄星之精。聖人在上的時候。他才奉書而至。是個不常見的靈物。並無一定出處的。還有一種名叫白澤。渾身毛片。都是雪白的。他不但能說人言。并且能發通於萬物之情。為民除害。高祖皇考東巡守到海濱。曾經遇到此獸。當時問他天下鬼神的事情。他卻一一回答出來。高祖皇考一面問。一面將他的話錄出來。或畫出來。自古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者。共總得到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就取名叫作白澤圖。後來又做了一篇祝邪的文章去祝他。豈不尤其奇怪麼。帝女道。後來這個白澤獸那裏去了。帝嚳道。這種是神獸。不常出現的。大約做君主的明德幽遠。他才出來一次。如今朕的德行。遠不及高祖皇考。所以他亦不來了。帝女道。女兒聽見說高祖皇考後來上天成仙。這事是真的麼。帝嚳道。為什麼不真。當初高祖皇考。以武功定四夷。以文德化兆民。後來功成之後。到首山采銅。又到荆山下鑄鼎成之後。就有一條神龍。垂著極長的胡鬚。從天上下來。高祖皇考知道是來迎接他的。就帶了隨身的物件。及弓劍等。與羣臣後宮訣別。然後騎上龍去。羣臣後宮知道高祖皇考要登

仙了。大家亦都趕快騎上龍去。共總有七十多人。那時龍已漸漸騰起。有些小臣趕不及騎上龍的。都抓住龍鬚。龍禁不起這許多人的重量。疼痛起來。把頭一昂。凌空而上。龍鬚拔去的不少。那些小臣手抓龍鬚墜下地來。併且將高祖皇考的弓都震了下來。那時百姓在下面的。何止幾千萬人。高祖皇考既上了天。大家看不見了。於是有的抱了弓。有的抱了龍鬚。大家一齊痛哭。所以後世之人。將這個地方。取名叫鼎湖。將這張弓取名叫烏號。此事見於歷史的。確有的。爲什麼疑心他不真呢。帝女道。高祖皇考的墳。現在橋山。既然成了仙。爲什麼還有陵墓呢。帝嚳道。那個陵墓是假的。後人因爲思慕高祖皇考的恩德。所以取了他平日所穿的衣冠。葬在裏面。築起陵來。以便祭祀展拜。並不是真的呀。帝女道。原來如此。但是女兒有一種感想。高祖皇考既然以功德隆重。得道而成仙。像父親現在功德。比到高祖皇考。據女兒看起來。實在差不多。將來多少年之後。難說亦有神龍來迎接父親上天成仙呢。帝嚳笑道。汝看得道成仙如此之容易麼。當初高祖皇考。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循齊。長而聰明。成而敦敏。能殺役使百靈。可算得是個天縱之聖人。但是還不能坐而得道。必定要經過多多少少的訪求。得過多多少少的名師。才能發通澈一切的祕要。窮道盡真。方才得到成仙的結果。朕那裏能設如此呢。汝真看得成仙太容易了。帝女道。高祖皇考怎樣的訪求。有幾位名師。如何的傳授。如何能發成仙。父親必知其詳。何妨說與女兒聽聽呢。帝嚳道。精微的道理。朕不能知。所以亦不能說。至於高祖皇考經過的事跡。書冊俱在。朕都知道。可以和汝說的大凡一個人要成仙。須有五個條件。第一要德行高深。第二

要智慧絕倫。第三要得天神的幫助。第四至少要立一千三百件善事。第五要有名師傳授。得到丹訣。和導引服食的方法。這五個條件。缺一不可。高祖皇考的德行智慧。歷歷在人耳目。朕可以不必再說。最難得的。就是得天神的幫助。這是後人所萬不能及的。當初高祖皇考在有熊地方。〔現在河南新鄭縣〕做諸侯的時候。同時北方有一個諸侯。名叫蚩尤。帶了他的臣子。作起亂來。那蚩尤氏有兄弟八十一人。個個生得銅頭鐵額。石項。而且身子極像個猛獸。有八肱八趾。手像虎爪。掌有威文。兇惡無比。甚而至於飛空走險。無所不能。搏沙爲飯。以石作糧。你看奇不奇呢。湊巧那時候有一座葛盧山崩了。洪水盈溢。水退之後。露出一種鏽質。名叫赤金。蚩尤氏就拿了這種赤金來鑄兵器。一種叫作劍。一種叫作鏡。一種叫作矛。一種叫作戟。後來又有一座雍狐山崩了。又露出赤金。他又拿來鑄兵器。叫作雍狐之戟。狐父之戈。又版出一種兵器。名叫作弩。能發從遠方射過去傷人。他們既然生得這般兇惡。又有這種利器。人民已經敵他不過了。他們又變幻無方。能鼓呼風喚雨。興雲作霧。種種妖奇。不一而足。因此之故。暴虐百姓。無所不至。史書上有兩句話。叫作「頓戟一怒。伏尸滿野」。照這兩句話看起來。他們的暴行。可怕不可怕呢。那個時候。炎帝榆罔做天子。能力薄弱。沒有方法制伏他。只好封他做涇陽。叫他專制西方。管理百工之事。以爲可以羈縻他了。那知蚩尤氏狼心無厭。一定要奪取帝位。一日帶了兵來打榆罔。榆罔敵不住。棄了帝位。逃到涿鹿地方去。那蚩尤就自稱爲炎帝。行起封禪之禮來。又要攻滅其他的諸侯。那時高祖皇考在有熊。德高望重。其他諸侯和榆罔。都來歸命於高祖皇考。要請高

祖皋考去討伐他。當時高祖皋考還想用仁義去感化他。那知這種一半像人一半像獸的東西。決不是仁義兩個字所能感化的。於是乎只好和他打仗。但是無論如何。總打他不過。因為蚩尤氏的兵器都是極犀利的。赤金鑄成。高祖皋考的兵器都是些竹木玉石之類。就使萬眾一心。拚命死戰。如何能支持呢。況且蚩尤氏又善於變幻之術。到得危急的時候。或是暴風揚沙。或是急雨傾盆。使高祖皋考之兵不能前進。或是大霧迷漫。或是濃雲籠罩。幾里路中間不能辨別方向。他卻於中乘機攻擊。因此之故。高祖皋考屢次攻打。總是失敗。有一日。又敗下來了。退到泰山脚下。聚集殘兵。與上將風后。方牧等。籌畫抵禦方法。左思右想。總想不出。高祖皋考心中。憂愁焦急。不覺仰天長歎了幾聲。因為連日戰爭疲勞。遂退到帳中昏昏睡去。那知從這幾聲長歎之中。感動了上界的一位天神。這位天神。就是端居在玉山的西王母。他知道高祖皋考有難。就叫了九天玄女來。分付道。現在下界蚩尤氏作亂。荼虐百姓。公孫軒轅征討不下。汝可前往。助他一臂。九天玄女領命。正要起身。西王母道。且慢。我還有事說著。就分付旁邊侍立的素女道。把我藏著的一件狐裘取來。素女將狐裘取到。西王母又取過一方帛布。畫了一道符。叫素女拿了。同玄女前往下界。交與公孫軒轅氏。素女領命。與玄女同下山來。那九天玄女的真身。本來是個鳥形。這次下山。卻化爲一個絕色美女。騎著一隻丹鳳。攜著一片景雲。穿了一件九色彩翠之衣。那素女亦是個天仙。穿了一身潔白之衣。也騎著采雲。和玄女一齊東行。真是瞬息萬里。不多時已到泰山脚下。二人按落雲頭。下了丹鳳。一同向大營中走去。那時高祖皋考正在昏睡。所有兵

士三五成羣，因爲連日戰鬪疲乏了，亦正在那裏休息，忽然看見來了兩個絕色女子，一個彩衣，一個素衣，素衣女子手中又捧着一件玄狐的裘，不禁詫異，只見那素衣女子問道：汝主現在何處？那些軍士都是高祖皇考訓練過的，都有道德，都有知識，不比那草寇強盜的兵士，一無紀律，所到之處，不是擄掠，就是姦淫，所以他們雖則潰敗之後，荒僻之地，遇到兩個絕色狐身的女子，仍是恭敬相待，絕不敢稍存獸心，又聽見他問到君主，更加客氣，便齊聲答道：我主正睡著呢，汝等有何事，來此動問？彩衣女子道：我們有要事請見，煩請位爲我通報，軍士答應入內，高祖皇考聞知，立刻接見，行禮已畢，玄衣素女說明來意，高祖皇考感激不盡，西向再拜，便將蚩尤的咒惡厲害變幻，和自己所以屢次打敗的原故，向二女說知，素女道：這個不難抵禦，請帝放心，說罷，將狐裘一襲，靈符一道，遞與高祖皇考，併說道：穿了這狐裘，刀戟大弩不能傷，佩了這靈符，風雨雲霧不致迷，自然會成功了，高祖皇考聽了這兩句話，不覺懷疑，便問道：某去攻打蚩尤，全仗軍士，假使軍士都受傷，獨某一個人不受傷，軍士都著迷，獨某一個人不著迷，何濟於事呢？玄女道：請帝放心，還有方法呢，蚩尤氏最厲害的，就是刀戟大弩，但是我們亦可以製造的，蚩尤氏最變幻的，就是風雨雲霧，但是我們亦有方法可以破他的，這次西王母叫某等下山相助，有許多事情接洽，恐怕非住在帝營中幾個月，不能完畢，我們一切慢慢可以細談，現在這狐裘，這靈符，係西王母持誠叫某等奉贈與帝，請帝穿了佩了罷，高祖皇考聽了，不勝之喜，慌忙穿了裘，佩了符，西向再拜，恭恭敬敬，將二女留下，再問道：蚩尤氏的兵器，如何仿造呢？玄女道：蚩尤氏的

兵器是銅做的。離此地不遠。有一座山。叫作昆吾之山。〔現在江蘇銅山縣〕那山上就出銅。其色如火。帝可以叫人去鑿。鑿到一百尺深。還沒遇到泉水的時候。再鑿下去。看見有火光如星一般的透出。那就是了。拿來用火鍛鍊。就可以得到純粹的真銅。拿這真銅去製造餽。豈不是就可以和他相敵麼。再仿照他大弩的方法。做成一塊小小的銅尖頭。傳在小竹桿上。將這尖桿射出去。豈不是比到他的大弩。還要便利適用麼。高祖孝聽了大喜。又問道。那末破風雨。滅烟霧的方法如何呢。玄女道。這個一時說不明白。我有一種同樣在此。說著。從身邊取出。遞與高祖孝。高祖孝一看。只見上面畫著一物。上半邊彷彿像個櫃。但是頂上和後面。都缺一塊的。有一個人站在上面。一手舉起。向前方指著。前面又伸出一條半圓形的物件。下半邊兩個大圓圈形的東西。圓圈中間。滿排著無數的條子。高祖孝看了不解其故。忙問道。這個有什麼妙用呢。玄女道。這種器具。都是從前所沒有的。現在只好給他假定幾個名字。剛才所說那個小尖桿。可以叫他作矢。同弩一樣的物件。可以叫他作弓。此刻這個物件。可以叫他作車。分開來說。下半邊的兩個大圓圈。可以叫他作輪。前面伸出半圓形的物件。可以叫他作轆。車上可以立得三四個人。前面可以用馬。或者用牛。用繩索駕起。拖著車子。兩輪展動起來。就會向前走。那蚩尤的兵。都是步行。我們用這樣大的東西。一齊衝突過去。他們那雲當得住呢。況且他們居下。仰攻為難。我們居高俯擊甚易。又有弓矢可以射遠。還怕他做甚麼。高祖孝道。原來如此。但是那站在車上的人。用手指著。又是什麼意思。玄女道。這是被他雲霧之物。蚩尤氏與雲作竅。他的目

的。是要使我們軍士迷於方向。這車上的人可以叫他做仙人。他的手上有個機關。隨使車子怎樣旋轉。他那隻手總是指著南面。蚩尤氏雖則善於興雲作霧。但是我們的方向不迷。豈不是就可以破他麼。高祖皇考誇異道。車是木造的。這個仙人當然亦是木彫的。並非真是仙人。縱使設有機關。何以能使他一定指著南面。這個道理。很難明白。莫非其中含有甚麼仙術麼。玄女笑道。其中並無仙術。不過一種吸引的道理罷了。山石裏面有一種石質。名叫慈石。他的吸引力很強。但是有陰陽二類。遇到同類的則相拒。遇到異類的則相吸。實屬奇妙之至。不可思議的一樣物件。大地之上。慈石最旺的地方。在極南極北的兩頭。所以吸力最大。差不多整個地面上的慈石。都可以被他吸引。現在這仙人的指頭。就是用慈石磨尖了。配上去。所以車子無論如何的旋轉。總歸指著南面了。高祖皇考聽了。不住的贊歎道。原來如此。這件東西發明了之後。後世的人。不知道有幾千年。大家都受其利益呢。玄女道。還有一件是與他相輔而行的。說著。又拿出一張圖樣來。高祖皇考接來一看。只見上面依舊是一乘車子。車上依舊站著一個仙人。但是仙人手中卻拿著一根樵。樵下放著一面鼓。高祖皇考問他作什麼用度。玄女道。這個名叫記里鼓。仙人的裏面。亦設有機關。車子行到一里路。那機關展動。就會擊一下鼓。走二里路。就會擊二下鼓。我們遇到蚩尤氏興雲作霧的時候。有了指南車。方向雖然不迷。但是追奔逐北路之遠近。不能知道。進退行止。終究不能自如。還不是萬全之道。有了這個記里鼓。就不怕了。況且這個車子。不必為行軍之用。就是尋常行路。亦很便利的。高祖皇考聽了。不勝感激。就向玄女再拜。

稽首深深致謝。玄女道：這幾件事是抵制他的兵器和雲霧之用。至於那風雨的變幻，我知道蚩尤氏亦不常用。到那時候自有破之之法。此刻尚無須預言。高祖皇考大喜，就留二女在軍中，供給異常優厚。一面叫人接照玄女所說的一切，去分頭置備。玄女又將各種兵機道術，統統傳授與高祖皇考。綜計他所傳授，而後人知道的，共總有八種：一種是三宮五音陰陽的方略；一種是太乙遁甲六壬步斗的法術，併給與一張六甲六壬兵信之符；一種是陰符的機要；一種是靈寶五帝策，內中有五符五勝的文字；一種是役使鬼神的書；一種是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一種是五兵河圖策精之訣；還有一種是制妖通靈五明之印。其餘究竟有沒有，不得而知了。高祖皇考本來是智慧絕倫的人，一經玄女伸說，自然是奪入心通，不到幾日，都已習熟。玄女又道：帝現在且慢些與蚩尤爭鋒，暫將軍士退歸有熊。我還要請帝到東海邊一行呢。高祖皇考忙問：到東海邊何事？玄女道：那邊還有一件器具，取來可以大壯軍威。當時高祖皇考對於玄女，信仰之至，言無不從。一面叫上將風后，帶了全部軍士，退歸有熊。一面選了一千個兵士，同了玄女素女，徑向東海濱而來。玄女即向高祖皇考道：前面海中有一座山，叫作流波之山，入海七千里。山上有一隻獸，其狀如牛，蒼身而無角，只有一隻脚。他是兩棲類的動物，有時在山上，有時亦在海中。他出水入水的時候，必定風雨大至。他的兩隻眼睛，光芒極足。雖在黑夜之中，射出來和明月一般，能救使各種物件，絲毫畢現。他叫起來，聲音極響，彷彿雷霆，聞於百里。他的名字，叫作夔牛。假使殺死他，拿他的皮來紉鼓，那鼓聲極響極響。一面鼓可以聲聞六里，八十面鼓可以聲聞五

百里連破起來，可以聲聞三千八百里，豈不是可以破敵人之胆，而大壯軍威麼？高祖皇考道：此等異獸，恐不易捉。玄女道：雖則靈異，不過是一種獸類而已，總有方法好想的。一日，到了流波山，玄女先上去察看了一回，再下山來，帶了二百個兵士，再上山去，指授方路，叫他們拿了器具，如何分頭埋伏，如何攻擊擒捉，一面又畫一道符，貼在要路旁邊的樹上，禁止那變牛奔馳抵觸的力量，然後再下山來，與高祖皇考閒談，靜候好音，到了薄暮光景，果然聽見雷聲，甚是迅厲，過了一回，聲音頓止，又過了好一回，只見二百兵士，持了火把，扛下一隻怪獸來，細看已打死了，玄女便分付將皮剝下，將那尸身拋在海中。次日，蓬萊凱而歸，帝嚳剛說到這一句，只聽見外面轟然一聲大響，大家都喫了一驚，彷彿真個敲起變牛鼓來了，忙叫從人出去一看，原來是一個伺候的人，倦極而睡，撞在板上的原故。帝嚳忙問現在什麼時候了，從人道：夜已過半了，帝嚳便道：時已不早，明日再說罷，於是各自歸寢。

第十二回 黃帝戰蚩尤之歷史 黃帝成仙之原因

到了次日，帝嚳依舊上路前行，左右報道：已到首山了。〔現在河南襄城縣〕於是大家都上山來，登到頂上，拜過了黃帝的祠廟，帝嚳就向帝女說道：天下的名山，共有八座，但是有三座在蠻夷之地，不容易去遊玩，在中國的五座，就是雍州的華山，兗州的泰山，青州的東萊山，豫州的太室山，及此山，這五座山，都是高祖皇考所

常遊玩，併且與各位神仙相會合的地方。後來高祖皇考成仙上天之後，大家既然拿了他的衣冠葬在橋山，有一個臣子名叫左徹，總是思慕不忘，又拿了高祖皇考的衣冠几杖等類，立起廟來，廟裏面用木頭彫出一個高祖皇考的容貌，將衣冠披戴在身上，几杖安放在旁邊，朝夕去拜奉，彷彿和高祖皇考在世一般。後來各處的神廟，都是由此而起的。現在凡是高祖皇考所曾經駐足過的地方，統統都有廟，這裏的廟，就是其中的一個。當儀道：「這個臣子，可算是忠心至誠了。」帝嚳道：「後來這個左徹，亦是成仙上天的，有人說是先帝感他的至誠，來引渡他，那卻不可知了。」帝女道：「女兒常想供奉神祇的地方，都叫作廟，不懂他的解說，原來廟字就是廟字的意思呀。」帝嚳點首道：「正是，不錯。」說着，天已向晚，就同下山來，到了館舍，當儀帶女看見帝嚳無事，就來追問那昨晚所未說完的故事。帝嚳道：「自從高祖皇考取了夔牛之後，就向有熊歸去，沿途上將夔牛皮，纏了數面鼓，但是敲起來，並不甚響，不過比較尋常的牛皮鼓宏亮一點，大家都不免懷疑。玄女道：「不要性急，器具沒有配齊呢。」一日，走到雷澤地方，「現在山東荷澤縣」迎面看見一個大土堆，玄女便叫軍士將那土堆發掘，掘了幾尺深，掘出一堆骸骨來，似人非人，似獸非獸，高祖皇考忙問：「此是何骨，有何用處？」玄女道：「此是雷神之骨，生在前世紀的時候，其首似龍，其頰似人，鼓起他的腹來，聲如雷響，所以叫他做雷神，因為他並不是人，所以亦叫他做雷獸。此地有澤名叫雷澤，就是以他著名的，他的骸骨拿來擊夔鼓，方才顯得出他們的靈異。」玄女說時，早有軍士將雷獸之骨取出了一聽玄女之言，就拿起一根雷獸之骨，向糊好的夔鼓上一擊，但覺

大聲陸起，震耳欲聾。大家才相信玄女之言不謬。於是一路討去，一路不時的敲擊。後來八十面鑿鼓製成了。更時時一齊敲擊。四方諸侯，聞而震驚。雖則那時尚未出兵，但是先聲已可奪人了。回到有熊之後，早有羣臣紛紛前來報告。一個姓赤將，名叫子輿的，他是個木正，已將指南車造好了。只差一塊慈石。玄女從身邊取出，配在仙人手指上。果然四面旋轉，總是指南。大家看了，歡呼之至。又有一個名叫邑夷的，已將記里鼓車造好了。試試看，亦非常準確。邑夷又仿照玄女兩種車的格式，併且仿照北斗星之周旋，另外造成一輛車子，名叫大輅。專供高祖皇考的乘坐。高祖皇考看了，亦非常之歡喜。又有一個名叫揮的，是少昊帝的第五個兒子，他已將弓造成。說到此處，帝女儼口問道：父親慢說女兒聽說從前有一個善於張網羅的人，名字叫揮，是不是就是他呢？帝嚳道：是呀，就是他。他因為造弓作弦，張網羅，所以他的子孫就姓張了。那時捭造成弓之後，又有一個名叫夷牟的，已將矢造成。只差一種銅的箭頭，尚未製就。因為到崑吾山去取銅的太山稽老龍告兩個人。這時尚未回來。玄女又取出幾張圖來，遞與高祖皇考。圖上畫着，有些是圓形的，有些是長形的，有一張很像牛角的。玄女指着圓形的道：這個叫作鈺，指着長形的道：這個叫作鏡。這兩項敲打起來，聲如冰雹，大可以壯軍聲。又指着牛角形的道：這個叫作角，可以製成二十四個，後來大有用處。高祖皇考一一如言，就叫天師岐伯去造。一日，素女無事，正在與高祖皇考閒談。旁邊適值看見一個瑟，那瑟是有五十根絃線的。素女用手去撫弄，搖撥。高祖皇考就問他道：向來善於鼓瑟麼？素女道：略知一二。高祖皇考就請他，一奏雅音。素女取過

瑟來鼓了一曲。那知這個曲調淒涼之至。高祖皇考本在敗亡之際。心緒不佳。聽了之後。涕泗橫流。悲不自勝。就是那左右之人。亦莫不悲哀欲絕。曲罷之後。高祖皇考問素女道。聲音之道感人深矣。但是酸苦的曲調。朕亦曾聽見過。何以竟至於此。素女道。大約是絃線太多之故。絃多則音繁。繁則易於傷感了。後來高祖皇考想到素女的話。就將那張瑟破而爲二。每張二十五絃。現在所有的瑟。大半是二十五絃。就是高祖皇考改定的。過了兩日。太山稽老龍告等。將昆吾山的劍取到。玄女又指授如何鼓鑄之法。就與素女向高祖皇考辭別。說要回去復命。高祖皇考竭力挽留。玄女道。此時尚無須我等在此。將來到了中蘆之野。自當再來效勞。後會有期。說罷。瞥然而去。其行如風。頃刻不知所在。高祖皇考又是感泣。又是詫異。便向西向再拜稽首以還謝之。又隔了一個月。各種軍器等都已造好了。高祖皇考預備誓師起兵。先叫卜筮官巫咸卜一個卦。巫咸卜卦後。看了繇詞。說道。吉是吉的。勝是勝的。不過中途還要受點驚嚇。且不免受點頓挫。高祖皇考道。這又何傷。就立刻領兵出發。那知蚩尤兵已漸漸逼近來了。原來高祖皇考自泰山忽然退歸有熊之後。蚩尤氏大爲詫異。深恐其中或有機謀。頓兵不敢前進。後來探聽許久。覺得並無動靜。乃又帶兵前來。行到半途。忽然聽見鼓聲震耳。以爲高祖皇考的兵近在咫尺。使人四處探聽。卻又不見蹤跡。但是那鼓聲。仍舊不時的逢逢震耳。而且愈近愈響。蚩尤氏心中甚爲疑異。步步爲營。不敢長驅直入。因此高祖皇考能發於幾個月之中。從容預備一切。這是玄女製造變牛鼓的作用。到得高祖皇考領兵出發。那蚩尤氏的兵亦逼近有熊。兩軍相遇。遂又交綏起來。這

時高祖皇考的軍容與前大不相同。指南車在前，記里鼓車在後，親自乘了大輅，站在中央，刀仗精利鮮明，映着日光，閃閃奪目，而且五種大旗，五種旌麾，飄揚被拂，分列五方，六面大纛，分配各地，陣法極其嚴整，這都是上將風后推衍摠奇兵法所製成的。前面戰士，個個如熊如貔，如虎如貔，左右前後，又有無數小旗，旂上都畫出雕鷹鷹鷂等猛鷲的鳥形，還有那天師政伯所造的鐻鏡鼓角靈神鉦等響器，夾雜其間，鑼牛大鼓，又不時發聲，真個是旌旂蔽天，鼙鼓動地，蚩尤氏雖然兇猛，到此際亦看得呆了，尤其奇怪的高祖皇考自從穿了西王母所贈的狐裘，佩了所賜的靈符以後，頭頂上常常有五色的祥雲遮蓋，那祥雲之中，又隱隱有各種花，遮金枝玉葉，包含在內，後世的人出門乘車，車上有個翠蓋，就仿照這個而作的。當時蚩尤氏的兵看了，猜不出甚人是神，既然已經害怕，又復十分懷疑，遂致全無鬥志。高祖皇考的軍士，因為屢次受了蚩尤的殘殺，個個恨如切齒，到得此時，要想復仇，有的拿了弓矢，持滿待發，有的拿了利器，躍躍欲試，只聽得上將風后一聲號令，大將力牧神皇直等奮勇當先，大家一湧而前，蚩尤氏的兵，早已殺死無數，蚩尤氏見勢不妙，趕快作起變幻法來，頃刻之間，黑雲籠罩，妖霧迷漫，幾於伸手不見五指，那知高祖皇考的兵，既有指南車在前，又有鉦鼓旌麾，以為耳目，方向不迷，一無所惑，依舊冒霧排雲，拚命向前進攻，最奇怪的高祖皇考頂上的五色雲，到此刻忽然分外鮮明，在空中照得同火織一般，那光輝直從雲霧中透出，不到一時，雲也散了，霧也消了，四方軍士看見這種情形，萬眾歡呼，鼓舞爭奮，這一陣直殺得蚩尤氏的兵，尸橫遍野，血流成渠，事後調查，蚩尤

氏八十一個兄弟，殺死了四十五個。那蚩尤氏的怪相，本是人間所無的。大家恨極他，就把四十五個尸首的頭，統統連肩割下，總共有三百六十個頭，分開幾處埋葬起來。後人就給他取個名字，叫作肩髀家。〔現在山東領野縣〕這裏還有三十六個蚩尤氏，趕快帶了敗殘兵士，急急向冀州逃去。高祖皇帝那裏，再肯放鬆，率領大兵，緊緊追趕。一面號召四方諸侯，會師涿鹿。一日到了冀州，那冀州之野，湖澤極多，一片汪洋，盡是水潦。不使行軍，高祖皇帝乃叫應龍，將這些水都吸收到別處去。儲蓄起來，且待戰事終了之後，再恢復原狀。原來那應龍不是個人，是一條白龍，四爪而有兩翼，所以有這種能力。會得吸水蓄水，高祖皇帝自從得了玄女號召，鬼神之書，能發驅遣百物，這個就是他驅遣百物之一端。過了幾日，四方諸侯的兵都到了，大家進撲涿鹿。百道環攻，正要破進去，忽然見涿鹿城內走出無數的奇獸來，都是四隻腳的，但是他的臉，却又和人一樣。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只見他走到陣前，有些將頭搖兩搖，有些朝着四方軍士笑幾笑。那四方軍士在前面的，不期然而然都迷惑起來，如醉如癡，如昏如夢，跑也不能跑，動也不能動，不要說打仗了。在這個期間，蚩尤氏之兵，乘勢從城內殺出，銳不可當。正在坐而待斃之時，高祖皇帝忽然想到玄女之言，說道：「這個是山林異氣所生，能為人害的，名叫魍魎，但是有法可破。」急忙傳令，叫後面二十四個吹角手，趕快吹起角來。只聽悠揚嗚咽，彷彿龍吟大澤，觸耳驚心，只個曲調，亦是素女所傳授的，說也奇怪，自從吹響一起之後，霎時間，那無數魍魎，遮得無影無蹤。四方軍士亦頓然清醒，中軍一帶號令，大家一齊掩殺過去。那蚩尤氏如何抵擋得住，只得

又作起變幻的方法。霎時間狂風大起。急雨傾盆。把高祖皇考及四方諸侯的兵。刮得來站脚不牢。冲得來渾身盡溼。旌旗倒捲。鉦鼓無聲。看看要敗下了。只見一個女子。如飛而來。直至軍中。衣襟不溼。袂帶不飄。子細一看。卻是九天玄女。高祖皇考大喜。正要施禮求救。只見玄女用手向天一指。大喝一聲。天上陡然落下一個青衣女子來。頃刻之間。急雨驟止。狂風亦息。定睛細看。這青衣女子。真是生得怕人。身長不過三尺。頭上頭上手。上脚上。都是白毛。而且臉上只有一隻眼睛。頭頂上卻又一隻眼睛。倏忽之間。向西方山中而去。其行如風。轉瞬不見。大家看了。無不駭然。高祖皇考就問玄女道。此位是何天神。玄女道。此非天神。名叫旱魃。他所出見的地方。赤地千里。滴水全無。是最可怕的本。想不叫他下來。但是除了他。亦沒有方法可以破得蚩尤之雨。所以只好叫他下來。不過他既下來之後。一時之間。不能再上去。冀州地方。恐怕時常有旱災了。高祖皇考忙問道。他不是已經去了麼。玄女道。他此去。是躲在山林之內。並非復返天上。他從此不出來則已。如果出來。冀州旱災是。不能免的。高祖皇考躊躇道。百姓受殃。如之奈何。有無補救方法。還請賜教。玄女道。這個亦是冀州百姓的劫。謹使然。逃不脫的。但是如果到旱極的時候。驅逐他的方法。亦有一個。說着。就將方法細細說明。高祖皇考大喜。再拜受教。玄女道。現在蚩尤氏兩種變幻的法術。都已破除。料他亦沒有另外的能力了。四年之內。蚩尤氏可以盡滅。大功可以告成。我且還山。等到將來百年之後。帝得道升仙之時。我們天上再見罷。說畢。與辭。共行如風。倏忽不見。高祖皇考聽了玄女的話。胸中非常詫異。暗想。蚩尤氏業經大敗。只此一隅之地。何以還

要四年，才能大功告成。頗覺不解。正要再問，玄女已去。只得作罷。後來這個女魃，果然常常出現。冀州之地非常亢旱，田禾不生。高祖皇考依照玄女所授的方法施行，將他驅逐到赤水。〔現名烏蘭木倫河在綏遠省下流入陝西省神木縣名窟野河〕以北方才能殺得雨，但是玄女所授的方法，後世不傳，所傳的只有十四個字，叫作令其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如此而已。依理想起來，女魃這樣一種異物，恐怕不是如此簡單的方法，所能驅遣罷。那也不必去攷究他了。且說那一日，蚩尤氏的風雨，爲女魃所破之後，非常窮蹙，拚命向北而逃，禁不得四方的兵圍合攔來，把蚩尤氏弟兄又殺去了二十七個，其餘兵士，不計其數。蚩尤氏弟兄，只賸了最兇惡的九個，帶了敗殘的兵，都退到阪泉地方。〔現在察哈爾省涿鹿縣〕這是他最後的巢穴。四方軍士，四面合圍，盡力攻打，不料城池堅固，蚩尤氏又極善守禦，總是他不下。風后雖有智謀，力牧神農直等雖然勇猛，至此亦無所施其技。看看已過三年之久，高祖皇考焦急萬分，遣使到各處，訪求能人。一日，有一個術士，前來求見。高祖皇考問他姓名，那術士道：小人姓伍，名胥。高祖皇考道：汝有破城之策麼？伍胥道：有的。帝攻這個城池，三年不能攻破，依小人看起來，並非是兵不精，並非是將不勇，並非是智謀不足，並非是器具不備，是因爲那開始攻讎的時候，方向不對的原故。大凡打起仗來，不但要兵精將勇，智謀充足，器具完備，還要明瞭孤虛旺相生剋制服的道理。現在城中的主將蚩尤氏，色白而商音，是個金屬。這裏軍中的主將是帝，蒼色而角音，是個木屬。金能剋木，木不能剋金。況且開始進攻的時候，又是個秋天，正是金氣旺盛的時候，而帝又從東

方進攻東方屬木，金能剋木，所以雖有百倍之衆，攻打三年之久，仍不能佔優勢了。現在可換一個方法，將四方兵士分作五軍，用五種顏色的旗幟，分配五方，每軍之中，又分作五隊，五軍四面環攻，五隊更番作戰，晝夜輪流，沒有一個時辰給他停止。那末三日之中，必有一個時辰，遇到他的避忌，必有一處地方，遇到他的沖剋。那末就可以制勝了。高祖皇考聽了大喜，就叫他幫着風后調度一切。果然到了第三日，城就攻破了。四方兵士乘勢一擁而入，誰知那九個蚩尤氏，非常勇悍，依舊拚命的死鬪。到後來看看所有軍士，被高祖皇考的士卒或擒或殺，要完快了。料想再鬪也是無益，就利用他那個飛空走險的絕技，向上面一沖，凌空直向西南而去。那時四方諸侯見了，都狂喊道：蚩尤走了！蚩尤走了！大家面面相覷，無法可想，忽聽得空中一陣拍拍之聲，仰面一望，原來那條應龍，奮着兩翼，張牙舞爪，徑向西南追去。高祖皇考統率大兵，隨後繼給前進。說到此處，帝女又插口道：蚩尤既然會得飛空走險，那起先的七十二個，何以被殺呢？帝嚳道：那個情形不同呀。前時蚩尤雖在敗軍的時候，殘餘的兵士很多，做主帥的，決不能拋卻大衆，獨自逃生，只有拚命的死鬪，所以被殺。如今只餘此九人了，他們可逃，爲什麼不逃？帝女聽了不語。帝嚳又接續說道：大兵追過去之後，走了多日，直到山海之濱，只見應龍已將蚩尤氏禽住了，但是四爪之下，只抓住四個，還有五個不知去向。那四個在龍爪之下，兀自肢動趾搖，想係還是活的。高祖皇考就叫人取過無數桎梏來，將四個蚩尤的肢趾重重縛住。那蚩尤才不能反抗。大家正在械擊蚩尤之時，那條應龍又凌空而去。過了多時，又復轉來，爪下抓住五個蚩尤，擲於

地下大家一看，原來都已死了，血肉模糊，肢體亦不完全。想來與應龍劇闕之所致。高祖皇考大喜，計算八十一個蚩尤，已盡數殺獲了，就將那四個活的蚩尤推過來，會同各路諸侯訊審一番，又責罵了幾句，然後命左右牽出去，一一斬首正法。四方兵士恨極了他們，又將他們的尸首支解起來，流出之血甚多甚多，後人就將這個地方取名叫解。現在山西解縣，附近一個鹽池，大家說就是蚩尤氏之血所凝結成功的，那卻不可盡信了。蚩尤氏既然斬首之後，高祖皇考因他們蹂躪兗州，最爲酷烈，就將九個骨骸，傳示兗州，以快人心。後來就葬在那裏，所以那裏亦有一個蚩尤冢。現在山東壽張縣，這就是玄女幫助高祖皇考打平蚩尤的歷史了。照這事看來，成仙的第三個條件，豈不是已經齊備了麼？至於第四個條件，高祖皇考創出種種器用，以爲天下萬世之利，這個善事，已經不止一千三百件了。況且又同雷公岐伯諸人發明轉藥之學，做了靈樞素問各種醫書，通天地之秘奧，使天下萬世之人民，減少痛苦，免於夭札，這個善事，尤其多呢。講到第五個條件，除出玄女教授之外，後來又到青邱，過風山，得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所以能發召勅萬神，南到圓隴，蔭建木，觀百穀之所登，采若乾之華，飲丹爵之水，所以能發長生不老。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又過洞庭湖，登陸崑崙山，問廣成子以大道，然後受自然之經，又北到洪隄，上具茨山，見大鵬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回來登王屋山，得到神丹金訣，又入金谷洞，問道於滑子，再到峨嵋山，見天皇真人於玉堂，服食導引等方法，才能統統領會。你看高祖皇考經過多少的跋涉，遇到多少名師，五個條件齊備，方才成仙，雖是難極了，朕那裏及得來呢。

帝女聽了，似乎還有疑問，只見常儀先問道：帝剛才屢屢說其行如風，瞬息不見，這是真的麼？妾想一個人走路，不過是兩足掉換，那裏有這麼快呢？帝嚳道：這個就叫得道，得道之後，才能如此，其中自有玄妙，凡人俗眼不能知道的。譬如剛才所說的指南針，汝是見過的，兩個慈極，遠在幾萬里之外，山河木石，層層阻隔，小小慈針，竟能吸引，這個理由，汝能說得出麼？用何物來吸引，汝能看得見麼？這個叫奇妙不可思議。玄女乘女，是個天仙，飛行絕跡，那是不必說了，就是高祖皇帝得道之後，亦能如此。當初巡行四海的時候，叫風后負書，常伯荷劍，跟隨着，且遊涇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豈不亦是奇怪麼？的確有此事，豈有不真之理？帝女還要再問，帝嚳道：時已不早，去睡罷，於是各自歸寢。

第十三回 豐山之異物 馬頭娘之歷史 房王縱兵虐民

次日，帝嚳等又起身向南行，逾過了一座大山，在客館中住下，只聽見遠遠有一種聲音，搖蕩上下，斷續不絕，彷彿和鐺聲一般。帝嚳便問左右道：何處撞鐘？左右道：在前面山林之內，帝嚳道：前面是什麼山？左右道：聽見說是豐山。「現在河南南陽縣東北」。帝嚳恍然道：朕知道了，就向帝女說道：這個鐘聲，不是人搥而響的，是自己會響的。朕聽說這座豐山上有九口鐘，遇到霜降，則能自鳴，現在隆冬夜半，外邊必定有霜了，所以他一齊鳴起來，這個亦是和昨日所說的慈針一樣，物類自然的感應，不可解的一種道理。帝女和常儀，子細聽了。

一回果然那個聲音沒有高低輕重，不像個人說的，都說道：「奇怪奇怪，帝學道：這廬山裏奇怪之物還有呢，有一個神人名叫耕父，就住在這廬山上，常到山下一個清冷之淵裏去遊玩，走進走出，渾身是光，彷彿一個大人，豈不是奇怪麼？還有一種獸，其狀如猿，而赤日赤口，全身又是黃的，名叫雍和之獸，豈不是一個奇獸麼？」帝女道：「明朝我們走過去看看，倒可以長長見識。」帝學搖搖頭道：「這個不能見的，亦不可以見的，雍和奇獸出現了，國家必定有大恐慌的事情發生，耕父神出現了，國家必定有禍敗的事情發生，因為耕父神是個旱神，那裏可以出現呢？不要說這兩種奇獸，與國家有關係的，不能見，就使此刻在那裏鳴的這九口鐘，與國家並無關係的，恐怕亦不能見。」帝女道：「這又奇了，既然不能見，何以知道有這麼一個奇獸？何以知道有這麼一個神人？更何以知道響的是鐘，併且知道有九口呢？」帝學道：「當然有人見過的，而且不止一次，奇獸神人每見一次，國家必定發生恐慌，發生禍敗，屢試不爽，所以後人才敢著之於書，世人才知道，至於那九口鐘，是個神物，隱現無時，前人如沒有見過，豈能造謠麼？」帝女聽了，點頭無語。到了次日，走到豐山，果然沒有看見那雍和獸和耕父神，便是那九口鐘亦尋不到，想來真是神物了。過了幾日，到了白水，換了船，順流而下，直到荊州，那荊州的民情風俗，却與北方不同，甚歡喜鬼神之事，又崇尚巫術，所以經過的地方，廟宇很多，祭祀禱告的人，亦絡繹不絕。這個還是玄都氏九黎國的遺風，不能變革的。有一日，到了房國境界，「現在湖北房縣」那房國的君主，叫人來說有病在身，不能前來迎接，帝學見了那來使，慰勞一番，說道：「既然汝主有病，不必前來

了。且待朕巡守南岳之後，歸途再見罷。來使去後，帝嚳就直向漢水而來。一日走到一處，只見遠遠有一座簇新的廟宇，裝飾得非常華麗。紅男綠女，進進出出者，不可以數計。帝嚳就吩咐從人，且到廟前停車，看看究竟所奉的是何神祇。那時在廟前的許多百姓，知道是帝妃來了，一齊讓開。帝嚳等下車後，抬頭一看，只見廟門上面橫着一塊大匾，寫着馬頭娘娘廟五個大字。不知道他是甚麼出處。進廟一看，當中供着一位美貌的女神，戴珠挂玉，莊嚴非常。但是身上却披着一張馬皮，旁邊還列着許多木偶，彷彿是侍衛模樣。再旁邊又列着一匹木馬，真是莫名其妙。便命左右去叫幾個耆老來問他。那時衆多百姓，雖則讓開，但是因為要瞻仰天子和妃子的儀容，所以都未散去。一經宣召，便有幾個老者，上前向帝嚳行禮。帝嚳答禮之後，就問他道：這個馬頭神是什麼來歷，為什麼要供奉他？那老百姓答道：不瞞聖帝說，這位馬頭娘娘，是最近成神的。他是梁州地方（現在四川）的一個孝女，名字叫作窈窕。他的姓卻記不清了。他的父親，有一日給鄰村的強盜擄了去。這位馬頭娘娘，傷痛之至，整日整夜的哭泣，不肯飲食。他的母親既痛其夫，又憂其女，無計可施。忽然想得一法，邀集全村之人，指着馬頭娘娘對衆人立一個誓道：有那個能殺救得他父親回來的，我就將這個女兒嫁他為妻。這位馬頭娘娘，生得非常美貌。大家聽了，沒有一個不想設法的。但是那強盜卻非常厲害，大家想想，無法可說。所以亦沒有一個敢答應去救。那知道馬頭娘娘的父親，有一匹馬，是向來乘騎的。一聽見這句話之後，立刻驚躍起來，將繩纏緊，奔馳而去。大家以為這匹馬忽發野性，不知是什麼原故，亦不以為意。

過了兩日，馬頭娘娘的父親，忽然騎着那匹馬回來了。馬頭娘娘和他的母親見了，都驚喜異常，便問他父親，怎樣能殺回來的。他父親道：「我那日被強盜擄去之後，捉到一座山裏，就強迫我入他們的夥，同去打家劫舍。我那裏肯入夥呢？但是不依他們，他們就要殺我，不得已，只能暫時依了。且等機會，慢慢地再想逃脫之法。那知道夥強盜，甚是刁滑，早猜到我，是假答應的，處處提防我，又將我搬到一座深山之內，四面都是亂峯，只有一面是個平路，卻又有人把守住了。我到此時，焦急萬分，自問必無生理，專向那無數亂峯中盼望，希望有一條小徑，可以逃得出去。那知正在盼望之際，忽見那亂峯之巔，似乎有一隻野獸，在那裏行動，察看他的方向，卻是走下來的。漸走漸近，乃是一隻野馬，在那巖岩之中，款段而走。我當時心中一動，暗想：我倘若騎一匹驥馬，或者能假逃得出去。不料那馬漸漸的已走到面前，我仔細一看，竟是我這匹心愛之馬。不知他如何會跑到這裏來。當時亦不暇細想，就騰身跨上去。這馬就向着亂山之中而走，路途忽高忽低，馬行亦忽徐忽疾，也不知道東西南北，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程。到得那峻峭的地方，下臨萬丈深淵，危險之極。我只好緊抱馬頸，心想：倘一蹉跌，不免要粉身碎骨了。不料越過峻峭地方，不多時，已得平地，又隔了一會，已到自己村外了。你們想，這事奇也不奇？這匹馬真是我的大恩人呢！你們以後，務須好好地去喂養他才是。當時馬頭娘娘聽見他父親如此說，心中着實的感激這匹馬，趕快拿了上等的食料去喂馬，又拿了刷帚給他洗刷，表示感謝的意思。那知道這匹馬向着馬頭娘娘騰身而起，下面生殖器翹然，竟顯出一種無禮的狀態來，把馬頭娘娘嚇得

又奔又搶，趕快逃進房中。父母問起原因，馬頭娘娘羞得說不出來。那匹馬却在外面悲鳴，騰蹄不已。馬頭娘娘的母親看見這種情形，卻猜到了幾分，就將那日當衆立誓的話，大略告訴了他父親。一偏他父親聽了大驚道：「有這等事，這匹馬可養不得了。但是他又有大恩於我，不忍便加毒手。且待將來再想別法。」現在且教女兒不要走出去便是了。計議已定，那知道這匹馬竟悲鳴騰躍了一夜，不時節撞來撞門。大家都被他騷擾不安。到了第二日，馬頭娘娘的父母跑出去一看，只見昨日放在那裏的草料，一點沒有喫過。那馬一見馬頭娘娘的母親，登時又顧足長鳴，彷彿怨恨他失信的光景。馬頭娘娘的父親便走過去向馬說道：「你有大恩於我，我是感激的。但長人和馬豈能作爲配耦？你如果真有靈性，這一層道理應該知道。不是我們失信呀。我對你趕快打消了這個念頭，好好的在這裏，依舊供我乘騎。我總特別的優待你，說着拿了繮繩，要想去鞵，對你趕這匹馬，頓時咆哮，騰躍起來，不受鞵勒，又驕首長鳴一聲，彷彿是怪他忘恩負義的樣子。馬頭娘娘的父親，猛不提防，幾乎傾跌，趕快回到房中，關了門，和大家商議道：「我看這匹馬太通靈性，如今有禍而求，既然不能如他之意，倘便再留在家中，必爲後患，不如殺死了他罷。」馬頭娘娘的母親聽了，連連搖頭道：「太忍太忍，我看不如放他到深山裏去，豈不是好？」馬頭娘娘的父親道：「不行不行，這馬是通靈性的，前日我被強盜擄去之後，他竟能知道我所在的地方，跑來救我。我在深山之中，一無路徑，他竟會說我出來。他有這樣的本領，就便放他到深山之中，他走走出來，亦是很容易的。到那時，女兒無論在家出門，都很危險，真是防不勝防。況且照現在

這種咆哮噴沫的情形，就是要趕他出去，亦是容易呢。馬頭娘娘的母親道：殺死他究竟太忍心，太說不過去。再想想別的方法罷。馬頭娘娘的父親道：另外還有什麼方法可想呢？我看這種馬，留在家中，保不住還要成妖作怪。到那時後悔無及。古人說得好：甯我負人，無人負我。待人尚且如此，何況一匹馬呢？況且他的救我，並非因愛我而救我，是因為要我的女兒而救我。我何必感激他呢？他是一個畜生，竟存了這種萬無此理的非禮心思，還要吵鬧爲患，就使殺死他，亦不算是我之過呀。正說到此處，只聽得那匹馬，又在外邊大鳴大跳。馬頭娘娘的父親，此時怒不可遏，不覺生了決心，立刻起身，取了弓箭，從門牖中觀準了，一箭射去。正中要害。那馬大吼一聲，立時倒在地上，滾了兩滾，就不動了。馬頭娘娘的父親走出門外，剛要俯身去看看，那知這匹馬霍地裏又復立起，衝將過來。但是究竟因爲受傷太重，掙紮不住，走了兩步，依舊倒地而死。馬頭娘娘的父親，經此一嚇，更加忿怒，翻身進內，取了一柄快刀，將那馬的胸腹破開，又將他的皮統統剝下來，攤在庭中。然後喚了幾個鄰人，將那匹馬身扛到這處荒僻之地，掘坎埋葬了。方才回家。臨走的時候，還指着馬，攢說道：我念你救我的情面，不來喫你的肉就是了。你是自作自受，不要怨我。從此之後，馬頭娘娘和他的母親，都嚇得不敢出房。那馬皮卻依舊曬在庭中，未及收拾。過了幾日，馬頭娘娘因爲親戚家有事，不能不去應酬。濃妝豔抹，剛到庭除，忽然一陣狂風，那馬皮陡然飛起，向馬頭娘娘直撲過來。馬頭娘娘嚇得回身使逃，卻好那馬皮從背後向前身包住，即時凌空而上。馬頭娘娘的父母看見了，連忙來搶，一面狂叫救人。但是那裏還來得及。

到得四面鄰人趕來之後，只見那被馬皮裹住的馬頭娘娘，只在空中旋轉，但是漸漸縮小，約有一個時辰光景，已縮得和小蛇一般，驟然之間，落在前面一株老桑樹上，大家趕忙跑過去看，只見他已經變成一個大蟲，足足有五六寸長，正在那裏拚命的喫桑樹，自腮頸以下，彷彿有一層薄殼，想來就是那馬皮所化的，大家都看得呆了，就是馬頭娘娘的父母，到了此刻，亦覺得奇異的心思多，悲苦的心思少，呆呆地只管看着，大約亦知道是命運氣數使然，無可如何了，過了多時，那個蟲已經把一樹的桑樹統統喫完，霎時間口中就吐出絲來，漸漸做成一個大繭，他父母因為是他女兒所做的，就將那繭子采了回去，供在堂中，做個感傷悲悼的紀念物，一日，他父母正在對着繭子感傷的時候，忽聽得門外空中有人馬喧鬧之聲，且聞着陣陣香氣，回頭一看，卻是他的女兒馬頭娘娘，乘着雲車，駕着那匹作怪的馬，裝束非常之華貴，旁邊跟隨的侍衛，約有幾十個人，從天上慢慢地落到庭前，向着他父母說道：「父親母親，從此千萬不要悲悼女兒了，太上神君，因為女兒身心不忘義，所以封女兒一個九宮妃嬪的官爵，現在住在天上，非常安樂，因為父親母親在這裏傷悼起來，女兒的心中覺得牽扯不安，所以今朝向太上告一個假，來和父親母親說個明白，人間不能久留，女兒就此告辭了，千萬請父親母親，從此以後不要再為女兒悲感，傷害身體，說完之後，回身上車，他父母這時又驚又喜，又悲又痛，正要想挽留他，細細再說兩句話，那知馬頭娘娘的雲車，已冉冉上升，倏忽不見了，這時左右鄰近的人，個個都跑來觀看，共見共聞，無不稽首頂禮，詫為異事，自此之後，就有人創議，給他立起一座廟來，奉

秋祭祀一傳二，二傳三的推廣開去，替他立廟的漸多，後來漢水地方也立廟了。我們這裏是由漢水地方傳過來的，立廟不過三年，但是自立廟之後，養蠶總是十分發達，十分利市，所以我們益發崇拜他。每到春初，必來祭祀，這就是馬頭娘娘的歷史了。老百姓說完，常儀及左右宮人等聽了，無不驚異，連聲道：怪，獨有那帝女不作一聲，脈脈如有所思，也不知道他所思的是甚麼。只聽見帝嚳又問道：這事真的麼？老百姓道：真的，真的。據梁州地方的人說起來，無人不知，那馬頭娘娘的年紀，今年還不過二十五歲或二十六歲，他的父母恐怕還都健在呢。帝嚳沈吟道：哦，原來如此。且待朕飭人調查之後，再說罷。於是就同妃女等出廟而來。老百姓等在後相送，剛要上車，只見前面有無數蠻人，蜂擁而至，個個赤着腳，披着髮，頭上脚上都套着一個大環，衣服裝束非常詭異，手中有拿長矛的，有拿短刀的，有拿弓箭的，走到帝嚳車旁，忽然停止不行，環繞觀看，日光個個直射帝女，灼灼不已。這時那些老百姓，嚇得紛紛都躲入廟中去了。忽聽得一聲狂吠，彷彿晴天起了一個霹靂，卻是那隻盤瓠，從帝女身旁直竄過去，要搏噬那些蠻人。那些蠻人猝不及防，都急忙倒退幾步。剛想拿兵器來抵敵，早有武裝衛士，趕快上前，喝住盤瓠，開導那些蠻人，說是天子和帝妃帝女在這裏，不可囉唆。叫他們讓開，那些蠻人聽了，也不行禮，依舊延推了片時，才打一聲胡哨，狼奔豕突而去。帝嚳忙問老百姓：這種是甚麼人？汝等爲什麼這樣怕他？老百姓道：他們是房王手下的兵士，到前面山中去打獵的，他們常來打獵來的時候，騷擾得很，看見雞豚，就殺來喫，看見好的物件，就拿了走，看見年輕婦女，就來調戲，甚至搶了就跑。

我們做小百姓的，個個怕他，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呀。帝嚳道：汝等何不告到房侯那邊去呢？老百姓嘆口氣道：起初何嘗不去告呢？但是告了之後，倒反喫一個大虧，所以不敢再告了。帝嚳詫異道：何以反要喫虧呢？老百姓道：我們這個房王，平日待兵士非常之驕縱，但是兵士的說話無不聽從，彷彿有了兵士就可打平天下似的。我們小百姓雖然去告，當然置之不理。路遠迢迢的幾百里，空跑一趟，討一個沒趣，已經是吃虧了。有的時候事情較大，打死了人，或搶去了婦女，焚燒了房屋，憑據確鑿，房王不能不理了。他卻開口便問我們：那闖禍作惡的兵士，究竟是那幾個？叫什麼姓名？要我們指出來。說出來，他就辦他好辦。帝嚳想想，房王的兵士，至少有幾千，又不是我們本地地方的人，闖禍作惡之後，拔脚便跑。我們那裏說得出他們的姓名？指得出他們的那幾個人來呢？我們指不出，說不出。那房王就發話了，說道：你們既然指不出，說不出，是那裏這幾個人，又要硬叫我來辦，豈不是戲弄我麼？於是輕則將我們逐出去，重則還要坐我們以欺罔誣告之罪。那個喫虧，豈不更大麼？再者，我們就使指得出，說得出那幾個人來，亦是無濟的。因為到了那邊，他們人多口多，我們人少口少，他假使狡賴不承認，又有多人幫助他。國君庇護他，我們無論如何，總說他不過的。就使說得他過，他答應我們從重辦理了，但是我們終究不能監督他行刑的呀。假使他仍舊不辦，我們亦奈何他不得。豈不是依然無濟於事麼？就使他果真從重辦理了，但是他們這許多兵士，多是一氣相生的，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假使他們要替同黨報仇起來，明槍易避，暗箭難防。我們恐怕更不得了。還有一層，我們小百姓，都是有職業的，都是要

謀生計的拋棄了職業生計，竄遠的跑去誘寇，只要多延擱着兩三個月，就使我們都是如願而償，一無弊害。這一筆損失已經是不小了，何況還是喫虧的分兒多呢？所以我們做小百姓的，只好處處忍耐，甘心受侮受辱，不敢和他們計較。說來亦真是可憐呀！帝嚳聽了這番話，亦不覺長歎一聲，說道：「原來如此，汝等且自放心，待朕巡守轉來，見了房侯之後，規戒他一番，叫他切實整飭軍紀，那末汝等就可以不受蹂躪了。」老百姓聽了，慌忙跪下稽首道：「若得帝如此設法，真是小百姓等的天大幸福了。」帝嚳答禮之後，與妃女等即行上車，晚間到了館舍，一面即着人預備船隻，一面修了一封詔書，飭人星夜的遞往臺都，也不知書中所說的是甚麼，按下不表。

第十四回 房王作亂圍帝嚳 帝嚳懸賞購房王及吳將軍之頭 盤瓠敵死房王及吳將軍

到了次日，帝嚳恩率領常儀帝女等下船，徑向雲夢大澤中搖去。那雲夢大澤，周圍約三千幾百里，「現在湖北省東南部自安陸縣以南，枝江縣以東，黃岡縣以西，湖南省西北部自臨澧常德二縣以東，長沙縣以北，都是雲夢大澤的遺跡，洞庭湖亦包含在內。」彷彿如大海一般，波濤浩淼，烟水蒼茫，到得中心一望，四面不見邊際，偏偏遇着逆風，舟行遲緩。一日，迎面忽見一座小山，挺立水中，高約幾千尺，常儀便問帝嚳道：「這座小山很有趣，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帝嚳道：「大約是洞庭山了。」現在叫君山。朕聽說這座山上，多藤蕪芎藭等

香草又多怪神，其狀如人，而頭上戴一蛇，左右兩手又各操一蛇，又多怪鳥，山下有穴，潛通到東海中的包山脚下。「現在太湖中之洞庭山古名包山」又曲曲通到各處，名叫地脈，所以此地雖海雖遠，一樣也有潮汐，就是地脈潛通的原故。過了幾日，帝嚳等的船舶已到雲夢大澤的南岸泊下。這個地方名叫長沙。「現在湖南省城」這長沙二字的取義，有兩個解說：一說，因為天上二十八宿的軫宿旁邊有一顆小星，名叫長沙，這個地方恰恰應着這顆星，所以取名叫長沙。一說，這個地方有非常之長的沙灘，名叫萬里沙，他的尾巴直接到江夏。「現在湖北省城」所以叫作長沙。照理說起來，以第二說為不錯，何以呢？因為雲夢大澤本來是個內海的遺跡，那個時候，陸地漸漸升高，大澤的東南岸邊淺灘洞露，必是有的。後世的人因為此地有長沙之名，而天上軫宿旁邊的小星適臨此地，所以就叫那顆星作長沙，是星以地而得名，不是地以星而得名呢。如說地以星而得名，那末這顆星的名叫長沙，又有什麼意義呢？問話不提，且說帝嚳到了長沙之後，合舟登陸，乘車沿着湘水向南前進，早有當地的諸侯，涿侯、雲陽侯等，前來迎接。那涿侯是顓頊帝師傅涿圖的兒子，受封於涿。「湖南醴陵縣有涿水」雲陽侯封國在雲陵。「湖南茶陵縣」亦是顓頊帝時所封。這兩國都在衡山之東，當下帝嚳延見之後，不免逐一慰勞一番，又向雲陽侯道：「貴國在雲陽山，當初先祖皇考少昊帝曾在這裏住過幾時，有許多文字，都是記載那邊風土民情的，朕都見過，但朕不曾親到，此次朕擬至貴國一遊，拜訪先祖皇考遺跡，兼祭炎帝神農氏的陵墓，須領汝為東道主，但是切不可勞費呀。」雲陽侯道：「帝首辱臨小國，

榮幸之至。先少吳帝前時居住之宮殿。現尙謹敬的修葺保護。請帝可以臨幸。至於茶陵地方。風景很好。炎帝陵墓一帶。正說到此句。只聽得後面一陣吶喊之聲。大家都喫了一驚。不解其故。帝嚳正要勸人往問。早有隨從左右的人。倉皇來報。說道不好了。有無數蠻兵。不知從何處來的。已經將我們的歸路截斷了。有一部還要直衝過來。現在衛士正在那裏拚命的和他們抵抗。請帝作速設法。帝嚳詫異道。莫非房國的兵竟來了麼。有這等神速。朕真失算了。遂向淥侯道。現在蠻兵作亂。究竟不知是那一個來的。而且他們來的意思。還是要想搶劫財物。還是要危害朕躬。都不能知道。朕所帶來的皮賈衛士。不過五百人。就使連各諸侯帶來的衛兵甲士。併計恐亦不過一千人。現在蠻兵的虛實人數。朕等不能知道。萬一他人數衆多。四面合圍起來。朕與各諸侯。不免坐困。此地離貴國甚近。朕擬暫往貴國息足。且待徵師四方。再行征伐。不知貴國武備如何。尙可以守禦麼。淥侯道。蠻人無理。竟敢干犯乘輿。這是普天所同憤的。敝國雖小。軍備尙完。請帝從速前往。臣謹當率領臣民。效力死守。想蠻人雖頑強。亦決不能攻進來呢。雲陽侯道。敝國離此地亦不遠。臣擬飭人星夜前往。調集傾國之兵。前來護衛。帝嚳大喜道。汝等能如此忠愛。朕無憂矣。正說之間。只見後面的衛士來報道。蠻兵已被臣等殺死幾十個。此刻全數退去了。帝嚳道。汝等受傷否。衛士道。臣等受傷者亦有十幾個。帝嚳聽了。慨然太息。卽忙來到後方。親加撫慰。又問起剛才戰國的情形。將所有衛士。統統嘉勞一番。衛士道。現在有一名受傷的蠻兵。被臣等生擒在此。請帝發落。帝嚳便吩咐扛他來。只見那蠻兵年紀不過三十多歲。臉上中一枝箭。肩

上腿上各着一刀，流血不止，傷勢已是甚重，有了亦白可憐。帝學便問他道：汝是那一國的兵，爲什麼來攻打朕躬？那蠻兵呻吟着說道：我們是虜國的兵，我們君王，要想奪你們的天下，弄死你們的天子，所以叫我們來攻打的。帝學道：現在虜王在這裏麼？蠻兵道：是在這裏。吳將軍亦同來的，我們都是吳將軍手下的兵。帝學聽了，頓頓脚道：果真是虜國的兵，不好不好。說着，也不發落那個蠻兵，立刻發令，叫大衆一齊火速向淥國進發。那知走不數里，忽聽見前面又是喊聲大起，有一大隊蠻兵，攔住去路，箭如飛蝗一般的射來。衛士剛要前去抵敵，只聽見後面鉦鼓之聲又大起，彷彿又有無數蠻兵趕上來了。帝學到此，前後受敵，不覺仰天長歎一聲。說道：不聽司衡羿之言，以致於此，真是朕自取其咎了。左右衛士道：請帝放心，臣等誓願效死去打敗蠻兵。帝學道：汝等既忠勇，但是寡不敵衆，依朕看來，現在天色向晚，只能暫時結營堅守，預備抵禦，恰好此地山林險阻，料蠻兵亦斷不敢深夜進攻，且待明日，再作計議。左右聽了，急忙到外邊去傳令。帝學又向各諸侯道：現在事勢真危急了，因爲朕的不德，以致累及汝等君民，朕心實爲慚愧。朕所帶來的衛士人等，他們情願爲朕效死，這個亦是他們的忠心，朕亦不好攔阻。至於汝等及汝等同來的臣民，爲了朕的原故，橫遭災難，未免無謂。汝等可作速各帶臣民，自行回去，想來蠻兵專和朕躬爲難，決不至仇視汝等的。各諸侯聽了，齊聲說道：這個決無此理。臣等爲朝覲而來，遇有急難，理應護衛，緩則相親，急則相棄，在朋友之交，猶且不可，何況君臣。帝學放心，臣等當卽出外，號召回來之人，勉以大義，叫他們齊心殺賊，共濟艱危，說罷，各起身向外而去。帝學一時

無策可籌。踱來踱去。偶然踱到內邊。只見常儀帝女及衆宮人等。都已嚇得來魂不附體。臉色急白。帶有淚痕。但個個默無一語。獨有那隻盤瓠。依舊雄赳氣昂昂的。蹲在帝女腳邊。聳身擺尾。彷彿是個帝女保護者的樣子。大家一見帝學進來。都站起來。正要開言動問。陡聽見外面一片喊聲。震天動地。大家又重複嚇得都發起抖來。帝學也自心驚慌忙。走出外邊。飭人去探聽。原來各諸侯同來的臣民。經各諸侯一番曉諭。激動之後。個個都踴躍奮發。慷慨激昂。志願盡忠衛帝。不期然而然的。同聲發出殺賊的喊聲來。從這喊聲之中。帝學却猛然得了一個主意。隨即進內向帝女說道。現在時勢危急極了。外面的救兵。有沒有不可知。就使有救兵。來的遲早亦不可知。現在所靠者。就是朕所帶來的五百個衛士。同了各諸侯帶來的臣民了。他們如果個個都肯用命。雖則未見得就能殺打退蠻兵。但是總還有一時好支持。看到那剛才奮勇喊殺的情形。可見得他們是肯用命的。朕不能再有一點賞賜去獎慰他們。古人說得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他們一千多人的中間。安見得沒有奇才傑出的人。朕擬仿照那馬頭娘娘母親的辦法。出一個號令。有人能殺死虜王的。將汝配與爲妻。汝心裏願意麼。帝女聽了。用袖子遮着臉。大哭起來。說道。現在父親危險之至。女兒正恨自身是個女子。不能幫助父親殺賊。救父親出去。如果有人能殺死敵君。救得父親的。不要說將女兒配他爲妻。就使給他做侍妾。做奴僕。女兒也是甘心。請父親趕快出去傳令罷。帝學聽了。甚是慘然。就到外邊。懸出賞格道。現在虜氏不道。無故稱兵。危及朕躬。汝等臣民衛士。忠勇奮發。不避艱險。爲朕捍衛。朕心實深嘉賴。汝臣民衛士等。

明日奮力作戰。如有能得房氏之頭者，朕賞以黃金千鎰，封以土地萬家。又以朕女妻之。如有能得房氏將吳將軍頭者，朕賞以黃金千斤，又賜以美女。如有能殺蠻兵一人者，賜以黃金一斤。一俟事平，卽行給賞。朕不食言。自從這個賞格懸出之後，所有臣民衛士，愈加奮激，思想立功時已向夜，只好等明日再說。按下帝嚳這邊之事不提。

且說那房王究竟是個什麼人呢？原來他是個西戎之人，生得身長八尺，虬鬚大額，膂力過人。有一年從西戎跑到荆州的房山來，房山地方的蠻民，個個懼怕他，就奉戴他做了君主，僭號房王。他手下又有一個姓吳的臣子，既有智謀，又饒勇力，號稱吳將軍。他們兩個，就此練兵講武，凌暴百姓起來，就是四鄰的諸侯，亦漸漸怕他們了。一日，房王同吳將軍商議道：聽說那中原的姬姒高辛氏，就要到荊州來，行什麼巡狩典禮了。他是中原的天子，他所到的地方，凡是國君都要去迎接他，朝見他的。孤家想起來，姬姒亦不過是一個國君，他有什麼本領，這樣威風，要我們去迎他朝他，孤家實在不願意。等他來的時候，孤家竟不去理他，你看如何？吳將軍道：大王之言甚是，但是臣的意思，僅僅乎不去理他，還不是澈底的辦法。假使我們不去理他，他等到巡狩禮畢，回去之後，說我們不恭，帶了各國諸侯來攻我們起來，那是亦不妙的。房王道：照你說起來，怎樣才算澈底呢？吳將軍道：臣聽見說姬姒這個人，非常之輕率，又非常之託大，他自以爲仁及四方，所有天下的百姓，都是愛戴他的，所以他出去巡狩，總是不帶兵師防護。這次南來，想必仍是如此。臣的意思，最好等他來的時候，乘

其不備。一鼓而擒之。永絕後患。豈不是一個澈底的辦法麼。況且姬凌這個人。是四方諸侯所怕懼的人。假使被我們擒住了。四方諸侯。必定以爲大王的本領。還要高過姬凌百倍。到那時。他們怕姬凌的。轉而都怕懼大王。都來朝貢稱臣。豈不是大王就可以做四海的大君主麼。房王聽了這番話。不禁大喜。就說道。孤家果然做了四海大君主。一定封你做一個大國之君。吳將軍慌忙敘手稱謝。過了多日。探聽得帝嚳將要到了。房王又和吳將軍商議。吳將軍道。臣上次料姬凌不帶兵來。所以主張等他一到之後。就乘其不備而攻之。現在聽說他帶兵來了。究竟不知帶多少兵。強弱如何。我們切不可冒昧從事。須得子細探聽明白。方可動手。最好請大王遣人前往。裝出一種非常恭懼的樣子。說大王有病。不能前去迎接。使他放心。不至疑我忌我。一面就可以察看他的虛實。再作計較。大王以爲何如。房王道。極是極是。你可以算得是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人了。說罷。就叫人到帝嚳那邊去稱病告假。一面又與吳將軍帶了兵士。假作打獵。去窺探虛實。恰好遇著帝嚳在馬頭娘娘廟前。吳將軍回來。向房王說道。現在尙且不可動手。一則他手下衛士雖少。却個個都極雄壯。一時間不容易對付。二則中原諸侯。送行的尙多。恐有救兵。三則此地離豫州甚近。萬一擒他不住。被他逃了回去。那末大費周章了。臣看不如放他過了雲夢大澤。等他到了長沙。我們派了兵士。星夜趕去。燒毀了他的船隻。杜絕了他的歸路。然後另外派一支兵。繞在他前面。使他不能進。亦不能退。圍困他起來。不必和他打仗。不到三日。必然飢餓。他手下的人。不是死。就是降。到那時。我們可以不勞而成。豈不大妙。況且那邊地勢。都是

山林，利於我們的步兵，不利於他們的車輛。這是可以必勝的。望大王作速預備遣兵罷。房王道：「你這個計策，真是周到萬全。成功之後，定受上賞。」吳將軍道：「上賞不敢當。臣前日看見姬麥那裏有一個青年女子，甚是美貌。事成之後，如果大王不要賞賜與臣，那就是臣之大幸了。」房王哈哈大笑道：「果然孤家做了四海大皇帝，何愁沒有美女。你既然看中那女子，就賞給你罷。」吳將軍大喜，稱謝而出。到了次日，房王立到調齊全國之兵，只留老弱的在國中守禦。其餘都從旱道直走長沙。房王與吳將軍親自督隊而進。那廬山該處本來是蠻人的長技，不過十日，已到了雲夢大澤的西南岸。吳將軍和房王商議，特時頓兵。一面先遣人前往探聽。那知帝營的船，因風勢不順，尚不曾到。吳將軍大喜，向房王道：「他來得這般慢，我們可以從容佈置。這回事情一定成功了。」現在我們留一手兵在這裏，叫他們等姬麥上岸。越過長沙之後，先將他的船隻統統毀去。然後埋伏在各處山上林間，不時擂鼓鳴鐘，搖旗吶喊，使他不敢回轉來。臣和大王從這裏繞過前面去，揀着扼要之處等着。亦用疑兵的法子，處處設伏。那就可以制他的死命了。」房王聽說，都依計而行。率領大兵，繞在前面營了兩日。果然遠遠望見帝營的車輿旗人馬，匆匆而來。房王大喜，向吳將軍道：「果然不出你之所料。說畢，就傳令蠻兵一齊吶喊起來。再將弓箭射過去。過了一回，却見帝營的許多車子，漸漸的連合攪來，結成一個陣勢。有許多人擁擠往來。天色向晚，遠遠望去，看不出他們做什麼事情。房王忍不住，向吳將軍道：「我們衝過去罷，免得他別生詭計。」吳將軍剛欲開言，說話不可，只聽得帝營那邊一陣喊聲，震動山谷。吳將軍與房王亦自驚心。還

道帝營的兵要殺過來。趕快叫蠻兵整齊隊伍。準備抵敵。過了一回。卻又寂無動靜。吳將軍當向房王道。大王要想衝過去。那是萬萬不可的。一則天已昏黑。戰鬪爲難。二則姬妾手下的人。有材幹的多。又個個都肯效死。就使打勝了他。我們死傷的人亦必定不少。甚不上算。依臣的愚見。還是軟困爲是。正說之間。只見一隻五色斑斕的大狗。直從外面竄進來。到房王面前。將兩隻前腳向上一拱。尾巴搖兩搖。彷彿是行禮的樣子。隨即又跑到吳將軍面前。也是如此。房王等起初出於不意。大嚇一驚。正要拔出刀來殺他。後來看見他做出這種狀態。煞是奇怪。正要問左右的人。這隻狗究竟是那裏來的。那知吳將軍子細一看。早已認識。不覺失聲叫道。啊。嚇。這隻狗是姬妾的狗呀。那一日豈不是要跑來敲我們的麼。現在怎樣會跑到這裏來呢。大奇大奇。房王道。你認識是姬妾的狗麼。吳將軍道。臣認識他。的確是姬妾的狗。因爲五色斑斕的狗。本來是世界上所少有。況且他那高大雄壯的身子。彷彿和老虎一般。尤其難得。臣那日見了他。又是稀奇。又是可愛。世界上那裏還有第二隻呢。房王聽了。就向狗說道。你真是高辛氏姬妾的狗麼。你不是不知道高辛氏要亡。孤家要興。所以來投孤家的麼。你如果真有靈性。你抬起頭來。向孤家叫兩聲。那知這隻狗。竟通人意。仰頭向着房王。汪汪的吠了兩聲。彷彿是答應的意思。隨即又跑到房王腳邊。用鼻嗅了兩嗅。倒身就臥在旁邊。一時左右的人。無不稱奇。直把房王喜得樂不可支。就向吳將軍說道。孤家聽見古人說。狗這種畜生。最通靈性。一家人家要興了。狗就跑來。一家人家要亡了。狗先跑去。這是歷試歷驗的。現在姬妾的狗。竟跑到孤家這邊來。依戀不去。可見得

姬妾必亡。孤家必興了。有這種祥兆，不可以不慶賀。說罷，就叫左右的人，大擺筵席，叫吳將軍及許多上級的軍官，齊來飲宴。又叫帶來的蠻女，唱起蠻歌，作起蠻樂來。侑酒，總算是爲狗搖風的意思。那知道隻狗，卻亦古怪，遇到歌聲樂聲美妙的地方，他竟從房王腳邊站起來，搖擺跳躍，按絃應節而舞。大家看了，尤覺稀奇之至。左右之人，因此恭維房王，說他德威禽獸，把個房王喜得來幾乎樂死。左一椀酒來，右一椀酒，直飲得酩酊大醉。就是那吳將軍，平日號稱精細，足智多謀的人，到此刻亦被量豪飲，醉態醜醜了。一則蠻人貪飲，是他的天性。二則這隻狗的狀態，煞是奇怪可愛。三則蠻人最重迷信，那句狗來家與狗去家亡的俗語，早已深入其心，所以雖則在軍務倥傯之中，大家都忘其所以，直飲到月落參橫，晨雞叫曙，君臣諸人，方才由左右扶着，分頭去睡。卻都已人壽不知的了。那知道這隻狗，非常作怪，先一閃閃到房王帳中，等候侍的人一齊出去之後，他便跳過去，向房王頸上儘力一敲。那房王早已一命嗚呼。又接連敲了兩敲，那顆斗大的頭，玲瓏瓏的落下。與本身脫離關係了。那狗衝了房王的頭，倏而轉身，又向吳將軍帳中跑來，却亦是靜悄悄的，寂無一人。原來左右的人，伺候了一日一夜，已都有倦意。夜色又深，又兼都有點酒意，所以都去安睡了。可惜帝轡那邊，不能知道這種情形。假使知道這種情形，一鞭子掩殺過來，必定可以大獲全勝的。閒話不提，且說那隻狗閃進了吳將軍帳中之後，先將房王之頭放下，又跳過去，將吳將軍的脰頸照式敲兩敲。那顆頭顱，頃刻之間，又敲了下來。他卻將兩個頭顱，銜在一起，總銜了兩個頭顱的頭髮，飛風似往外便跑，直向帝界方面而來。那時夜已向

展。朦朦朧朧的有點亮光。幾個蠻兵正在那裏打呵欠。卻不會看見這隻狗出去。一則星光熒微。二則倦眼迷昏。三則再料不到有這種事。四則狗高不如人。又不向正路而走。所以優哉游哉。一無阻隔的。竟跑出去了。

第十五回 司衡昇率逢蒙將兵來救 盤瓠負帝女逃入深山

且說帝學那夜。雖則出了一個賞格。但不過是個無聊之標。思並非是的確實得住的。所以仍是酸來談去。謬盡方法。暗想今夜雖然勉強過去了。明日怎樣呢。前日到臺都調兵的文書。不知何日可到。司衡昇的救兵。不知何日能來。那蠻兵果然盛銳攻過來。這邊的臣民衛士。究竟抵不抵得住。假使抵不住。那末怎樣。就使抵得住。但是衝不出去。糧食沒有一日可以支持。仍是危險。那末又將如何。正在一層一層的盤算。忽聽得裏面有呼喚盤瓠之聲。不覺信步的踱了進去。便向帝女等說道。到現在這種危險的時候。汝等還要等一隻狗。真是好煞以暇了。帝女道。女兒亦知道現在的危險。但是子細想想看。父親如此仁德。上天必能垂佑。決無意外之虞。所怕的是女兒帶在身邊。未免爲父親之累。所以打定主意。萬一到那個危急的時候。捨得尋一個死。決不受賊人的恥辱。父親亦可脫身而去。不過再想想看。就此尋死。太不甘心。那隻盤瓠非常凶猛。非常聽女兒的說話。但願他殺幾個賊人。那末女兒雖死。亦無恨了。剛才有好許多時候。不看見他在身邊。所以尋宮人尋一尋。說着。眼淚流個不住。常袋道。女兒之言甚是。妾亦正如此想。這時候天已微明。只見那盤瓠從後面直竄

進來，嘴裏銜着兩件東西，子細一看，卻是兩個人頭，血肉模糊，辨不出是什麼人，早把常儀帝女及宮人等嚇得魂不附體，用手將臉遮着，不敢正視。那盤瓠將兩顆人頭放下之後，忽而跳到帝嚳身邊，忽而跳到帝女身邊，且跳且喘，非常得意。帝嚳也自駭然，然而心中卻已猜到了幾分。慌忙走到外邊，叫人將兩顆頭顱拿出去，細細察看的，確是蠻人的頭。一時總猜不出盤瓠從何處去敲來的。有的說，或者是附近居住的蠻人，有的說，或者是深夜之中來做奸細，窺察虛實的蠻人，被盤瓠瞥見，因而敲死。大家聽了這一說，都以為然。那時淥侯在旁說道：「昨日不是有一個受傷的蠻兵被擒麼？何妨叫他來看一看，或者認得出是甚麼人呢？」帝嚳道：「不錯，就叫人去將那蠻兵牽來。」問他道：「汝可認識這兩個麼？」蠻兵走過去，將兩顆頭顱細細一看，不覺失聲叫道：「啊，這個不是房王麼？這個不是吳將軍麼？怎樣都會得殺死在此，說罷，即回轉身來，向帝嚳跪著，沒命的叩頭道：「帝呀帝呀，你真是個天人，從此蠻人不復反了。」帝嚳等一聽之後，這一喜真非同小可。當下淥陽侯等就向帝嚳稱賀道：「帝仁德及物，所以在此危難之時，區區一狗，亦能建立大功，臣等忝為萬物之靈，竟不能殺敵致果，對了他，真有愧色了。」淥侯道：「現在元惡雖死，小醜猶在，我們正宜乘此進攻，使他盡數撲滅，免致再貽後患。」帝嚳點首稱是。於是立刻發令，叫衛士及諸侯臣民，向前方攻擊。一面又用兩根長竿，將兩顆頭顱挂起，直向蠻營而來。那時蠻營中兵士，已經騷亂不堪了，因為他們一早起來，看見滿地都是血跡，尋到房王和吳將軍帳中，但見兩個無頭的死尸，躺在床上，不知是何原故，正在紛紛猜議，疑神疑鬼，忽聽見一陣吶喊之

聲。帝覺方面的軍士，逐漸逼近，更驚得手忙腳亂，沒了主意。有的向後飛身便跑，有的向叢林之中潛身藏躲。一霎間各鳥獸散。這邊帝覺軍隊，看見他們毫無抵抗，亦不窮追。單將屠王及吳將軍兩個尸身，拿來獻與帝覺。併請示方略。帝覺便分付將兩尸身，併首級，掘坎埋葬。一面飭人四出察看，有無伏兵。正在分付之際，那知後面忽然又起了一陣殺伐之聲。帝覺大驚，忙登高處一望，只見那邊又有無數蠻兵，紛紛向此地逃來。彷彿被人殺敗，後面有人追趕的樣子。忙叫衛士開向後方，嚴陣以待，杜絕他們的奔竄。那些敗殘蠻兵，見前面又有軍隊阻住，料想不能抵敵，有的長跪乞降，有些向旁邊小路捨命逃去。轉瞬之間，只見有一隊軍士，打着高辛氏旂號，徐徐向前行來。軍容甚整，當中一員大將，立在車上，左手持弓，右手拈箭，腰間懸挂一柄短刀，短鬚長臉，雙目炯炯，極其威武。帝覺卻不認識這個人，正在疑訝，早有衛士跑過去盤問。那人知道帝覺在此，慌忙跳下車來，丟去了弓箭，除去了佩刀，請求覲見。左右領他到帝覺面前。那人行過禮，帝覺便問他道：汝是何人。那人奏道：臣乃司衡羿之弟子逢蒙是也。臣師羿平定了熊泉亂黨之後，未曾休息，立刻就率領臣等，前來扈駕。走到半途，恰好奉到帝的詔令，知道房國的態度可疑，因此臣師羿不敢怠慢，督率部下，緊緊前進。到了漢水，那知帝已登舟入雲夢大澤了。臣師羿以兵士太多，船隻不敷，深恐誤時，立刻決定主意，改從陸路。先到房國，以察情形。不料房王大逆不道，果然傾巢南犯，圖襲乘輿。臣師羿又是憤怒，又是惶恐，除將房國留守之兵，盡數殲滅外，隨即踰山越嶺，晝夜躡行。昨夜到此，但聽得各處山林之內，不時有擂鼓吶喊之聲，料想事急，因

在深夜亦不敢造次。今日拂曉，臣與臣師羿分頭尋覓敵人，纏逐殺戮的不少，不意臣得先見帝駕。臣師羿想必就來了。正說之間，只見又是一輛車子從遠而來，擁護着許多兵士。子細一看，正是老將司衡。帝嚳大喜，即忙下去迎接。老將羿看見了帝嚳，亦慌忙下車，免冠行禮。帝嚳執了他的手，說道：「不聽汝言，幾遭不測。現在可算是僥倖了。」羿道：「老臣慮從來遲，致帝受驚，死罪死罪。」一面說，一面帝嚳就領他師徒二人到帳中，與各諸侯相見。然後坐下。帝嚳道：「朕那日到漢水，看見蠻兵那種狀態，聽見了他們那種行爲，就知道此事不妙。但是朕治天下，素來以信字爲本。既然已經出巡，未到衡山，無端折回，未免失信。又不能說明因有危險之故，所以只能依舊前進。一面召汝前來，以資防衛。朕的意思，以爲過了雲夢大澤，越出了房國的邊境，總可以無患的了。他就使要不利於朕躬，亦不過待朕歸途的時候，邀擊而已。不料他竟勞師襲遠，而且來的這般快速。那個真是朕之所不及料的。」羿道：「現在蠻兵一部，雖已破散，但是房氏那個元凶，猶橫顯戮。老臣擬就此督率兵士前往征勦。請帝在此少等一等，說着，就站起身來。帝嚳忙止他道：「不必不必。房氏和他的死黨吳將軍均已授首了。就將前事說了一遍。羿大喜道：「這隻狗真是帝之功狗了。老臣無任佩服。將來必須見他，以表敬意。」雲陽侯淥侯等在旁，一齊說道：「是極是極。我等亦願見他。」帝嚳便吩咐左右，去喚那隻狗來。這裏帝嚳又指着逢蒙問羿道：「逢蒙這人材武得很，汝是何處收來的弟子？」羿道：「老臣奉命往熊泉征伐的時候，路上遇着了。他情願拜老臣爲師。老臣試試他的射法，甚有功夫。原來他在幼年，曾經學射於甘蟠過的。老臣見他甚可。」

教誨。所以並不推辭。就收他做了弟子。上次被定熊泉之亂。這次前來攻打蠻兵。他都是奮勇爭先。功績不小。請帝授以官職。將來如有征討之事。他總可以勝任的。帝嚳道。逢蒙有如此材武。朕自應重用。況又屢立大功。更應加以懋賞。待還都之後。即刻舉行罷。正說之間。那喚狗的人來回道。可惡那盤瓠。今日非常作怪。不要說臣等喚他不動。就是帝女喚他亦不動。給他肉喫亦不喫。只管蹲在地上。兩隻眼睛望着帝女。看他神氣。又不像個有病。不知什麼原故。帝嚳一聽。登時愁慮起來。連連頓足道。不好不好。這個真是莫非命也。說罷。又連聲歎息。躊躇不已。老將羿道。這隻狗或者因為夜間殺人疲乏了。亦未可知。老臣軍中有個獸醫。甚是精明。叫他來看一看如何。那知帝嚳正在凝思出神。老將羿的這些話。竟沒有聽見。羿見帝嚳不去睬他。亦不敢再說。大家都呆呆地望着帝嚳。過了好一回。只見帝嚳忽然長歎一聲道。莫非命也。莫非命也。說畢。即起身與各諸侯及羿等施禮。匆匆進內而去。大家見帝嚳如此情形。都莫名其妙。那知帝嚳走到裏面。一見帝女。又長歎一聲。眼中禁不住流下淚來。那時帝女亦正哭得和淚人一般。不知何故。常儀與宮人等。卻還是拿了肉。在那裏逗着盤瓠。喚着盤瓠。那盤瓠總是個不動不理。兩個眼睛。仍是向着帝女。帝嚳遂上前向着盤瓠說道。朕昨日出一個賞格。如有能得房氏頭者。妻以帝女。這句話確係有的。但是係指人而言。不是指禽獸而言。這種理由。汝應該明白。禽獸和人。可以做得夫妻麼。朕昨日賞格上。還有土地萬家。黃金萬鎰兩條。汝想想看。可以封得土地萬家麼。黃金萬鎰。卻可以賞汝。但是汝如何能拿去。就便拿去。又有什麼用處呢。朕亦知道汝頗通人性。所

以甚愛重汝。但是汝亦應自愛自重。不可無理取鬧呀。說罷。拿了一塊肉。親自來飼盤瓠。那知盤瓠依舊不喫。併一動也不動。帝嚳呼喚他。亦竟不立起來。帝嚳大怒。厲聲道。汝這個畜生。不要恃功驕蹇。朕親來飼汝。喚汝。汝竟敢不動不理。真是無理極了。汝要知道。天下凡是冥頑不靈。而有害於人的東西。和恃功驕蹇的人。照法律講起來。都應該殺。汝以為朕不能殺汝麼。那知盤瓠聽了這話。仍舊不動。帝嚳愈怒。拔出佩刀。舉起來。正要作勢欲去。此時帝女急得來顧不得了。慌忙過來。將帝嚳的手阻住。一面哭。一面說道。這個盤瓠。妄想非分。不聽父親的說話。原是可惡。但是父親尊為天子。又素來以信字為治天下之根本的。昨日賞格上兩個者字。雖則說是指人而言。但是並沒有禽獸不在內的聲明。如今殺了盤瓠。雖則他咎由自取。然而尋常人的心理。想起來。總是說父親失信的。還有一層。現在盤瓠不過不飲不食。呼他不動。尚並未為患。父親此刻要殺死他。亦並不是與禽類計較禮節。不過恐怕將來在女兒身上或有不和。所以要杜絕後患的意思。但是女兒想過。總是自己命薄的原故。就便殺死盤瓠。亦仍舊不和的。那個馬頭娘娘。豈不是女兒前車之鑒麼。左右總是一個不和。所以照女兒看起來。索性聽他去。看他怎樣。他要餓死女兒。聽他餓死。他要拖了女兒走。就跟他走。看他怎樣。總之是女兒的命惡罷了。帝嚳聽了這番話。亦做聲不得。丟了佩刀。正在躊躇。猛不提防。那隻盤瓠竄地裏立起來。倒轉身子。將那後股向帝女一攆。帝女出於不意。立腳不穩。直撲下去。恰好伏在盤瓠背上。盤瓠背了帝女。立刻衝出帳外。向後山而去。這事出於倉卒。而且極其神速。大家都不及防阻。直看他衝出帳外之

後，方才齊聲呼救。那盤瓠已走有丈餘遠之路了。衛士等在外，陡然看見盤瓠背了一個人跑出來，又聽見裏面一片喊救之聲，忙忙向前狂追。那盤瓠已到半山之中，盤瓠走的不是正路，都是樵徑。衛士等追起非常吃力，趕到半山，盤瓠已在山巔，趕到山巔，盤瓠早已無影無蹤，不知去向了。正在徘徊之間，後面老將羿和蓬蒙，帶了無數兵士，已張弓挾矢而來，見了衛士，便問道：帝女往那裏去了？衛士道：我們到得山頭，已經不知去向。我們正在這裏沒法想呢。老將道：趕快分頭去尋，假使尋不到，我們還有臉去見天子麼？大家一想不錯，於是重復振起精神，向前山追去。追了許久，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程，仍是杳無蹤跡。那一輪紅日已在西山了。老將羿還想前進，到是蓬蒙說道：我們不可再趕了。一則日已平西，昏黑之中，萬山之內，起亦無益。二則倉皇之間，未曾攜帶糧食，楊腹恐怕難支。三則房王雖誅，蠻兵未盡殲滅，伏莽遍地，我們悉衆而來，雖帝處已甚遠，萬一蠻兵餘孽，或乘機竊發，那時衛士空虛，危險甚大。據弟子之意，不如暫且歸去，等明日再設法罷。老將一想法亦有理，於是傳令退回。一時角聲大起，四山之兵，陸續集中一處，緩緩行走。那知走不到多路，天已昏黑，山路崎嶇，行走萬分不便。幸喜隔了多時，半輪明月漸漸上升，方得辨清路徑，回到帝處。已是半夜了。那時帝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帝嚳亦不住的歎氣，口中連叫莫非命也，莫非命也。還有一個宮女，年齡和帝女相仿，是素來服事帝女的，帝女極其愛他，他亦極敬愛帝女。到此時亦悲痛異常，其餘宮人，感念帝女平日的溫和仁厚，亦無不悽愴欲絕。所以整個帳中，充滿了一種悲哀之氣，所惟一希望的，就是老將羿等一千人的追尋，或

者能殺回了回來。那是人人心中所嚮香禱祝的。那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悲哀之中。更不免帶一種憂疑。直等到羿等歸來之後。仍是一個空。大家不免又悲哀起來。究竟帝嚳是個聖君。明達老練。雖則愛女情切。還能強自排遣。鎮定。急忙出來向羿等慰勞一番。說道。汝等已經連日爲朕勤勞。今日又爲朕女辛苦一晝夜。朕心甚爲不安。朕女遭此變故。總緣朕之不德。亦是天之定數。有以致之。汝等請不必再爲朕操心了。夜色已深。汝等進點食物。從速休息罷。衆人齊聲告罪。稱謝而退。

第十六回 帝嚳入深山尋帝女阻於雲霧 陳鋒握奠逝世 唐堯降

生育於母家

且說帝嚳慰勞羿等之後。重複回到內帳。勸常儀道。汝亦不必再悲傷了。這回事情。大約無非是個天數。汝想這隻盤弧。他的來歷。就非常之奇異。當時朕留他在宮中。原說要看他後來的變化。不想他的變化竟在女兒身上。豈不是天數注定的麼。再則。這個女兒。是母后所非常鍾愛。一刻不能離開的。此次南巡。母親竟一定要朕和他同來。豈非怪事。如此想來。可見得冥冥之中。自有前定。無可逃避的了。女兒此去。朕看來未必即至於傷身。將來或者再有重逢之日。亦未可知。如今悲傷也是無益。不如丟開了。不再去想他罷。常儀哭道。妾何嘗不如此想。爭奈總是天他不開。真是沒法的。想女兒從小到大。何嘗有一日離開妾身。承歡侍奉。有說有笑。何

等熱鬧。如今冷冷清清，焉得不使人觸目悲傷呀。至於女大須嫁，原是總要離開父母，不能長依膝下的。但是那個猶有可說。事前還有一個預備，事後還有一個見面的日子。今朝這個事情，豈能說得是個嫁，簡直比強姦了去還要兇，因為強姦雖兇，究竟還是人類呀。簡直比急病而死還要慘，因為急病而死，真是天命，以後倒不必牽腸挂肚了。如今生死不明，存亡莫卜，妾身如果一日在世，恐怕此心一日不得安寧呢。想從前在京都的時候，有许许多多的名人貴族，前來求親，母后及帝和妾等，總不肯輕易答應。總想選一個十全的快婿，不料今朝竟失身於非類，回想前情，豈不要令人痛死麼。女兒生長在深宮之中，雖則算不得錦衣玉食，也總算是養尊處優慣的人了。今朝這一夜，在那荒山曠野之中，他能受得這麼的麼。就使不凍死，恐怕亦要嚇死，就使不餓死，恐怕亦要愁死。悲死，帝說以後或者還有重逢之日，妾恐起來，決無此事。除非是夢中了。說到此句，放聲大哭。左右之人，無不垂淚。帝覺也是慘然，忍住了，再來勸慰。當候道：妾想女兒此去，多半是個死的。可否請帝許妾，明日親自前往尋覓。如果尋得着尸首，將他葬了，那末妾的心思，就可以丟開。如果尋不着，那末只好再說。未知帝肯允許不允許。帝覺道：這個亦並沒有什麼不可，不過恐怕是空跑的。剛才老將司衡驛等，大夥兒人追蹤而去，尚且無處可覓。何況時隔一夜之久，路有千條之多，從何處再去尋起呢。當候道：雖則如此，但是妾不親往一行，心終不死。萬望我帝賜以允許。帝覺答應道：那就是了。明日朕和汝一齊前去。當候道：至此，方才止住悲聲。大家心裏，亦都彷彿以為確有把握，可以尋得着的一般。略略放懷，暫時各去休寢。不幾

一時天已大明，帝覺出帳，與各國諸侯相見，說道：朕此次南巡，本擬以衡山爲行禮之地，誰想到茶陵拜祭神農氏的陵墓，又想到雲陽山景仰先祖皇考的遺跡，然後南到蒼梧，以臨南服，方才轉去，不料事變橫生，先有蠻人之禍，後又有小女之厄，現在蠻人雖已平定，而小女竟無蹤跡，朕爲天性之親的原故，不能不前往追尋，衡山之行，祇能作罷，好在衆多諸侯，均已接見，且有共經患難的，於朕前次通告，已不爲失信，登嶽祭告種種典禮，且待異日，再來舉行，汝等諸侯離國已久，均可即歸，朕於汝等此番共受危的厚意，深銘五內，永矢勿諼，謝謝謝謝，說罷，舉手向各諸侯深深行禮，各諸侯慌忙拜手稽首，齊聲說道：臣等理應扈從西行，以尋帝女，豈敢歸國即安，帝覺再三辭謝道：小女失蹤，乃朕之私事，豈敢累及汝等，重勞跋涉，使朕心益發不安，請各歸去罷，衆諸侯不使再說，祇能稱謝，各自歸國而去，這裏帝覺帶了羿和逢蒙及衛士兵隊等，圍了常儀，併衆宮人，即日動身起行，常儀於將起身之時，先向天拜禱，求示方向，汝下一支鬃髮，向前拋去，預計頭向那方，就向那方前進，後來鬃髮落下，頭向西，大衆就向正西而行，但是正西並無大路，都是巖崎山嶺，登陟極其艱難，軍輿不能適用，常儀至此，爲女心切，亦一切不顧，舍車而徒，由宮人扶掖，攀躋上升，但是那些宮人，亦都是生長宮闈的女子，氣力有限，尤其未曾經過這種山路，況且要扶掖常儀，尤其爲難，走不多遠，早已氣喘汗流，因此不時停息，走到日暮，才到昨日羿等兵士所追到之處，只得暫時住下，老將羿向帝覺道：如今山路歧而又歧，專走一路，不免脫漏，老臣的意思，擬將軍士分爲十隊，分頭搜索，似乎較爲便利，帝覺道：此言極是，但是

在何處集合呢。老將道：「集合之處，每日相機而定，明日集合之地，就定在前面高山上罷。」帝嚳聽了，極以為然。到了次日，老將果然約東軍士，分爲十隊，叫他們分頭去尋。那常儀因迷信約髮頭向西的原故，不肯繞道，直向西行。那知如此十餘日，越過無數山嶺，看看已到濟水沿岸了，仍是杳無消息。帝嚳勸常儀道：「朕看起來，不必尋了，再過去都是溪洞，艱阻異常，而且保不住還有瘴氣，甚危險呢。」常儀至此，亦自知絕望，但是心終不肯就死，指着前面一座大山，向帝嚳說道：「且到那座山上看，如果再沒有影響，那末就回去罷。」帝嚳依言，就令大衆渡過澗水，向看大山而行。那知走到半山，忽然有一條蛇，丟在遠遠的草地裏，被那帝女所愛的宮女，瞥眼看見，忙忙的走過去拾起來，子細一看，原來是帝女所用的蛇，驚喜異常，不由得大聲喊道：「這條蛇豈不是帝女的麼？」大衆一聽，如同觸着電氣一般。齊聲說道：「那末帝女一定在這座山裏了。」就使不在這座山裏，亦總是從這座山裏經過的。我們趕快去尋罷。原來自從出發以來，尋了十多日，大家的意興，除了常儀等以外，都漸漸懈怠了，以為大海裏撈針，是永遠不會撈着的。現在既然發現了這條遺蛇，把大衆的意興，重復又鼓舞起來，而且比到從前還要來得熱烈，因為已經確有痕跡，確有端倪了。那知剛剛到得山頂，陡然之間，大霧漫漫起來，對面不見一人，伸手不見五指，將前路一齊迷住。衆人至此，頗覺惶窘，而且福無雙至，禍不單臨，一霎之間，又是雷聲隆隆，電光閃閃，狂風急起，驟雨旋來，大衆趕忙集隊，支撐帷帳。原來這個帷帳的制度，是帝嚳所創造的。帝嚳因爲巡狩出行的原故，路有遠近，地有夷險，不必一定有客館，亦不必一定要趕到客館，所

以特別創出這種帷帳來。夜間搭起，可以遮風，可以阻雨，可以免霜露的欺虐。和在房屋中無異。日裏動身的時候，就將這帷帳拆下，捲疊起來，捆載而去，絕不累墜。是個極便利的物件。這次大衆猝不及防，在昏霧之中，摸索支撐，頗覺費力。而且雨勢既急，風勢尤狂，剛剛支撐得好，又被風吹倒了，弄得來人人手忙腳亂。個個衣裳淋漓，好容易將帷帳支好了，大家躲了進去，略略喘息。那時風也定了，雨也止了，雷聲也收了。獨有那電光，依舊和紫金蛇一樣，在空中掣個不休。這時候萬衆寂靜，但聽得帳中泠泠之聲，響個不已。讀者諸君，要知道這泠泠之聲是甚麼呢？原來常儀平日極喜歡彈琴，曾經取一種碧瑤之梓，做一張琴，不時的在那裏彈的。帝嚳因爲他歡喜琴，是個極高雅的事情，所以遇到好的琴，總買來給他彈。後來得到一張琴，真是異寶了，不但品質好，彈起來音調作，而且每遇到電光一照，他就會得應光而鳴，因此給他取一個名字，叫作電母琴。常儀愛如性命，時刻不離。這次南行，自然也帶在身邊了。剛才雷霆風雨，聲響甚大，而且在忙亂之中，故不曾聽到。如今萬籟俱寂，所以覺得那泠泠之聲，震人耳鼓。帝嚳聽了，知道天氣一時無晴霧之望，不覺心中焦急。又過了許久，電光止了，大家探頭向帳外一望，但覺沈沈昏昏，亦不知道究竟是晝是夜，然而無法可施，只得耐忍聽之而已。又過了許時，帝女所愛的那個宮女，忽然站起來說道：「兀的不是盤瓠在那裏叫麼？常儀和其他宮人等，子細靜聽，都覺寂無聲息，便斥他道：『何嘗有此事呢？你是自己的心理作用，或者是耳鳴弄錯了。那宮人力爭道：』盤瓠的吠聲，是我聽慣的，那裏會弄錯，而且此刻還在那裏狂吠，彷彿愈走愈近的樣子，你們聽見麼？」

說罷，側着耳，伸着手，向外邊指指，大家又子細聽了一回，依然寂無聲息，都責備他的錯誤，那宮女不伏，氣忿忿的說道：「讓我喚喚他看，說着不等常儀答應，將身挨出帳外，像個要去呼喚的意思，那知這一去，竟不復回來了。」帳裏的人等了許久，不見他進內，亦不聽見他咳嗽之聲，頗覺詫異，提着他的名字叫，亦不見答應，這才大家驚疑起來，慌忙通知衛士，叫他們設法去尋，但是在此昏暗迷漫之中，伸手不見五指，舉步不辨高低，那裏去尋呢？只能在附近一帶，提着名字，叫喊了一回，寂無應聲，也只索罷了。常儀因此重復納悶，覺得這事真有點可怪了，又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卻見東方遠遠地，有一塊灰暗色的白壁，在空中挂起，原來已是第二日了，又過了許久，白日漸高，大霧漸消，山東一帶，已隱約辨得出路徑，但是山西之地，仍舊昏黑如故，大家沒法，只得靜待，那知等了三日，仍是如此，而且每到下午，東方亦昏黑起來，帝嚳看到這種情形，知道沒有希望了，便對常儀說道：「朕看起來，明日我們回去罷，不用再尋了。」起初女兒的事情，朕以為是天數，照現在的情形一看，不但是天數，而且還含有一種神秘的道理在裏面，就使再尋，恐怕亦是無益的呢。汝想想看，大家同在一起，何以都沒有聽見盤瓠的吠聲，只有那宮女硬說聽見，這是可怪之事的一項，宮女一出帳門，就會忽然不見，而且一點聲息都沒有，四面駐紮的都是衛士和老將部下的兵士，重重圍裹，從那裏跑出去的呢？這是不見，而且一點聲息都沒有，四面駐紮的都是衛士和老將部下的兵士，重重圍裹，從那裏跑出去的呢？這是可怪的第二項，風雨雷電，我們一到山頂，就忽然而來，彷彿有意阻住我們去路似的，這是可怪的第三項，大霧三日，始終不消，而且東方較明，西方則昏暗不見一物，分明不許我們前進，或者不許我們窺見他的秘密。

這是可憐的第四巧。有這許多可怪之事。所以據朕的理想。女兒與盤瓠。一定就在這廬山的西面。而且都安然無恙。併且那個宮女。或許也同在一處。亦未可知。不過要使我們尋着。那是萬萬不可能之事。因為種種的現像。都是擋我們的。阻止我們的步的表示。假使再不覺悟。不肯回轉。恐怕他還要用強硬的方法。來阻止我們呢。到那時候。另有奇異的變化發生。使我們大受驚恐。或者竟有死傷。那末何苦來呢。況且朕等在此深山窮谷之中。走了多日。萬一糧食不繼。豈不是遲遲兩難麼。再者。朕和汝爲了女兒。骨肉情深。受苦受難。固然是應該的情願的。他們這批將士衛士。爲什麼原故。亦要叫他們跟着喫這種苦頭呢。爲了兒女私情。要那做國家干城的將士。喫苦。朕心實有不忍。而且於理上亦說不過去。所以朕想起來。只有趕快回去。不要再等再尋了。帝便聽了這番話。垂淚歎語。只得答應。到了次日。天氣依然如昨。帝便傳令踏去。老將羿聽了不解。就進來問道。如今帝女未曾尋到。何以捨之而歸。帝便將昨晚勸告常儀的話。又重述了一遍。老將羿歎道。帝具是仁慈之主。體卹將士。可謂至美盡善了。其實這些將士。深感帝的仁德。就使叫他們爲帝赴湯蹈火。亦樂於從事。何況跑跑山路。在山裏住兩日。那便是苦呢。至於糧食一層。老臣早已傷人轉去預備。源源接濟。即以現有者而論。亦尚有數日可以支持。何妨再遲幾日。等這大霧消了再說呢。帝得道。朕意決了。不必再等了。朕於一切行事。總求心之所安。不安者不做。現在勞師動衆。多日之久。爲了朕的私事。朕回想起來。實在不安。已極。所以總以趕快回去爲是。汝等如此忠誠。朕真感激不盡。老將羿見帝意如此堅決。不便再說。只得號令將士。

拔隊轉身。那知一到山脚，天色頓然清明，與山上絕不相同。常儀到此，方才相信帝嚳之言不謬。死心塌地的一同回去。不過回想到出來的時候，何等高興，何等熱鬧。今日還歸，如此寂寞，如此悽慘，不由得不悲從中來，不能自己。一路的眼淚未曾乾過。這亦是母女天性，無可避免的。閒話不提，且說這次歸程，是沿濱水而下，直到雲夢大澤，沿途蠻人甚多，形狀衣飾，亦極詭異，但都不敢為患。一則有兵隊擁護，甲仗整齊，彼等自礙而生畏。二則房王吳將軍的被殺，彼等亦有傳聞，早生恐懼，所以大衆所到之處，不是望風逃匿，就是道旁稽首，絕無阻礙。一日到了雲夢大澤，要想北渡，但是搜求船隻，非常缺乏。原來帝嚳前此所坐來的船，都給房王的兵所毀壞了。他們深恐帝嚳逃脫的原故，又將所有大澤南岸的船隻，都統統毀去。因此交通早已斷絕。就使有幾隻新造的船隻，因常嚳人多，加以老將羿統率的大隊，萬萬不能敷用。所以會商的結果，只得從大澤的西岸，走陸路回去。到了漢水，帝嚳向常儀說道：此地離亳都近了，汝歸宮之後，切不可再露出悲傷狀態。因為母后年高，併且甚鍾愛女兒，假使問起來，朕不敢隱瞞，而且亦無可隱瞞。到那時母后必定十二分的悲痛，還須汝與正妃等寬慰疏解，倘汝再悲傷起來，觸動母后哀緒，那更不得了。呢。常儀聽了，唯唯答應。過了幾日，竟回到亳都了。那時亳都留守的臣子，聽見帝嚳巡守歸來，自然皆出都迎接。又問起房王作亂之事，帝嚳大略的告訴一徧，併且慰勞他們一番。然後與常儀進宮來，朝見握哀，那握哀因為子婦孫女多月闊別，一朝團聚，不勝歡喜。正在那裏和姜嫄簡狄等商量，如何接風，如何燕樂，又說道：孫女兒是最歡喜談天說話，這次到南潯

去了一轉。聽見看見的一定不少。回來之後。那一種談笑。恐怕說幾日。幾夜。還不肯閉嘴呢。正在說時。人報帝來了。握哀一看。前面是帝嚳。後面是常儀。帝嚳先上前向握哀問安。隨後常儀也上前。也是如此。姜嫫簡狄亦都相見了。握哀等了一回。不見帝女進來。覺得有點詫異。便問道。孫女兒呢。這一聲問。大家頓時寂無聲息。答應不來。原來帝女遭難火略。帝嚳在歸途之中。稟安握哀的時候。早經附信給姜嫫簡狄。告訴一切。但是叫他們萬萬不可就說出來。所以這個時候。姜嫫簡狄是早知道了。握哀一問。如何回答呢。常儀悲痛在心。恨不得大哭出來。然而又不敢哭出來。那裏還能回答呢。只見帝嚳走到握哀面前。低聲下氣。婉婉轉轉的說道。兒有一事。正要稟告母親。但是請母親總要達觀。切不可傷心。握哀聽見這兩句話。曉得事情不妙。面色登時大變。氣急慮慙的直站起來。問道。怎樣怎樣。病死了麼。水裏溺死了麼。給蠻人劫去了麼。帝嚳連連說道。不是。不是。母親不要着急。請坐下罷。待兒好說。握哀坐下了。帝嚳就將那日如何情形。曲曲折折的說了出來。握哀沒有聽完。已經哭了。聽完之後。放聲大哭。直哭得氣接不上。姜嫫簡狄亦淚落不止。常儀更不必說。然而握哀已經如此了。大家只能忍住悲聲。走過去替握哀敲背的敲背。捶胸的捶胸。呼喚的呼喚。過了好一回。才慢慢地問過氣來。帝嚳亦力勸道。事已如此。母親哭也無益。請看開些罷。萬一悲苦傷身。做兒子的益發不安了。握哀又哭着說道。當初你原是不准他同去的。都是我硬逼着你同了去。現在如此。豈不是我害了他麼。帝嚳道。母親。不是這樣說。實在是兒子的不是。假使當時兒不要研究這個怒氣的變化。不留他在宮中。那末豈不是

就沒有這一回事麼。所以兒看起來，這個中間，無非是天意。請母親千萬不要再去想他了。那時姜嫄筋狄，亦齊來和勸。可是捫衷越想越悔，越悔越傷心。接連兩日，不曾好好的喫一餐飯。睡一寤覺，總是哭泣。年老之人，禁不住。第三日就生起病來了。帝嚳着急，趕快延醫調治，躬侍湯藥。但是那病勢日日加重。姜嫄私下埋怨帝嚳道：帝太爽直了。當日不應該對母后直說的。帝嚳道：朕一路歸來，何嘗不如此想。一則人子對於父母，不該有欺誑之事。二則這個情事，就使婆欺誑，亦欺誑不來。女兒是向來生長在宮中的。朕等一同歸來，而女兒不歸來。這個理由，從何處說起。若說已經嫁人了，嫁的是何人，並非迫不及待之事。何以不先稟命於母后。若說連常儀亦不同回來。那末他們母女兩個，究竟在何處，爲什麼不同回來。母后假使問起來，無論如何，總說不間的。總而言之，朕不仁不德，致有這種非常之變。現在又貽患於母后，朕不孝之罪，真是無可逃遁的了。說着，淚落不止。過了數日，捫衷病勢愈重。羣醫束手。帝嚳忙叫人去尋訪那個給簡狄收生的醫生，亦杳無蹤跡。尤其窘迫，無法可施。又過數日，捫衷竟嗚呼了。帝嚳擗踊哭泣，哀毀盡禮。自不必說。那知剛到三朝，忽然伊耆候處有人報到，說三妃慶都生了一個兒子了。帝嚳正在熱喪之中，無心去理會他。羣臣知道了，亦不敢稱賀。過了七日，捫衷火殮已畢。帝嚳才把那新生的兒子取一個名字，叫作堯。是否因爲他生在外邊，取遙遠的遠字，別音，不得而知。總之帝嚳因新遭母喪，不樂聞喜慶之事。又因伊耆候報到之時，捫衷已死，假使能早十天五天報來，那末捫衷雖有喪一孫女之悲，卻有添一孫子之喜，或者病勢可以減輕，不至於隕命，亦未可知。因此

一想，愈加傷感，愈無興趣，就和伊耆侯的使者說，叫慶都和堯，就住在伊耆侯處，成服守制，不必回來奔喪，如將來要他們回來時，自有命令來召，使者領命而去。那知從此之後，帝堯在外家竟一住十餘年，此是後話不提。

第十七回 唐堯降生之歷史 丹邱國貢瑪瑙瓊 咸黑有僮作樂

且說那唐堯怎樣降生的呢。原來慶都自從歸帝之後，到了伊耆國，伊耆侯夫婦，格外優待，自不消說。隔了多日，伊耆侯夫婦和慶都說道：這幾日天氣很好，我們陪你出外去遊玩罷。慶都聽了，非常歡喜，就問道：到那裏去呢？伊耆侯道：我們這裏，可游玩的地方很多，你還是喜歡水呢？陸呢？慶都道：女兒想，還是水路好。一則坐船比較的安逸，二則風景亦似乎比山嶺來得清秀。伊耆侯道：那末我們到大陸溪去罷。那邊風景很不壞，當下議定了。次日，伊耆侯夫婦，便回了慶都，徑向大陸澤而來，一路山勢逶迤，林木蔥鬱，正走之間，忽然空中落下一塊細石，正打在慶都額上，慶都出其不意，雖則不甚痛，不免喫了一驚，往上一看，並無別物，但見一羣小鳥，向前方飛去，頗覺詭異。伊耆侯道：這種鳥兒，名叫精衛，又叫烏市，又叫窰禽，又叫志鳥，原來是炎帝神農氏女兒的魂魄所化的。當初神農氏有兩個女兒，都是慕道求仙，要想長生不老，那知後來一個女兒，跟了赤松子雲遊四方，居然成了神仙，還有一個，名叫女娃，偏沒有成仙的緣分，赤松子不去收他，他憤極了，要想跑

到海外去訪求神仙。誰知到了東海上，船不過半天，舵翻橋折，竟溺死了。因此他的精魂不散，就變成這種鳥兒。他的窩都在我們國的西面發鳩山上。「現在山西長子縣西」他們常常銜些小木小石，飛到東海去丟在海中，要想填平東海，以洩他溺死之恨。他們一生一世，除了飲食倦臥之外，就是做這件事情。歷代以來，子孫孫無有休息間斷，真真是個怪鳥。我們在這一帶走路，往往給他所銜的小石打着。這是不足爲異的。慶都聽了，方才恍然過了一回。走到一座林中，只聽得一片叫精衛之聲。原來就是這些小鳥。在那裏自己叫自己，子細一看，形狀很像個鳥鴉，不過頭是花的，嘴是白的，腳是赤的罷了。過了幾日，大家到了大陸澤，船隻早已備好，就一齊登船。正要啓碇，忽然一陣大風，只見東南角上，捲起一朵紅雲，那紅雲之中，彷彿有一個動物，蜿蜒天矯，跟着紅雲，直向船頂而來。須臾之間，愈逼愈近，鱗爪全見。原來是一條赤龍，長約十餘丈，張牙舞爪，躍首搖尾，形狀怕人。大家都看得呆了。後來那條赤龍，漸漸到船的左近，頓然風也止了，雲也散了。他卻盤旋於船的左右，忽而飛騰，忽而上下，總不離開這隻船。把衆人都嚇得驚疑不定，猜不出是禍是福。獨有那慶都，不作一語，亦絕無恐怖。儘管憑着船窗，呆的對着那條赤龍看。看到後來，臉上露出笑容，彷彿那條赤龍，是十分可愛的樣子。大家亦莫名其妙。過了一回，天色向晚，暮雲四起，那條赤龍亦漸漸不見了。當夜衆人就宿在船中，談那條龍的奇異。伊耆侯夫人道：「我們今朝假使不是爲了這條龍，早已走了不少路了。雖則看見了一種沒有見過的東西，却是攔攔了我們半日的行程。伊耆侯道：有什麼要緊呢？我們原是遊山玩水，並沒有

什麼一定的去處。就是多遲幾日，亦不妨。三人說說談談，不覺向夜，各自歸寢。到了次日，天色甫明，只聽得一陣吶喊之聲。伊耆侯大驚，急忙披衣起身，問有何事。衆人報道：昨日的那條赤龍又來了。伊耆侯聽了，詫異之至。來到船頭一看，果然就是昨日的那條赤龍。但是身體像個短小了好些。隔了一回，伊耆侯夫人和慶都也來了。只見那赤龍，總是在半空中翱翔，和老鷹一般。但是總不離開這隻船。大家都猜不出他是什麼意思。有幾個水手就問伊耆侯道：照這個樣子，今天還是開船呢？還是不開呢？伊耆侯道：開船便怎樣？水手道：萬一開到半中間，同昨日那樣的大風刮起來，那是禁不住的。龍的可怕，就是他那一條尾巴。假使他將尾巴向水裏一掉，那水就會得直立起來，豈不是可怕的麼？伊耆侯聽了，躊躇半晌，便說道：既然如此，我看就再等一回罷。那條龍想來總就要去的，等他去了，再開船不遲。那知這赤龍在空中，總是不去，直到傍晚，方才漸漸不見。到了次日，卻又來了。接連三日，都是如此。但是每隔一天，他的身軀必短小不少。大家詫異之極，心中疑惑，悶悶不已。伊耆侯和他夫人說道：我看只好回去罷。這條龍實在有點古怪，恐怕有禍事發生呢。伊耆侯夫人道：我們勞師動衆，到得此地，好不容易。大陸澤的風景，還沒有領略得一半，就此回去，未免可惜。慶都道：據女兒的意思，我們不要直渡了，只要沿着岸，慢慢開過去，倘使遇着變動，趕快收篷搥港，想還不至於來不及。好在我們這次出來，不過游賞風景，並沒有目的地的，就使不能走遠，亦是無妨。不知父親母親以爲何如？伊耆侯道：這也卻好。於是就吩咐水手，沿着岸開去。那知那條赤龍非常作怪，總是隨後跟住。過了幾日，他的身軀已

縮得只有一丈左右長了。離船也愈近了。衆人看了，都莫名其妙。卻因爲連日以來，漸漸習慣，亦不以爲意。一日船到一處，伊耆侯猛然想起一事，就笑向慶都說道：「女兒呀，這裏是近着三河地方了，你可知道麼？和你甚有關係呢。慶都道：從前彷彿記得父親曾經說過，女兒生於三河之野的一塊大石中，由一個姓陳鋒的母親看見了，撫養大的。是不是？當時年紀小，不十分注意。原來就在此地麼？既然在這裏，今朝到要去看，究竟那塊大石在那裏？」伊耆侯道：「我們連日坐船，正有點氣悶，上岸走走，舒舒筋骨，亦是一法。」等了一回，船到三河，伊耆侯便分付停泊。大家登岸，行不多路，只見那條赤龍，依舊緊緊跟隨。大家亦不去理會他，走了許久，慶都要想尋那塊託生的石頭，卻是無從尋起。一則此處地方荒僻，人烟不多，無可詢問。二則伊耆侯當時亦是聽人傳說，並非日駁，併未曾遇到陳鋒氏，所以亦不能確實指出這個地方。大家只得在前後左右，走了一回，撿到幾塊有裂縫的大石，便猜度揣測一番，如此而已。究竟是與不是，沒有人能說證實他。慶都此時，心中非常難過，暗想：「可惜最初撫養我的那個陳鋒母親，死得太早了。假使他在這裏，定然能說我知道生身之所在，豈不是一件快事麼？我這種出身法，本來是前古所未聞，天下所沒有的，倘能發指出一個證據，在這裏立一個紀念物，傳到後世，或者還有人相信，現在這般迷離情恍，不要說後世的人，聽了未必相信，就是我自己現在，亦不能相信呢。究竟我這個人，是那裏來的呢？想到這裏，不禁煩悶起來。正在出神之際，忽聽得後面一片喊聲，叫道：「快走開，快走開，聽來了。」慶都回頭一看，但見那條赤龍，離地不過二尺，張牙舞爪，直向前來，慌得衆人

連跌帶滾紛紛逃避。便是伊耆侯夫婦亦顧不得慶都。急向左右分竄。慶都剛要逃時。那龍已到面前。慶都急向左轉。那龍衝過右邊。再回轉左面來。將慶都阻住。慶都急向右轉。那龍從左邊再回右邊。又將慶都阻住。如此兩三次。陡然風聲颯颯。陰雲四合。伸手不見五指。那條龍直向慶都身上撲來。此時慶都已如醉如癡。失其知覺。仰身倒地。聽其所爲。過了些時。雲開日出。龍已不知所往了。慶都心地亦頓然明白。慌忙從地下扒起。整束衣帶。但是滿身涎沫。腥穢難當。這時伊耆侯夫婦及家人等。都逐漸奔集。看見這個情形。便問慶都道。怎樣了。怎樣會得如此。沒有給那龍撞壞嚇壞麼。慶都滿面羞慚。不好回答。伊耆侯夫婦也覺得這個情形有點蹊蹺。亦不再追問。恰好看見地下丟着一捲物件。腥涎滿膩。想來是那條赤龍遺下在這裏的。拾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副圖畫。展將開來。只見上面有字有畫。當中畫的是一個赤色人。眉如八采。鬢髮甚長。面貌上小下大。上面的文字。是赤帝受天祐。眉八采鬢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二十四個大字。大約就是說所畫的這個人了。下面還有七個字。叫作赤帝起成天下寶。大家看了。都不能解。不但這幅字畫的意義不能解。就是那赤龍何以能殺有這幅字畫。又何以遺落在此地。這種理由。都不可解。但是這時慶都身體狼狽。飢餓。軟弱疲憊。萬萬不能再留。只好大家攙扶着。急急回到船中。換過衣服。慶都回想剛才之事。胸中不快。懈怠異常。一到天晚。即便安歇。那知自此之後。已有身孕了。這種事跡。在古史上說起來。亦算是感生的一種。後來直到秦始皇的時候。那漢高祖的母親劉媪。在大澤之陂困覺。夢見和一個神人相遇。他的父親太公去找他。遠遠

看見一條龍在他身上，和他交接。後來就有孕而生漢高祖。大約還是鈔的這篇老文章罷。閒話不提。且說慶都自從這日之後，總覺懶懈少力，游興全無，便向伊耆侯夫婦說要回去了。伊耆侯即叫水手棹柁，過了多日，回到齊國，休息了幾個月，時交夏令，伊耆侯夫人向慶都道：現在已是夏天，此地很熱，你是有孕的人，恐受不慣這種炎暑。雖此地西南有一座山，叫作伊耆之山，原來那山上常有虎豹猛獸為患，傷人不少，你父親到了此地之後，派兵去將那些虎豹猛獸統統驅殺淨盡，那山邊的人民感激異常，因此就將此山改了這個名字，併且在那山邊一個丹陵〔山西長治縣南〕上，造了些房屋，以作紀念。那些房屋甚為幽雅，四面多是森林，夏令頗覺涼爽，大可以避暑。你父親曾經在那裏住過幾時，現在我和你到那邊去住罷。慶都聽了，極為願意。於是大家就搬到丹陵去住，轉瞬暑退涼生，慶都因貪戀着此地的風景好，不願移回去，又住了幾個月。一日分娩，產了一個男孩，卻也奇怪，那男孩的狀態，竟和那幅字畫上所說的差不多。兩隻腳心上，各有二十二顆朱痣，彷彿同天上的翼星一般。翼星是南方朱鳥的第六宿，有二十二星，為朱鳥之翼，所以叫作翼星。這個叫作赤帝之精，生於翼，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堯降生之歷史了。那時伊耆侯夫婦和慶都，都非常之高興，併料定這男孩生有日來，將來一定是個非常之人。於是一面用心撫養，一面趕快脩書去報告帝嚳。這時候慶都從毫都動身之日，恰恰已有十四個月，就說他是孕十四月而生的。後世就傳為佳話。到得漢武帝時候，他的妃子鉞弋夫人，誕生昭帝，亦是十四個月。漢武帝就把他居住地方的門取一個名字叫堯母門，就是用這

偶典故了。那知帝堯降生的歷史雖然甚奇異，但是生出來之後，卻事不湊巧。剛剛他祖母握蓀死了，帝嚳不要他回去，因此長住在外祖伊長孺家。一住多年，連他的姓都變為伊善了。這是後話不提。且說帝嚳居喪三年，不親政治，後來服滿，才出來處理政務。那個時候，至德所被，物阜民康，真可以算得一個那治之世。就有大小臣工創議，請求帝嚳舉行封禪之禮。帝嚳正在謙讓未遑，忽有南方的官員奏道：丹邱國前來進貢，使臣已到郊外了。帝嚳大喜，便和羣臣商量招待他的禮節。命木正火正前去辦理。過了多日，丹邱國使者到了。帝嚳就令在殿庭延見。由火正領導，兼做繙譯。丹邱國使者共有二人，一正一副。其餘隨從的總共六十多個。內中有八個人，用一個彩亭，抬着一項物件，跟了正副使者，同上殿來。其餘的都留在外面。當時二使者上殿之後，見了帝嚳，行過了禮，就說道：小國僻在南方，向來極仰慕中華的文化，只因路途太遠，不能前來觀光，甚為缺憾。近年風調雨順，海不揚波，小國人民意思起來，一定中華又出了一位大聖人了，才能如此。小國君主本想親自前來朝見的，只因政務甚忙，一時找不出攝政之人，只能略備一項不中用的東西，特飭陪臣等前來貢獻，聊表達方小國的敬意。伏乞聖人賞收。小國人民不勝榮幸。說罷，便回身叫那八個人將彩亭抬上殿來，安放在中央。二個使者掀開帷幕，從彩亭中捧出一件其赤如火的東西，彷彿是瓶甕之類，恭恭敬敬送到帝嚳面前。早有帝嚳侍從之臣，將他接住，放在旁邊几上。衆人一看，果然是個大甕，高約八尺，通體鮮紅，豔麗奪目，可愛之至，卻不知是什麼東西製成的。更不知裏面盛着些甚麼。當下帝嚳先慰勞了使者一番，又對於他國

君稱謝一番。又問那使者何日動身。走了多少路程。又問他國中政治風俗。及一切情形。兩個使者一一對答了。帝對方才問那所貢的物件道。這個叫甚麼名字。用什麼製成的。使者道。是用瑪瑙製成的。所以名字就叫瑪瑙。帝對道。瑪瑙是礦物麼。使者道。小國那裏瑪瑙有好幾種。一種是礦石之類。一種是馬的腦質變成的。一種是惡鬼的血變成的。礦石生成的那一種。品質極小。不能做大的器物。惡鬼血變成的那一種。不可多得。現在這個是馬的腦質做成的。尤其是稀罕之物。小國君主偶然得到了。不敢自私。因此特來貢獻於中華。聖天子。帝對聽了。詫異之至。便問道。馬的腦質。可以做器物麼。使者道。可以。小國那裏有一種人。能發聽見了馬的鳴聲。或者看見了馬的狀態。就可以辨別他腦質的顏色。大概日行萬里的馬。及能鼓騰空飛行的馬。他的腦子。顏色一定如血一般的鮮。現在這個。就是這種馬的腦子所做的。能發日行千里的馬。他的腦子一定是黃色。假使嘶鳴起來。幾百里之遠的地方。都能發聽到他的聲音。那末他的腦子。一定是青色。走到水裏去。毛鬣一點都不濡溼。跑起路來。每日可以走五百里。那末他的腦子。一定是黑色。力氣甚大。併且善於發怒。這種馬。他的腦子一定是白色。所以這一類的瑪瑙。紅黃青黑白。色色都有。並不算十分稀奇。不過紅色的最難得。最貴重罷。帝對聽了這番話。似乎不相信。然而他既然說得如此確實。也不好再去駁他。只得又問道。那末惡鬼之血變成的瑪瑙。又怎樣的呢。使者道。這一類亦有兩種。一種白色。一種赤色。赤色的生在小國野外。是小國本國惡鬼的血所變成的。至於白色的那一種。據故老傳說。是中國的惡鬼血所化成的。當初

中國傳說有一個聖人，叫作黃帝，和一個惡鬼的首領蚩尤氏打仗。那蚩尤氏部下的兇人、惡魔、妖魅，各種都有，併且不可勝計。後來黃帝用天兵天將，將那蚩尤氏殺敗了。連四方的兇人、惡魔、及各種妖魅，一概殺戮淨盡。滇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成山。幾年之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都匯集到小國那邊去。所以小國那邊有肥泉之水，有白堊之山。遠望過去，峨峨然和霜雪一般。這種山水的裏面，白瑪瑙甚多，所以陪臣知道。白色的瑪瑙，是中國的惡鬼血所化成的。帝嚳道：汝這種話可信麼？使者道：小國那邊，故老相傳是如此說的。究竟可信不可信，陪臣亦不知道。不過肥泉之水，白堊之山，明明都在山下，水中又常常有白瑪瑙發見，證據鑿鑿。想來一定是可信了。帝嚳聽了，也不再和他分辯，又問道：那末貴國裏礦石質的瑪瑙有幾種呢？使者想了一想，才說道：據陪臣所知道的，共有六種。一種紅色，裏面含有枝葉和五色的纒絲，彷彿同柏枝一樣。這種叫作柏枝瑪瑙。一種黑色與白色相間，叫作金子瑪瑙。一種質理純黑，中間夾雜白色和綠色的，叫作合子瑪瑙。還有一種，正面看起來瑩白光彩，側面看起來彷彿和凝血一般。這種叫夾胎瑪瑙。最可寶貴，還有一種，叫作鬼面青。他的顏色是青中帶黑，有的中間雜以紅色，同蜘蛛絲一樣，尤可珍貴。我們小國那邊，竟不大有。聽說中國西北方，這一種出產得最多，不知是不是。還有一種，顏色正紅，一些癢點都沒有。小國那邊就叫他真正瑪瑙。因為他是南方之正色的原故，出產亦最多。不過品質大的，竟沒有。以上六種，都是陪臣所知道的。此外有無遺漏，不得而知了。帝嚳聽了，覺得他於瑪瑙一類的礦石，的確大有研究，與剛才那一番荒唐之話。

大不相同。又不勝詫異。當下又問道。這個瑪瑙甕。既然是馬的鬚子做成的。那末貴國的人。都會得製造瑪瑙器具了。如何製造法。汝可知道麼。使者道。小國的這種瑪瑙器物。不是人工製造的。是鬼工製造的。所以如何製造法。陪臣實在不得而知。帝嚳聽了。尤其詫異。便問道。鬼是個無形無質的。如何能殼製造。貴國人有何種法力。能殼驅使鬼物呢。使者道。小國那裏有一種鬼。叫作夜叉駒跋之鬼。他的性質。最喜歡製造瑪瑙器具。尤其喜歡用紅色的瑪瑙來製造成瓶甕孟梳之類。他輕易不肯露形。有時人遇到他。就倏然隱去。亦從不向人作祟作害。人要叫他製造瑪瑙器具。亦不是用法術驅遣他的。只要將瑪瑙放在一間暗室之中。向空中祝告。說我要製造一種什麼器物。務請費心等話。過了幾日去看。一定已經製造好了。還有一層。小國那邊這種夜叉駒跋之鬼。不但能殼製造瓶甕孟梳之類。而且能殼製造各種樂器。併且極其精妙美麗。中國的人。凡有到小國那邊去的。都願拿出重價來買幾個使用。一則物件真可愛。二則出門出路。游山過水的人。有了這種夜叉駒跋鬼所製造的東西在身邊。一切魘魅之類。都會得望之而遠避。還有這麼一項偉大的功用。所以這次小國君主。特地選了這件東西來貢獻。固然因為他難得。或者於聖主有相當的用途。亦未可知。帝嚳聽了。覺得又是一篇鬼話。亦不追究。再問道。現在這甕裏面盛着的是什麼。使者道。是天上降下來的甘露。服之長生。小國君主在國內造起一個高臺。臺上安放一個承露盤。積之多年。方才得到少許。現在盛在甕內。謹敬奉獻。恭祝聖主的萬壽無疆。帝嚳稱謝道。承汝主如此嘉惠。實在可感之至。汝歸去之後。務須着實爲朕道謝。使者

連稱不敢當。下帝嚳就叫火正設宴款待。後來又叫他陪着往各處遊玩，以表顯上國的風景。過了月餘，使者告辭，帝嚳備了許多貴重物件，報答丹邱國王。對於兩個使者及隨從的人，都厚加賞賜，併飭人送他們出境。那些人都歡欣鼓舞而去。這裏帝嚳，就將那瑤瓊供藏在太廟裏，以示珍重。又取了好許多甘露，分賜與羣臣。嘗過了，其味如飴，無不稱謝稱賀。都再拜稽首說道：現在帝德被於殊方，如此遠的丹邱國，都來貢獻珍物，這是前古所無的。依臣等看起來，那封禪大典，實在可以舉行了。帝嚳聽了，兀自謙遜。后土句龍道：臣聞古代聖帝，功成之後，都先作樂。樂成之後，以祀上帝，以致嘉祥。如今帝既不肯封禪，何妨先作樂呢？帝嚳道：還以汝的說話爲是。不過要作樂，必須先要有精於樂理的人。汝諸臣意中，可有這個人麼？木正道：臣屬下有咸黑，頗精樂理，可以勝任。水正黑道：后土句龍之子有僮，善於製造樂器。臣可以保舉。帝嚳大喜，即刻命二人以官職，叫他們前去辦理。帝嚳無事之時，常常到那裏去看看，和他們二人談談。

第十八回 盤瓠逸去帝女歸來 帝嚳至東海訪柏昭

且說帝嚳四個妃子，姜嫄生棄之後，又生了一個，名叫台璽。簡狄只生了一個，慶都亦只生了一個，堯。常儀生了一個帝女，和一個孽。後來帝嚳又納了兩個宮人做側室，一個生了兩子，大的名叫闕伯，小的名叫實沈。一個生了三子，長的名叫叔戲，次的叫晏龍，小的叫巫人。除出慶都母子，久住在外邊，不曾回來外，其餘三妃，

兩側室九個兒子聚在一處。雍雍熙熙。倒也極家室天倫之樂。只有常儀。因為帝女失身非類。生死不明。時時悲思。雖經姜嫄等百般勸慰。終解不了他的愁悶。這也是母子天性。無可避免的。一日正在獨坐傷懷的時候。只聽見外面宮人報道。帝女回來了。常儀喫了一驚。詫異之極。剛要詳問。只見許多宮人。已擁着一個服式奇異的女子進來。那女子一見常儀。就搶過來。一把抱住。雙膝跪地。放聲大哭。當儀子細一看。只看他面龐聲音態度的確是帝女。不過肌膚消瘦得多了。再加以所穿的是個獨力之衣。所繫的是個僕鑿之結。膏沐不施。形狀憔悴。不覺驚喜交集。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又看見帝女這樣大哭。也禁不住痛哭起來。這時候早驚動了一宮之人。姜嫄。簡狄。摯。燕。巖。台。窳諸兄弟。都跑了過來。便是帝嚳正在退朝之後。得到這個消息。亦急忙跑來。大家看見這種情形。都禁不住垂下淚來。一室之中。充滿了悲哀之氣。彷彿與帝女失去的那一日。景象差不多。過了一回。還是帝嚳止住他們。叫不要哭了。帝女見是父親。方才止住悲聲。走過來參見了。又和諸母親及諸兄弟見過了。帝嚳叫他坐下。便問他那日以後的情形。帝女還是抽抽噎噎的。一面哭。一面說道。女兒自從那日被盤瓠背了出門以後。身不自主。但覺忽高忽低。總在那叢山之中亂竄。女兒那時。早把生死兩個字置之度外。所以心中尚不十分慌。只見兩旁木石。如飛如倒的過去。不知道竄過了幾個山頭。又不知道竄過了幾條大河。天色漸漸昏黑了。忽然到了一個石洞。那石洞很寬很大。尋常最大的房屋。大約總比他不上。現在湖南瀘溪縣西一百八十里有一座武山。半山有洞。就是盤瓠的遺跡。據說此山高可萬仞。山洞可以容到

數萬人洞前有石羊石獸，洞裏有石牀，又有一石其形狀如狗，就是盤瓠的遺像。」盤瓠到此，才把女兒丟下。女兒那時驚髮飢餓，真被倦極了，不能動作，不覺昏昏睡去。及至醒來，一輪紅日照進洞裏，想來已是第二日了。卻見盤瓠口銜一個大石碗，碗中滿盛着清水，到女兒面前放下。要女兒渴，女兒正是飢渴，就勉強喝了兩口。那精神才漸漸回復，細看那洞裏面，遠遠有一張石牀，另外還有石竈、石釜，併各種器具之類甚多，不過都是石做的。女兒到此，頓定思緒，心想：前回山嘗所屬的那句話，不料竟給他說着了，真是命該如此，亦沒得說。不過撇下了祖母、父親和諸位母親，和諸位兄弟，獨自一個，在這荒山石室之中，與獸類爲偶，真是最慘酷之事。自古以來的女子，同女兒這一樣的遭際，恐怕是沒有的。想到這種地方，寸心如割，幾次三番，要想尋個自盡。但是盤瓠非常有靈性，總是預先知道，總是預先防備，所以不能如願。最難過的，盤瓠雖憐得女兒的話，女兒卻懂得不得盤瓠的話，無可談講，尤其氣悶。有一日，盤瓠忽然有許多時候沒有到石室裏，女兒正在懷疑，那知到了夜間，他竟又背了一個人進來。女兒倒大嚇了一跳，子細一看，原來就是何候女兒的那個宮女。大家聽到這裏，都詫異起來，說道：「原來又是他背去的，所以無影無蹤，總尋不着。」帝嚳又問道：「那末後來怎樣呢？」女道：「那時宮女看見了女兒，亦是驚喜交集。後來女兒細細地問他，才知道父親母親如何的爲了女兒悲愁，又如何的叫大衆追尋，又如何尋到女兒的一塊巾帨，又如何的大霧迷路，不能前進。女兒聽了，愈加悲傷。原抵配與宮女商量，要想兩個人下山，尋路回來的。不過走出石室一望，早已心慌腿軟，原來那邊山勢既高，一

面是下臨絕壑。一面亦是崎嶇險阻。絕無路途。想來自古以來。從沒有人走過的。況且女兒和宮女。又都是生長閨門。此等山路。如何能走呢。還有一層。盤弧每日總是伴著。絕少離開的時候。因此逃走的這一層。亦只能作罷。不過自此之後。有了一個宮女作伴。可以談說商議。比到前數日。頗不寂寞。亦只能就此延捱過去。常儀聽到此處。忍不住僥言道。你們的喫食。那裏來的呢。帝女道。總是盤弧去銜來的。或者野獸。或者飛禽。狼獾。兔。鹿。雉。鳩。雀之類。無所不有。大約他每日總去銜一件來。常儀道。你們是生喫的麼。帝女道。不是。是熟吃的。那邊洞中。原有石甕。石釜之類。連其他器具。及取火的器具。種種都齊。不知道他究竟是從那裏弄來的。所以女兒有時候想想。實在是神異。或者竟是天數了。常儀道。你們兩個做這種燒煮洗滌的事情。做得慣麼。帝女道。起初亦很覺困難。不過事到其間。亦無可如何。只能硬了頭皮做。做了幾個月。亦漸漸練習了。所欠缺的。就是沒有鹽。味道太淡。其難下咽。久而久之。才成習慣。說到此處。帝女忙攔住他道。這個且慢說。後來到底怎樣。此刻汝又怎能回來呢。帝女把帝嚳這一問。不禁漲紅了臉兒。低下頭去。半響才說道。自此之後。不知隔了多少日子。女兒與宮女兩個。都有孕了。大約有三四年光景之久。女兒連生三胎。每胎兩男兩女。總共六男六女。宮女也連生三胎。每胎一男二女。總共三男六女。帝嚳忙問道。所生男女。都是人形麼。帝女道。女兒生的都是人形。宮女生的。女子是人形。只有三個男子。雖則都是人形。但有一條狗尾。頗不好看。帝嚳道。現在他們都在那裏。帝女道。都在山洞之中。帝嚳道。那末汝怎樣能發尋來呢。帝女聽了。又哭起來。說道。女兒自從失身於

盤瓠之後，生男育女，漸漸相安。盤瓠的說話，女兒亦漸漸了解了。盤瓠雖則是個異類，但是待女兒甚好，待宮女亦好。女兒常和他說，你既然要我做妻子，不該應弄我到這種地方來，使我受這種苦。我有祖母父母，不能侍奉，我有兄弟親戚，不能見面，未免太刻毒了。他對於女兒的這種話，亦不分辯，不過說：將來自有歸去之一日。叫女兒不要性急，女兒問他到底幾時可以歸去，他又搖搖頭不說。這種捱過，不知道好幾次了。有一日，他忽然不飲不食，只管朝着女兒和宮女兩個嗚嗚的哭。女兒問他為什麼原故，他說：同我們夫妻緣分已盡，不久就要分離了。女兒和宮女聽了他這句話，都大哭一驚，忙問他道：為什麼要分離呢？分離之後，你又要跑到那裏去呢？那知他只是嗚嗚的哭，不肯說出來。後來女兒問得急了，他才說出一句，叫作天意如此，無可挽回。當時女兒等雖則失身非類，但是多年以來，情同夫婦，聽說他要走，如何放得下呢？就問他道：你走了之後，撇下我們和一班兒女在這裏，叫我們怎樣呢？你既要走，何妨帶了我們同走，何必一定要分離呢？盤瓠說：這個不能，種種都是定數，不是我，實在是天數難違。好在我從前和你說，你還有歸去之一日，現在這個日子就要到了，你何必愁呢？女兒當時聽了這話，更加詫異，便又問道：你在這裏，或者你還能帶送我們回去，現在你要去了，撇我們兩個，和一班小孩在此，此地又是一個絕境，多年以來，從沒有看見一個人影兒，叫我們怎樣回去呢？盤瓠道：凡事都有天定，天數要叫你回去，自然到那時有人指引你，何須過慮呢？至於你們沒有回去之前，所有糧食，我都已預備好，就在這石屋後面，你們只要安心等待，一切不必相憂。女兒等見他說得如

此確鑿決絕，亦無可再說。那知到得第二日，盤瓠果然一去不復返了。女兒等料想尋亦無益，只好聽之。尋到石屋之後，果然堆著無數食物，也不知道他甚麼時候安放在那裏的。然而計算起來，不到一年之糧，究竟這一年內，能否有機會可以回家，正不敢說。但是事已至此，只能按着盤瓠的說話，安心度日，靜待天命。那知有一日，女兒一個長子，名叫自能的，忽然直往山下亂跑，呼之不應，等了許了，不見回來。女兒沒法，只得將其餘的男女，交付宮女代管，獨自一人下山去找。一直走到山脚下，這是女兒這幾年來，從沒有到過的地方。那知自能剛從前面回轉來，手裏拿着一件不知什麼東西，離自能前面約五六丈路，彷彿一個男子，忽忽向那面跑去。這又是這幾年來，初次遇到的一個人。自能走到前面，女兒察看他所拿的東西，原來一張本處的地圖。非常工細。女兒問自能那裏來的，自能回轉頭，指指那面跑的男子，說道：是那男子給他的。女兒又問自能那男子給你地圖的時候，怎樣和你說呢？自能道：他叫我拿了這張東西去見外祖。女兒聽了這句話，知道盤瓠的話要應驗了。急忙和自能跑回石洞中，與宮女商議，并將地圖展開觀察，只見圖上註得明明白白，從山上起身，到何處轉灣，到何處又須轉灣，到何處才有市鎮，不過到了這個市鎮，此外就沒有了。宮女道：是呀，只要到了有人烟的地方，就有方法好想了。於是商量動身之法，究竟如何動身呢？統統同走麼？兩個弱女子，帶了二十幾個小男女，無論有幾個年紀甚小，萬萬走不動，就使走得動，亦實照顧不到。況且還有三個，是有尾巴的，路上假使有人疑心起來，欺侮凌辱，那末又將如何？還有一層，這班小男女，極善吵鬧，實在是野性難馴。

平日在山洞裏已經不容易制伏。一旦到了外面，假使闖起禍來，那末又將如何，所以統統同走一層，實在辦不到。至於女兒一個人動身獨走，荒山曠野，千里迢迢，實在有點心慌，亦是做不到的。假使同宮女同走，撇下了一班小男女在洞裏，聽他自生自滅，那更無此辦法。問心亦所不忍。後來決定了，由女兒帶兩個年紀最長，身體較健的男孩，陪伴女兒同走。其餘的多留在洞中，由宮女撫育。約定一到毫都之後，即刻去迎接他們同來。那知到了動身的那一日，十幾個小男女，一齊哭吵，說道：「要去都同去，要不去都不去。」女兒沒法，氣得一個死，只得硬着頭皮說：「都去罷，都去罷。」但是糧食問題，衣裳問題，一路都是不可少的。兩個大人，總還可以勉強多帶些。二十幾個小男女的衣食，都要兩個大人兼帶。那是已經爲難了。況且還有幾個尚須提抱之小孩，顧了行李，顧不得小孩，顧了小孩，顧不得行李，真是難之又難。後來一想，只好一個不同走。女兒獨自一人走罷。幸喜得下山之後，走了不到兩日，就遇着移家的兩夫婦，剛才經過此地，起初見了女兒的裝束，以爲是野人蠻女，很有不肯和女兒接近之意。後來經女兒細細將情形告訴了他們一番，他們才願意與女兒同行。一路招呼，并且非常優待。直到了雲夢大澤旁邊，他們住下了。又相幫女兒到處招呼，尋人伴送。那邊百姓，知道女兒是個帝女，并且知道有盤瓠背去之事，大家都來饋送食物，或川資，或者情願陪送一段路。所以女兒從那邊直到這裏，雖則走了一兩個月，但是很舒服的。這都是父親恩德及於百姓之故呀。正說到此，忽然問道：今日爾母和三母親，何以不見。衆人見他原原本本的敘述，正在聽得出神之際，忽然給他這麼一問，不覺都呆

住了。停了一停。常儀就告訴他說。三母親回母家去了。太后已經去世了。帝女聽了。喫了一驚。那眼淚又不禁直淌下來。急急問道。幾時去世的。患什麼病。常儀就將所有情形。都告訴了他。帝女愈聽愈悽慘。聽完之後。又放聲大哭起來。說道。女兒向來承祖母異常鍾愛的。離開了多年之久。今朝邀天之幸。得回家鄉。滿擬依舊和從前一樣。承歡膝下。彌補這幾年的缺陷。不料祖母竟爲我而死。可不是要使我恨死慘死麼。這時提起了太后。大家都不禁哭起來。帝嚳在旁邊。引起了終天之恨。尤其泣不可仰。過了一回。還是箇狀。含着淚來勸帝女道。你可不要再哭了。一則你沿途勞頓。傷心過度。恐怕損害身體。二則太后去世。帝亦悲傷之至。到現在才有點停止。你不可使帝再傷心了。帝女道。女兒這幾年裏。總是終日以淚洗面。損害身體的一層。只好不去管他。至於女兒的這種境遇。二母親想想看。怎能殺不傷悲。帝嚳一面拭淚。一面立起身來。說道。罷了罷了。以前的事。都不必去提他了。汝那個地圖。還帶在身邊麼。可交與朕。再寫一信給宮女。朕立刻飭人去接他們到此地來。何如。帝女收淚道。承父親如此。那是好極了。不過地圖在外邊行李裏。停一回。等女兒信寫好之後。一同檢出。送交父親罷。帝嚳道。如此亦好。遂往外而去。這裏姜嫄。滿袖狄常儀等。就和帝女問長問短。多年闊別。劫後餘生。自然分外的親熱。有好幾個小兄弟。都是近來生的。尙未見過。都上前見過了。常儀又到裏面。拿出一套衣裳來。叫帝女將獨力之衣換去。一面說道。這套衣裳。還是你從前的呢。你認識麼。可憐。我自從你遭難之後。回到這裏。看到你賸下的這些衣裳用具。實在難過之至。幾次三番。要想分給宮人。不願再放在眼前了。然而

子細想想，終究不忍硬着頭皮。年年的替你收拾晒晾，看到這幾件衣裳，彷彿如看見你這個人一般。不想你今朝果然能數回來，依舊穿這幾件衣裳，這真是皇天保佑。說到此處，禁不住那眼淚又和珍珠一般簌簌的下來。帝女亦哭起來了。姜嫄忙打岔，指指那獨力之衣，問道：這種衣服，是那裏來的？帝女道：女兒在石洞中住了幾時，衣服只有這隨身幾件，又垢又敝，實在困苦不堪，便是那宮女，也是如此。後來走到洞外，偶然看見一種野草，彷彿和葛草一般，采來放驗起來的，確相類。女兒從前在宮中，曾經聽見大母親講過，并且看見製過織過，所以頗有點經驗。因此向宮女商量，就拿了來試試織織，果然成功了一種布，不過沒有器具，純是手工，所以粗拙到這個樣子。但是現在已經改良而又改良了，當初還要難看呢。說罷，走進房中，宮人早將浴具等備好，帝女洗過了浴，換好了衣服，又梳攏了一回，然後寫了一封給宮女的信，報告別後一切情形，叫他見信之後，就領這批男女回來。又在行李之中，尋出地圖，叫宮人一并送與帝嚳，帝嚳將地圖展開一看，只見那地圖畫得雖然詳細，但只有從石洞到村鎮的一條路，顯係這圖是專為帝女歸路而畫的，畫的是甚麼人，送的是甚麼人，盤弧的長子自能向來不跑下山，何以這日不聽母命，直跑下山，又何以巧巧與那送圖的人相遇。帝嚳將這幾點聯想起來，再合之上次的大霧攔阻，決定其中不但是個天意，而且冥冥之中，竟還有鬼神在那裏往來簸弄。但是這種簸弄，究竟是禍是福，不得而知，只能順勢順理做過去就是了。當下帝嚳想罷，就叫了一個素來和宮女相識之人，陪同許多人，星夜往南方而去。過了數日，帝嚳正在視朝，只見木正出班奏

道。昨日臣屬下有人從東海回來，說道：在那邊遇到柏昭老師，叫他轉致問候。帝的起居，特謹奏聞。帝覺聽了大喜道：朕即位之後，就叫人到扶桑去問候。那知柏老師已不在扶桑了。後來又幾次飭人去探聽，都說不會回來。那知老師卻不在西海，而在東海。那自然尋不着了。但不知老師在東海是久住，還是偶然經過。汝那個屬官知道麼？木正道：據那屬官說，柏老師住在那邊已有好許多月。將來是否長住，不得而知。帝覺想了一想，說道：那末朕明日就去訪老師罷。多年不見了。木正道：何妨就叫臣的那個屬官去請他來呢？帝覺道：那個不可。柏老師是朕的師傅，併且未曾做過一日的臣子。那裏可去請呢？還是由朕親自去拜爲是。好在此刻，朝中無事，來往不過數月。輕車簡從，亦沒有什麼不便。說罷，就決定次日起程。司衡帶了幾個衛士，隨同前往。一切政務，仍由衆臣工共同處理。且說帝覺這次出門，並非巡守，所以沿途亦別無耽擱。不過一月，已到東海之瀕。那知事不湊巧，柏昭已渡過海去了。到那裏去，卻又探聽不出。帝覺不勝嗟悵，駐車海邊，望洋而歎。便問那土人道：海外最近的，是什麼地方？土人道：最近是顛頊國。再過去是義和國。帝覺聽到顛頊國三字，猛然想起一件事，便向羿說道：當初顛頊帝有一個兒子，名叫伯翳，亦叫的伯服。就是現在火正祝融的嫡親伯父。自少歡喜出遊，後來竟一去不返。朕即位之後，到處訪問，彷彿聽見他已跑到海外，關土開疆，自立爲一個國王了。現在這個顛頊國，不知是否他所立的。朕想就此渡海過去看看，兼可以訪問柏老師的蹤跡。汝看何如？司衡駁道：這個甚好。老臣於陸地山水，跑的多了。西海亦去過，只有這東海的風景，還不曾見。借此隨帝遊歷。

長長見識，多個經歷，亦甚有趣。上人在旁說道：帝要渡海，恰好明日有船要出口，帝何妨就此同去呢？不過帝的從人太多，一隻船恐怕局促，再叫他們多開一隻罷。帝譽道：這個不妨，朕的從人可以少帶幾個去，倘能專開一隻，尤好。將來朕可以從重酬謝，但不知渡過去要幾日？土人道：如遇順風，十日可到，倘遇逆風，則不能定。帝譽沈吟了一回，決計渡海，於是就叫土人前去定船。

第十九回 帝譽納義和國女爲妃 盤瓠子女到亳都

到了次日，帝譽等一齊登舟泛海，恰好遇着順風，那船在海中真如箭激一般，四面一望不見涯涘。帝譽暗想：我曾祖考黃帝創造舟楫，創造指南針，真是利輻無窮，假使沒有這項東西，茫茫大海，怎能輕飛渡過去呢？過了八日，果然遠遠已見陸地，舟子歡呼道：這回真走得快，不到九日，已經到了。這是聖天子的洪福呢！天色傍晚，船已泊岸，早有顯瓊國的闕吏，前來檢查行李和人數，併問到此地來做什麼。帝譽的衛士一一告訴了他。那闕吏聽說是中華天子降臨，詫異到萬分，慌忙轉身飛奔去報告他的長官。這一夜，帝譽等依舊宿在船中。次日黎明，只聽得岸上人聲雜遝，併夾以鼓樂之音。帝譽急忙起身，早有從人來報說：顯瓊國王率領了他的臣民，前來迎接了。帝譽聽了，非常不安，忙請那國君登船相見。顯瓊國王定要行朝見之禮，帝譽謙讓再三，方才行禮坐下。帝譽先說明來意，又細問他建國的歷史，才知道他果然是伯耆的孫子。伯耆開國到現在，已有

八十多年。顓頊帝駕崩的時候，伯耆早死了，傳到他已經第三世，排起輩行來，顓頊國王是帝嚳的堂房姪孫。於是那國王益發親敬，一定要邀帝嚳到他宮裏去住幾日。帝嚳不能推卻，只得依他。於是顓頊國王親自帶領了他的臣民做前導，帝嚳坐在一個極笨重的車上，一路鼓樂擁護着過去。司衛祭和衛士從人亦都擁護在一起。帝嚳四面一望，早知道這個國是很小很瘠苦的，大約不過是個小島罷。不一時已到宮中，一切裝飾果然都極簡陋。顓頊國王請帝嚳在居中坐了，又吩咐臣下招呼司衛祭等，又叫人去查詢各處關吏。兩月中，有沒有一個中華人，姓柏名昭的，到本國來過。兩項分付已畢，才來陪侍帝嚳，說道：小國貧苦，又不知聖帝駕臨，一切沒有預備，很簡陋的。帝嚳謙謝了幾句，就問他道：此處物產不多麼？顓頊國君道：只有黍最多，其餘都很欠缺。要向鄰國去買。帝嚳道：此地與那一國最近？顓頊國王道：義和國最近。帝嚳道：那國豐富麼？顓頊國王道：比小國要豐富得多。帝嚳道：此地民情很古樸，共有多少人？顓頊國王道：小國民情很鄙陋，總共只一千五百多人。帝嚳道：義和國民情如何？顓頊國王道：他的人民很智慧，善於天文，有幾句詩，是他們精神的表示。叫作：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聽了這幾句詩，就可以知道他們的民情了。帝嚳聽了，不勝詫異，暗想海外小國，竟有這樣的學問，真難得了。當下又問道：義和國離此有多少路？顓頊國王道：他們共有好幾個島，最大的一島，名叫鳴谷，是他國都之所在。離此頗遠。最近的一島，名叫甘淵，離此地不過半日程。那島上有一個甘泉，風景頗好。帝如有興，可以前往遊玩。帝嚳道：那亦甚好。於是又

談了一回，就進午膳。除黍之外，略有幾項魚肉，要算他們的珍品了。膳後，國王就陪了帝嚳等上船，渡到甘淵。天尚未晚，只見他們無數人民，皆在海邊，男女分行，面西而立。帝嚳甚爲詫異，不知他們是做甚麼。顓頊國王道：這是他們的風俗，每日日出日入的時候，都要來迎送的。早晨在東岸，晚間在西岸，名叫浴日，亦不知道他究竟什麼意思。帝嚳子細一看，他們人民文秀者多，內中一個年輕女子，很是莊端，又很姝麗，是有大福之相，不覺稱奇。暗想：如此島國，竟有如此美人，真是芝草無根了。因此一想，不覺看了他幾眼。那知顓頊國王在旁，見帝嚳看那女子，看得出神，起了誤會，以爲有意了，便暗地勸人去和那女子的家屬商量，要他將女子獻與帝嚳。一面仍陪了帝嚳，到甘泉遊玩一回。那甘泉在山場之中，其味極甘，登山而望，海中波浪，如浮鴨起伏，蕩漾無常。中間夾以日光穿射，又如萬點金鱗，閃爍不定。風景煞是可愛。隔了一回，斜陽落於水平綫下，頓覺暮色蒼茫，浮烟四起，義和國民亦都歸去了。大家急忙回到船中。那時顓頊國王遣去商量的使者，亦回來了。那女子家屬，聽說中華天子要娶他女兒爲妃，非常願意，就是那女子亦願意了。約定明日送來。顓頊國王大喜，但是仍舊不與帝嚳說明。這一夜，大家都住在船裏。到了次日，船回顓頊國，早有人來呈報國王道：各處關吏都已查過，數月之中，並無中華人拍馬來過。帝嚳道：既然不在此，駁回去罷。顓頊國王固留不住，恰好那義和女也送到了。帝嚳問起原由，不禁大驚，忙說道：這個不行。萬萬動不得，朕偶然來此一遊，取女子而歸，外國之君知道了，必定說朕是個好色之徒，專爲獵隨而來。那裏可以呢。顓頊國君道：這是臣的一點微忱，他家屬

又非常願意，並非帝去強迫。有什麼要緊呢？況且義和國女子，極重名節，他既來此，忽又退回，使他難堪，以後不能再嫁，豈不是倒反害了他麼？帝學一想，這事太兀突了，然而事已至此，無法可施，轉念一想，凡事皆有天數，或者這也是天數之一種，亦未可知。姑且收納了罷，當下就收納了，一面與額頊國王道謝，作別，轉槍而歸。這一次卻是逆風，路上日子耽擱甚多，回到東海邊，已有月餘了。那義和女子，資質很聰敏，帝學給他起一個名字，就叫作義和。後來十年功夫，連生十子，都以甲乙丙丁做小名，所以史傳上面載着說義和生十日，就是這個解釋，此是後話不提。

且說帝學回到東海邊，因柏昭既尋不着，就急急回去，到了亳都，進宮之後，只見無數小孩子在院中亂竄，有的扒到窗上去，有的躺在地上，衣服都是斑斕五色，口中的話，亦是嘖嘖咕咕，一句不可懂，看見帝學和義和走進來，大家便一擁上前，或是牽衣，或是抱腿，有幾個竟用拳頭來打，左右的人喝他們不住，推開了這個，又來了那個，義和初到，便碰到這種情形，嚇得真莫名其妙。帝學亦無可如何，料想必定是盤瓠的子孫到了，正在難解難分之際，恰好帝女跟了姜嫄簡狄常儀等出來迎接，看見了，大喝一聲，那些小孩頓時四散奔逃，一霎時不知去向。帝學等方才進內坐下，先指引義和與姜嫄簡狄常儀等相見，行過了禮，又將路上大略情形說了一遍，便問帝女道：他們是幾時來的？帝女道：來了第六日了，野性未除，吵得個不了，幾乎連房屋都被他們拆去，看見了生人，就要欺侮，所以幾個小兄弟，這幾日來只好隔絕，不讓他們見面，似此情形如何是好？女

兒看起來，只好將他們仍舊攆回去。或者挑一所房屋，將他們圍禁起來，才是方法。否則恐怕要闖禍呢。女兒爲着這件事，連日與諸位母親商量，真無良策。專盼父親回來處置。帝嚳道：他們既具人形，必有人心。或者因爲生長山野之中，與社會從沒有接觸過，所以發生這種野性，亦未可知。朕想，只能慢慢地設法教導，使他們識字讀書，絕之以禮貌，或者可以變化他們的氣質。汝不必這般性急，且待朕來想法罷。就是一層人，數太多，合在一處，實在不宜。第一必須要分他們開來，才有辦法。合在一堆，恐怕就是教導亦無效的。帝女道：女兒看起來，恐怕有點難。他們這種桀驁野蠻之性，在人與獸之間，是不容易使他變化的。父親既是這樣說，且試試看。如果將來能變成一個人，真是父親如天之德了。帝嚳道：照剛才情形看起來，汝大聲一喝，他們就逃走，似乎見了汝，還有懼怕。對於宮女呢？說到此際，用眼四面一望，就問道：宮女何以不來見朕？他是回回來的。帝女聽了這一問，頓時臉上露出一種悽愴之色，撲簌簌又弔下淚來，說道：宮女沒有回回來。據說，他已化爲石頭了。帝嚳詫異之至，忙問道：豈有此理？人那裏會化石頭呢？在半路上化的麼？在山洞裏化的麼？怎樣一來，會化石頭？帝女道：據說是在山上化的。至於怎樣會化石頭，到此刻總想不出這個理由。帝嚳聽了，沉吟了一回，又問道：還是在我們迎接的人未到以前化的呢？還是在迎接的人到了之後化的？帝女道：是在我們迎接的人未到以前化的。帝嚳道：我們迎接的人，既然沒有到，怎樣知道他是化爲石頭呢？或者因爲汝久無音信，下山尋汝，迷失路途，或爲野獸所吞噬，都是難說之事。人化石頭，決無此理。朕總有點不信。帝女道：不是化了一塊

石頭竟化成一個石人。據那迎接的人回來說，身材面貌種種確實，一切都沒有改變。看過去儼然可以認識，不過不動不搖，撫摩他的身體冷而且硬，竟是個石質罷了。帝嚳聽到此處，愈加詫異，就叫宮人立刻去宣召那個迎接的人來。過了一回，那人到了，帝嚳便問道：汝等去接盤瓠的男女，怎樣一回事？其中詳細情形，可說與朕聽。那人道：臣等到了沅江方面，按照地圖，果然尋到一座山，半山中間，果然有一個極大的石洞，洞內洞外，有十幾個小孩，在那裏跳躍嬉戲，看起情形，都不過七八歲光景。臣等知道一定是了，就跑過去問他們話，那知他們都不懂，一齊向石洞裏逃進去。臣等追蹙進去，只見那洞裏，除出幾個小孩之外，並無一個大人。那些小孩看見臣等進洞，有些躲向洞的暗處去伏着，有幾個乘隙逃出洞外去了。臣等見尋不到宮女和孩子，又無可說，只得退出洞外，向各處找尋。料想宮女不過暫時出外，總在此洞附近，不久總要回來的。那知等了許久，不見蹤跡，到處尋喊，亦杳無影響。臣等不勝懷疑，忽見對面山上有許多孩子在那裏亂跑。臣等即忙趕過去，那些小孩看見了臣等，回身便跑。臣等跟隨過去，又走了好幾里路，只見遠遠一個大人，立在山坡上。臣等以為一定是宮女了，那時這些小孩都已跑到那人身邊，團團圍繞，或是牽，或是推，或是哭叫，但是那個人總是兀然不動。臣等甚為詫異，漸漸走近，見那人的身材的確是個女子，又走近些，覺得那狀貌的確是個宮女。當時極口大叫，那宮女也不應，也不同顏，及至走到面前，仍是如此。子細一看，原來他的面色已經和石頭一樣了。「現在湖南瀘溪縣西南三十里山上有石屹立如人，相傳高辛氏女化石於此，所以名叫辛女。」

岩，就是這個典故。」用手去摸，其冷如冰，其硬如金，真個和石頭無異。臣等此時驚異之極，也不知是什麼原故。當時大家商量，無法可施。後來決定，索性連石人扛了回來罷，可以做個憑證。大家研究研究，廣廣見識。那知衆人用盡氣力，總扛他不動。原來石人和山石已經連成一塊了。回頭看那些小孩，因為臣等走到，早已四散跑開。看見臣等搬弄石人，他們都站遠處觀看，呼之不理。走過去時，他們又跑開了。臣等至此，都是一籌莫展。看看天色將晚，方才一齊會合，向山洞而去。他們這些小孩，年紀雖小，那扒山越嶺的本領，却非常之大。臣等幾乎跟他們不上。後來看他們都走進洞去。那時天已昏黑，洞中一無所見，只聽見那些小孩，都在裏面呼呀爭鬧，亦不知道他們爲着何事。臣等不便進內，只得就在洞外支帷露宿。後來大家商議，這些小孩言語既不通，接引又不能。宮女又化爲石頭了，無人管束。我們假使再用柔軟的方法，要叫他們跟了我們同走，恐怕不能成功的。萬一明朝仍舊是如此，環山追逐起來，顧不了那個，或者發生意外危險。那末何以回來復命呢？因此決定用強硬手段。臣等十餘人，制伏二十幾個小孩，只要不給他們逃出洞外，總有方法可想。到了次日，天尚未明，臣等就到洞外守候。過了多時，天大亮了，他們有幾個醒來，看見臣等，慌忙爬起，發一聲喊，要想逃走，禁不住洞口已經堵塞，只得大家陸續都向洞底躲藏。臣等多數人守住洞口，分幾個手攜乾糧餅餌之類，進去分給他們。起初一定不敢接收，後來有兩個最小的，接去喫了。大家才慢慢地接去喫了。但是個個狼吞虎嚥，喫得甚多。想來可憐。大約有兩日沒得喫了，喫完之後，臣等和他們做手勢，表示要與他們同

走的意思。但是他們始終不懂。有幾個大一點的。幾次三番。要想衝出洞去。幸喜有人把守。沒有給他們逃出。臣等一想。照此情形。終非了局。只能實行強權。先將六七個大的都捉住了。用布捆住手脚。挾之而行。其餘小的。逼令他同走。方才慢慢地下山。可是臣等有幾個。已經被他們拳打脚踢。幾乎體無完膚。下山以後。添雇人夫看守。在路上走了一個多月。防備甚嚴。幸喜未曾失事。這就是臣等這次去迎接的情形了。帝嚳聽完之後。就說道。原來如此。朕知道了。汝等辛苦之至。且去休歇罷。那人退出。帝嚳向帝女道。照此說來。宮女化石之事。是無二無疑的了。朕從前聽人說。古時有女子望夫不至。而化為石之事。甚不相信。以為天下必無此理。不料現在竟有此事。可見凡事不可以一概論了。不過宮女化石。不在洞內洞外。而在相距甚遠的地方。甚不可解。帝女道。女兒想過。或者為女兒一去。杳無音信。時常到那處盼望。因而化在那處的。或者因女兒的幾個長男女。不聽宮女教訓。宮女責備了他們一番。他們不肯伏氣。逃了出去。不肯回洞。宮女到處尋找不着。恐無以對女兒。因而憂愁焦急。就那裏化為石的。亦未可知。女兒前日問過那些孩子。據說不服教訓。有兩日逃走不歸的事情。是有之。依此看來。似乎第二層為近。然而石人無語。莫可究詰。這個疑問。如何能破呢。說到這裏。不免又痛哭起來。帝嚳忙安慰他道。汝和宮女。雖有上下的名分關係。但是數年以來。同處患難之中。情同姊妹。今朝他化為石頭。汝的傷心。亦是應該的。不過事已至此。無可如何。汝亦不必過於哀悼了。至於這些孩子。朕總替汝等設法。分別請人來教導。汝可放心。說罷。起身出宮而去。

第二十回 赤松子之歷史 師延之歷史 鳳皇之情形

一日，帝嚳正在視朝之際，忽報有一道人，自稱赤松子，前來求見。原來這赤松子是個神仙。他在炎帝神農氏的時候，曾經任過雨師之職。要天雨，天就雨；要天晴，天就晴。五日一雨，叫行雨；十日一雨，叫穀雨；十五日一雨，叫時雨。當時百姓，因為他有這樣大本領，給他所下的雨，叫作神雨。他善於吐納導引之術，辟穀不食，常常喫些火芝，以當饑餓。他又喜歡喫枸杞實，所以他的牙齒，生了又落，落了又生，不知道有幾次了。他在神農氏的時候，常勸神農氏服食水玉，說道：「是能投入火不燒的，但是神農氏沒有工夫去依他，只有神農氏的一個小女兒，非常相信他。他自從游了雨師之職之後，遨遊天下，徧訪名山。神農氏的小女，總是跟着他走。後來亦得黃面仙去。這位赤松子的老家，是在雲陽山下。」〔現在湖南茶陵縣西〕他所常遊玩的地方，是梁州西北。〔現在四川松潘縣唐朝時單叫松州便是〕以赤松子得名。〔閩海之濱〕〔現在福建將樂縣天階山下有玉華洞，其赤松子采藥處〕震澤邊的穹窿山。〔現在江蘇吳縣西南六十里〕相傳赤松子采赤石脂之處。上有煉丹「赤霞跡」。彭蠡之濱。〔現在江西瑞昌縣西北有赤顏山，亦赤松子游處〕他最歡喜住的是崑崙山。常住在西北母的石室之中。任是他狂風大雨，他出來遊玩，總是隨風雨而上下。衣裳一點也不動，一些也不溼。所以真正是個神仙。這就是他的歷史了。且說帝嚳是知道他的歷史的，聽說他來求見，非常歡喜，慌忙迎接他進

入殿內，行禮既畢，推他上坐。赤松子卻不過，只好在上面坐下。帝覺細看那赤松子，生得長身玉立，顏如朝霞，彷彿只有三四十歲的模樣，不禁暗詫異，便說道：「俊久聞老仙人大名，只是無緣，不曾拜識。今日難得鶴駕親臨，不勝欣幸之至。想來必有以見教也。」赤松子道：「山人前在令曾祖軒轅皇帝時，對於軒轅皇帝的成仙登天，亦曾小效微勞。如今見王子功德巍巍，「道書上稱帝學總叫王子」，與軒轅皇帝不相上下。那末成仙登天，亦大有期望。所以山人不揣冒昧，前來造謁，打算略略有點貢獻。不知王子肯賜容納否？」帝覺聽了，大喜道：「那末真是俊之萬幸了。既然如此，俊就拜老師為師，以便朝夕承教。說著，就起身北面拜了下去。赤松子慌忙還禮，重複坐下。帝覺道：「弟子蒙老師如此厚愛，實屬感激不盡。不過弟子想想，從前先曾祖皇考，功業何等偉大，天資又何等聖哲，何等智慧，尚且要經過多少困難，經過多少時間，才能成功。如今俊這樣庸愚，不能及先曾祖考於萬一，恐怕老師雖肯不吝教誨，亦終不渡脫這個凡夫俗骨呢。」赤松子道：「這個不然。大凡一件事情，第一個做起的，總是煩難些。後來攪起的，總是容易些。因為創始的人，前無所因，後來的人，有成法可效的原故，令曾祖黃帝前無所因，登仙得道，所以煩難。現在既然有令曾祖黃帝的成法在前，時間又相去不遠，所以並不會煩難的。」帝覺道：「那末，令仗老師教誨，赤松子道：「山人所知，還不過粗淺之法，並非大道，不足為訓。現在擬介紹兩位真仙，如能傳授，那末，登仙得道，真易如反掌了。」帝覺忙問是那兩位真仙，叫甚麼法號，住在何處。赤松子道：「一位就是令曾祖黃帝曾經問道的天皇，現住在梁州青城山。『現在四川省灌縣西南』一位法

號叫九天真王。住在雍州西面的鍾山。王子此刻正在制樂。且等制樂成功之後，親到那邊去拜謁。必定有效的。帝嚳大喜，就問道：天皇就是天皇真人麼？赤松子道：不是。天皇真人住在峨嵋山的玉堂。那天皇又是一個了。帝嚳道：人間的尊榮，豈不敢加之於老師？恐反褻瀆。現在擬尊老師爲國師，請老師暫屈在此。不知老師肯俯就麼？赤松子道：這亦不必。山人在神農氏的時候，亦曾任過雨師之職。現在王子既然因爲山人在此，不可沒有一個名號。那末仍舊是雨師罷。帝嚳大喜，就拜赤松子爲雨師。又指定一所軒爽靜僻的房屋，請他住下。赤松子是不食人間烟火的人，他的喫食，除服餌丹藥之外，一種是雲母粉，一種是鳳葵草，所以一切的供給，他都是不需要的。帝嚳政務之暇，總常到那邊去請教學學服食導引的方法。過了數月，咸黑來報，說道：樂已經制作成功了。帝嚳就給這個樂，取一個名字，叫六英。又叫水正熙到郊外去，建築一所宮殿，名叫合宮。又選擇一個演樂的日子，是第二年仲春月的丁卯日。又過了一月，合宮造成。其時恰值是孟春下旬，距離仲春月的丁卯日，不過一句。咸黑報告帝嚳，就定了甲子日開始演習。先將所有的樂器，統統都搬到那裏去。陳列起來。到得演習的那一日，帝嚳大會百官，連赤松子也邀在裏面。回到合宮，只見那合宮，建築在平時祀天帝的一個圓丘的北面。四圍都是長林大木，合宮之旁，繞以流水，有橋通達。當中一座大殿，四邊無壁無門。殿內殿外，陳列樂器，祥金之鐘，沈鳴之磬，都挂在殿上。其餘的，或在兩楹之旁，或在階下。六十四個舞人，都穿着五色之衣，手中拿着干戚羽旄翟之類，分列八行。三十六個樂工，則分作六列。各司其事。赤松子一看，就稱贊

道。實在制作得好。實在制作得好。咸黑謙遜道。某的學問。很爲淺薄。承雨師過教。真要慚愧極了。有一個人。他的學問。勝某萬倍。某當時很想保舉他來承辦這項大典。可惜尋他不着。只好作罷。假使那個人能設來。那末真可以通天地。降鬼神。值得雨師之稱許了。帝嚳在旁聽見。忙問何人。咸黑道。這人名字叫延。因爲他在黃帝時候。曾經做過司樂之官。所以大家都叫他師延。帝嚳道。這個人尙在麼。年歲有這麼長。料想必是一個得道之士。可惜朕無緣。不能請到他。亦松子笑道。說起這個人來。山人亦知道。併且認識。果然也是一個修道之士。而且他於音樂一道。確有神悟。他每次作樂的時候。拊起一絃琴來。地祇都爲之上升。吹起玉律來。天神都爲之下降。而且聽到那一國的樂。就能發知道他的興亡治亂。真正可以算得是有數的音樂大家了。不過他的心術。卻不甚可靠。只要於他有利。就是長君之過。逢君之惡的事情。他亦肯做。所以當時令會祖黃帝。亦不甚相信他。沒有拿重大的職務去叫他做。假使他學問。既然這樣高。品行能發端正。那末令會祖黃帝升仙的時候。早經攜他同去。何至到現在還淪落人間呢。帝嚳道。此刻他在何處。亦松子道。此刻他隱居在一座名山中。修真養性。很像個不慕人間富貴的樣子。但是依山人看起來。江山好改。本性難移。照他那一種熱中的情形。以後終究是還要出來做官的。怎樣一種結果。很有點難說呢。這次尋他不着。不去叫他來。據山人的意思。所謂「未始非福」。亦並沒有什麼可惜之處。帝嚳聽他如此說。也就不問了。後來這個師延。到商朝末年的時候。居然仍舊出來做紂王的官。迎合紂王的心理。造出一種北里之舞。靡靡之音。聽了之後。真個可以蕩魂

鎗魂。紂王的淫樂，可以說一半是他的誘惑，後來不知如何，得罪了紂王。紂王將他囚在陰宮裏面，到得周武王伐紂，師過孟津，他那時候已經放出來了。知道這事情，有點不妙，將來武王一定將他治罪的。他慌忙越澗水而逃，誰知年邁力弱，禁不住水的衝擊，竟溺死在澗水之中。一個脩道一千幾百年的人，結果終究如此，真是可惜。但是他究竟是脩道多年之人，死了之後，陰靈不散，常在澗水的旁邊，玩弄他的音樂。到得春秋時候，衛國的君主靈公，將要到晉國去，路過澗水，住在那裏，半夜之中，忽然聽到彈琴之聲，非常悅耳，左右之人，都沒有聽見，獨有靈公聽見，不覺詫異之極，就專誠叫了他的樂師，師涓過來，那師涓是個瞎子，瞎子的聽覺，異常敏銳，居然也聽見了。於是靈公就叫師涓記出他的聲調來學，學了三日，方才學會。到了晉國之後，靈公就叫師涓把這個新學來的琴，彈給晉平公聽。那知晉國有一個大音樂家，名叫師曠，在旁邊聽見了，忙止住師涓，叫他不要彈了。說道：這是亡國之音，不是做君主的可以聽的。大家問師曠：你怎樣知道呢？師曠道：這個琴調，是商朝師延所作的。他在紂王時，以此靡靡之樂，蠱惑紂王，武王伐紂，他東走，死於澗水之中。所以這個琴聲，必定是從澗水之上去聽來的。先聽見這個聲音之國家，必定要削弱，所以聽不得。大家聽了這番話，無不佩服師曠之學問。照此看來，師延這個人，做了鬼，還在那裏玩弄這種不正當的淫聲，真所謂死猶不悟。難怪赤松子說不用他未始非編了。閒話不提。」且說這個時候，各樂工已經將各種樂器敲的敲，吹的吹起來了。赤松子聽了一回，又大加贊賞，忽然聽見外面無數觀看的百姓，都一齊仰着頭，在那裏叫道：好美麗的鳥兒。

好美麗的鳥兒，好看呀，好看呀。帝嚳和羣臣，給他們這一叫，都不禁仰面向上一看，只見有兩隻極美麗的大鳥，正在空中回翔。四面又有無數奇奇怪怪的鳥兒跟着，過了一回，兩隻美麗大鳥，都飛集在對面梧桐樹上。其餘諸鳥亦都飛集在各處樹上。這時候大家見所未見，都看得呆了，便是各舞人也都停止了。赤松子笑向帝嚳道：這最大的兩隻，就是鳳皇呀。帝嚳驚異道：原來就是鳳皇麼？大家聽了，更仔細朝他看。赤松子便指示道：鳳皇有六項相像，他的頭很像雞，他的領很像燕，他的頸很像蛇，他的胸很像鴻，他的尾很像魚，他的身很像龜，諸位看看，相像麼？衆人道：果然相像。赤松子道：還有一說，頭圓像天，日月像目，背像月，翼舒像風，足方像地，尾五色具像緯。這個亦是六像。帝嚳笑道：據我看來，這個六像，有點勉強，恐怕因為鳳皇是個靈鳥，特地附會出來的。不如以前那六個相像的確肖。赤松子道：那末還有五像呢？試看他五色的文采，頭上的文彩，彷彿像德字，翼上的文彩，彷彿像順字，背上的文彩，彷彿像義字，腹上的文彩，彷彿像信字，胸前的文彩，彷彿像仁字，戴德，擁順，背義，抱信，履仁，所以說他是五德具備之鳥。諸位看看，還像麼？大家仔細看了一回，說道：這個雖則亦是恭維他的話，但有幾處地方，卻非常之像，真奇極了。正說時，只聽見那兩隻鳳皇，卽足卽足的叫起來了。旁邊一羣異鳥，亦一齊都叫起來，彷彿兩個在那裏問話，其餘在那裏答應似的。赤松子又指着說道：這個叫起來聲音卽卽的，是雌鳥，就是鳳，那個叫起來聲音足足的，是雄鳥，就是皇。那邊那些五色斑斕，尾巴極長的鳥兒，名叫天翟，亦是很名貴，不可多得的。如今也跟着鳳皇來了。帝嚳道：衆聞鳳皇爲百鳥之長，所

以大家都跟着他，彷彿臣子的跟着君主一般。這句話可信麼？赤松子道：這句話可信。鳳皇一飛，羣鳥從者以萬數。所以倉頡氏造字，鳳字與朋字同一個寫法。梁州南方有一處山上，鳳皇死了，羣鳥每年總來弔悼一次，數百千隻，悲啾啾唧唧，數日方散。因此大家將那座山叫作鳥弔山。古跡現在。〔現在雲南省浪穹縣鳳羽山〕山人遊歷到彼，曾經日覩，所以可信的。不過世界上的神鳥，五方各有一種。在東方的叫作發明，在南方的叫作焦明，在西方的叫作鷦鷯，在北方的叫作幽鳥。這四種都在海外。我們中華人，除出鷦鷯之外，都不能見其實。他們的能穀使百鳥護從，亦是和鳳皇一樣的。因為鳳皇是中央的神鳥，歷史上常見，所以大家只知道鳳皇爲百鳥之長了。帝嚳道：朕聽見說，鳳皇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皇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皇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皇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皇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皇沒身居之。現在後的德行，並沒得好，而鳳皇居然翔集，實在慚愧的。赤松子道：有其應者，必有其德。王子亦何必過謙呢？不過當初令曾祖黃帝的時候，鳳皇飛來，山人聽說，是再拜迎接的。如今王子似乎亦應該向他致一個敬禮。以迺天庥爲是，帝嚳聽了，矍然的應道：是是。於是整肅衣冠，從東階方面走下去，朝着西面再拜稽首的說道：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禮畢之後，停了一回，率領大眾回去。自此之後，那鳳皇和羣鳥，亦就止宿在這些樹上，不再飛去了。

第二十一回 赤松子治病 帝嚳至青城山訪道 天皇之歷史

且說鳳皇飛來之後，那些百姓，是從沒有見過的，真看得稀奇極了，有些竟長日的守着他看，只見他起來時候的鳴聲，總是上翔兩個字，降落時候的鳴聲，總是歸呂兩個字，早晨的鳴聲，是發明兩個字，昏暮的鳴聲，是因常兩個字，日間的鳴聲，是保長兩個字，又看他，不是梧桐樹不棲，不是竹實不食，不是醴泉不飲，飛起來時，大批異鳥天翟等，總是跟着，沒有單獨飛過，那些百姓，幾日之中，竟把這種情形，攷查得清清楚楚，真個是聖世盛瑞了，過了三日，正是作樂享上帝的正日，帝嚳和羣臣先期齋戒，約定半夜子初，就先到合宮裏去佈置一切，那知咸黑忽然病倒了，不省人事，原來他三年以來，制樂造器，心力用得太過，明日又是個正日，大典大禮所在，關係非輕，他尤其用心籌度，深恐或有一點疏漏，致敗全功，那知一時氣血不足，竟有顛乎中風，仰面困翻了，這時大衆心慌，不但是慌他的病勢而已，一切佈置，都是他一人主持，蛇無頭而不行，明日之事，豈不要攞淺麼，所以一面趕快給他延醫，一面飛奔的通知帝嚳，帝嚳這一驚非同小可，也顧不得是齋戒期內，就想出宮去望咸黑，後來一想，究竟不是，先叫人再去探聽罷，不多一回，探聽的人，和診治的醫生，一齊回來，向帝嚳道，這病是用心過度，血往上沖所致，現經照法施治，大命已屬無妨，不過半月之內，恐決不能照常行動，帝嚳聽了大命無妨的話，雖略略放心，但想明日之事，不免焦心，正在躊躇，左右忽報赤松子求見，帝嚳聽了，

知道他突如其來，必有原故，即忙迎入坐下。赤松子道：山人聽說大樂正病了，急切不能全愈，明日大率又少，他不得。山人有一點黃珠在此，可以治這個病。請王子飭醫生拿去，將這珠在大樂正身上，周徧摩擦一番，就好了。說罷，將珠取出，遞與帝嚳。衆人一看，色如真金，確是異寶。帝嚳大喜，忙叫醫生拿去，如法施治。不到一時，成黑已和那醫生回來，繳還黃珠，兼謝帝嚳和赤松子。帝嚳看他精神煥發，一無病容，大爲驚異，便問赤松子道：這顆仙珠，是老師所煉成的麼？赤松子道：不是，他名叫銷疾珠，是個黃蛇之卵，所以一名蛇珠。這黃蛇卻是仙山之物，很不易看見。山人從前偶然遊戲，遇到黃蛇，要想拿他作龍騎，那知他走入水中，忽然不見，就遺下這顆卵，爲山人所得。山人知道他可以治百疾，有起死回生之奇效，所以常帶在身邊。這就是黃珠的歷史了。衆人聽了，無不稱奇。成黑尤感謝不置。

這日半夜裏，帝嚳君臣，就先到合宮佈置一切。天色黎明，大衆恪恭將事，少頃，有鐘的，帽聲一動，鐘聲，磬聲，鼓聲，椎鐘聲，便一齊動作起來。中間雜以柷管聲，壎籥聲，熱鬧非常，忽而成黑抗聲一歌。三十六個伶人都接着齊唱，唱歌聲與樂器之聲，按腔合拍，和諧之至。接着那六十四個舞人，亦都動手了。還有那許多不拿樂器的伶人，亦用兩手交拍起來，以與那樂聲的音節相應和。正在目窮手變，耳迷八音的時候，只見那對面林中的鳥兒，亦個個舞起來了。當先的一對鳳皇，隨後的是十幾對天雀，再次的是各種文鳥，翻飛上下，左右參差，彷彿如五彩錦繡，在空中亂抖，又彷彿如萬朵奇花，在風前齊放，真是好看之極。舞到後來，裏面的歌止樂終。

他亦漸漸的歇住，仍舊棲息在樹木之上。這一次，直把帝學喜得樂不可支，便是那些百姓羣臣，亦個個開心之至。交口稱頌帝學的功德，能感動禽獸，是莫古所稀有的。自此以後，數年以來所籌備經營的作樂事情，居然得到一個很美滿的結果。於是大家又要商議請行封禪之禮了。帝學自從赤松子介紹過兩個真仙之後，時常想去訪求，但是封禪的泰山在東方，兩個真仙所住的在西面，路徑是不對的，還是先行封禪之禮呢？還是先訪兩個真仙呢？一時委決不下，便來請教赤松子。赤松子道：據山人之意，似乎應該先訪真仙，因為封禪之禮，不過是王者告成功於天的一個手續，或遲或早，並無一定的。現在王子對於服食導引等工夫，漸漸已有門徑，正應該訪道求仙，以冀大功。功成之後，再行封禪禮，並不算晚呢。帝學道：老師指教極是。爰本來亦如此想，但是爰此將前去，擬請老師同往，無不至於訪求不遇，不知老師肯賜允許麼？赤松子道：這個不必。王子聖德昭著，加以虔誠去尋訪，決沒有不遇的道理。至於山人是個閒散之人，和他們真仙氣詣不同，同去亦殊無謂。昨日剛才計算過，在這裏閒住，不知不覺時日已經甚久了。現在暫擬告別，且等王子道成之後，我們再相見罷。帝學忙道：老師既不願同去，亦不妨在此寬住幾時，何必就要去呢？赤松子笑道：不瞞王子說，山人山野之性，一向散蕩慣了，在這裏一住幾個月，如鳥在籠中，實在受不住這種拘束。況且王子既出去訪道，山人住在這裏做什麼？好在王子大道計日可成，我們後會之期，亦不遠呢。帝學道：雖然如此，爰總要請老師再住幾日，且待爰動身之時，一同登程何如？赤松子答應道：這個可以。於是帝學就去打疊一切，又擇了起身

的日期到了那日，帝嚳與赤松子一同出行，百官羣臣在後相送，大家因為赤松子是個神仙，這一去之後，不知能否再見，都有依戀不捨之意。赤松子與大家一一握手道別，亦都有贈勉的話。獨到了老將司衡羿，更着實的殷勤，向他說道：老將軍年紀大了，忠心赤胆，實在是很可欽敬的，將來天下尚有一番大亂，全仗老將軍雙手扶持，願加意自己保重為要。不過有一句話，老將軍所最怕的，是鷓扶君，以後倘使拋棄了，千萬不可去得罪他，須切記山人之言，說罷，就向帝嚳和衆人拱手告別，轉身飄然而去。大家聽了，都莫解所謂，只得聽之。便是老將羿也不將他的話語放在心上，以為只要將來碰到鷓扶君的時候，再留心就是了。這裏帝嚳直待赤松子去遠，方才與羣臣作別，向西南而行。這一次是誠心訪道，所以對於沿途風景，略不在意，便是各處的諸侯，亦都不去驚動他們，沿着伊水，翻過熊耳山，〔現在河南盧氏縣南〕到了漢水旁邊，適值水勢大漲，車馬不能通行，只得暫時歇住。那些百姓，感戴帝嚳的恩德，聽說道駐蹕在此，個個都來拜謁，帝嚳一面慰勞，一面教導他們，對於農桑實業，務須大家盡力，不可怠忽，又教他們對於用財務須節儉，千萬不可浪費。倘使政令有不便的地方，儘管直說，可以改的，總答應他們一定改。那些百姓聽了，個個滿意，都歡欣鼓舞而去。後來大家就在這個地方，給帝嚳立一個廟，春秋祭祀之。〔現在陝西洵陽縣南〕這是後話不提，且說帝嚳等水退之後，即便動身，溯漢水而上，踰過蟠冢山，〔現在陝西略陽縣東〕左担山，〔現在四川平武縣東〕直到岷江流域，在路上足足走了五個多月，有一日，遠遠望見青城山了，帝嚳即忙齋戒沐浴，整肅衣冠，上山而來。

那知車子剛到山脚，只見有兩個童子，在旁迎接，拱手問道：「來者莫非當今聖天子麼？」帝嚳大驚，問那童子：「汝何以知之？」童子道：「早晨吾師說今日當今聖天子要來枉駕，叫我們前來伺候。吾師隨後便來迎接了。」帝嚳尤爲詫異，便問道：「汝師何人？」童子道：「法號天皇，正說之間，只見山坡上一個道者，飄然而來。童子忙指道：『吾師來了。』吾師來了，帝嚳一看，只見那天皇，褊衣盧服，貌甚不揚，但是不敢怠慢，急忙跳下車，上前施禮。那時天皇已到面前，拱手先說道：『王子駕臨，有失遠迎，恕罪恕罪。』帝嚳一面施禮，一面說道：『妾媵遠來叩謁，深恐以下愚之賢，擠斥不屑教誨，乃承吾師不棄，且勞玉趾，遠下山來，益發使妾不安了。』天皇道：『王子功德巍巍，現在作世間之帝主，將來列天上之仙班，名位之隆，遠非呬道所能及。又承枉駕辱臨，安敢不來迎接呢？』帝嚳又謙讓兩旬，便回頭分付從人：「在山下等候，自己卻與天皇同上山來，走不二里，只見路旁山壁上，刻有『五個磨尾大篆』。細看乃是『五岳丈人山五個字』。下面具款是『黃帝軒轅氏的名字』。原來當初黃帝亦曾來此，問天皇以『蟠龍飛行之道』，所以特封青城山爲『五岳丈人山』，併刻字於此，以誌紀念。帝嚳見了，更是肅然起敬，又走了一回，遙望奇峯屏列，曲曠低環，樹陰中微露瑤屋一角。天皇用手指指道：『這是野道的下院。』且進去歇歇罷。帝嚳上去一看，只見那道院，背山臨澗，景物清幽，種樹成行，甃石作路，門外柳花緯徑，豆壘綠籬，杉柏四圍，竹扉半掩，真乃是個仙境。進院之後，行禮坐定，帝嚳便將訪道之意與天皇說了。天皇道：『王子過聽了呬道所知，甚爲有限，恐不能大有益於王子。但既蒙不棄，亦自願貢獻一點愚見，請問王子所問的，究竟是長生不死之道呢？還是白

日飛升之道呢。如果是白日飛升之道。固然其難。除出令會祖黃帝之外。殊不多見。即使是長生不死之道。亦其不容易。至多不過一個老而尸解罷了。因為人的精神。不能不附麗於肉體。但是肉體這項東西。不能久而不壞。譬如一項用器。用久必弊。勉強修補。終歸無益。這亦是天然的道理。所以仙家不僅注重在服食導引。以維持他的衰老之軀。尤注重在脫胎換骨。以重創他的新造之軀。即如赤松子。屢上公諸人。王子都是見過的。看他們那種神氣。彷彿都是個長生不老的樣子。其實他們的身體。不知道已經更換過幾次了。即如野道。王子看過來。豈非亦是一個長生不老的人麼。其實野道。不但死過一次。并且死過多次。帝嚳聽了。詫異之至。便問道。既然死了。何以此刻還在世界呢。天皇道。這種死法。仙家不叫作死。叫作尸解。尸解的原因有三種。一種是要脫胎換骨。另創一個新身軀。因此就將那舊的臭皮囊捨去。所以叫作尸解。解是分解的意思。一種是因爲存人世間遊戲久了。被世人糾纏不過。借一個方法。解脫而去。還有一種。是因爲功成業就。不願再到人間。所以也借此脫然而去。這兩種的尸解。都是解脫的意思。但是無論那一種。這脫胎換骨的功夫。總是不可少的。帝嚳道。老師以前死過幾次的事情。可否略說一點給妾聽麼。天皇笑道。王子到此間來。可知道野道從前在俗世時的姓名麼。帝嚳道。妾雖愚。未曾道聽。天皇道。野道俗名叫作留封子。在令會祖黃帝的時候。曾經做過陶正之官。與王子排起來。還有一點世交呢。帝嚳愕然道。原來就是留老師。妾真失敬了。說罷。重複稽首。天皇道。當初野道確好仙術。不遠萬里。到庭尋訪。對於脫胎換骨的方法。略略有點知道。後來走到昆邱之外。一

個涇流地方。去中國約有萬里之遙。那地方滿地都是個沙塵。所以一名叫作隨沙。腳踏着就要陷落去。也不知道他底下有多少深。遇到大風的時候。那沙就滿天的飛起來。同霧露一般。咫尺之間。都辨不清楚。是個極凶險的所在。但是那水裏有一種花。名叫石葦。顏色青青。堅而且輕。跟着大風吹來倒去。覆在水面上。其為好看。而且這種石葦。一莖百葉。千年才開一次花。極為名貴。所以求仙的人。往往歡喜到那裏去望望。就是合會祖黃帝。經野道談起之後。亦曾經去看過。當時野道到了那邊。正在賞玩的時候。忽見水中有無數動物。在那裏游泳。忽然有幾個飛出水面來。把野道嚇了一跳。子細一看。原來一種是神龍。一種是魚。一種是鼈。都是能飛的。恰好有一條飛魚。向野道身邊飛來。野道不禁大動其食慾。便順手將他捉住。拿到所住的山洞裏。烹而食之。其味甚佳。方為得意。那知隔不多時。身體忽然不自在起來了。即刻睡倒。要想運用那脫胎換骨的方法。但是那時候功夫不深。一時間竟做不到。足足過了二百年。才得脫換成功。復生轉來。這是野道第一次的死了。野道當日復生之後。就做了一篇七言的頌詞。贊美那石葦花。內中有兩句。叫作「青葦灼燦千載舒。百齡暫死何飛魚」。就是咏這次的事情了。後來偶然跑到這裏。愛這座青城山的風景。就此住下。不知怎樣一來。給合會祖黃帝知道了。枉駕下臨。諄諄垂詢。並且力勸野道出山輔佐。那時合會祖黃帝正在研究陶器。野道情不可卻。又因為這種陶器。果能做成。對於天下後世的確有極大的利益。所以當時就答應了。出山做一個陶正。但是野道於陶器一道。實在亦不能有多大的研究。而那個用火之法。或者太猛了。或者太低了。尤其弄

不妥當。後來有一個異人前來尋訪野道，情願做這個掌火的事情。那知他這個火，卻用得很好。陶器就告成功了。而且非常之精美，尤其奇怪的，他燒的火，化爲烟氣之後，綉五色，變化不窮。大家看得奇異，都非常之敬重他。久而久之，那個異人就將所有用火的奧妙，以及在火中脫胎換骨的方法，統統都傳授了野道。後來陶正之官，做得討厭起來了，屢次向令曾祖黃帝辭職，總是不允。野道悶氣之極，不免玩一個把戲。有一日在院子裏，積起了許多柴草，野人就睡在柴草上面，點一個火，竟把自己燒起來。大家看見了，要來救時，只見野道的身體，隨烟氣而上下，久之漸漸消滅，化爲灰燼。大家以爲野道真個燒死，拾起了灰燼之中的幾塊餘骨，葬在甯北山中，做一個墳，封將起來。所以後人叫野道叫甯封子。其實野道並非姓甯名封子呀。這是第二次的死了。不過這次的脫胎換骨，非常容易，而且非常寫意。以後還有三次四次，那是更容易了。所以野道的意思，以爲王子果然要求道，與其求長生不死之道，不如求脫胎換骨之道。不知道王子以爲何如。帝嚳慌忙稽首道：老師明誨，宛如開茅塞，但不知脫胎換骨之法，如何可成。還求老師教誨。天皇道：此法一言難盡，一時難明。此刻時已不早，王子腹中想必飢餓，野道已令小徒，薄具蔬肴，且待食過之後，與野道同至山上，再談罷。帝嚳唯唯稱謝。少頃，童子果然搬出飯來，食過之後，帝嚳就和天皇一同上山。一路山勢，皆排闥擁澗，彷彿和迎接人一般。而且松篁夾道，陰翠欲滴，溪流琤琮作響，音韻如奏笙簧。山色風光，挹人衣袖，比到半山風景，又勝一層。那山勢亦愈上愈峻，不知翻過幾個盤道，方才到得山頂，卻已日平西山，天色垂暮，帝嚳看那上院的結

構並不宏大，卻是精雅絕倫。几案之上，及四壁，都是堆着簡冊。天皇招呼帝嚳坐下，便問道：「今日走這許多山路，疲乏了麼？」帝嚳道：「貪看山景，尚不覺疲乏。此山不知共總有多少峯頭？」天皇道：「此山有三十六個峯頭，以應天罡之數。又有七十二個洞，以應地煞之數。此外另有一百八十个景致。今日所走，不過他的一小部分呢。隔了一回，喫過晚膳，一輪明月，湧上東山，照得大千世界，同銀海一般。那天皇就邀帝嚳到院門外，一塊大石上，並坐傾談，併將所有脫胎換骨的大道，盡心傳授。又向帝嚳道：「野道還有許多書籍，可以奉贈。說畢，就恩恩走進院去。那時上院室中，已是昏黑之至。但是天皇一踏進去，便覺滿室通明。纖毫畢現。帝嚳在外面遙望，並未見他燃燈點燭。不知此光從何而來。不覺萬分詫異。細細攷察那光芒，像個從天皇身上射出，彷彿他胸前懸有寶炬一般，照來照去，總是依着天皇的身軀轉動。正猜想不出這個理由。只見天皇走到几案旁邊，在許多書籍之中，取了幾冊，又走到東壁西壁兩處，各取了幾冊，隨即轉身向外。息息而來。這時候帝嚳卻看得清楚了。原來那個光芒，竟是從天皇腹中迸出來的。灼灼奪目，不可逼視。等到天皇走出院外，在明月之下，那光芒就不見了。帝嚳正要動問，那天皇已走到面前，將許多書籍遞與帝嚳，說道：「這些書都可時時觀看，作為參攷之用。那末對於各種大道，都可有點門徑，不但脫胎換骨一法而已。帝嚳接來，隨手翻翻一看，只有上面都是些符籙，下面卻有許多注釋。天皇道：「這一部叫作五符文，備具五行之妙用。王子可細心參之。成道入德之門，大略都在這裏了。帝嚳聽了，慌忙再拜領受。這一夜，二人直談到月落參橫，方才就寢。在那就寢之前，天皇陪

着帝嚳走進院去。一到黑暗之地，天皇腹中的光芒，又吐出來了。帝嚳便問道：「老師這個光芒，還是一種仙術。一時拿來應用的呢？還是修鍊之後，自然而然會有的呢？」天皇笑道：「都不是，不是一種植物，名叫明莖草，亦叫洞冥草。夜裏望過去，如金燈一般，折取這草的枝條燒起來，能夠照見鬼物的形狀，卻是一種寶貴的仙草。野道頗歡喜喫他，常常拿來做糧食。那知久服之後，深得他的好處。每到夜眠之時，或黑暗之中，不必燃燭，亦不必另用什麼仙術，腹中之光，過於外面，無物不見，真是非常便利。」帝嚳聽了，方才恍然。

第二十二回 帝嚳至鍾山訪九天眞王 舟人授書 帝嚳悟道

且說帝嚳在青城山，與天皇討論道術，一連七日，把五符文研究得非常明白，覺得成仙登天之事，有點把握了。於是拜謝天皇，說明還要到鍾山去訪求九天眞王。天皇道：「九天眞王的道行，勝野道百倍。王子去訪他，是極應該的。不過他從不輕易見人。王子到那邊，務須要以毅力求之，切記切記。」帝嚳稽首受教。到了次日，天皇一直送帝嚳至山下，指示了西北去的路程，方才回山。這裏帝嚳率領從人，徑向鍾山而來。這一路卻都是叢山峻嶺，登降跋涉，非常困難。所看見的奇獸異禽，山鬼川怪，亦非常之多。一日，過了不周山，來到有城國。那時候，有城侯夫婦皆已下世，連氏亦早出嫁了。有城侯的長子襲職，聞帝嚳臨前，來迎接。帝嚳便到有城侯的宗廟裏去，弔祭一番，並不停留，隨即惠恩上道。一日已到崆峒山，只見那無數丹木，依舊是紅如榴火，焜耀山谷。子細

想想不知不覺已過了多少年了。舊地重來。不勝感慨。電光石火。人生幾何。因此一想。益覺那求仙訪道之事。更刻不可緩了。下了壘山。遠望見那稷澤之水。仍是汪洋無際。帝嚳便分付從人。從陸路徑向鍾山而去。原來那稷澤。東達崑山。西接槐江山。北接鍾山。與泰器山。西南連昆侖山。從崑山到鍾山。約有四百六十里。帝嚳走了五日。漸漸的望見鍾山。便卽刻齋戒沐浴起來。又走了三日。已到鍾山。帝嚳便整肅衣冠。屏去車子。虔誠的徒步上山而來。那知走了半日。靜悄悄地。不見一人。但見蒼松翠柏。盤舞空中。異草古藤。紛披滿地。白鳥青鸞。到處飛集。赤豹白虎。不時往來。隨從人等。雖手中個個執有武器。但不免都有戒心。那帝嚳卻一秉至誠。絕無退縮之意。看看走到半山。日已過午。不但人跡不見。并且四面一望。連房屋草舍都沒有一所。隨從人等。肚裏真餓不過。都來勸帝嚳道。依臣等看起來。此山絕無人跡。和從前青城山大不相同。九天真王。或者不在此山中。亦未可知。現在可否請帝下山。暫時休息。待臣等找幾個土人。訪問確實之後。再行前進。如何。帝嚳道。亦松子和朕說。九天真王住在鍾山。決無錯誤之理。朕前日下青城山時。天皇指示路程。亦說在此。那裏會錯呢。況且現在已到此間。只宜前進。豈宜退轉。汝等如飢餓疲乏。且在此地喫點乾糧。休息片時。再走。亦無不可。隨從人等只得答應過了一回。帝嚳依舊向山頂而進。那知道路愈走愈難。攀籬附葛。困苦不堪。後來走到一處。竟是插天絕壁。無路可通。帝嚳至此。只能索然而止。心中暗想道。我竟如此無緣麼。或者因我尙欠至誠麼。望着山頭。歎了兩聲。就照原路退了下來。那時一輪紅日。已在西山之頂。暮烟漸起。異獸怪物。出沒愈多。走到半

路。天已昏黑，不辨路徑。耳邊但聽得豹嘯虎嘯，豺鳴狼叫之聲，驚心動魄。有時忽見一個黑影，彷彿從身邊掠過。有時足下絆着荆棘藤蔓，幾乎倒栽一交。如此者亦不止一次。帝嚳是個有道行的聖人，雖則不因此而生恐怖。但是隨從之人，卻都氣喘心顫，狼狽不堪了。幸虧得人多，拚命的保護了帝嚳。走一程，息一程。有時大叫一陣，以壯聲威。有時將武器揮一回，以壯胆力。走到半夜，那一鉤明月，漸漸地升起來，依稀辨得出途徑。大家才得放心。可是歇不多時，天亦亮了。恩惠的回到山下宿舍。這一日一夜的疲乏，方得休息。過了些時，有幾個隨從的人，就去找土人詢問。土人道：「我們這裏的鍾山，走上去有好幾條路。一條是從東面上去，但是路很難走。歧路又多，走錯了就要上當。一條是從南面上去，較為好走些。不過路程遠得多了。要是從稷澤裏坐船過去，亦是一法，較為安穩。一條在西面，從泰戲山那邊來的人，都是走那條路。但是我們不大到那邊去。所以那條路究竟好不好走，亦不甚清楚。」隨從人又問道：「這座鍾山上，有一位九天真王，你們可知道他住在那裏？」土人道：「九天真王是什麼人，我們不知道。隨從人道：「是個活神仙，你們怎的會不知道？」土人道：「是神仙麼？我們亦聽見說是有的。所以這座山裏，有許多虎豹猛獸之類，從來不害人。大家都說是受了神仙感化的原故。至於這個神仙，他的名字，是否叫九天真王，卻不知道。旁邊另有一個土人，夾着說道：「我們這山上，有一項怪東西，名字叫作鼓。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據老耄傳說，他就是這座鍾山的兒子。他的形狀，人面而龍身，極為可怕。有一日，不知爲什麼事，和住在西南崑崙山上，一個人面獸身的得道之怪神，名叫欽鵝，亦叫錯且的，連合起來，

將住在昆侖山南面的。一個祖江殺死了。天帝聞而大怒。就將鼓和欽鴉兩個一齊捉住。在這座鍾山東面的。一個瑤尾地方。正法抵命。那知後來欽鴉的精魂。化爲一隻大鵝。其狀如雕。白頭而黑羽。赤嘴而虎爪。叫起來聲音彷彿和晨鷓一般。那鼓的精魂。亦化爲一隻怪鳥。名叫鷓鳥。其狀如鷓。赤足而直嘴。白頭而黃羽。叫起來聲音亦彷彿和鷓鳥一般。這兩隻鳥兒。都是個不祥之物。大鵝如其出現。地方就有兵革之災。鷓鳥如果出現。地方就有極大之旱災。但是幾百年來。大鵝始終沒有見過。鷓鳥亦只見過一次。大家都說。全是這座山裏的神仙禁壓住的。所以照這樣看起來。神仙是一定有的。不過我們無福。沒有見過。至於他的名字。是不是叫九天真王。那末更不知道。隨從人等聽了這番話。謝了土人。就來奏知帝嚳。帝嚳道。既然鍾山正面不在這裏。那末朕向南面那一條路去罷。隨從人道。從水路去呢。還是從陸路去呢。帝嚳想了一想道。水路貧安逸。便不至誠。朕從陸路去罷。於是一齊起身。循山脚而行。到了次日。果然看見一條大路。直通山上。一面逼近稷澤。水口有一個步頭。停泊着一隻船。船裏有沒有人。帝嚳也不去留意。遂一步一步上山而來。但是此處所有景物。與東路所見。竟差不多。走了半日。並不見一個人影。四處一望。亦並不見一所屋宇。衆人到此。又覺詫異。但是帝嚳誠心不懈。仍舊前行。衆人只得跟着。又走了一程。只聽見從人中有一個叫道。好了好了。前面有人來了。帝嚳向上一望。果然看見一個人。下山而來。便說道。既然有人。就好問了。說着。止住了步。等他下來。只見那人頭戴著帽。身穿褐衣。腳踏草屨。手中拿着一根竹竿。徐步而行。神氣彷彿像個漁夫。帝嚳等他走到面前。慌忙拱

手作禮。向他問道。請問一聲。這座山上。有一位九天真王。住在何處。足下可知道麼。那人將帝嚳周身上下。估量了一回。又向那許多隨從人等。望了一眼。然後才轉問帝嚳道。汝是何人。來此尋九天真王何事。帝嚳道。朕乃當今君主。特來拜詢九天真王。訪問大道。那人道。既是當今君主。那末所訪問之道。當然是理國治民之道。決不是升仙登天之道。九天真王是個真仙。但知道升仙登天之道。並不知道理國治民之道。要到他那裏去訪問。豈不是錯了麼。帝嚳一聽這個話。詞嚴而義正。大有道理。不覺肅然起敬。拱手正立。不作一聲。隔了一回。那人又說道。如果要訪問理國治民之道的。請回去罷。不必在此窮山之中。如其要訪問升仙登天之道的。那末亦不必尋什麼九天真王。跟我來就是了。說着。徐步下山而去。這時隨從人等。看見那人言語態度。如此倨傲。個個心中都有點不平。因為他們跟了帝嚳。跑來跑去多少年。所看見的人。對於帝嚳。總是極恭極敬。極客氣。從來沒有這般大模大樣的。但是看看帝嚳。卻是越發謙恭。竟跟了那人回去。大家亦只得跟了去。後來走到山脚。瘦澤水口。那人就跳上停泊在那裏的船上。插了竹竿。撐進船中。隔了一回。手中拿了一部書出來。遞與帝嚳。說道。照這部書上所說的去。做。亦可以升仙登天。何必尋九天真王呢。帝嚳接來一看。只見書上面寫着靈寶秘文四個大字。知道是道家珍貴之書。慌忙稽首拜受。口中說道。請老師賞賜。原來帝嚳竟願以師禮事之了。那知那人頭也不回。早跳上船去。拔起竹竿。向岸邊一點。將那隻船向潭中撐開。然後放下竹竿。扳起柔櫓。竟自咿咿啞啞的向西南搖去了。帝嚳想到問他姓名。已來不及。惆悵不已。回到宿處。把那靈寶秘文翻開。

細細一看，覺得非常之有味。原來帝嚳本是個聖哲之人，又加赤松子、甯天、皇兩個已經講究過，所以雖則極深奧的秘文，亦看得明白。當下看完之後，又細細再研究一遍，心中想道：我這次跑來，雖則受了許多辛苦，但是得到這部秘文，亦可謂不虛此行了。不過九天真王終沒有見到，目的未達，就此回去，總覺問心不安。況且赤松子老師曾經說過，可以會到的。甯天皇亦勸我要有毅力，我想起來，不是九天真王一定不可得見。大約總是我欠虔誠罷了。想到這裏，起了個決心，重復齋戒沐浴起來。過了三日，分付從人將所有器具饋糧，一切都攜帶了走。預備這次見不到時，就住在山上，各處去尋。一定要見着而後已。於是再由原路上山而來，走到半山，忽聽得一派音樂之聲，風過處，香氣撲鼻。帝嚳暗想道：這次或許僥倖可以得見了。於是益秉誠心，奮勇而前。轉過峯頭，只見山頂上有一塊平坦之地，地上有一座石頭堆起來的臺，臺上坐着一個道者，修眉鳳目，羽衣星冠，飄飄不羣。正在那裏焚香鼓瑟。旁邊許多侍者，或是吹笙，或是擊鼓，正在作樂。一見帝嚳，那道者便推瑟而起，下臺拱手道：王子遠來，失迓失迓。帝嚳知道就是九天真王了，慌忙倒身下拜，說道：爰不遠千里前來求教，今日得拜接光儀，實為萬幸。還請老師賜予收錄，使爰得列門牆。那真是感戴不盡了。九天真王急忙還禮，一面邀請帝嚳登臺坐下，便說道：王子遠來，貧道極應相接，不過岑寂之性，不願輕與世人晤面，所以未能迎迓。抱歉之至。後來知道王子誠心訪道，貧道理應效勞，所以特飭舟人送上靈寶秘文一部，以供脩養之助。不料王子般般厚意，仍復屈駕前來，貧道問心更覺不安了。帝嚳聽了，恍然道：原來那部靈寶秘文之書，是

老師所賜的，瘦猶沒有拜謝，荒唐之至。說着，再拜稽首。九天真王道：那送書的人，是王子一家呢？王子認識麼？帝嚳詫異道：是瘦一家人，瘦不認識。九天真王道：他是顓頊高陽氏之子孫，王子沒有見過面麼？帝嚳一想，顓頊氏子孫甚多，散在四方，沒有見過面的人亦甚多，便答應道：是，只因求道心切，也不追問那舟人究竟是顓頊氏的子孫曾玄，便說道：瘦自從在亳都的時候，已經立志前來拜謁，雖則承老師賞以靈寶秘書，但當時並未知道是老師所賞賜的，不遠千里而來，未見老師之面，如何敢就回去呢？今蒙老師不棄，賜與接見，還請多多教誨。九天真王道：王子求道之心，可謂深切，但不知於靈寶秘文一書，都能了解麼？帝嚳便將那秘文大意，統統說了一遍，有些疑問處，經九天真王一一解釋，也都豁然了悟。九天真王道：這種書，不過一個大意而已，大意如果都能了了，其餘都是糟粕，無所用之。那部秘文，王子可以見還，或者就藏在這座山裏，待將來遇到有緣的人，再送與他罷。帝嚳連聲答應，卽向臺下，叫從人將那部秘文取來，親自遞與九天真王。那九天真王，卻又從袖中取出一書來，交與帝嚳。帝嚳一看，上面寫着是九變十化之書，正要翻閱，九天真王忙止住道：現在且不必去看他，待下山之後，細細推究。一個月自然明瞭。王子本有夙根，此刻功行，亦過一半，所未達者，只此一間，如能將此書參透，則不但升仙不難，而且一切可以無不如志了。此處不可久留，貧道亦就要他去。我們後會有期，說罷，便站起身來。帝嚳不敢再問，正要拜謝，只見那九天真王回轉身來，用手將石壁一扳，頓時落下一大塊，裏面卻露出一個大洞，叫帝嚳將那部靈寶秘文放在洞內，他再將那大塊岩石，把洞口掩好。

卻是泯然無迹。和天生成功的一般。一點破綻都沒有。帝嚳看了。暗暗稱奇。歎爲仙家妙用。於是就拜辭了九天真王。下得臺來。九天真王送到轉轉之處。即便止步。這裏帝嚳等自下山而行。回到旅舍。就將那九變十化之書取來翻閱。那知這部書卻深奧極了。有幾處看不懂。有幾處竟連句法都讀不盡。帝嚳無法。只得攔起。夜間輾轉。不能成寐。次日再上山來。要想請教九天真王。那知走到昨日之地。空臺尚在。人跡毫無。帝嚳料想不能再見到了。於是將臺的三面察看一回。只見那臺是靠着石壁造的。高不過兩丈。周圍不過四丈。南面大石上。鑿着收德臺三個大字。帝嚳於是又朝着臺。拜了兩拜。方才循原路下山。心中想想。古人說「思之思之。鬼神告之」。現在這部書。雖則很多不懂的地方。但是我昨日並沒有苦思。只想請九天真王指教。未免不用心了。未免太想不勞而獲了。況且九天真王。明明叫我研究一個月。現在還不到一日夜。未免太欲速了。這種情形。豈是學道之人所宜有的。想罷。心中自悔不已。不一回。回到旅舍。便和隨從人等說道。現在朕擬在此休息一月。汝等跟着朕終日奔走。都太辛苦了。亦可休息休息。且待一月之後。再回去罷。衆人答應。帝嚳自這日起。就居於室內。終日不出。一步不走。將這部九變十化之書。反來復去。忽而誦讀。忽而研求。過了二十日以後。卻是絕無門路。不懂的地方仍舊是不懂。有幾處連已經懂的地方。反而疑惑起來。但是帝嚳仍舊研究不懈。有時終日不食。有時竟終夜不寢。有一日。正在參究的時候。實在疲倦極了。不知不覺。伏几而睡。忽見一人前來。說道。九天真王有請。帝嚳聽了。驚喜非常。慌忙站起。也不及招呼。從人。也不及駕車。跟了來人。便走到山上。

牧德臺邊，只見那九天真王依舊在臺上鼓瑟。帝嚳走上臺去，正要行禮。那九天真王先問道：「九變十化之書，王子已參透了麼？」帝嚳慌忙道：「還不曾參透。正要請老師指教。」九天真王哈哈大笑道：「區區這一點訣竅，還不能參透，那裏還可望升仙登天呢？」貧道看來，王子不如就此回去，做一個聖賢的君主罷，不必在此了。說着，用手一推，將帝嚳直從臺上倒跌下去。帝嚳大嚇一跳，不覺醒來，乃是一夢。仔細一想，但覺那部九變十化之書，通體一句一字，無不朗澈於胸中，一無疑難，一無遺漏，從前所疑惑不懂的，現在竟沒有不懂了。這叫作「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古來多少困而學之的人，大半有此境界，不是作書的人所能假虛造的。自此之後，帝嚳大道已成，通天澈地，無所不曉，并且能假隱翹日月，游行星辰，從鍾山回到臺都，不過倏忽之間，就可以到，不過帝嚳以君主之尊，假使如此行動，未免駭人耳目，所以不動聲色，仍舊吩咐隨從人等，明日起身歸去，計算起來，恰恰研究了一個月，這亦可謂奇了。

第二十三回 帝女常儀先後逝世 盤瓠子孫東西分封 帝嚳議立

嗣子

且說帝嚳自出都訪道之後，到此番回朝，不知不覺已是幾年。這幾年之中，國家之事，自有大小臣工和衷共濟，依舊是太平無事。可是宮中卻起了非常之騷擾，爲什麼呢？就是盤瓠的一班男女，起初吵鬧不堪，雖則依

了帝學的方法，分別教導。但是帝學的宮室，並不甚大，聲息相聞，不免仍舊要聚攏來，加之這班男女，年齡漸大，惡作劇的事情，亦漸漸增多，不是踰牆，就是穿壁，真個吵得來不可開交。管理教導他們的人，這是無可奈何。他們所懼怕的，只有帝女一個，但帝女終是女流，而且沒有幫手，二十幾個孩子，五六處地方，顧了這面，顧不了那面，教訓了這批，又要教訓那批，弄得來終日奔走，略無休息，舌敝唇焦，精力疲憊，幾個月以後，漸漸生起病來了。姜嬪簡狄常儀等，見他如此，都苦苦相勸，叫他不要再操心了。但是這班男女，沒有帝女去管束，益發肆無忌憚，到得後來，竟鬧出風化案子來了。原來這些孩子，雖不過都在十歲左右，但是身體發長得甚快，大的幾個，竟有尋常十四五歲樣子，因而他們的知識，亦開得甚早，異想天開，竟是兄弟姊妹，各各做起夫妻起來了。帝女在病中，聽到這個消息，一時急怒攻心，吐血不止，常儀知道了，慌忙過來，百般勸慰，又分付宮人，以後無論何種事情，都不許輕來報告。那知自此以後，帝女之病，日重一日，看看已是無望。恰好帝學歸來，常儀就把這種情形，統統告訴帝學。帝學聽了，也不免長歎一聲，說道：「莫非命也。」於是就到後宮來視帝女。帝女起初聽見帝學歸來，頗覺心喜，後來看見帝學走到床前，不禁又大哭起來，說道：「父親，你空養女兒一場了。女兒當初，原想做一個有名譽的人，給父親爭一口氣。那知道竟遭了這樣不名譽的事情，仔細想想，倒不如做了那個馬頭娘娘，還能被到處立廟，受着人家的崇拜呢。現在贖了這許多小孽種，原想好好的教導他們，將來有點出息，成個人才，或者還可以挽回些名譽。不料如今竟做出這種禽獸亂倫的事來，女兒的羞辱亦羞。」

辱盡了，生不如死。請父親千萬不要爲女兒傷悲，不過女兒承父親養育教誨之恩，絲毫未報，這是死不瞑目的。帝嚳不等他說完，連連搖手，叫他說不要說。帝女還是哭泣個不止，嘔吐個不休。帝嚳道：汝在病中，豈可如此傷心。世間之事，大概總離不掉一個命字。以前的事情，汝還要儘着去想他做甚麼。至於這班小孩子，雖則吵鬧無理，但是因爲他們的種性，與人不同，並非就可算是恥辱之事。依朕看來，將來他們雖不能在歷史上有赫赫之名，成赫赫之功，但族類一定非常蕃衍，而且有名譽的。汝可放心罷。帝女聽了，以爲是父親安慰他的話，並不信以爲真。不過連聲答應就是了。那知因此一來，傷感過度，病勢更劇，漸漸不救。臨死的時候，向常儀說道：女兒生性歡喜遊樂，硬要跟了父親去南巡，以至得到這種不幸的結果。現在已無庸說了。不過女兒他搬家庭的日子太多，這次回來，雖住了幾年，但是壽命不濟，又要離別父母而死。女兒雖死，女兒的魂魄，仍舊戀戀於家庭。所以女兒死了之後，每到正月裏，務望母親拿女兒平日穿過的衣裳，向空中招魂一回。那末女兒的魂魄，一定仍舊回來的。母親千萬記牢。常儀聽到這種話，真如萬箭攢心，悽悽之極。口中只能連連答應。隔不多時，帝女竟嗚呼了。一切喪葬等事，自不消說。帝女平日待人甚好，他的這種遭際，更爲可憐。所以宮中上下人等，無不痛悼。但是依母女之情，自然以常儀爲最甚。過了幾日，不知不覺，也慷慨的生起病來了。且說常儀爲什麼原故生病呢。固然連日以來，伏侍帝女之病，又悲傷帝女之死，憂勞頓領所致。但其中還有夢子的一段故事。原來常儀只生了帝女和華兩個。帝女遭逢，已經是大大不幸了。那個快呢。照年歲說來，並不算

小，卻因從小祖母溺愛，又因為他是帝嚳長子的原故，凡事不免縱容，就養成了一種驕奢淫佚的習慣。雖則說帝嚳是個聖君，治國之道，齊家爲先，但是一個人，總只有這一點精力，總只有這一點時間。帝嚳平日勤求治理，盱食宵衣，已經是絕無暇晷，那裏還有功夫親自教子，再加歷年以來，省方巡守，出外的時間居多，近年又因求仙訪道，多年不歸，那末教子一層，自然只好圈起了。那個禁，既然沒有嚴父之管束，已經不能循規蹈矩，禁不得手下一批勢利的小人，又去慫恿他，誘惑他，把個禁益發教壞了。這幾年來，帝嚳在外，摯的行爲，越弄越糟，聲名亦愈弄愈劣，常儀知道了，氣得一個發昏，幾次三番的叫了他來，加以訓戒，但是摯的年紀已經大了，不是小孩子了，而且終日在外，做母親的如何管得到呢？所以常儀雖則嚴切的教訓，終是如水沃石，一無效驗。常儀眼看見姜嫄所生的那個棄，終日在那裏講求農學，岐嶷英俊，簡狄所生的那個鳳，終日在那裏稱究禮義，孝友敦篤，都是極好的人才，便是側室所生的子女，除出實沈闕兩個，氣性不大好外，其餘亦都優秀。別人生的子女，個個如此好，自己所生的子女，個個如此不好，婦女們的心理，本來以子女爲希望依靠的，現在相形之下，到得如此，不免灰心絕望，因氣生愁，因愁生鬱，再加以勞瘁悲傷，那個身體，如何禁得住呢？所以一經生病，便非常沉重，帝嚳明知道常儀這個病，是不能好了，但是爲盡人事起見，不能不安慰他的心，一日，對常儀說道：「朕看汝不必再爲兒女操心了，摯兒雖則不好，沒有做君主的德行，但是他品貌頗好，很有做君主的福分，朕年紀老了，繼嗣問題，正在打算，擬就立摯兒做繼嗣的人，名分定了之後，他或者知道做君

主的艱難。能改行爲善。兢兢業業。亦未可知。朕再加之。以訓誨。好好的選幾個正人去輔佐他。未見得不會好起來。汝何必儘管憂愁呢。常儀聽了。大驚道。這個斷斷乎動不得。君主之位。何等鄭重。天生民而立之君。是爲百姓而立的。不是爲私情而立的。況且現在正妃生的這個堯。何等篤實。次妃生的這個舜。何等仁厚。就是三妃所生的那個堯。雖則還沒有見過。但是聽說亦非常之聖智。那末應該就他們三個之中。選立一個。豈可以立這個不肖的孽呢。帝向來大公無私。處處以天下爲重。以百姓爲心。現在忽然有這個念頭。莫非因爲妾患重病。妄想拿這個來安妾的心麼。帝的恩德。妾真感激極了。但是妾實在沒有這個心思。而且以爲萬萬不可的。照班次而論。妾居第四。當然應該立正妃之子。照人才而論。更不必說。就是爲堯兒着想。亦斷斷不宜。因爲他現在並沒有做君主。尚且如此。萬一明朝果然做了君主。勢必更加昏縱。自古以來。昏君庸主的下場。是不堪設想的。豈不是倒反害了他麼。帝聽了這一篇大議論。不覺連連點頭。說道。汝言極有道理。一無尋常婦女的私心。朕甚佩服。不過朕的意思。堯兒是個長子。太后向來又是極鍾愛的。他的相貌。又似乎還有做君主的福分。因爲這三層。所以起了這個念頭。現在給汝一說。朕亦不無疑恐起來了。且待將來再議罷。常儀道。三妃一去。多少年不回來。妾甚記念他。就是他生的那個堯。到今朝還沒有見過父親。亦未免缺陷。妾想起來。總應該叫他們回來。不知帝意如何。帝學道。汝言極是。朕卽日就遣人去叫他們罷。汝總以安心靜養爲法。說罷。走出宮來。要想到蒲狄那邊去。那知剛到轉彎之處。忽然一塊瓦片。照臉飛來。帝覺急忙把頭一低。幸未打

着，卻把一頂冠帽打落地了，向前一看，又是那幾個有尾巴的孩子，在那裏惡作劇，一見帝嚳走來，都紛紛四散跳去。帝嚳也不追尋，拾起帽子，就向簡狄宮中而來。簡狄與嬴嬴忙迎接，看見帝嚳手中拿着帽子，不免問起原由。帝嚳遂將上事說了。簡狄道：論起那班孩子，實在太不馴良了。現在我們自家的這許多孩子，大家商量着，只好不許他們出去。一則恐怕受那班孩子的欺侮，二則亦恐怕沾染惡習。但是照這種情形下去，如何是好？妾想帝嚳有方法，可以處置他們的。帝嚳道：朕已定有辦法，明朝就要實行了。簡狄剛要問如何辦法，忽報木正重在外有事求見。帝嚳不及細談，就慮慮的出宮，御朝去了。到了次日，帝嚳分付教導盤瓠子女的幾個人，將那些孩子都叫了來。原來那班孩子，雖則桀驁不馴，但對於帝嚳，尚有幾分怕懼，聽見說叫他，不敢不來。不過見面之後，一無禮貌罷了。帝嚳一看，那班孩子，大的竟與成人無異，小的亦有十二三歲的樣子。暗想：這個真是異種，當下就正色的向他們說道：朕在幾年以前，從這許多遠的地方，接了汝等來，給汝等喫，給汝等穿，又請了師長教導汝等。汝等不知道感激，用心習上，又不聽師長的教訓，不服師長的命令，終日到曉，總是惡吵。照這種情形看來，實在不能再留汝等在此，只好將汝等逐出去了。汝等不要怨朕無情，說道：母親才死，使見驅逐，要知道實在是汝等不好。汝等懂朕的話麼？那班孩子聽了，面面相覷，都不作一聲。帝嚳便問那些教導的人道：這些孩子，對於朕的普通話，能懂麼？大家齊聲道：已能了解。帝嚳又正色問那班孩子道：據師長說，汝等對於朕的話，都已能了解，那末爲什麼聽了之後，不發一言呢？現在朕再問汝等，如汝等願意住

在這裏的。自此之後，必須改過自新，明白禮儀，研究書籍，才可以算得一個人。要知道這裏是中土文化之邦，不是野蠻之地，可以任性而行，隨便糊塗過去的。倘使不能設如此，還是早早離開這裏的好。朕亦不來管汝等。汝等應該細細的想一想，自己決定。帝嚳說完了，用眼將那班孩子，一個一個的看了一轉，隔了一回，有一個年紀大的孩子說道：我們實在不要住在這裏，住在這裏，一歸不能跑動，要悶壞人的。帝嚳道：那末朕放汝等到外邊去，好麼？衆孩子一齊大叫道：好好好。帝嚳道：朕仍舊送汝等到那個石洞的地方去，好麼？有些孩子都連聲應道：好好好。有些孩子卻連聲反對道：不好，不好。某時間，大家又吵鬧起來。帝嚳細看那些說不好的孩子，都是有尾巴的，知道是宮女的兒女了。一面喝住他們，不許吵鬧，一面就問那些有尾巴的孩子道：那邊山洞，是汝等的老家，理應回去，爲什麼說不好呢？那些孩子道：那邊去住了，人要變成石頭的。我們母親已經變成石頭了，所以我們不願去。那些帝女生的孩子聽了，非常不服氣，就屏着說道：帝不要聽他們的話，活人變石頭，不過偶然之事，那裏儘管會變呢？我們的母親，何以不變呢？說着，兩方面又大吵鬧起來。帝嚳再喝住他們，使問那些有尾巴的孩子道：汝等既然不願住在那個山洞裏，那末願住在那裏呢？有幾個道：最好是有山的地方，有幾個道：最好是有水的地方。帝嚳道：朕給汝等一個地方，又有山，又有水，如何？那些孩子聽了，都大喜跳躍，說道：好好好。於是帝嚳又正色的向衆孩子說道：汝等這些孩子，年紀尚小，現在出去，又分作兩處，雖說是汝等自己情願，但是朕終不放心。現在朕想弄些牛羊布帛，及各種五穀種子之類，給汝等帶去。那末到

了那邊之後，容易謀生，不至於餓死。汝等願麼？那班孩子又一齊拍掌跳躍的叫道：好好好，要要，帝嚳道：那末這許多東西，一時一刻不能辦齊，至少要等十幾日。但是在這十幾日之內，汝等切須安靜，不可再吵。汝等知道麼？衆孩子聽了，又一齊叫道：知道，知道，我們決不吵，請帝放心，我們決不吵。帝嚳點頭，就叫教導他們的人，領他們進去。過了十日，各物齊備了。姜嫄簡狄及各宮人，對於衆孩子，雖無好感，但是帝女面上，常儀面上，各有衣服，及種種物件贈送，常儀是自己的親外孫，賜與的優渥，更不必說。所以行李輜重，非常之多。到了動身那日，帝嚳選了四十個壯士，分做兩組，一組伴送帝女的子女到石洞去，一組送宮女的子女到塗山。現在浙江紹興縣會稽山去。臨走的時候，帝嚳又切實的教訓他們道：汝等這番出去，第一在路上須要聽送行的人的話，不可倔強。第二，將來汝等蕃盛之後，對於中國，切須恪守臣子的禮節，不可隨便前來侵犯。否則不但中國決不輕恕汝等，必要用兵征討，便是皇天亦不保佑。汝等可知道麼？衆孩子聽了，都諾諾連聲，歡忻鼓舞而去。後來那帝女所生的六男六女，到了山洞之後，自相婚配起來，子孫滋蔓得很。自號曰蠻，外面像個愚笨的人，裏面實在很好很刁。他以為說祖父是曾經有功勞於國家過的，祖母又是皇帝的女兒，因此驕傲之極，不肯遵守法律。凡有種田經商等等，都不肯繳納賦稅。官吏對於他們，也無可如何。後來到了周朝，他們就叫蠻。到了漢朝，就叫作武陵蠻、五溪蠻等等，都是盤瓠的子孫。有人說唐朝時候的吐蕃，亦是他的支派。雖則無可攷查，但是這隻盤瓠，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也可說不算小了。至於那宮女生的三男六女，到了

塗山以後，亦自相婚配起來。子孫也非常衆多。後來他們浮海東去，得到一塊周圍三百里的大地，立起一個國家來，叫作大封氏。這一支卻與中國無大關係。此是後話。不提。且說盤瓠一班男女送出之後，大家都覺得頓時安靜。帝嚳的無數小兒女，從此可以往來自由，不比以前幾年，只能躲在一室，不輕易出房，亦覺非常舒服。獨有常儀，不免反有所傷感。那病勢不覺又重了幾分。一日，慶都帶了堯，奉帝嚳之命，回來了。那時堯已上歲，因為寄居母家之故，依了他母親之姓，叫作伊耆堯。可憐他自墮地以來，尙未見過父親。入宮之後，當然先來拜見帝嚳。帝嚳一看，只見他生得豐下鏡上，龍顏日角，眉有八彩，烏庭荷勝，好一表人材。真是個聖明天子的狀貌。又拿他兩隻手來看，掌心都有紋路，彷彿握着一個嘉字。問他說話，又是非常明達。當下心中不勝喜悅。那時姜嫄簡狄羲和寧妃，及摯蕪葛等小兄弟，都聞聲而來，聚集在一處，就是常儀，因為慶都來了，也就強扶病出來，交都上前一一見過。真是熱鬧非常。幾乎連屋子都擠不起。有幾個只好站在外邊。帝嚳將四個妃子的兒子，細細一比較，暗想：剛才堯兒的相貌，固然是好極，就是堯兒相貌亦不壞。下部披頤，上部闊張，像個角亢之星。照相法上說起來，亦是個全福之相。再看看堯兒，亦是不凡的，就是堯兒的相貌，雖則及不來三個兄弟，但是九五之尊，亦是有分。至於凶敗不得善終之相，一點沒有。不過他的福分不長久罷了。我現在如果立他做儲君，不但在朝的臣子，要說我偏私溺愛，就是後世的人，亦要疑心我不辨賢愚。但是我如果不立他做儲君呢，卻又難違天意。這事卻甚難處置。後來又想了一想，立即決定了一個主意，暫且不發表。過

了幾日。帝嚳視朝大會文武，除司衡、羿因事他去外，其餘百官都到。帝嚳便說道：朕在位六十餘年，現在已經九十多歲了。從前顓頊帝在位七十八年，享壽不過九十一歲。先祖考少昊帝在位八十四年，享壽不過一百歲。卽如先曾祖考黃帝在位百年，享壽亦不過一百一十一歲。朕的薄德淺能，在位的年分雖則遠不及列祖，但是，在人世上的年齡已經比顓頊帝爲過，比少昊帝差不多了。將來還有幾年可以在世，殊不能逆料。所以朕身後之事，不能不先與汝等商酌妥協，庶免臨時倉卒，不能妥善。汝等以爲何如？百官大小聽了這番話，覺得是出其不意，不免面面相覷，無能作答。到是火正吳回先說道：帝春秋雖高，但是精力很好，而且這幾年來研究道學，功效不淺。而上的色澤，竟和三四十歲的壯年一樣。將來享國長久，正未有艾，何必預先計算到後事呢？帝嚳道：這個不然。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古聖人的話是一點不錯的。現在朕並非說卽刻就不能生存，不過爲預備起見，不能不有一種商量。朕所最難解決的，就是繼嗣問題。朕諸子之中，論人才，當然是堯與禹，論其母的資格，當然是棄。而論年紀的長幼，當然是摯，而且摯又是先母后所鍾愛的。但他的才德，卻及不來他的兄弟。朕因此甚爲躊躇，所以欲與汝等一商。汝等以爲朕之諸子中，究竟誰可繼嗣？本正重道，立儲大事，最好簡在帝心。臣等愚昧，實在不能贊一詞。水正黑道：木正之言甚是。古人說得好：知子莫若父。無論臣等知人之明，萬萬不能及帝。就是以親疏而言，觀察所及，亦決不能如帝的詳細。請帝自定罷。帝嚳道：朕因爲躊躇不決，所以和汝等商量。現在汝等之意，既然如此，那末朕想謀之於鬼神，用龜來卜他一下。汝等以爲何如？諸臣

齊難道。這是極應該的。當下決定了方法。帝嚳便去齋戒沐浴。擇日告廟。以便占卜。

第二十四回 占卜之方法 帝嚳立摯爲嗣子 封禪泰山 留厭越

於紫蒙之野

大凡古人占卜。所用的是龜。用龜之法有兩種。一種是用活的。一種是用龜殼。用活龜來卜。須用神龜。尋常的龜。是用不着的。龜有十種。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十種之中。靈龜寶龜文龜已難得。神龜更爲難得。神龜的年歲。總在八百歲以上。到了八百歲之後。他的身軀能沒縮小。不過和銅錢一樣大。夏天常在荷花上遊遊。冬天藏在藕節之中。有人走過去。他受驚了。就隨波蕩漾。卻仍舊不離開荷花的當中。人細細地看起來。只見有黑氣如烟煤一般的在荷心中。甚爲分明。這個就叫作息氣。人如若要捉他。看見了黑氣之後。切不可驚動他。只要秘密的含了水。或油膏等。喫過去。那末這個神龜就不能再隱匿了。占卜起來的時候。是看他的顏色及動作爲推測。假使問一個人的生死。如果能生的。這神龜的甲文便現出桃花之色。其紅可愛。假使不能生了。那末他的甲文便變爲黯淡之色。其污可惡。假使問一項事情之善惡。倘使是善的呢。那個神龜便蹣跚跳躍起來。制都制他不住。如若惡的呢。那末他的顏色固然不變。而且伏息竟日。一動也不動。這個就是用活龜來占卜的方法。但是神龜要得

到談何容易。所以古人的占卜，總是用龜殼。用龜殼之法，是用他腹下之殼。先用墨在殼上，隨意畫兩畫，以求吉兆。再用刀刻一個記號，表示火所應該燒的地方。再用荆木紮成一個火把，用太陽裏取來的明火燒起來。叫作楚燂。楚燂一時不容燒旺，先用一種燒木存性的燃點起來，再燒在楚燂上。楚燂燒旺之後，就灼在龜殼上。看他破裂的紋路如何，以定吉凶。這個紋路，就叫作兆。有玉兆、瓦兆、原兆三種。玉兆紋路最細，瓦兆紋路較大。原兆更大。倘使是依墨所畫的地方破裂甚大，叫作兆廣。裂在旁邊，紛歧細出的，叫作擊珩。他的變化，粗分起來，有一百二十個。細分起來，有一千二百個。每個各有一個頌詞，以斷吉凶。總共有一千二百個頌。左傳上兩所說的繇詞，就是頌詞的別名了。假使灼龜的時候，燒得過度，龜甲都焦了，那末兆既不成，卜亦無效。所問的事情，當然是不可以做的。所以古人對於龜卜這件事，看得非常鄭重。有卜人之官，以專管這件事情。沒有學識經驗的人，是不能占卜的。就是對於龜殼，亦有一個龜人之官，以掌管之。取龜殼用春天，攻龜殼用秋天。又有藏龜之室，分作天地東南西北六部。天龜曰靈屬，其身俯，其色玄。地龜曰繆屬，其身仰，其色黃。東龜曰果屬，甲向前長而尚傘，其色青。西龜曰靈屬，其頭向左，其色白。南龜曰獵屬，甲向後長而後傘，其色赤。北龜曰若屬，其頭向右，其色黑。這六種龜，用六間房屋，分別藏起來。如卜祭天用靈屬，卜祭地用繆屬，春用果屬，夏用獵屬，秋用靈屬，冬用若屬。一絲不能亂，亂了就不靈驗。古人對於這件事，既然如此之致究，所以占卜起來，亦非常靈驗。古書所載，斑斑可攷。大凡無論什麼事件，專心致志，細密錯綜的研究起來，必定有一番道理，必定另

外有一個境界。古人儘有聰明聖哲的人，並不是都是愚夫，不能說他都是迷信野蠻呀。自從那一千二百個頌詞亡失之後，約龜殼之法，辨紋路斷吉凶之法，又都失了傳授。這個龜卜法就無人再能知之。這是甚可惜的。閒話不提。且說帝嚳當時齋戒了三日，就召集百官，到太廟會齊。先在廟門外西南面，向西設一張茵席，預備作占卜之所。又在廟門外西首築上陳列那所用的龜殼，及楚燎明火之燠等等。然後帝嚳走進廟內，三拜稽首，虔誠祝告。原來這一次卜法，是用枚卜之法，不指定一個人，執棄蠶窵四個人，個個都問到。看他那一個有做君主的福分。所以帝嚳所祝告的，也就是這點。祝告完畢，走出廟門，早有太卜，將那陳列的四個龜殼及楚燎等，一齊恭恭敬敬捧過來。帝嚳親自四個龜殼上都畫了墨，又用了刀刻了記號。一面就和立在旁邊的史官說道：「朕今日枚卜，其次序是依照四人年齡的長幼為先後，所以第一個卜的是楚，第二個是窵，第三個是蠶，第四個是窵。汝可按次記之。」史官連連答應。那時卜人已用燃木，從太陽裏取到明火，將楚燎燒着，遞與帝嚳。帝嚳接了，便將那龜殼燒起來。須臾殼垢兆成，太卜拿來細細一看，就將那繇詞背了出來。說道：「這是大吉之兆，將來必定有天下的。恭喜恭喜。」接連第二個卜起來，也是如此。第三、第四個，也是如此。可惜上古的書籍早已散失無存。那四個繇詞，不曾流傳下來。如果能和左傳上所載的一樣流傳下來，那末他的語氣，必定是個個切合，而極有趣的。現在作書的人，不能替他亂造，只好裝一個悶葫蘆了。閒話不提。且說四個占卜畢事之後，所有百官，個個都向帝嚳稱賀。說道：「四子皆有天下，這是從古所無的盛事，不是帝的仁德，超過千古。」

那能如此呢。帝嚳讓幾句，就說道：股本意想挑選一人而立之。現在既然四個人皆有天下，那末不妨以齒爲序，先立了桀，然後再立終弟及，亦是一個方法。汝等以爲何如？百官都說道：極是極是。於是一樁大事，總算了結。那知這事發表之後，桀、湯、三個，聽了有天下的話，都毫不在意。就是姜嫄前狄慶都，亦若無其事。獨有常儀非常之擔憂，想想看，桀的這種行爲，那裏可以做君主呢？但是事已如此，憂亦無益。正想等桀進來，再切實誥誡他一番，使他知道做君主的艱難和危險，或者有所警戒，可以覺悟。那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不免焦躁異常。原來桀這個人，雖則沾染了驕奢淫佚的惡習，但他的本性，卻是非常忠厚，所以他對於常儀，雖則不能遵從他的教訓，而事母的禮節，尚並無一失。常儀現在有病，他總時常來問候。自此次占卜結果，他第一個輪到做天子，這個消息傳佈之後，直把他喜得樂不可支。他手下的一批小人，匪類，又更加拚命的恭維他，奉承他。忽而這個設席慶賀，忽而那個又設樂道喜，把個桀弄得昏天黑地。遂把一個有病在牀上的母親，拋在九霄雲外了。常儀等到黃昏以後，還不見桀進來，直氣得一夜不曾合眼。到了次日午刻，桀居然走進來了。常儀就痛痛的責備了他一番，又苦苦切切將各種道理同他譬解。桀聽了之後，心裏未始不有所感動。不過天理敵不住人欲，當面應承得甚好，一出門之後，被那批小人，匪類，包圍哄誘，母親的慈訓，又不知拋到何處去了。常儀看到這般情形，料想他終於不可救藥，也就不再開口。但是那病勢，卻是日重一日，不到多日，也就離塵世而去。那時帝嚳正在與羣臣研求封禪的禮節，要想出外巡守，這麼一來，不免耽擱住了。直

到次年二月，常儀喪葬之禮辦畢，於是再定日期，東行封禪。在那出門的前兩日，帝嚳特地的叫了嚳來，和他說道：現在朕已決定，立汝爲繼嗣的儲君。朕百年之後，汝就是四方之君主。但是汝要知道，做君主是極不容易做的，百姓和水一般，君主和舟一般，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民可以戴君，亦可以逐君。汝想想看，區區一個人，立在無數臣工億兆黎民之上，錦衣玉食，赫赫威權，試問汝何德何功，而能坐到這個地位？這豈不是最可怕的麼？所以朕臨御天下七十年，兢兢業業，不敢一日自暇自逸，孜孜的勤求治理，就是這個原故。汝盡了朕的一點餘蔭，一無功德，并無才能，居然亦可以做到君主，譬如那基礎不堅固的房屋，已經是極可危險了。那可以再做出一種無道之事來，搖撼他呢？汝的母親，是個賢母，時常教導汝，汝絲毫都不聽，現在汝母親死了，雖則不是完全給汝氣死的，但是爲汝憂鬱愁悶，多半亦有一部分在內。照這樣看起來，汝的罪惡，實已不小，將來能否有好結果，殊難預言。歷年以來，朕因爲理政和訪道之故，無暇來教導汝，現在朕又要出去了，汝在都中，務宜好好的改過自新。最要緊的，是親近賢人，疏遠小人，萬萬再不可和從前一樣的驕奢淫逸。朕現在臨別贈言，所教導汝的就是這兩句話。汝如若不聽，那末汝將來雖則做了君主，恐怕亦做不到十年罷。帝嚳說完，嚳一一答應，又站了一回，帝嚳命其退出去，自己卻慢慢地踱到內室來。那時姜嫄前次慶都養和，及一班帝子等，因爲帝嚳將有遠行，所以都來圍聚在一處，帝嚳將出行的宗旨，和大家說了，瞥眼見養和所生的兒子，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纒牙厭越十個，都已漸大了，站在一邊，一個低似一個，彷彿和梯

子橋一般。甚爲有趣。而且看他們的品貌。山林鐘鼎。都是人材。心中不覺暗喜。便向義和說道。汝自到此間。將近二十年了。尙未歸過母家。朕此次東巡。雖汝國很近。朕想帶汝同去。汝藉此可到母家一轉。汝願意麼。義和聽了。真是喜出望外。連忙答應道。這是聖帝的恩德。賤妾的大幸。豈有不願之理呢。帝嚳道。朕越年紀雖小。朕看他膽量甚大。不妨同了去。朕越聽了。更自不勝之喜。母子兩個。謝了帝嚳。急急的去預備行李。其餘諸兄弟。雖則不勝離別之情。然而帝嚳不說同去。他們亦無可如何。到了動身的那一天。大家都來送行。帝嚳帶了義和。厭越。及木正重。以及手下的屬官等。還有許多衛士。一路向東而去。原來那木正是個掌禮之官。封禪大典。是他的專職。所以不可少的一路無話。到了曲阜。帝嚳去祭過少昊氏的廟。就來到泰山之下。那時東方的諸侯。約有七十幾國。聽見了這個消息。都來朝覲。贊襄大禮。把一座泰山。擁擠得熱鬧非常。這時木正等官。早把封禪應該用的物件。一齊都預備好了。帝嚳齋戒沐浴起來。到了吉日。就遙邇上山。諸侯官屬。都隨從着。來到山頂最高的峯頭。衆多諸侯各司其事。分行的排列着。帝嚳站在當中。木正就將那預備好的金簡玉字之書。送過來。遞與帝嚳。由帝嚳親自安放在那預先掘好的坎裏。然後從官衛士等。各拿鐵鋤。一齊動手。頃刻間。將那個坎填平。又堆成一個大阜。堆好之後。帝嚳就向着那大阜。三拜稽首的。行了一個大禮。這時候。百姓四面來觀看的。填山溢谷。正不知有幾千幾萬人。因爲這個典禮。本來不常見的。而且帝嚳又是一個盛德之君。所以有這般踴躍。等到禮畢之後。大家一齊呼起萬歲來。真是震動山谷。那幽居在山洞。或深林裏的禽獸。聽了

之後，都爲之驚駭，飛的飛，奔的奔，真可謂極一時之盛。禮畢之後，帝嚳就率領衆人向泰山北面而來，只聽得遠遠有一種動物嗚叫之聲，非常奇怪，厭越究竟年紀小，不免東張西張，只見前面樹林中，彷彿有和豚豕一般的東西，直竄過去，嘴裏還在那裏同同的叫，厭越詫異，就問從官，這是什麼野獸，從官道：這個名叫獬豸，其狀如豚而有珠，他叫起來的聲音，就是他的名字。這廬山裏很多，不稀罕的，不一回，到了一座小山，名叫云云，大家就歇下了，只見那裏已收拾出一片廣場，廣場上面堆積無數的柴，是有二丈多高，柴上還有許多三脊的菁茅，及各種香草之類，都是預先佈置好的，帝嚳等到了，少息片時，那從官就取出一塊水晶和煤木等，從太囑中取得明火，登時就把柴燒起來，頃刻間烈焰飛騰，上沖霄漢，帝嚳就走到下面，躬著泰山正峯，舉行三拜稽首之禮，木正重又奉上一篇昭告成功的文章，跪在旁邊，高聲宣讀，那時候祥雲滿籠，景風徐徐，氣象非常之美盛，宣讀既畢，一場封禪大典，於是乎告成，回到行館，帝嚳大享諸侯，又慰勞過屬了他們一番，數日之後，諸侯紛紛歸去，木正等亦回空都去了，帝嚳帶了羲和厭越，就向東海邊而來，到了海濱，帝嚳向羲和道：汝一人歸去罷，朕還想向東北一遊，往還約有好多月，那時朕再遣人來接汝，就是了，厭越不必回去，跟了朕走走，亦可以多一點閱歷，增長見識，羲和聽了，唯唯答應，當下帝嚳就叫許多宮人及衛士，送羲和渡海歸國而去，這吳帝嚳帶了厭越，徑向東北沿海而走，一日到了一個行館歇下，那行館在小山之上，面臨大海，一片蒼茫，極目千里，帝嚳與厭越凭欄觀望了良久，厭越爽心豁目，覺得有趣之至，隔了一回，獨自一個，又跑出來觀

望只見前時所見的大海之中忽然有一座大殿湧現出來。又有三座方樓端拱在殿的左面。又有三株闌松植立在殿的右面。忽而之間。又見無數車馬人民紛紛來往。彷彿如做戲劇一般。厭越詫異非凡。不禁狂叫起來。帝嚳聽了。急忙來看。就說道。這個叫作海市。雖則難得看見。卻是不稀奇的。厭越道。怎樣叫作海市。帝嚳道。這有兩說。一說海中有一種動物。名叫作蜃。是蛟龍之類。他有時張口向上吐出氣來。浮到天空。就能幻成樓臺人物草木禽獸等等形狀。所以叫作海市。亦叫作蜃樓。但是恐怕靠不住。因為這種現象。不必海而可以看見。就是山谷之中。沙漠之中。亦都可以看到。在山谷中的叫作山市。在沙漠中的叫作漠市。假使果然是蜃氣所幻成。那末山谷沙漠之中。那會得有蜃呢。況且蜃不過一種動物。他的氣吐出來。就能幻成種種熱氣。於理亦通不過去。還有一說。是空氣疏密的原故。因為空氣本來是無色透明的東西。他在空中有疏有密。疏的地方。能發吸受遠方的景物。如同鏡子照物一般。春夏之交。天時忽冷忽熱。空氣變幻得厲害。他的疏密亦變幻得厲害。所以海市漠市的發見。總以春夏二季為多。這一說大約是可信的。現在看見的這個樓臺人物。必定確有這個地方。不過這個地方究竟在何處。忽然被他照來。那就不可知了。正說到此。忽然微風一陣。只見那樓臺人物漸漸地消歸烏有。又隱隱的露出無數遠山來。又稍停一回。遠山亦漸漸不見。依舊是一片蒼茫的大海。厭越連聲叫道。有趣有趣。這裏好。這裏好。帝嚳笑道。汝說這裏好麼。那好的地方多着呢。到了次日。又動身前行。帝嚳向厭越說道。前而就是乾山了。那山上無草木無水。所以叫作乾山。但是卻生一種三隻腳的獸。

名字叫作獬，很是奇怪的。厭越道：三隻腳的獸，能設走麼？帝嚳笑道：汝真是孩子氣，不能走，怎樣能活呢？大概世界上的動物，萬有不齊，如蜈蚣之類，腳很多，但他走起來，並不覺得累贅。至於雙，止有一隻腳，亦能設跨蹕而行，並不覺得喫力，可見天下事，只要習慣就是了。一隻腳尚且能走，何況三隻呢？況且三隻腳的動物，亦並不止這個獬。太陽中之三足鳥，那是我們所不能看見的，不去說他。至於水中的鱉類，有一種叫作能，豈不是亦止有三隻腳麼？厭越道：變是怎樣的東西，出在何處，可以使兒見見麼？帝嚳道：變是木石之精，形狀如龍而有角，他的鱗甲有光，如日月一般，倘使出來，這個地方就要大旱，所以不能常見，亦不可以常見的。厭越道：世界上怪物，有如此之多麼？帝嚳道：世界上怪物正多着呢，即如前面乾山過去，有一座倫山，山上出一種獸，名叫作羆，他的鬣門生在尾上，豈非亦是一個奇獸麼？正說着，已到乾山，厭越細細留心，果然看見一種三隻腳的獸，其狀如牛，不過走起路來，有點不便，沒有如那四隻腳的敏捷，就是了。過了兩日，又到了倫山，又看見那種羆獸，其狀如麋鹿，但是鬣門生在尾上，卻遠望不清，厭越一心想實驗研究，叫從人設法去捉，那知此獸善跑，一轉瞬間不知去向，只得作罷。一日走到碼石山，「現在渤海口的廟羣島」那山之高不過數十丈，自南而北，連綿不斷，大約有十七八個峯頭，山之西面，極日平原，地勢卑澀，湖泊極多，「就是現在的渤海」山之東面，隔不多遠，就是大海，這個碼石山，彷彿如海陸中間的門檻，帝嚳看了一回，默然如有所思，但不知道他思的是甚麼，又走了幾日，到得一處高山聳天，氣象雄偉，而裏面卻有極大的平原，草木茂盛，禽獸充斥，厭越

看了，又狂叫道：「好一個所在，就問帝嚳，此地叫什麼名字？」帝嚳道：「此地叫紫蒙之野。」現在遼寧省西南部，南面山外就是大海，東北過去就連着不成山。「就是長白山」山北就是烏桓國了。汝看此地好麼？厭越道：「甚好甚好。」帝嚳道：「汝既然說道好，就住在此地罷，不要回去了。」厭越聽了這句話，還是帝嚳之戲言，含笑不語。帝嚳道：「朕並非戲言，爲汝將來計算，以留在此地爲是，因爲中原地方，雖則是個腹心，但是人材太多，不容易露出頭角，卽如汝兄弟多人，亦未必個個都能發展，還不如在此地住住，將來或者可以自成一系，所謂人棄我取，汝以爲何如？」厭越想了一想，說道：「父親的話是不錯的，不過兒年紀還小，恐怕不能自立，那末怎樣呢？」帝嚳道：「這卻不妨事，朕現在留多少衛士保護汝，將來再遣多少人來輔佐汝，就是了。」汝母親之國，離此不遠，汝去迎接他到此地來同住，亦未始不可。厭越聽了，滿心歡喜，就留住在這裏。後來他的子孫，學生日多，號曰東胡。到得秦漢之時，已漸漸出來與中國交通，到得晉朝，有一派叫作慕容氏，割據黃河流域，爲五胡之一。有前燕後燕西燕等國，聲勢極大，又有一支分入青海地方，號稱吐谷渾，到現在還有他的遺裔存在，亦可見這厭越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了。這是後話，不提。

第二十五回 帝嚳尸解 帝摯卽位 三凶綽號之由來 衆老臣謀

去三凶 三凶蠱惑帝摯 三苗綽號之由來

且說帝嚳遊於海濱，將少子厭越留住紫蒙之野之後，又代他佈置一切，然後轉身歸來，心想一切俗緣都已辦理了結，可以謝絕人世了。於是過了幾日，就漸漸生起病來，到了東海濱，飭人渡海去通知羲和，說身體有病，急須回毫，叫羲和不必前來伺候，最好就到紫蒙之野去扶助厭越，以後有便，再回來罷。使者渡海東去，帝嚳帶了從官，急急趨行，那知到了曲阜，竟是病莫能興，只得暫且住下。從官等非常着急，星夜遣人到毫都去通報。當時姜嫄簡狄慶都等聽了，都喫驚不小，急忙帶了嬖棄巖堯等一班兒女，隨着木正水正兩大臣，往曲阜而來。到了之後，帝嚳病勢已是非常沉重，語言蹇澀，姜嫄等請示遺囑，只說得一句：朕死之後，葬在頓邱而已。又過了一日，駕就崩了。在位七十年，享壽一百歲。那時后妃帝子及臣下等，哀痛悲悼，自不消說。一切喪禮，是木正的專職，統統歸他按照典制去辦理。一面訃告諸侯，一面公推火正祝融暫時攝政。因為這個時候擊在喪服之中，例須亮陰三年，不親政事，所以不能就在樞前即位。過了七個月，羣臣恭奉梓宮，葬於頓邱臺城陰野之狄山。一名秋山，亦名渤海山。在今河北省濮陽縣河南省濬縣之間。照地理上攷起來，帝嚳的墳，共有三個：一個在此地，一個在河北高陽縣，一個在陝西郃陽縣。三個之中，以在此地的為真，其餘兩個都是假的。大概古聖王功德隆盛，他死了之後，百姓感激思慕，大家商量另外假造一個墳墓，以做紀念。這是常有之事，所以伏羲氏黃帝軒轅氏的墳，都有好幾個，就是這個原故。閒話不提，且說帝嚳當時怎樣的葬法呢。原來古時帝王葬法，與常人不同，他的墳墓叫作陵，陵的意思是高大如邱陵的意思。他的裏面，有房，有戶，有寢

室有食堂。彷彿與生人的家庭無異。這種制度並非一定是迷信有鬼，亦並非一定是表示奢侈。大約還是事死如事生的意思。墳內種種佈置好之後，另外開一個隧道，通到外面。那口棺材，就從這隧道之中擡進去。他的棺材並不是埋在地下，亦不是擡在地上，卻是六面透空的，或者上面造一個鏡架，用繩索將棺材掛在中間，或是鑄四個鐵人，跪在地上，用四隻手將棺材擎住，方法甚多。帝嚳雖是個崇尚節儉的君主，但是禮制所在，亦不能不照樣的做，不過稍為減省一點罷了。但是終究費了好幾個月的工程，方才辦妥。在這好幾個月當中，羣臣送葬監工，閒着無事，不免紛紛議論，對於帝嚳的死，都有點懷疑。因為帝嚳近年求仙訪道，非常誠切。看他的精神態度，又確係漸漸返老還童，何以忽然得病，終究不免於一死。有的說：神仙之道，究竟虛無縹緲，靠不住的。有的說：帝嚳時候未到，天限已到，所以無可逃的。有的說：成仙必定要有仙骨，有仙緣，大概帝嚳對於這兩種，都沒有的原故。有的說：帝嚳既然有志求仙，應該拋棄一切，攝心習靜，練養功夫，方才可以得到效果。不應該東巡西狩，勞精疲神，以促年齡的。一時衆論紛紛，莫衷一是。後來直到夏朝中葉的時候，有一班強盜，發掘帝嚳的墳，但見裏面空空洞洞，一無所有，就是棺材裏面，亦沒有尸骸的痕跡，只有一把寶劍，在北面寢宮之上，看見有人進去，他就發出聲音來，彷彿龍吟一般，一班強盜嚇得魂不附體，不敢上前。後來又邀了許多人再走進去，那把寶劍已不知所往了。這才知道帝嚳的死，並非真死，是個尸解，就是留封子教他的脫胎換骨方法。於是這重疑案，方才明白。這是後話，不提。

且說帝嚳安葬之後，大衆回到亳都。那時距離帝嚳的死期，差不多要兩年了。又過了幾月，嵯腹滿之後，就出來行卽位之禮，親攬大政。於是從前單名一個禁字的，以後便改稱帝桀了。帝桀這個人，從前說過，是個長厚無用的，假使有好的人才去輔佐他，未始不可以做一個無毀無譽的君主。可是他從小就結交了幾個不良之人，一個名叫驩兜，是黃帝兒子帝鴻氏的子孫。他這個人，秉性兇惡，專喜做一種盜賊殘忍的事情。又最喜和那種兇惡的人相結交。後世史家有五句話語批評他，叫作「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照這五句話看起來，這個人的不良，已可概見。所以當時的人給他取一個綽號，叫作渾敦。渾敦亦叫渾沌，有兩個意思。一個是中央之神，無知無識，無有七竅，是個不開通的意思。一個是惡獸的名字。這惡獸出在昆侖之西，一名無耳，又名無心，其狀如犬，長毛而四足，似鬣而無爪，有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而不旋，食物經過，空居無常。咋昆回轉，向天而笑。遇有德行之人，往往抵觸之。遇有凶惡之人，則往往憑依之。如此一種惡獸，給他取這個綽號，就比他是個渾敦了。這個人，帝桀卻和他最要好。還有一個名叫孔子，是少昊氏的子孫。他這個人，比驩兜尤其不良。外面巧言令色，非常恭順，極像個善人。但是他心裏卻非常刻毒。後世史家亦有五句話語批評他，叫作「毀信廢忠，崇飾惡言，矯誣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照這五句話看起來，驩兜的不良，不過壞在自己，他的不良，并且害及善人。豈不是比驩兜還要不良麼？所以當時的人，亦給他取一個綽號，叫作窮奇。窮奇也是個惡獸之名，出在北方，一個蝮大蝮之北，其狀如虎而有

翼能飛，渾身羽毛絨毳，足乘兩翼，音如嗥狗，最喜喫人，能知道人的言語，看見人在那裏爭鬪，便飛過去喫那個人，理直的人，聽見有秉忠守信的人，他就飛過去咬去他的鼻子，看見一個兇惡的人，或者做一件惡逆不善之事，他就敲死了野獸去餽送他，彷彿是敬慕他獎賞他的意思，你想這種獸，兇惡不兇惡，還有一層，猛虎的喫人，是從腳上先喫起的，喫到兩耳，他知道是人了，他就止住不喫，可見猛虎雖毒，還有仁心，至於窮奇的喫人，是從頭上喫起，更可見他比猛虎還毒，孔子得到這種綽號，他的爲人，更可以想見，還有一個名字，叫作鯀，是顛頭帝的兒子，和帝熱正是從堂叔姪，他的做人，並沒有怎樣的不好，不過自以爲是，剛愎得很，後世史家亦有六句話語批評他，叫作「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歸，傲很明德，以亂天常」，照這六句話看起來，雖則沒有同驢兜孔壬的那種兇惡，但是這種態度脾氣，人遇到他，總是懼怕厭惡的，所以當時的人也給他取一個綽號，叫作檮杌，檮杌也是一個獸名，不過可以兩用，有的說他是瑞獸，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是當他作與王之瑞，如麒麟騶虞一類的看待，但是給鯀取綽號的，卻指他是個惡獸，何以見得呢？因爲檮杌這個獸，生得非常兇惡，形如猛虎，渾身犬毛，長有二尺，而且人面，虎足，豬牙，尾長一丈八尺，生在西方荒山之中，最喜歡攪亂一切，所以他的別名，又叫作傲很，又叫作難馴，豈非亦是一個惡獸，鯀的性格，有點和他相像，所以人給他取這個綽號，一定是惡獸的意思了，閑話不提。

且說帝孽自幼，卽和這三個不良的人做朋友，當然被他們引壞，自從做了君主之後，那三人更是得意，益發

教導帝堯做不道德之事。不是飲酒，就是作樂，或是和驩兜等出去打獵。對於政事，非常懈怠。那時木正重，火正吳回，和司衡羿等一班老臣宿將，看了之後，着實看不過，商量着大家齊來規諫。帝堯想起他母親常儀的教訓，又想起帝堯臨行時教訓的一番話，又想起常儀病死的情形，心中未始不動，頗想改過振作，但是隔不多時，受了孔子等的誘惑，故態又復萌了。諸大臣憂慮之至，對於孔子等無不忿恨，叫他們做三凶。老將羿尤爲切齒，過了幾月，金正該以老病逝世，大家商議繼任之人，帝堯道：朕意中卻有三個人，一個是驩兜，一個是孔子，一個是鯀，這三人都是帝堯懿親，而且才德兼備。朕想在這三個人之中，選一個繼金正之職。汝諸臣以爲何如？火正吳回首先站起來說道：這三個人，雖則是懿親，但是平日性行不良，大不理於衆口，金正一職，係股肱之臣，非常重要，如果叫他們來繼任，勢必大失天下之望。臣謹以爲絕對不可。帝堯聽了，非常詫異，急忙問道：這三個人，向與朕要好，他們的德行，朕所未知，汝說他們性行不良，又說他們大不理於人口，不知何所見而云然？朕實不解。火正道：這三個人，是有名不良的。驩兜的綽號叫渾敦，孔子的綽號叫窮奇，鯀的綽號叫檣杻，人人皆知。帝可以打聽，假使他們果然是有德行的，那末天下之人應該歌頌贊美，何以反比他們是個惡獸呢？帝只要從此一想，就可以知道了。水正熙接着說道：人君治理天下，以精勤爲先。臣等前日，拿了這個道理向帝陳說，蒙帝採納，十餘日中，早朝晏罷，不憚辛勞，可見帝德淵沖，虛懷納諫。臣等無任欽佩。那知後來驕然疏懈了，臣等慙慙，必有小人在那裏蠱惑君心，仔細探聽，知道這三個人，常在那裏出入宮禁，料必是他

們在帝師前聽了，盡感君心之人，豈是賢人，所以照臣照的意思，這三個人，不但不可以使他繼金正之職，還要請帝疏而遠之，或竟誅而竄之，方不至於爲帝德之累。臣言雖直，但發於忠誠，還請帝三思之。帝未及開言，上正又接着說道：古人有言：親賢人，遠小人，國家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國家所以傾頹也。先帝當日與臣等議求治道，常常提到這兩句話。又談到共工氏誤在浮游手裏，未嘗不爲之歎息。可見親賢遠佞，是人君治亂的緊要關頭，最宜注意。不過奸佞小人，他的那副相貌，他的那種談論，看了之後，聽了之後，非常使人可愛可信，一定不會疑心他是奸佞小人的。古人有言：大奸似忠，大詐似信。這種地方，還請帝細細留意，不可受他們的愚。臣等與這三人，並無仇隙，因爲爲帝計算，爲天下百姓計算，這三個人，斷斷乎用不得的。帝擊本來是一團高興，受了三囚之託，一心一意，要想給他們安插一個位置，不料被諸大臣這麼一說，而且越逼越緊，不但不可用，并要加以誅竄。當下不禁呆住了，沉吟了一回，才說道：那末金正之職，何人可以繼任呢？司衡舉在旁即說道：以老臣愚見，無過於也，不但是帝的胞弟，而且是大家佩服的。帝以爲何如？帝擊道：好是好的，不過年齡太小呢，恐怕不勝任。舉道：老臣看起來，決不會不勝任。從前先帝位顛頊，顛頊位少昊，部只有十幾歲，這是有成例可援的。帝擊道：雖然如此，朕終不放心，且再說罷。水正上正同聲說道：司衡舉之言，甚是。帝何以還不放心？帝擊道：朕總嫌他年紀太輕，既然汝等如此說，朕且先封他一個國君，試試看罷。當初顛頊任用先帝，朕記得亦是如此的。火正道：既然如此，請帝定一個封地。帝擊道：朕前年奉先帝梓宮安葬，曾走過陶

邑。〔現在山東定陶縣〕那地方甚好。又近着先帝靈寢。雖遠都亦不甚遠。封他在此地。汝等以爲何如。諸大臣都稽首道。帝言甚善。於是就決定封堯於陶。擇日再行冊命之禮。這裏君臣又辯論了許久。三凶雖則得不到金正之職。但是繼任之人。亦始終想不出。只得命水正脩暫代。帝樂退朝之後。急忙叫人去召了三凶進來。向他們說道。前日汝等想繼金正之職。要求朕提出朝議。如今提出過了。不想諸大臣一齊不答應。對反說了汝等一大批壞話。可是汝等平日亦太不檢點。以至聲名狼藉。弄到如此。這是汝等自己之過。怨不得朕不能作主。說罷。就將剛才那些話述了一遍。併且說以後朕亦不好常常來召汝等。免致再受諸大臣之責備。汝等亦宜自己設法。挽回這個狼藉之聲名。才是。那三凶聽了這番話。直氣得胸膛幾乎脹破。但亦無可如何。只能忿忿而已。過了一回。三人退出一路商量。絕無善策。後來驪兜說道。我家裏有個臣子。名叫狐功。頗有謀略。某平日常有疑難之事。都請教於他。現在二位。何妨到我家去。叫他來同商量商量呢。孔子鯨都說道好。於是同到驪兜家中。驪兜就命人將狐功叫來。孔子鯨二人一看。只見那狐功生得瘦小精悍。腦球向前突出。兩眸流轉不定。很像個足智多謀的樣子。驪兜介紹過了。就叫他坐在下面。仔細將一切情形告訴他。併且說我們現在金正做不成。不要緊。爲帝所疏遠。亦不要緊。只是給這班老不死的人。這樣嘲罵輕侮。實在可惡之極。我們要想報仇出氣。爭奈他們都是三朝元老。資深望重。連帝都奈何他不得。何況我們。所以我特地叫了汝來。和汝商量。汝有妙法。能教使我們出這口氣麼。孔子鯨接着說道。如足。下果有妙法。使我們能鼓出氣。不但汝主必須

重用足下。卽吾輩亦必定重重酬謝。請足下細細想一想。話未說完。只見那狐功的眉心。早已皺了幾皺。卽問道。承主人下問。小人無不盡心竭力。不過小人想這件事。還得在帝身上着想。如果帝心能毅不傾向他們。不相信他們。那末這事就有辦法了。孔壬道。我亦正如此想。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不過怎樣能毅做到這個地步。總想不出一個方法。還要請教。狐功問道。帝有什麼嗜好沒有。驢兜道。帝的嗜好多呢。好酒。好音樂。好田獵。項項都好。狐功道。女色呢。驢兜道。這卻不清楚。狐功道。小人的想來。一定是好的。既然好酒好音樂好田獵。那末帝的心性。必定是聰明流動的一路人。既然是聰明流動一路的人。一定多情。一定好色。現在最好。多選幾個美女。送至帝處。使他迷戀起來。那末和那些大臣。自然而然的就疏遠了。疏遠之後。主公還有什麼事辦不到呢。這個叫作美人計。主公以爲何如。驢兜拍手大笑道。甚好甚好。汝誠不愧爲智多星。驢道。我看此計太毒。似乎不可行。狐功詫異道。爲什麼。驢道。我們和諸大臣有仇。和帝沒有仇。和國家百姓也沒有仇。如果這策行了之後。諸大臣固然疏遠了。然而帝亦爲色所迷。不能處理政治。豈非對於帝身。對於國家百姓。都有害麼。孔壬聽了。連忙搖搖頭說道。這話太迂腐了。我們現在頭痛救頭。腳痛救腳。且出了這口氣。再說。將來如果帝身爲色所迷。我們再想補救之法不遲。現在那裏顧得這許多。驢兜狐功一齊稱善。驢也不作聲了。孔壬便說道。此法妥妙之至。不過這些美女要送進去的時候。還得和他們預先約定。對於他們的家屬。結之以恩。許之以利。那末他們在宮中。可以暗中幫助我們。有些話。我們不能。或不便和帝說的。只要他們去和帝說。豈不是格外

簡便而有效力麼。驢兜狐功又齊叫道：好極好極，這麼一來，不但我們的這口氣可以出，而且以後的希望甚大呢。大家正在說得高興，只見外面踉踉跄跄的走進一個少年來，身材高大，牙齒上下相冒，面帶醉容，手中還拿着些珠玉等類，嘴裏糊糊塗塗的說他醉話。孔子鯨看了，都不認得，只見驢兜向那少年喝道：日日要喫得這個模樣，兩位尊長在此，還不過來行禮，那少年似聽不見聽見的樣子，還要向裏邊走去，到是狐功趕過去，一把拖了過來，勉強和孔子鯨行了一個禮，也不說一句話，一轉眼，又連跌帶滾的跑進去了。鯨便問驢兜道：這位就是令郎苗民麼。驢兜道：是的，這個孩子，論到他的材幹見識，還不算壞，就是太貪嗜，歡喜多喫，剛才那種模樣，真是見笑於兩位尊長了。孔子道：聽說令郎一向在南邊，未知幾時回來的。驢兜道：回來得不多時，兩位尊長處，還沒有叫他來拜謁，實在失禮。孔子道：令郎在南邊做甚麼。驢兜道：這個孩子，自小善於理財，最喜積聚財寶，聽見說南方多犀象玳瑁珠玉等種種寶物，所以一定要到南方去遊歷，一去之後，將近十年，給他弄到的寶物却不少，這個亦可以算他的成績了。鯨道：這樣年紀，就有這樣本領，實在佩服得很，老兄有此佳兒，可賀可賀，少結納多歲，似猶猶虛，真是羨慕極了。四人又談了一回，推定狐功孔子鯨兩個去搜訪美女，方才散去。

且說這個苗民，究竟是何等樣人呢。原來他一名叫作三苗，爲人非常貪婪，又非常兇狠，後世史家，亦有幾句話批評他，叫作「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照這

八句話看起來，他的爲人亦可想而知了。所以當時的人亦給他取一個綽號，叫作饕餮。饕餮亦是一個惡獸之名。但是有兩種。一種出在鈞玉之山，羊身而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而人牙，譬如嬰兒貪人如食物。一種出在西南荒中，垂其腹，羸其面，坐起來很像個人，但是下面很大，彷彿如承着一個盤子似的，有翼而不能飛。古時候鼎彝敦盤各種器具上，往往刻着他的形像，但是都有首而無身，表明他的喫人不及下咽，已經害及其身。拿來做個警戒的意思，可見得亦是個惡獸了。噫，兇家裏四個凶人到佔據了兩個，還有佞臣狐功爲之輔佐，古人所謂方以類聚，真是一點不錯的閒話不提。

第二十六回 帝堯出封於陶 衆老臣辭職 三凶當朝 孔壬至西

方收伏相柳

且說三凶定了美人計之後，一面搜尋美女，一面又勸帝堯將衆兄弟都遷出宮去，以便騰出房屋，可以廣儲妃嬪。帝堯是爲三凶所蠱惑的人，當然言聽計從。於是就下令冊封弟堯於陶，卽日就國。其餘帝子亦均令其出宮居住。諸大臣雖則覺得這個命令來得太兀突，但是從前頗有成例，而且是他的家事，不是國事，因此不好進諫，只能由他去罷。於是堯奉了慶都，先往陶邑而去。隨後稷和弟台榭，奉了姜嫄，搬到亳都之外，一個村上去住。因爲那邊有許多田地，是姜嫄平日所經營，併且教乘學習耕稼的，所以搬到那邊去。姜嫄和簡狄最

要好。棄和胤亦最友愛。因見簡狄等尙找不到適宜的住處。於是就邀了他們前去。一同住下。闕伯實沈兩弟兄。則住到曠林地地方。其餘伯奮仲堪等弟兄。則徑到羲和國尋母親去。還有的都散住於各處。一個熱熱鬧鬧。向來團聚的家庭。不到幾日。風流雲散。大家到此。都不免感慨萬分。離愁萬種。然而聚散亦人生之常。況且遇事出於帝命。亦是無可如何的。過了幾日。果然孔雀麒麟選了四個美女送來。帝羣一看。個個絕色。而且意承志極善伺候。百媚千嬌。令人蕩魄。直把帝羣陷入迷陣中。不再從此君王不早朝。可說從此君王不視朝了。諸大臣日日赴朝待漏。帝羣總推說有病。不能出來。約有半個多月。諸大臣已探聽明白。知道中了美人之計。不覺都長歎一聲。有的打算竭力再諫。老將莽忿然道。就便再諫。亦是無益的。病根現在更深了。火正吳回亦說道。現在我們連望見顏色都不能。何從諫起呢。水正照道。我們同進去問疾。如何。衆人都道。亦好。於是即刻叫內侍進宮去通報。說諸大臣要來問疾。那知去了半日。回來說道。帝此刻尙未起身。候了許久。無從通知。諸位大臣下午來罷。衆人聽了。都默無一聲。老將羿道。既然如此。我們就是下午去。於是大家散歸。到了下午。重復聚集。再要進宮求見。此時帝羣已經起身。知道諸大臣早晨已來過。料必是來進諫的。一則宿酒未醒。精神確有一點不濟。二則羞惡之心發生。實在愧見諸大臣之面。三則知道諸大臣這次諫起來。一定是非常痛切。受又不能。不受又不能的。三種原由。交戰於胸中。到後來決定主意。總只有遂非文過的了。於是分付內侍。只說病甚沉重。不能起坐談天。承諸大臣來問。甚爲感謝。明後日如能小愈。一定視朝。一切政治。屆時再議罷。

內侍將這番語言傳到。諸大臣亦只好悵悵而出。火正向衆人道。寒舍離此不遠。請過去坐坐罷。於是衆人齊到火正家中。坐尙未定。老將得就發話道。照這情形看來。還是照老夫的原議。大家走罷。諸位就是不走。老夫亦只好先走了。前日帝妃帝子。紛紛遷出。老夫已大不以為然。何況現在又是這種景象呀。水正修拖他坐下。且坐一坐再說。古來知其不可爲而不爲的。叫作智士。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叫作仁人。我們以為與其做智士。不如做仁人。還是再諫罷。老將氣忿說道。見面尙且不能。那裏去諫呢。水正修道。我們可以用表章。水正正道。不錯不錯。我們前兩次的諫。雖說是良藥苦口。應該如此。但是有些地方。終嫌激切。不免有束縛驕驕的樣子。這個大非所宜。帝今日不肯見我們。或者亦因爲這個原故。我們這次的表章。口氣應該婉轉些。諸位以為何如。衆人都贊成。於是大家公同斟酌。做了一篇諫章。到次早送了進去。又過了兩日。帝孽居然視朝了。但是那神氣卻是昏昏沉沉的。開口便向諸大臣道。前日汝等諫章。朕已細細閱覽。甚感汝等之忠忱。不過錯疑朕了。朕近日雖納了幾個嬪妃。不過爲廣宗嗣起見。決不至因此而入迷途。前數日不能視朝。確係患病。望汝等勿再生疑。火正道。臣等安敢疑帝。只因帝自納嬪妃之後。即聞帝躬不豫的消息。而調詢內侍。又並無令醫生診視之事。是以遂致生疑。是實臣等之罪也。說罷稽首。帝蒙聽了這句話。不覺漲紅了臉。勉強說道。朕自思無甚大病。不過勞傷所致。靜養數日。即可痊愈。所以不要服藥。再者。近來醫生。脈理精的很少。萬一藥不對證。病反因此加重。所以朕決定不延醫。亦是不藥爲中醫的意思。諸大臣聽他如此說。知道他全是遁詞。卻不

好再去駁他。只見水正熙說道：帝能不迷於女色，不但臣等之幸，亦是天下國家的大幸。不過臣等所慮的，就是帝近日所納的幾個嬪妃，並不出於上等人家，亦並沒有受過優美的教育。這種女子，將來不免為帝德之累。臣等為防微杜漸起見，所以起了這種誤會。既然帝躬確係不適，那末臣等妄加揣測之罪，真是無可遁了。說罷亦稽首。帝禁道：汝等放心，朕決不為女色所誤也。於是處理一些政務，未到巳刻，推說患病新愈，不能久坐，就退朝回宮而去。自此之後，又接連多日不視朝。老將羿到此刻，真耐不住了，首先上表辭職，不等批准，即日率同弟子逢蒙，出都而去。過了兩日，水正兄弟同上表乞骸骨。火正木正亦接續的告了老病。土正看見衆人都走散，便亦歎口氣道：一木焉能支大廈，於是亦辭職了。帝諡見諸大臣紛紛辭職，其初亦頗動心，照例挽留。後來接二連三，一辭再辭的辭之不已，不免漸漸的看得淡然起來，禁不得驩兜、孔壬等，又從中進讒，說諸大臣同盟罷工，跡近要挾。如果做君主的受了他們的挾制，勢必魁柄下移。臣下可以朋比為奸，君主地位危險萬分了。帝諡已是受迷的人，聽了這種話，當然相信，把諸大臣辭職的表章，個個批准，猶喜得他天性忠厚。雖則准他們辭職，仍舊表示種種可惜，又賞賜重疊，并且親自送他們的行。這亦可見帝諡這個人，尚非極無道之君了。閒話不提。

且說諸大臣既紛紛而去，朝廷之上，不能一日無重臣。繼任之人，當然是三凶了。當時帝諡和孔子等商量好，不再用五正等官名，另外更換幾個。一個叫司徒，是總理一切民政的。帝諡就叫驩兜去做。一個叫共工，是供

給興辦一切工作器具的。帝堊就叫孔子去做。一個叫作司空。是專治水土道路的。帝堊就叫繇去做。其餘各官更動的。及自行告退的亦不少。都換過一大批。真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了。自此之後。帝堊固然可以安心。尋他的娛樂。沒有人再來諫諍。就是三凶亦可以爲所欲爲。可說是各得其願。所苦的就是百姓罷了。那知隔了幾月。帝堊爲酒色所困。身體怯弱。咳嗽咯血。真個生起病來。醫藥無效。繇便埋怨孔子驢兜。說道。果然帝受你們之害。我當初早料到的。孔子道。不。打緊。某聽說昆侖山和玉山兩處。都有不死之藥。從前老將羿曾去求到過的。所以他年在百歲以上。還是這麼強壯。現在帝既患了瘋症。某想到那兩處去求求看。如果求得到。不但於帝有益。就是我們呢。亦可以分潤一點。個個長壽了。繇冷笑道。恐怕沒有這麼容易。驢兜道。就便求不到。亦不過空跑一次。有什麼妨害呢。於是議定了。就和帝堊來說。帝堊極口稱贊孔子之忠心。感謝不盡。過了幾日。孔子帶了幾十個從人。動身出門。徑向昆侖而行。經過崑山。泛過山海。溯溼水而上。剛要到不周山相近。只見一路草木不生。徧地都是源澤。走了好久。人蹤斷絕。景象淒慘。正在不解其故。忽然腥風大起。從對面山上。飄下一條怪物。孔子怕得不得了。不敢向他細看。回身便跑。但是到處既是源澤。行走甚難。那怪物竄得又非常之快。轉瞬之間。已到面前。將幾個從人蟠住。他的尾巴。又直掃過來。將孔子及其餘從人等一概掃倒。孔子在這個時候。明知不能脫身。倒在地下。仔細向那怪物一看。原來是一條大蛇。足有十多丈長。卻生着九個人頭。圓睜着十八隻大眼。撐開了九張大嘴。好不怕人。被他蟠着的幾個人。早經嚇死絞死了。他卻俯下頭。

去一個一個的駁着。吮他們的血。唧唧有聲。孔壬到此。魂飛魄散。自分絕望。不覺仰天長歎一聲道。不想我孔壬。今朝竟死在這裏。那知這怪物聽見了。竟放下人不吮。把頭蜿蜒蜿蜒伸過來。說着人話。問道。你剛才說甚麼。什麼叫孔壬。孔壬這個時候。看見怪物頭伸過來。以為是來喫他了。閉着眼睛。掛卻一死。忽聽得他會說人話。而且問着自己的名字。不由得又驚又喜。便開了眼。大着胆。說道。孔壬是我的名字。我是中朝大官。天子叫我到崑崙山去求靈藥的。如今死在你手裏。不足惜。不過靈藥沒人去求。有負天子之命令。這是可恨的。所以我剛才歎這口氣。說這句話。那怪物道。你既是天子的大官。又是給天子去求靈藥的。那末我就不弄死你。也可以。不過我有一件事要求你。你能答應我麼。孔壬聽到這口氣。覺得自己大有生機。就沒命的答應道。可以。可以。那怪物道。我在這裏多年。各種動物。都已給我征服了。吮他的血。吸他的膏。甚至於取他的性命。都由我。這裏的土地。亦給我佔據了。只是還有一件美中不足的事情。就是沒有一個名號。照理說起來。我現在既然霸有一方。就是隨使自己取一個甚麼名號。所謂「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亦未嘗不可。不過我自己想想。畢竟是一個人。不像人獸不像獸的東西。自己取一個名號。總沒和人間帝王賜我的那種體面。所以我要要求你的。就是這件事。你能假在君主面前。保舉我。對我一個什麼國君。那末我就達到目的。不但不弄死你。而且還要感激你呢。孔壬聽了。仍舊連聲說。可以。可以。一定可以。那怪物道。答應的權柄。在你嘴裏。封不封的權柄。不在你手裏。假使天子不答應封我。你怎樣呢。孔壬又連聲道。總答應的。我去說。一定答應的。那怪物道。

我的心願很和平。你這次替我去求，求得到一個國君的名號，固然甚好，就使求不到國君，隨便封我一個什麼官爵，都是好的。或者你做一個國君，我給你做臣子，我亦願意。只要有一種名號，就是了。孔子聽了這話，不禁心生一計，就說道：我去求天子，一定答應的。不過你的形狀，與人不同，倘使問起來，或要召見你，那時卻不免生出一個問題，就是對於百姓，對於萬國，都失了一種體統。講到這點，恐怕為難。至於封我做國君，我們天子因我功大，早有此意，那是一定成功的。不過屈你做我的臣子，未免不敢當。那怪物道：不要緊，不要緊。我自己知道這副形狀不對，所以只好降格以求，這是我自己情願的。只要你不失信，我一定給你做臣子。假使你着急難，我還要幫助你呢。說到這裏，那怪物已經將身軀蟠起在一堆，那九個頭昂在上面，足有一丈多高。孔子從地下爬起來，朝他一看，實是駭人，便問他道：你住在什麼地方？那怪物道：我就住在西面山洞之中。孔子道：你有名姓麼？那怪物道：我沒有姓，只有名字，叫作相繇，或叫作相柳。隨你們叫罷。孔子道：你們這一族類，共總有多少？相柳道：只有我一個。我亦不知道我身從何而來。孔子道：那末，你能說人話，懂得人類的事情，是個教的呢？相柳道：我自己亦不知道。我只覺向來是會的，或者我從前本來是個人，後來變成這個形狀，亦未可知。可是我不明白了。孔子看他說話，尚近情理，就問他道：我有點不懂，你的形狀，既與我們不同，你的本領，又有這麼大，那末你自己獨竊一方，亦未為不可。何必一定要一個天子的封號，併且做我的臣子都肯呢？相柳道：這是有個原故，我在此地，是專門以吸吮人民的脂膏為生活的。人民受了我的吸吮，必定以我為異。

類心中不服。就是我也終覺得是一無憑藉的。假使有一個封號。那末我就奉天子之命來臨此土。或者是奉國君之命。留守此邦。名正言順。人民自然不敢不受我的吸吮。我就可以爲所欲爲了。所以自古以來。那些強官吏。佔據地方。不受朝廷指揮。但他的嘴裏。總是口口聲聲說服從君命。擁護王家。并且要要求節餼的。我就是帥他們的故智呀。當相柳滔滔呀呀的說。孔壬細看。他雖則有九個頭。九張嘴。但是只用當中最下的一張嘴。其餘八個頭。八張嘴。始終沒有動。究竟不知道他用不用的。只是不好問他。等他說完。便說道。原來如此。那末我一定給你達到目的。不過你要多少地盤。才滿心願。相柳道。地盤自然愈大愈好。起碼總要一個大國的里數。但是這個不成問題。因爲我立定了基礎之後。自己會逐漸擴張開去的。孔壬道。那末我怎樣給你回信呢。相柳道。等你得到天子允許之後。你就將天子的冊書送來。我總在這裏等你便了。孔壬道。我還要西行求靈藥。回來經過此處。再和你細談罷。相柳道。我看不必去了。昆侖山的靈藥。是不容易求的。一萬個人裏面。求到的恐怕不到一個。再者。現在時世變更。路上如我一般。和人類作對的。不止一個。卽如西面弱水之中。有一個窳窳。亦是要喫人的。恐怕還有危險呢。況且往返一來。時日過久。我性很急。等不及了。不如趕早回去罷。孔壬聽見。怎敢不依。只得啞啞連聲。招呼了從人。起身要走。那從人三分之一已死。其餘亦是拖泥帶水。面無人色。孔壬看見滿地源澤。就問相柳道。此地源澤甚多。是向來如此麼。相柳道。不是。這因爲我身軀過重。經過之後。糜糜而成的。孔壬聽了。不禁咋舌。於是與相柳作別。急回亳都而來。一路分付從人。以後不許將相柳之

事提及，違者處死。從人等只能答應。不一月到了燕都，驢兜和蘇急忙來訪問道：「回來得這樣快，不死之藥已求到麼？」孔子道：「阻於山水，未能求到。只是在路上收得一員人材，尚不虛此一行。」驢兜道：「如何人材？」孔子道：「此人力大無窮，在西方很有勢力。我意想請帝封他一個國君，以備千城之用。不料他感激我的知遇，一定不肯情願做我的臣子。所以我想明日請帝授以名號，將來西陲有事，總可以得他之死力的。」二人道：「原來如此。這真不虛此一行了。」孔子道：「近日帝躬如何？」驢兜道：「自兄去後，忽好忽壞。據醫生言，確是癆瘵初步，最好攝心靜養，節欲節勞。所以近日一切政治，都是我們兩個處理。連報告都不去報告了。」孔子聽了，不作一語，停了一回，二人辭去。次日，孔子獨自進宮，將那靈藥求不到的原因，亂造了一回，又將那和柳的本領，鋪張了一篇。一面爲他求封號，一面又說道：「封他一個國君，固然是好的。不過此人向無功績，並不著名，無故封之，恐天下疑怪。二則他未必肯受，因爲他一心願爲臣效力的，但是如若不封，又恐他心冷，被人收去，反足爲患。因此臣一路躊躇，絕無善策。」帝欒道：「這有甚麼躊躇呢？他既願效忠於汝，就是間接的顯效忠於朕，有什麼不可呢？不必多說。」朕就封汝爲那邊的國君罷。」孔子聽了，伴作驚恐之狀，說道：「臣本爲收羅人才起見，現在到先封了臣，彷彿是臣託故求封了。況且臣一無助勞，安敢受封呢？」帝欒道：「能進賢，就是助勞，應受上賞，不必多言。」朕意決了，於是就傳諭到外邊，叫臣下預備典禮。孔子大喜，拜謝而出。在朝之臣聞得此信，都來稱賀。過了兩日，孔子受了冊封，就來拜辭帝欒，說要到那邊去略爲佈置。帝欒道：「這是應該的。不過汝是朕股肱之臣，不能久離朕處。」一

經佈置妥當，即便歸來，那邊就叫相柳留守罷。孔子受命，稽首退出，就選擇了無數人員，再往不周山而來。那知相柳早已等看，一見孔子，就大喜，說道：「你真是信人，封號得到了麼？」孔子道：「天子因你形狀與人不同，險些兒不答應，幸虧我竭力申說，由我負責担保，才許叫我做這裏的國君，叫你做留守，不過有屈你罷。」相柳道：「不打緊，我自己情願的，你真是個信人，將來你如有急難，可跑到此地來，我一定幫你。」孔子道：「承你的盛情，是好的，不過現在有一句話，要和你說，不知你肯聽麼？」相柳道：「什麼話？」孔子道：「現在你有了留守的封號，就是代理國君了，但是你的形狀怕人，又要吮人的脂膏，人民當然見而懼怕，望風遠避，弄到千里荒涼，一無人烟，那裏還算來一個國家呢？我的意思，勸你以後藏躲起來，我另外派人到此地，築起房屋，耕起田來，人民看見了，以為你已不見了，或者以為你不再吮人的脂膏了，庶幾可以漸漸聚集蕃盛，才可以算得一個國家。否則一個人都沒有，豈是荒地，可以算得國家麼？」那相柳聽了，想了一想，將九個頭一齊搖動，說道：「這個做不到，我是靠吮人脂膏過生活的，假使藏躲起來，豈不要餓死麼？」孔子道：「這個不然，你每天要吮多少人的脂膏，不必自己出去尋，只要責成手下人去代你尋，願貢獻，豈不省事？我看你孤立無援，很是可怕，萬一人民怕你極了，四散逃開，豈不是就要受餓麼？或者極了強弓毒矢，來同你拚命，豈不亦是危險？所以我勸你，還不如在暗中吸吮罷。」一則人民聚集，可以成爲一個真正的國家。二則你的食料可以源源不斷。三則沒有害人之跡，可以不居害人之名。你看如何？」相柳一聽，登時九張面孔一齊笑起來，說道：「你說強弓毒矢來同我打，我是不怕的，你

沒有見我的本領呢。至於食料缺乏一層，卻是可慮。我有時出來尋覓食物，終日尋不到，已屢次受餓了。沒有害人之名這一層，尤其合我的理。既如此說，就依你罷。孔子就叫回來的人，都來見相柳，併將他們的姓名，都一一說了。又分付他們好生伏伺相柳，設法供給他的食料。一面按照我所預定的計劃，分頭進行。我每年必來省視你們一次，分付既畢，又和相柳談了些話，就轉身回毫都而去。

第二十七回 驩兜求帝孳封國南方 狐功設計殘民盡民愚民

且說驩兜自爲司徒之後，在朝臣之中，居於首位，心滿意足。一日正在家中閑坐，計劃行凶德之事，忽見狐功跑來，說道：小人今日聽見一個消息，甚爲不好。雖則尙未成爲事實，但亦不可以不防。驩兜忙問何事。狐功道：小人有個朋友，新從東方來，說起東方諸侯的態度，對於帝甚不滿意，而陶侯堯的聲望，卻非常之隆盛。許多諸侯都和他往來密切。小人以爲這個不是好現象。驩兜道：怪不得現在各處諸侯來朝貢者甚少，不要說遠方，就是近畿的，亦不肯來。原來他們都已有異心了。但是我看不要緊。現在天子的大位，是先帝所傳與，名分所在，他們敢怎樣不成。狐功道：主公的話固然不錯，但是小人有一點過慮。就是陶侯堯，亦是先帝的嫡子，亦是卜卦上所說，可以有天下的。萬一他們諸侯結合起來，借着一種事故，推算陶侯爲帝，不承認此地的帝，那末亦可以算名正言順。我們其奈之何。驩兜道：我看亦不至於如此。因爲四方諸侯，恐怕沒有這樣齊心，就使

能澆齊心。那堯這個人，是假仁假義，自命爲孝弟的，向來與帝亦非常和睦。遠先帝之命，不能稱孝，奪長兄之位，不能稱弟。他肯受四方諸侯的推戴麼？狐功道：主公明見，極有道理。但是現在帝甚多病，據醫生說，癆瘵已成，頗難醫治。小人知道癆瘵這個病，無時無刻不可變劇，脫有不諱。龍馭上賓，前月嬪妃所生的那個帝子玄元，又不是嫡子，萬不能奉以爲君。那末怎樣？豈不是我們所依靠的冰山倒了麼？危險不危險？驢兜道：是呀！前年我和孔壬早已慮到這一層，所以想到昆侖山去求靈藥，不想靈藥求不到，而帝的病勢亦愈深。那是怎麼樣呢？你想想有何方法，可以補救？狐功道：小人想來想去，只有兩個方法。一個是改封陶侯，明日主公去奏帝，說明陶侯功德昭著，治績茂美，請求改封一個大國，如此一來，可以表明朝廷賞罰之公，並不糊塗。二則可以緩和陶侯受諸侯的擁戴。三則主公亦可以賣一個情面給陶侯，爲後來地步。這是一法。驢兜道：此法不難行，不過改封在甚麼地方，須先想好。不然，帝問起來，不能對答，倒反齊了。狐功道：小人看來，最好是近着大陸澤一帶，因爲陶侯本來是生長在那邊的，富貴而歸故鄉，人之常情。況且那邊又近着他的外家，現今膠鄆尙在，婦女心理，總以近母家爲滿意。封他在那邊，豈不是更好？在陶侯母子前，賣個情面麼？驢兜道：好好，有理有理。還有一法呢？狐功道：還有一個，是狡兔三窟之計。照十公現在所處的地位，一個地盤，是不發的，必須另外還有一個地盤，才可以遙爲聲勢，萬不得已，亦有一個退步。不至於窮無所歸。巨耐孔子那時，假稱求藥，到外邊去遊歷了一轉，假造一個什麼相柳的人，騙帝封到一塊土地，建立一國，自去經營去了。小人想起來，他就是

這個狡兔三窟的方法。不過孔壬那厮。甚為奸詐。不肯和主公說明就是了。驢兜拍手道。汝這方法亦甚好。不過地盤最好在那裏呢。再者。就得到了地盤。我自己決不能去。汝是我的心腹。須時時替我籌劃。其勢又不能去。另外又沒有什麼相柳不和柳。那末誰人去守這個地盤呢。狐公道。小人已計畫好了。公子三苗人材出衆。前在南方。是游歷長久的。對於那邊的風土人情。及一切地勢險要。都非常熟悉。所以小人想。最好將地盤。選在那邊。就叫公子去做留守。父子兩個。一內一外。遙為聲援。就使易代之後。亦輕易不敢來搖動。豈非三窟之計麼。驢兜聽罷。又連連拍手道。妙極妙極。我此刻就去進行。想來沒有不成功的。正要起身。忽然又問道。我聽說那邊天氣非常炎熱。地勢非常卑濕。人民又都是九黎南蠻那一類。恐怕不容易收服他。那末怎樣呢。狐公道。小人從前曾聽見公子講過。那邊天氣地勢兩種雖不好。尚不礙於衛生。至於人民不易治這一層。主公應得很不錯。但是小人亦有方法去制伏他。可以使他們為我效力。請主公放心。只管去進行罷。驢兜對於狐功的話。本來信如神明。聽見他這樣說。料想他必有把握。於是亦不再問。就恩恩入宮。來見帝禁。帝禁正斜臥在一張床上。旁邊環侍着幾個嬪妃。那嬪妃就是驢兜等所進獻的。所以並不回避。帝禁叫他坐下。問道。汝來此有何政事。驢兜道。臣偶然想起一事。封賞是人君鼓舞天下。收拾人心的要務。自帝即位以後。數年之間。還沒有舉行過。人心不免缺望。現在帝子新生。雖則不是嫡子。但亦是帝的元子。可否趁此舉行一次封賞大典。亦是好的。帝禁道。前日共工冊封時。朕亦想到。汝和他還有絲。你們三人。本是同功一體之人。他既封了。你們

兩個亦應當受封。不過朕病總是不好，時常發熱，因此非常懶懈，不覺忘記了。汝既提醒了朕，朕明日就冊封。如何？驩兜慌忙起立道：「不可不可。」帝誤會臣的意思了，臣的意思是爲覲敷帝的恩德起見，並非爲自己設法。假使專對臣等，天下必以帝爲偏愛，而臣今日之提議，又變了爲自己求封起見。這是大大不可的。帝執命他坐下，再問道：「照汝的意思，應該先封那個呢？」驩兜道：「臣伏見陶侯變，自就國之後，治績彰彰，百姓愛戴，天下欽佩。況且又是帝的胞弟，若先改封他一個大國，天下諸侯，必定稱頌帝的明見。其餘再擇尤的慶賞幾國，那就對了。」帝執道：「陶侯對於朕，素極恭順，人亦極好，改封大國，朕甚以爲然。不過改封在甚麼地方呢？」驩兜道：「臣的意思，冀州最宜，因爲陶侯自幼生長在那邊，風土民情，當然熟悉，治理起來，容易奏功。再者，冀州地方的百姓，最不易治，雖則有臺駘伊耆侯等化導多年，但是都早死了，非得有貴戚重臣，才德兼備，如陶侯一般的人去治理他不可。帝以爲何如？」帝益道：「甚好甚好。」朕決定改封他罷。但是汝亦不可沒有封地，汝爲朕親信之臣，願封何地，儘可自擇，不必謙遜。將來緣自己願封何地，朕亦叫他自擇便了。驩兜聽了，故意裝出一種僞促不安的模樣，說道：「既承帝如此厚恩，臣肝腦塗地，無以爲報，臣不敢求善地。巨聽說荊州南鄙，民情最反復難治，當初先帝曾經在那邊受困過的，臣子苗民，遊歷其地多年，頗有研究。如果帝必欲封臣，願在那邊得一塊地，庶幾可以爲國家綏靖南服。未知可否？」帝大喜道：「汝不取善地，偏取此惡劣之地，忠忱實是可嘉。朕依你，明日即冊封罷。」驩兜謝恩退出。到了次日，帝益果然降詔，改封陶侯於唐。那唐的地方恰在恆山腳下，「現在河北

省唐縣明一統志因爲河北省唐山縣西北八里有一座堯山。就說堯改封在唐山縣。恐是霖不住的。一「封驩兜於荆揚二州之南部。何地相宜。聽其自擇。併令其子苗民先往治理。驩兜仍留都供職。此詔降後。陶侯一邊之事。暫且不提。且說驩兜三苗奉到了封冊之後。就叫狐功來。和他商議。怎樣去制服那些人民。狐功道。小人早想好了。共總有三個方法。第一個叫立威。南方的人民。天性刁狡。而又好亂。非有嚴刑重罰。不足以寒其膽。從前玄都九黎氏的時候。百姓都非常服從他。聽說就是用重刑的原故。所以小主人這次跑去。切不可姑息爲仁。重刑是必須用的。三苗聽了。大笑道。這容易。我到那邊。就立一個章程。叫他們有好的寶貨。好的飲食。統統都要獻來給我。如不聽號令。我就殺。你看如何。狐功道。據小人看來。不必定是如此。事有大小。罪有輕重。應該有一個分別。統統都殺。那裏殺得這許多呢。況且他們一死。就沒有了痛苦。倒反便宜他了。小人有個方法。叫他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末才可以使他們懼怕。三苗不等他說完。就問道。什麼方法。殺他麼。打他麼。囚禁他麼。同他作苦工麼。恐怕都無濟於事呢。狐功道。不是不是。小人的意思。除殺頭之外。再添四項刑法。一項叫作黥。把那犯人的臉上。或額上。用針刺一個字。或刺一個符號。再用丹青等顏色塗在上面。使他永遠不能磨滅。那末他雖則活在世上。無論走到那裏。人一看見。就知道他是個犯人。就可以嘲笑他。輕侮他。這種精神上的苦痛。到死才休。豈不是比殺頭還要厲害麼。三苗拍手笑道。妙極妙極。還有三項呢。狐功道。一項叫作割。是割去他的鼻子。一項叫作剝。是剝去他的耳朵。這兩項和黥差不多。不過面上少了兩件東西。比黥較爲

痛苦些。難看些。狐功說到此處，驟然停住不說。三苗忙問道：「還有一項呢？狐功只是看着三苗，不肯說。驢兜在旁，亦問道：「還有一項呢？你說呀。狐功才笑著說道：「還有一項叫作椽，是將他的生殖器割去，人生在世，一大半的快樂，就在這個生殖器上。將他生殖器割去，使他喪失人生一大半的快樂，但是仍不至於死。你看，這個方法，刻毒不刻毒，難過不難過？」三苗笑道：「男子的生殖器，可以割去，女子怎樣呢？」狐功道：「女子亦可以割的。將他生殖器四周的肉，統統都剝去，使他變成一個大窟窿，豈不是亦失其效用麼？」還有一法，小人曾經聽見研究生理學的人說道：「女子生殖器上面，橫著一根恥骨，只要用針，在他旁邊的穴道裏一刺，或者用手術將他一捏，那根骨頭就漸漸降下，堵塞了戶口，不容再有物件進出，和那石女一般。那就失去生殖器的功用了。這兩個方法，都可以用的。」三苗聽了，似乎有點不信，說道：「哦，有什麼一個法子，我到了那邊，首先要弄他兩個女子來試試。看他靈不靈。」驢兜笑向狐功道：「你這個椽刑的方法，就是從人的處說禽獸學來的。馬有鬮馬，牛有豎牛，羊有鬮羊，猪有鬮猪，雞有鬮雞，狗有善狗，貓有淨貓，豈不是都用椽刑麼？」狐功道：「是的。不過那處說禽獸的方法，都是去掉他裏面的能力，根本解決，使他的生殖功用，完全消失，連性慾都沒有了，而且只能施之於牡的雄的小人，這個椽形，是僅僅去掉他外面的作用，於裏面的能力，絲毫無傷。性慾的衝動，仍舊是有的。而且女子亦可以適用。三苗沒有說完，就叫道：「是呀，是呀，是要使他仍舊有性慾的衝動呀。假使施用椽刑之後，性慾完全消失，一點不難過，那末，這椽刑的價值，亦等於零了。是要使他性慾依舊存在，到那衝動的時候，要發

洩無可發洩。方才發他受用呢。驢兒道：「第一個方法是立威，說過了，第二個呢？狐公道：「有威不可無恩。第二個方法，就是耳恩惠去結他們的心，然後可以受他們的崇拜。三苗不等說完，又忙叫道：「這個不能，用恩惠去結他們，不過多多賞賜，或者輕賦薄斂就是了。但是這個我做不到。狐公道：「不是如此。小人用的方法，是惠而不費的。大凡人生在世，不過兩大目的，一個是保持自己的生命，一個是接續自己的生命。要保持自己的生命，那飲食貨賄是不能少的。要接續自己的生命，就是男女大欲了。所以世間萬物，從極小的蟲兒起，一直到我們人類，從朝到暮，一生一世，所孜孜營求的，直接間接，無非是爲的這兩個大目的。但是以我們人類爲尤其厲害，而我們人類對於兩大目的之中，尤其以求接續生命之目的爲更厲害。所以有些人類，這情願捨棄飲食，捨棄貨財，甚而至於情願捨棄生命，以求快足他的男女大欲的。照此看來，要人民感激崇拜，與其分給他們貨物，不如使他們快足男女的大欲。一則惠而不費，沒有博施濟衆的那樣煩雜。二則他們感激崇拜的心思，比較分給貨物還要濃重。小主人你看這個方法好麼？」三苗聽了不解，忙問道：「用什麼方法，使他們快足男女的大欲呢？」狐公道：「小人聽見說，上古時候，男女的大欲，本來是極容易快足的。自從伏羲氏女媧氏定出嫁娶之禮以後，那男女的界限，就束縛得多了。後世聖人，又將那些禮節，再限制得加嚴。說道：「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又說道：「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授幣，不交不親。」到得顧頊氏的時候，定一個刑罰，叫作婚人不避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那些世上的男女，受了這種嚴酷的束縛，不要說不能快足他的大

欲就是尋常要相見一面，都是很難的。他們的心理，都沒有一個不叫苦。不過受歷代聖人禮教的束縛，不敢說，不敢動，就是了。現在小主人到了那邊之後，可首先下令，提倡一種新道德。同時舉起兩塊招牌，一塊叫作廢除喫人之禮教，社交公開。一塊叫作打倒買賣式之婚姻，自由戀愛。如有頑固的父家長，欲從中干涉阻撓者，一經發覺，嚴重處罰。這麼一來，那邊所有的男女，隨意的都可以自由，無不各得其所願。豈不是都要歌功頌德，感激小主人，崇拜小主人麼？嚴刑峻罰，只可一時，不能持久。用這個方法接上去，所謂嚴寒之後，繼以陽和，他們自然不會鋌而走險了。驢兜想了一想，說道：這個方法，好的，不過聖人禮教，推行得好久了。雖則有些人，心中以爲不便，但是有些人，卻很以爲當然。萬一我們廢除禮教之後，反而招起許多人的反對，說我們大道不道，豈不是倒反不妙麼？狐功道，主公慮得極是。但是小人以爲不妨。爲什麼呢？小人剛才說過，男女大欲，是人生最大的一個目的，可以快足他的目的，只有歡迎，決無反對。就使有人反對，亦不過幾個頑固老朽，在那裏作梗。大多數的青年男女，包管你非常之贊成，因爲青年男女，受禮教的浸染，還不深，而且青年男女，正在春情發動的時候，對於男女大欲，尤其看得鄭重真切。彷彿世界上的事情，除了男女兩性以外，沒有再比他重要的。准他們社交公開，准他們自由戀愛，不但可以快足他們的大欲，而且還可以博得一個新道德的榮名。豈有再來反對之理？青年男女，既然歡迎，那末一批頑固老朽，雖然要反對，亦決然沒有這個力量。因爲青年男女，是越生越多的，頑固老朽，是越死越少的。自古以來，新舊兩派的競爭，舊派起初頗勝利。

但是到後來，往往失敗，新派起初必失敗，到後來往往勝利，並非舊派所持的理由，一定不如新派，就是這個越死越少，越生越多的原故，所以小人現在，爲主人着想，要收拾雙方人民的心，除去利用青年外，別無他法。至於禮教推行日久，究竟應該廢除，不應該廢除，那又是一個問題了。三苗道，這是第二個方法，還有第三個呢。狐功道，第三個方法，是神道設教。小人知道南方之人，受了玄都九黎氏的感化，最重要的是迷信，自從顛項帝破了九黎氏之後，竭力的禁止，已是好了許多，但是他們迷信的根性，終究不能盡絕，譬如原上的草兒，雖則野火燒盡，一遇春風，又芊芊綠綠的長起來了。小人的意思，以爲這個情形，亦是可以利用的，因爲第一個立威的方法，可以制服他的表面，不能制服他的心思，第二個結之以恩惠的方法，可以服其心，但是不能急切奏效，用神道設教起來，他們自然帖帖伏伏，一點不敢倔強了。三苗道，怎樣用神道設教呢？狐功道，現在有一個人，雖則不是神仙，但與神仙亦差不多，他在黃帝軒轅氏初年，和蚩尤氏打仗的時候，已經在軍中效力，後來隱居不仕，專門研究他的神道，他研究的神道，名目叫作巫術，巫字的寫法，就是像一個人，兩隻大袖舞起來的樣子，他要和鬼神交通的時候，只要秉着精誠，用兩袖舞起來，便能使鬼神下降，他就可以和鬼神談話，或者鬼神竟附在他身上，借他的嘴和人談話，給人延福消災，都是極靈驗的，他的名字叫作成，人家因爲他創造巫術，所以就叫他作巫咸，主公知道這人麼？驢兜三苗都說不知道。狐功道，小人從前，曾經見過他一面，有一天，他在野外，和許多人游玩，大家都要他試驗法術，他便指着路旁一株參天拔地的大樹，說道：我要

叫他枯說畢，嘴裏輕輕的囁嚅咕嚕，不知念了些什麼話，不多時，那株樹果然枝葉憔悴，漸漸地枯了，又攢着半空中飛的鳥兒，說道：「我要叫他跌下來，說着，又輕輕念了幾句，那鳥兒果然立即跌下來了，大家看了，都莫明其妙，問他是什麼原故，他說我都有呪語的，問他什麼呪語，他卻不肯說，這都是小人親眼見的，後來聽說他這種呪語，不但能殺變這個樹枯鳥落的把戲，而且還能殺替人治病，尤爲靈驗的是外症，無論什麼癩疽疥癬，甚或跌打損傷，斷筋折足，他亦不用開方撥藥，只要念起他的呪語來，那病症自然就會好了，而且非常之速，主公看，這個人豈不是活神仙麼？所以小人的意思，假使能發請這個人和小主人同去，做一點法術，給那些百姓看看，那些百姓，未有不敬小主人若天神，一個強都不敢強，的主公以爲何如？驢兒聽了，詫異道：「果然如此，不但迷信很深的南方人要崇拜，就是我不迷信的，見了也要崇拜了，不過現在此人，究在何處，肯否和我們同去，最好先設法探探他的意思，狐功應道：『是，這個人從前住在北荒之中，一座懸崖玉門山上，那山上百藥叢生，併且是日月所入的地方，那是很遠呢，現在聽說住在北方登葆山，小人明日就動身去請何如？驢兒三苗聽了，都大喜，就叫狐功即速動身。』」

第二十八回 堯改封於唐 羿往少咸山殺獯貍

不提狐功動身而去，且說這時孔子已從相柳處回來了，一日，驢兒孔壬鯀三人正在朝堂商決國事，忽報北

方沈侯有奏章前來。原來沈侯就是嘉駘的兒子。嘉駘死了。受封於沈。他的奏章是爲冀州北面少咸山地方。近來出了一個怪獸。牛身人面。馬尾。虎爪。名叫窳窳。大爲民害。無法驅除。不得已。請帝派人前往。設法勦殺。以安閭閻等語。孔壬沒有看清楚。就大嚷道。我知道窳窳是生在弱水中的。爲什麼又會跑到少咸山上來。莫非他是兩棲類麼。恐怕是沈侯在那裏遇事生風。欺騙朝廷。要想邀功呢。鯨道。或者是偶然同名。亦未可知。孔壬道。不管他。既然是兩種東西。應該有兩個名字。這邊是一個窳窳。那邊又是一個窳窳。攪亂不清。我給他改一個名字罷。說着。提起筆來。竟將那窳窳二字。改爲猓猓二字。三人將奏章看完之後。就商議辦法。究竟理他呢。不理他呢。派人去呢。不派人去呢。鯨道。依我看來。不能派人去。爲了區區一個獸。就要朝廷派兵。豈不是笑話麼。如派兵去。仍然殺他不掉。尤失威信。所以我看以不理他爲是。驍兪道。我看不然。現在四方諸侯。都有輕叛朝廷之心。只有沈侯。隨時還來通問。如今他來求救。我們再不理他。豈不是更失遠人之心麼。所以我想應該理他的。孔壬道。我有一法。陶侯堯現在已經改封於唐。唐和少咸山同在冀州。相去不遠。我看就叫陶侯去救罷。如若他殺得了猓猓。當然仍舊是我們朝廷遣將調度之功。倘使殺不了猓猓。那末陶侯的信用。必致大減。不致於和我們競爭天下了。如若他自己親征。竟給猓猓喫去。尤爲好極。驍兪和鯨二人聽了。都鼓掌大笑道。好計好計。就照此做去罷。於是一面打發沈侯的使者歸國。併說道。朝廷就派人來救了一面又下詔陶唐侯。叫他即速前往少咸山除害。按下不表。

且說陶侯堯自從漢邑出封之後，在他的國裏，任賢用能，勤民恤下，幾年功夫，將一個陶國，治得來非常之好。四鄰諸侯，無有一個不佩服他。他所最注重的是農事，遣人到亳都去，將姜嫄節狄兩個母親，併棄嵐兩個兄長，都接了來，住在一起，就叫棄做大由之官。大由就是大農，凡東西耕的田，叫作橫南北耕的田，叫作由。管理全國農田之事。一日正在聽政，忽報亳都的司衡羿，同逢蒙來了。堯與羿本來要好，又兼羿是先朝的老臣，慌忙出門迎接，坐定之後，堯問他何日出都，有何公事。羿聽了，搖頭歎息，就將近日朝廷腐敗的情形，及自己發憤辭職的經過，統統說了一遍。堯亦歎息不置，就留羿住下。次日設宴款待，叫了許多朝臣來作陪客。羿一一見過，內中有個白鬚老者，骨格不凡，陶侯堯待他亦非常敬重，親自替他布席，請他上坐，又親自給他斟酒獻菜。羿看了不解，忙問何人。堯道：這位是務成老師，名字叫跗，說起來司衡想亦是知道的。羿喫驚道：原來是務成老先生麼？某真失敬了。說着，慌忙過去，向務成子行禮道：適才失敬，死罪死罪。務成子亦還禮不迭，謙謝一番，羿道：從前某得到一個可以避箭的藥方，在顓頊帝討伐共工氏的時候，曾經用過，大大的收了功效。據說就是老先生發明的。當時某極想拜謁，以表感謝，苦於不知道老先生的住處，後來尋仙訪道，跑來跑去，幾十年，又隨時探聽老先生消息，終究沒有探聽到，不想今日在此處相見，真是三生之幸。務成子道：那個方藥，不過區區小技，何足挂齒，就是沒有這個方子，以老將的威武，還怕破不來那共工氏麼？老將歸功於某的，這個方藥，未免太客氣了。羿又問道：老先生一向究在何處，何日到此。務成子道：某一向只是遨遊海內海外。

並無定處。前日偶爾到此。承陶侯殷殷招待。併且定要拜某爲師。某不好過辭。只能受了。計算起來。亦不過四十多天呢。兩人一問一答。漸漸投機。羿無事時。總來找務成子談話。好在務成子亦是個並無官守的人。正好和羿盤桓。一日。陶侯忽然奉到帝堯的冊命。說道改封於唐。亦不知道是什麼原故。只得上表謝恩。併即日預備遷徙。可是那陶邑的百姓。聽見了這個消息。頓時震動得不得了。一霎間扶老攜幼。齊來挽留。陶侯一一好言撫慰。併告訴他們。這個是君命。無可挽回的。衆百姓聽了。亦無可奈何。但只是戀戀不捨。到了陶侯動身的那一天。差不多全邑都跑來走送。而且送了一程又一程。直至十里之外。經陶侯再三辭謝。方才哭拜而去。這裏陶侯奉了姜嫄。簡狄。慶都。及棄。鳳兄弟。又和務成子。羿。逢蒙等。一大批臣子。徑到唐邑。一切佈置經營。自然又要費一番辛苦。一日。忽又奉到帝堯的詔令。說道。現在少咸山有異獸。麋。大爲民患。仰卽遣兵前往剿滅。以安閭閻等語。陶侯侯拜受了。卽刻召集臣工商議。大家都很詫異。說道。一隻野獸食人。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就近的國家。儘可以自己設法勦除。何至於要我們起兵遠征呢。務成子笑道。這個不然。這隻麋。確是異獸。不容易勦除的。他生得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是獸類中之最大者。而且善走。以人爲食。遇有道之君在位。則隱巖而不見。遇無道之君在位。則出而食人。他們那裏能設法勦除呢。羣臣道。我們新得到此。諸事未集。那有工夫分兵出去。且待我們佈置就緒之後。再去救罷。陶唐侯道。這個不可。一則君命難違。二則民命爲重。不可緩的。言未畢。老聃起身說道。老臣有多日不曾打獵。很覺手痒。既然有這樣異獸爲患。雖則務成老先生說不

容易勦除。老臣且去試他一試。何如。務成子笑道：老將肯出手，想來那隻獬豸的壽命已經到了。陶唐侯大喜，就說道：司衡肯勞駕一次，甚好。請問要帶多少兵去？羿大笑道：不過是一隻野獸，何至於用兵。老臣此去，彷彿是打一次獵，只須逢蒙等三數人就費了。陶唐侯道：不然，寧可多帶些，於是議定，帶了三十個人，即日動身。過了幾日，到了少咸山相近，先找些土人來問問，那獬豸究竟在那裏。豈知土人一聽見說到獬豸，就怕得不得了。說道：他在山裏呢，你們千萬不要過去，要給他喫去的。羿道：我們此次專為殺獬豸而來，替你們除害，但不知道此地離山有多少遠。那個獬豸，每日何時下山，你們可詳細告訴我。那些土人聽了，很像不相信的模樣。朝着羿等看了一回，就問道：你們這幾個人，恐怕不知道這個獬豸的情形呢。這個獬豸，不比別種猛獸，前次我們聯合了幾千個人，長刀大斧的去打他，還是打他不過，終究給他咬死了許多人。你們現在只有這幾個，人如何中用，須要小心，不是遊戲的事。羿道：這且不管他，我問你，這個獬豸，到底要什麼時候下山，你們知道麼。土人道：不能一定，因為山的兩面，路有好幾條，他不是到此地，就是到彼方，所以有時候晝日日跑來，有時候隔幾日才來，但是他來的時間，總在申酉二時之後，午前午後，是從不來的。因此午前午後，我們還敢出來做點事業，一到申刻，就家家閉戶，聲息全無了。這一年來，我們人人自危，不知道那一日是我們的死期呢。說到此處，向太陽影子看了一看，忙叫道：呵，時候要到了，趕快回去罷。說着，也不和羿等作別，就各自恩恩而去。羿等一千人，看了這種情形，真莫名其妙，究竟不知道這獬豸有怎樣厲害，他們竟害怕到如此地步。

一面詫異，一面向前走。果見所有人家，都關上了門，寂靜無聲，彷彿和深夜一般。羿道：「照此情形看來，這個獍，一定是很兇猛的。我們須要小心，不可大意。」說着，就和各人都將弓箭器械等取出，準備好了，再慢慢前進。走到山脚，日已平西，逢蒙問道：「我們上山去麼？」羿道：「我們新到，路不熟，天又向晚，不如回轉，等明日再說罷。」那知回轉身來，天色已晚，敲着人家的門，要求食宿之地，竟沒有人肯答應。羿等無可如何，只得一路尋去，幸虧得月色微明，尚不致迷路。忽見一處大木多章，連枝接葉，蔭庇甚廣。逢蒙道：「我們露宿，究竟危險，不如到樹上去。」一則可以藏身，二則亦可以瞭遠。衆人聽了，都以為然。於是先將所備乾糧，打開分散。大家飽餐一頓，然後一個一個爬上樹去。那些樹上的宿鳥，一齊驚起，在半空之中，狂飛亂叫，把一個寂靜的昏夜，頓時攪亂了。但是衆人也不去理他。有的爬在高處，有的爬在低處，各自攀枝倚幹，或跨樞杪，或攀枝條，個個都穩固了。正要想打個睡兒，忽聽得遠遠有嬰兒啼叫之聲。大家亦不以為意，以為是民家的嬰兒夜啼。那知這聲音越近越大，而且極迅速，倏忽之間，彷彿已向林後斜掠而去。羿高聲叫道：「哦，不要就是那獍！爾等須留心注意，不要睡。」衆人道：「這是嬰兒聲音，不是獸叫。」羿道：「不然，老夫跑的地方多了，所見的野獸亦不少。那叫聲，竟是各種都有的。你們須要注意小心。」說着，又叫逢蒙道：「我想來果然是那獍。既然跑去，必定要回轉上山的，等他轉來的。我們射他兩箭罷。」這個機會不可錯過。逢蒙答應道：「是是。」於是師徒兩個，從高處爬到低處，揀着樹葉稀疎，可以瞭望的地方，停下了。彎弓搭箭，凝神靜氣的四面注意。等了一回，果然又聽見嬰兒啼叫之聲。羿叫衆

人臨靜無譁，獨與迷蒙兩個對着嬰兒啼叫的方向，仔細望去。在那朦朦朧朧之中，彷彿見一大物，向林外疾馳而來。羿等不敢怠慢，颼颼兩聲，兩支箭一齊射去。但總得那貔貅一片狂叫，如電一般的奔去。頃刻間，萬籟無聲，不知所在。羿道：「怪不得大家制他不下，原來他的奔跑真是快不過老夫的箭，幾乎射不着呢。」這次他雖然受傷了，但是並非要害。明朝上山，還要留心。說着，便和衆人胡亂在樹睡了一夜。次早，大家起身下樹，再向前面而來。只見街上仍是靜悄悄地，又等了許久，日高三丈，才見有幾家開門而出，但還是探頭探腦，像很小心的樣子。一見羿等在街上走，就說道：「你們這一班人，胆量太大了，這樣早就出來閒逛，不怕身子被喫掉麼？」羿的從人說道：「這隻貔貅，昨夜已經給我們射傷了，今天還要弄死他呢，怕什麼？」那人聽了，還當說的是頑話，瘋話，搖搖頭不再理睬，就進去了。這裏羿等一干人，又將所備的乾糧打開，盪盪的喫了一餐。大家上山，羿一面走，一面分付衆人道：「你們到了山上，千萬要留心，那貔貅衝過來是極快的，如若來不及用箭，還是用刀。衆人唯唯聽命，到得半山，只見地上有許多血跡，其色鮮紅，蓬蓬道：「想來昨夜貔貅受傷之後，曾在此處休息，所以有這許多血。」話猶未說完，只聽見羿道：「來了來了，留心留心。」衆人一看，只見山頂上一隻大怪物，如飛一般衝來，大家一齊放箭，誰知那貔貅着了箭之後，彷彿不會覺得，頃刻之間，已衝到面前，早有十幾個人被他衝倒，連用刀都來不及，有幾個竟被他抓住，就要俯首去咬，幸虧得蓬蓬力大，猛力向他腹上一刀刺去，那貔貅大叫一聲，忙疾轉身來，想望蓬蓬猛撲，那知蓬蓬的刀已經深入腹裏，急切不能拔出，因為貔貅轉身甚猛，勢

力又大，蓬蒙支持不住，不覺倒在地下，離開他的虎爪，不過一寸多，真是危險之極。然而那一把刀，借着這股勢力，已將髀輪肚腹割開，鮮血直淋。這裏羿等一千人看見髀輪兇猛，逢蒙危險，那敢怠慢，一齊用刀向髀輪亂斬過去。髀輪究竟受傷其重，又大叫一聲，疾忙向山頂逃去。羿等且不追趕，忙將逢蒙扶起，幸喜不曾受傷。其餘受傷的人有九個，四個受傷尚輕，有五個爲他虎爪所傷，血肉模糊，頗爲痛苦，但細細察看，於性命尚無妨害。羿便將攜帶的傷藥，叫衆人先給他們一一敷好包紮了，又叫幾個人守護着，然後與逢蒙帶了其餘之人，直向山頂追尋。羿道：「這個畜生，受傷已重，諒來不能爲患。不過我們仍要小心，漸漸到了山頂，只見一片平陽，有一處巖岩斜覆，彷彿一個大洞，洞外髀輪正伏着，看見人來，又立起來，羿和逢蒙，早是兩枝箭齊射過去，巧巧將他兩眼射中，那髀輪瞎了，仍奮亂撲亂衝，咆哮一回，方才倒地。大家走過去一看，只見他龍頭，牛身，人面，馬尾，虎爪，長約四百尺，確是一個怪獸。再計點他的傷痕，除出兩眼之外，只有背上一創，是昨夜所射的。腹上二創，一處彷彿已穿過了一處，深入裏面，那箭尾還露出在外，其餘衆人所射的，都不覺得。他的身上，血流成池，想係逢蒙那一刀的厲害，羿看完歎道：「怪不得此地人民，懼怕到如此。原來這種大獸，真是世界所少有的。我們這次來得太大意，真算僥倖之至了。」衆人道：「不知那洞裏還有小髀輪沒有？我們且去搜搜看。」於是大家都到洞口，只見人的骸骨，遍地狼藉，有些還未喫完，正不知道有幾千百具，真是可慘之至，但並沒有小髀輪。羿道：「時已不早，我們下山罷。」有一人道：「這髀輪究竟死不死？我再斬他一刀看，說罷，一刀斬去，那知髀輪竟

還未死，嘴裏叫起來，四足亂動，彷彿還要想立起來。衆人道：「不好不好，我們再斬罷。」於是大家一齊動手，斬了許久，臟腑都露出來，料想不能再活。大衆方才轉身，到了半山，扛了那幾個受傷的人，一同下山。天已昏黑，細看所有人家，依舊和昨日一樣，寂無聲息，只得仍到那樹林下休息。這時大家都疲倦了，喫過乾糧，倒頭便睡，因爲蜈蚣已除，大家放心，這一覺直睡到紅日高升，方才醒來，細看那受傷的人，已無大礙，替他們換了些藥，又喫了些乾糧，然後衆和逢蒙幾個人，再走到街上去，見了土人，便告訴他，蜈蚣已經殺死，那些土人聽了，都不相信，說道：「世上決無如此大本領，幾個人就能殺死這樣怪獸的。」衆道：「你們如不信，只要到山上去看就是了。」衆人聽了，卻又不肯，逢蒙道：「我等和你們回去，難道你們怕死，我們都不怕死的麼？」衆人聽了，還是猶豫，衆道：「我們來欺騙你們，傷甚麼？你們如再不信，那邊樹下還有幾個我們受傷的同伴，臥在那裏，難道受傷亦是偽造的麼？」衆人聽了，才有幾個大胆的，說道：「那末我跟你們去看，但是你們切不可造謠，這個不是願意見的事情呢。」衆和逢蒙聽了，亦不作聲，帶了他的從人，邁步向前，那些土人陸續跟着，走到半山，看見斑斑的血跡，衆人方才相信了，走到山頂，衆人看見那蜈蚣的尸首，如此龐大怪異，個個驚駭，個個切齒，又個個快心，走到洞邊，看見試許多骸骨，無不傷心淚落，有的哭父母，有的哭妻子，有的哭兄弟親友，都說從前給蜈蚣喫去的，如今認不明白了，於是大家環繞攔來，把衆和逢蒙一千人，感激崇拜得和天神一般，有一個人問衆道：「你這位老爺，究竟是那裏來的天使？」衆道：「老夫是陶唐侯遣來的。」大家聽了，齊聲道：「原來是陶唐侯遣來的，怪不得。」

有這樣大本領。前日有人說。京都天子已經叫人來勦除異獸了。我們想京都天子。那種無道。那裏會遣人來管我們百姓之事呢。羿剛要分辯。有一個人接口問道。陶唐侯既然叫你老先生來替我們除害。爲什麼不預先知照。使我們可以供給招待。略盡一點心呢。羿道。陶唐侯最怕煩擾百姓。你們這裏受饕餮的殘害。已經殺了。那再可以來煩擾你們。況且這次不過一個奇獸。並非敵國強兵。我們同來的亦不多。不過和打獵一般。何必又煩擾你們呢。衆人聽了。益發感戴陶唐侯不置。於是一齊邀請羿等下山。置酒款待。十分真摯。羿等再三稱謝。過了多日。那受傷的人已大愈了。才整隊回國。這裏衆人。白將饕餮尸肉割分食。又將他的骸骨焚化揚灰。方才洩恨。按下不提。

且說羿等歸國之後。陶唐侯懃勞一番。隨即拜表到帝堯處復命。這時帝堯在位六年。荒淫無度。藉生病爲名。將一切政治都託付在驩兜孔子鯀三個人身上。這日三個人正在議事。看見陶唐侯表文到了。驩兜就向孔子說道。陶唐侯居然能殺了饕餮。以後威名愈大。恐不可制。將如之何。孔子道。不要緊。前日我接到四方報告。作亂的人正多着呢。東方有大風。佔據沿海一帶。西方有九嬰。佔據凶水之地。據說都是非非常本領的。南方更有一條妖蛇。盤踞在洞庭之野。給他喫吞的人民不少。所以南方奏報。有多年不透了。好在各地諸侯。多不來報告請援。所以我們亦落得隨他去。假使來請救起來。我們只要下令。叫陶唐侯去。料想陶唐侯那邊。所靠的不過一個羿。東西南北各處。叫他跑起來。也儘够斷送他的老命了。況且陶唐侯雖則是個大國。不過百

里。兵役糧餉都有限。我們叫他去打仗。不給他接濟。包管他坐困。豈不是好麼。驢兜一聽。對於陶唐侯一財。倒反毫不在意。對於南方妖蛇。先着急了。忙問道。南方有妖蛇。汝何以知之。這個消息的確麼。孔子道。爲什麼不確。我們忝居執政。天下四方之事。都應該有人在。那裏探聽。隨時報告。你不知道。真太麻木了。驢兜正要問他詳細。忽見家中有人來請。說有要事。驢兜乃不再問。就匆匆而去。

第二十九回 巫咸弟子輔佐三苗 巫術情形 羿往桑林殺封豕

且說驢兜回到家中。只見三苗狐功。陪着幾個服式奇異的人。坐在那裏。男的也有。女的也有。看見驢兜。都站起來。狐功上前一一介紹。指着幾個男的道。這位是巫先先生。這位是巫祠先生。這位是巫社先生。又指幾個女的道。這位是巫保先生。這位是巫凡先生。都是巫咸老先生的高足弟子。驢兜聽了。慌忙一一致禮。讓他們坐下。就問狐功道。巫咸老先生爲什麼不見。狐功未及開言。巫先代答道。敝師曾承司徒胤召。又承狐功費不遠千里。親自枉駕。感激之至。極願前來効力。只因山中。尚有些瑣事未了。不克分身。是以特遣小巫與巫凡君前來。聽候司徒驅策。將來敝師尊事了下山。再到司徒處。謁見謝罪。望司徒原諒。驢兜聽見說巫咸不來。面上頓時露出不滿意之色。就向狐功道。我久聽說巫咸老先生道術高深。這次公子分封南方。爲國宣勞。非得巫咸老先生同往輔佐不可。所以特地命汝前往敦請。老先生乃世外之人。不比尋常俗子。有何俗事未了。想係

汝致意不誠。以致老先生有所推託。這是汝之過呀。說着。兩眼儘管望着狐功。狐功慌忙道。不是不是。小人對於巫咸老先生。真是竭力懇求的。不過老先生總是推辭。說有事未了。不能起身。并且說這位巫先先生。是他手下第一個大弟子。道術與他差不多。輔佐公子。前往南方。必能勝任。他可以負責擔保的。小人聽他說到如此。不好再說。只能罷了。主公不信。只要問諸位先生。就可以明白。驢兒聽了。就問巫先道。令師尊是學道之人。以清淨爲本。有何瑣事。我所不解。巫先道。敝師尊自從得道之後。曾立下一個大願。要使他。的遺術。普徧於天下。所以近年以來。廣收生徒。盡心傳授。以便將來分派到各州去傳道。現在還有幾個。未曾學成。所以必須急急的教授。以此不能下山。這是實情。請原諒。驢兒道。令師尊現在共有多少高足弟子。巫先道。共有十餘人。驢兒道。現在有幾位已經派出去呢。巫先道。敝師尊之意。本來想將各弟子一齊教授完畢。親自率領下山。到一處留幾個。到一州留幾個的。現在因爲司徒龍召。不能不改變方法。先遣小巫和巫凡君。前來效勞。以便即往南方傳道。其餘巫社巫祠兩君。前往冀州傳道。巫保君往雍州傳道。這是已經派定的。此外各州。將來必定一派遣。不過此時。敝師尊並未發表。小巫不得而知之。驢兒一聽。更覺詫異。便指指巫保巫洞巫社三人道。原來這三位。並不是隨公子往南方去的人麼。往南方去的。只有汝等二人麼。巫先應道。是是。驢兒聽了。大不以爲然。暗想。我如此卑詞厚禮。不遠千里。去請這個賤巫。不料他竟大擺其臭架子。不肯前來。僅僅遣派徒弟。又只肯給我兩個。不肯多派。情願分派到別處去。這真是可惡極了。而且這兩個徒弟。一男一女。都是年輕文弱。

的人，究竟真個有道術沒有呢？只怕是個假貨，那更豈有此理了？想到這裏，正要想法，試探他們的本領，忽見三苗從外面引着一個病人，呻吟而來，向諸巫說道：「諸位先生，來得正好，昨日會問這個人，墜車傷臂，痛楚極了，據此地的醫生說，已經斷骨，一時恐不能全愈，可否就請諸位先生代為一治，如能速愈，感激不淺。」當下巫凡就走過來，將那病人傷臂的袖子撩起一看，說道：「這個傷勢很奇怪，不像個昨日受傷的，很像兩才受傷的，而且不像個墜傷折傷的，很像個用金屬的器具打傷的，與公子所報告完全不同，不知何故？」三苗聽了，一時做聲不得，勉強期期艾艾的說道：「我亦不知道是什麼原故，只是這這個傷勢容易治麼？」巫凡道：「很容易，很容易，就使他速愈，亦不煩難。」說着，就從他所帶來的許多箱篋之中，找出一塊黃布，拿來將那病人的傷臂紮住了。那病人疼痛非常，叫喚不止，巫凡也不去理他，紮好之後，左手托住傷臂，右手舉起了中指食指，不住的向那傷臂上指點，他的兩眼，卻是閉着，口中念念有詞，不知道念些甚麼。驩兜等衆人亦莫名其妙，目不轉睛的向他看，過了約半個時辰，只見他忽然將兩眼一張，兩手一齊放下，說道：「好了。」衆人細看，那病人呻吟頓止，解開黃布，只見臂上已一無傷痕，和好的人一般，大家無不駭然。驩兜三苗至此，方才傾心佩服，禮貌言談之間，不像剛才那種倨傲輕藐了。那病人謝了巫凡，便退出去。這裏侍人便搬進午膳來，驩兜就邀請諸巫坐下，驩兜與巫先爲一席，三苗與巫祠巫凡爲一席，狐巧與巫保巫社爲一席，男女雜坐，社交公關。今日總算開始實行了，好在諸巫向來本是如此的，倒亦不以爲意。燕飲之間，驩兜三苗，着實恭維諸巫的神術，狐巧道：「某

有一事，還要向諸先生請求，不知可否。諸巫忙問何事。狐功道：敝小主人，此次奉帝命前往南方，至小是一個大國，地方百里，城宇寥闊，輔佐的人才，不厭其多。巫保巫祠巫社三先生，雖說奉巫咸老先生之命，到雍冀二州去傳道，但是並不限定日期。某想此刻，請三位亦一同前往南方，到得敝小主人基礎奠定之後，那時再由三位分往雍冀，不知此事可以俯從否。巫社道：這個似可不必，因為某等道術，由一師傳授，大致相同，並非各有特長。南方有巫先巫凡兩君同去，已足濟事，何必再要某等呢。狐功道：不然，譬如剛才受傷的人，只有一個。巫凡先生治起來，自然從容了，假使同時受傷的不止一個，那末豈不是延長時間，使病人多受苦痛，而巫凡先生一個人，自朝至晚，一無暇晷，亦未免太辛苦。巫祠道：這亦不然，一人有一人的治法，多人有多人的治法，可以同時奏功，不必人多。三苗聽了，詫異之至，便問多人用什麼方法。巫祠道：這個不是謠言，可以傳達的。等一回實驗罷。三苗聽了，便不言語。午膳畢後，三苗就出去了。不一會，領了許多斷臂折肢的人進來，請諸巫醫治。巫保道：我來罷。於是先叫人取一隻大鍋，中間滿注清水，下面用柴燒煮。霎時水已沸了，巫保取一大棒，在鍋中亂攪。攪到後來，愈攪愈濃，竟成爲膏。巫保便叫人將這膏用布裹了，去貼在那些病人的傷處。須臾之間，那許多病人都說已全愈了。於是大衆益發驚異，有的這猜疑他們都是神仙的。三苗忽然跑出去，又跑進來，說道：一個人被我殺死了，可救治麼。巫先道：怎樣殺死的。且讓小巫看一看。再說。三苗答應，領了羣衆，往外就走。驢兜狐功也都跟了出來，到得一處，只見一人，仰臥血泊之中，腰間腹間，血流不止。顯係是剛才弄死的。巫

先將他鼻管一摸，氣息是沒有的了，但是身體尚溫，又將他的衣袴解開，原來是用刀殺死的，腰間深入尺許，肋骨脊骨大腸都已折斷，直拖出外面，狀甚可慘，巫先看了一回，說道：「可治可治，不過不能立刻見效，須要七日。」驢兜等要試驗他的法術，當然答應，巫先便走到裏面，將他帶來的箱篋打開，取出一包藥末，又向驢兜要了許多好酒，將藥末和酒調和，然後走到外面，一手擎着藥碗，一手將中指食指攪起，對着尸身指畫，又念起咒來，一面念，一面兩隻腳或左或右，或前或後，或倚或斜，做出許多怪異的狀態，做畢，俯身下去，用手指將死者的牙關撬開，隨即將那碗藥，慢慢向他口中灌去，足足灌了半個時辰，只聽見死者喉間格格作響，眼簾忽開，忽合，似乎復活的樣子，衆人真驚異極了，灌完藥末之後，巫先又叫人取水來，將他拖出的肚腸，細細洗過，受傷之處，敷之以藥，截斷之處，接好之後，用針線縫起來，再敷之以藥，斷了的骨頭，亦是如法施治，再將肚腸盤好，安放到他腹裏邊去，然後又將他外面的皮肉，用針線統統縫好，又叫人取兩塊木板來，一左一右，將尸身夾住，外面又用繩索纏縛，分付衆人，不許絲毫鬆動，這個醫治手術，方才完畢，衆人看巫先時，已是滿頭是汗，想是喫力極了，天亦昏黑，驢兜就邀巫先和諸巫到裏面去坐，三苗就問道：「這死尸會得活麼？」巫先道：「必活必活，明日就可以活過七日，可以復原，衆人似信似疑，當夜諸巫都留宿驢兜家中，到得次日，大家來看那死尸，果已復活了，巫先仍絲毫許他動，早晚二次，親自來灌他的藥，接連七日，解開木板，那人居然已能起坐行走，從此驢兜一家之人，都崇敬諸巫和天神一般，一日聚集開談，三苗又問道：「假使一個人被傷，骨節少

了一段。不知去向。有法可醫麼。巫保道。可以醫治。譬如一人的下頰被打去。可以割取別個人的下頰來補換。一個人的手足骨毀壞了一段。可以將他人的手足骨切一段來接換。不過救了這個人。犧牲了那個人。仍舊是一樣。而且太覺殘忍。公子切不可再拿來試試了。說得衆人都笑起來。噫兜問道。諸先生道術高深如此。假使有一個妖怪。或猛獸毒物。爲人民之患。不知諸位先生有法驅除麼。巫保道。要看他的能力如何。假使他的能力尋常。如虎豹之類。小巫等有法可以禁制。如果是天地異氣所鍾。不常見的怪物。卻有點不容易了。三苗接口道。竟沒法可想麼。巫先道。方法亦有。不過不能直接。只能間接。三苗道。怎樣間接。巫先道。就是請命於神。如何驅除。神總有方法的。三苗父子大喜。過了幾日。噫兜就命三苗帶了幾百個壯丁。前往南方建國。又和狐功說道。你在這裏。雖則是不可少之人。但是現在公子草創國家。須要你去輔佐。且到那邊基礎立定之後。你再回來罷。狐功領命。遂和三苗巫先巫凡等動身自去。這裏巫祠巫社巫保等。亦各自向雍冀二州而去。按下不提。

且說三苗等一千人。一路南行。到了雲夢大澤。只見澤邊船隻。密密排排。正不知有多少。叫了舟子來。向他雇船。舟子問說。現在大澤西南岸。出了一條大蛇。吞食人民。不知其數。大家都逃開了。所以我們亦不敢開船過去。三苗等一聽。才知道孔子之言不謬。就問他道。不過一蛇。有什麼可怕呢。舟子道。我沒有見過。聽說有八百多丈長。躺在地下。身軀比平扇還要高。張開嘴來。比門還要大。所以他走過的時候。不要說房屋爲之崩摧。就

是山岳亦爲之動搖。這種情形，我們人類如何能敵抵敵，恐怕我們幾十個人，還不敵他做一餐點心呢。前幾年聽見說，有許多大象，都被他吞下去。三年之中，把象的骨頭，陸續排洩出來，竟堆得和邱陵一般高。你想可怕不可怕麼？「現在湖南臨湘縣西南三十里，有一座象骨山，據說就是他暴骨的地方。」還有他嘴裏的毒氣呢，噴出來，幾十里遠的人民，觸者多死。這真是奇妖呢。三苗道：「我從前走過幾次，並未遇到這個，究竟是那裏來的。」舟子道：「聽說是從西面巴山一個朱卷國裏來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巴蛇。」起初據說還沒有什麼大，後來喫人越多，身軀也越大了。狐功聽說，忙問巫先道：「這個有方法可制度。」巫先道：「這是天地異氣所鍾，非尋常所有之物，小巫恐不能制伏，須要請命於神，說罷，到旅舍中，找了一間靜室，登時披散頭髮，舞起兩隻大袖，口中又不知念何呪語，過了一回，只見巫先彷彿若有所見，若有所聞的樣子，又過了一回，方才挽起頭髮，整理衣裳，向狐功說道：「這個巴蛇，可以制伏的，不過要司衡老將羿來，才有方法。」此刻卻非其時，三苗向狐功道：「此將奈何？」狐功道：「怕什麼？我們回去請帝下詔，叫羿來，他敢不來麼？」於是大家重復回到亳都，將此事與驩兜說明。驩兜道：「恰好，前月朝廷遣人去祭告先帝的陵墓，去者共總有二十個人，不料昨日歸來，只賸了三個人，問起原因，說道：『走到桑林地方，給一隻大野豬喫去了。』他們三個在後，逃得快，才能回來。」又據說桑林一帶，已無人烟，所有人民，統給大野豬喫去，所以此刻，正要請帝降旨，叫陶唐侯遣兵勦除。既然如此，一客不煩二主，就一總叫他去勦罷。次日，果然帝降詔與陶唐侯，說道：「現在桑林之野，生有封豨，涸底之野，藏有巴蛇，大爲

民害朕甚憫之。前日少咸山戮竊。汝曾迅奏膚功。朕心嘉賴。此次仍着汝節兵前往。誅除以拯兆民。朕有厚望等語。陶唐侯接到此詔。召集臣下商議。羿道可怪。現在天下的患害。都是一班畜生。在那裏攪擾。真是從古所無的。務成子道。大凡天下大亂的時候。割據地方。爲民禍害的。有兩種。一種真是畜生。但知道敲剝民髓。吮吸民膏。其他一無可取。就是這種封豕長蛇之類。還有一種。稍爲有一點知識。稍爲有一點材藝。但是只知道爲自己爭權奪利着想。而不知道爲百姓着想。以致百姓仍舊大受其害。這種人似人而非人。依某所知。現在天下已有好幾個。將來還要仰仗老將的大力去驅除他。一則爲天下造福。二則爲真正樹德。區區封豕長蛇。還不過極小之事呢。陶唐侯道。現在此事。自然亦非司衡不可。請司衡不要怕辛苦。爲百姓走一遭。羿聽了亦不推辭。正要站起來。務成子忙止住道。且慢且慢。某知道老將有神弓神箭。除滅封豕。是極容易的。但是那巴蛇。卻非封豕之比。他有毒氣。噴出來很是難當。還須有預備才好。羿道。那末怎樣呢。務成子道。當初黃帝的時候。黃邱地方很多靈藥。卻很多毒蛇。黃帝屢次想去。終不能去。後來聽了廣成子的話。隨行的人。個個都帶雄黃。那些毒蛇方才遠避。可見得制伏毒蛇。全靠雄黃。所以老將此去。雄黃必須多備。羿道。雄黃生於何處。務成子道。產西方山中者佳。武都〔現在甘肅武都縣〕山谷中所出。色黃如雞冠者。尤佳。產山之陽者爲雄。產山之陰者爲雌。雌的不足貴。雄的其用甚多。陶唐侯道。那末先遣人到武都去采辦。如何。務成子道。恐怕有點難。因爲那邊新近出了一種怪物。名叫九嬰。專是陷害人民。采辦雄黃的人。決不能走過去呢。羿道。那末怎樣。務成

子道。依某愚見。老將此刻。先去勦封豨。一面由陶唐侯申告朝廷。說明要除巴蛇。非先辦武都山的雄黃不可。要往武都山取雄黃。非先勦滅那邊的九嬰不可。且看朝廷辦法如何。再行定見。羿冷笑道。朝廷有什麼辦法。不過仍舊叫我們去就是了。務成子道。果然如此。老將還得一行。某剛才說過。這種民賊多看呢。老將一去打平他。一則爲天下造福。二則爲翼王樹德。想來老將總是願意的。羿聽到此。連聲說道。願意願意。果然能說如此。隨便到那裏去。我都願意。於是陶唐侯就將此意。用表章申奏朝廷。一面老將羿。就帶了逢蒙和二三百個兵士。徑向桑林而來。原來那桑林地方。在河澤的南面。孟豬「現在河南商邱縣東」的西面。那邊一片平原。密密的都是桑樹。本來是人民繁富之地。自從封豨佔據之後。人民大半被噉。餘者亦逃避一空。大好森林。化爲無用。那封豨卻藏在裏面。做個安樂之窩。亦不知道有幾年了。據土人說。這封豨是個神獸。很能變化。所以百姓用盡方法。總是捉他不得。羿打聽明白。就和逢蒙商議。逢蒙道。既是神獸。只能用計取。不能用力攻。弟子想來。他所憑依的。不過是個密密桑林。可作隱蔽。現在先用一把火。將桑林燒盡。使他失所憑依。那末自然易於擒捉了。羿道。汝這話甚是。但老天之意。這些桑林。都是民之生計。統統燒去了。須有多少年不能恢復。使百姓如何過活呢。豈不是他們免了封豨之害。又受我們之害麼。老夫嘗看見有些兵學家。打起仗來。先將百姓的房屋燒盡。以清障礙。講到戰略。雖說不錯。然而總太殘暴了。況且現在不過一帶。何必如此大舉。難道我們兩個人。還敵不過一獸麼。逢蒙聽了不用他的計畫。心中不快。但亦只能服從。到了次日。羿率逢蒙一千人。

帶了弓箭器械和繩索等。到桑林四周。察看情形。只見四面密密。純是桑樹。其間有許多地方。彷彿通路。想係封豨從此出入行走的。正在看時。忽見前面一隻大豬。比象還大。張口舞爪。狂奔而來。其勢非常猛迅。羿不敢怠慢。連射兩箭。逢蒙亦連射兩箭。箭箭都着。但是他這個家突。是很厲害。雖則身中四箭。還是直衝過來。羿和逢蒙等。慌忙避入林中。那知地下盡是泥濘。兩腳全陷下去。不能動彈。那封豨卻張開大口。撞進樹來。要想吞噬。羿趁勢一箭。直貫他的喉嚨。那封豨長嗥數聲。化道黑氣。穿林而去。桑林給他撞倒的。不下數十株。這裏有許多未曾陷住的人。慌忙過來。將羿等一一拖出泥濘。逢蒙道。這個封豨。真是神獸。爲什麼一道黑氣。就不見了。倘使他再化一道黑氣而來。那末我們真危險呢。羿道。不妨不妨。我知道他受傷已甚重。料難爲患了。說着。就帶了衆人。沿着桑中之路。一直尋去。約有二里之遙。但是那路徑歧而又歧。頗難辨認。最後遇到一個大邱。四面骸骨縱橫。不知其數。逢蒙道。此處必是他的巢穴了。我們細細搜尋罷。忽有兵士發見一個大穴口。裏面幽黑。窺不見底。羿道。這封豨一定藏在裏面。忙叫兵士將繩索結成一個大網。佈在穴口。一面取箭。向穴中射去。陡然聽見狂嗥之聲。就有一大物。衝穴而出。衆人急忙把網一收。那知封豨力大。幾乎捉他不住。羿急忙又是一箭。封豨才倒下來。於是衆人收了網。幾十個人拖了他走。逢蒙道。不怕他再化黑氣麼。羿道。老夫剛才這支箭是神箭。他不能再化了。出得林外。大家休息一回。又拖到有人烟之地。衆多百姓前來聚觀。無不奇怪。又無不拍手稱快。都道。我們這兩年中。給他喫去的人。不知有多少了。又將我們這桑林佔據。我們失業。受飢寒。

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了。難得陶唐侯派老將軍來，爲我們除害，真是感恩不淺。當下就有許多受害人的家屬，來和羿說，要想替割這隻封豨，且喫他的肉，以洩仇恨。羿答應了，於是大家拿了刀，七手八腳的亂割，卻從他身上取出六支箭，原來都是羿和逢蒙所射的。內中一支較小，羿取出揩洗一回，收拾起來，說道：這是我的神箭，將來還要用呢。逢蒙聽了，覺奇怪，問道：這就是神箭麼？老師從那裏得來的？羿道：這是老夫幼時專心壹志研練得來的，並非仙傳，亦非神授，還有一張神弓，亦是如此，可以仰射星辰。逢蒙道：弟子追隨老師幾十年，從來沒有聽見老師說起過。羿道：這是不常用之物，而且極不易能之事。老夫早想傳授你，但是因你年齡太長，決練不成功，所以就不和汝說起了。逢蒙聽了，將信將疑，然而因此頗疑心，羿不肯盡心傳授，不免有怨望之心了。這是後話不提。且說衆人解剖封豨，忽然發見他的兩眸上，各有八顆白而圓的斑點，大家不解，紛紛議論。羿道：依此看來，這封豨真是個神獸了。老夫知道天上奎宿，一名叫作封豨，共總有十六顆聯合而成，那奎字的意思，本來是兩神間之意，因爲奎星象兩神，所以取名叫作奎。現在這封豨兩眸之間，既有十六顆白點，上應奎星之精，豈不是個神獸麼？衆人聽了，方始恍然，到得次日，羿和逢蒙就率領衆兵士，歸亳邑而去。

第三十回 羿殺九嬰取雄黃 羿往洞庭之野屠巴蛇

且說驩兜、孔子、鯀三人，自從接到陶唐侯請討九嬰的表章以後，當即聚集商議。驩兜道：我看起來，這是陶唐

幾不肯出師遠征。所以想出這話來刁難我們的。殺一條大蛇，何必要遠道去取雄黃。況且他在東方，並未到過西方。何以知道有九嬰爲患。豈非有意推託麼。孔子道：「這個不然。九嬰爲患，卻是真的。並非假話。」驩兜道：「就使真有九嬰，與他何干。我叫他去除巴蛇。」他反叫我去除九嬰，豈不是刁難麼。孔子道：「那末你看怎樣。」驩兜道：「依我看來，我就不叫他去除巴蛇。我這裏自己遣將前去。料想一條大蛇，有什麼厲害。不過只要人多，多操些強弓毒矢就是了。等到我除了巴蛇之後，再降詔去切責他。」說他託故推諉。看他有何話說。孔子道：「你這話不錯。我想九嬰既然在西方爲患，天下皆知。我們朝廷儘管知而不問，總不是個辦法。恐怕要失天下之心。現在你既調兵南征，我亦遣師西討。趁此機會，張皇六師，一振國威。你看何如。」驩兜道：「甚好甚好。只是我們調多少兵去呢。」孔子道：「我聽說九嬰甚是厲害，我擬調兩師兵去。」驩兜道：「我亦調兩師兵去。」孔子道：「除一條蛇，要用兩師兵，不怕諸侯笑話麼。」蘇在旁聽了，亦說道：「太多太多。用兩師兵捕一蛇，勝之亦不武。不如少些罷。」驩兜不覺已才遣了一師兵。原來那時天子之兵，共有六師。如今兩師往西，一師往南，拱衛京畿的兵，已只有三師了。到了那出師之日，驩兜孔子親自到城外送行，指授各將士以方略。看三師兵分頭走盡，方才進城。一心專待操着，獨有那蘇在不在意。爲什麼原故呢。原來驩兜要除巴蛇，是爲自己南方封國的原故。孔子要除九嬰，深恐將來九嬰勢大，阻絕了他和相柳交通的原故。各人都是爲私利起見，並非真有爲民除害、爲國立威之心。至於蘇，是一無關係之人，所以淡淡然全不在意了。小人之性，惟利是圖，千古一轍，真不足怪。閒話不提，且說有

一日驢兜孔壬正在朝堂靜等捷音，忽然外面傳說有捷音報到，二人慌忙召來一問，原來是陶唐侯的奏表，說道：封豕已誅，桑林地方已經恢復原狀等語。二人看了，都默不作聲。又過了多日，忽見南方將士紛紛逃歸，報告道：巴蛇實是厲害，我們兵士給他喫去的甚多，有些給他絞死，有些中他的毒氣而死，有些被逼之後，跳入雲夢大澤而溺死，總計全數，五分之一中死了三分，真厲害呀！驢兜聽了，忙問道：你們不是預備了強弓毒矢去的麼？爲什麼不射呢？那些將士道：何嘗不射他呢？一則因他來得快，不及射；二則那蛇鱗甲極厚，射着了亦不能傷他；三則他的毒氣，真是厲害，隔到幾十丈遠，已經受到了一受毒氣，心腹頓然煩悶，站立不牢，那蛇的來勢，又非常之快，怎樣抵敵得住呢？驢兜道：你們沒有設立各種障礙物和陷穽麼？那些將士道：巴蛇的身軀，大得很，無論什麼障礙物，都攔他不住，區區陷阱，更不必說了。驢兜聽了，長歎一聲，心中深恨自己的失策，應該聽神巫之言，叫羿去的。那知道時毫都和附近的人民，聽到這個敗報，頓然間起了極大的震動和騷擾。一霎時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妻哭其夫，聲浪震耳徧野。原來那時候的制度，是寓兵於民，不是募兵制度。所以此次出師南征西討的兵士，就是近畿各邑人民的子弟，一家出一個壯丁，南征的兵士，五分之一中既然死了三分，計算人數當在幾千以上，他的家屬，焉得不痛哭呢？還有那西征將士的家屬，尤其懸懸在心，究竟不知前敵勝負如何，忽有一日報道：西征軍有使者到了，孔壬忙叫那使者來問道：勝敗如何？那使者道：已大敗了。孔壬問如何會敗呢？那使者道：我們初到那邊，就叫細作先往探聽，原來那九嬰不是一個人名，是九個孩

子內中有四個而且女的。我們將士聽了。就放心大胆。不以爲意。那知第一夜。就被他們放火劫寨。燒傷將士不少。損失亦很重。第二日。整隊對壘。恰待和他交鋒。那知他又決水來灌。那個水亦不知是從那裏來的。因此我們又喫了一個大敗仗。自此之後。他們不是火攻。就是水淹。弄得我們無法抵禦。精銳元氣。都喪失殆盡。只好退到山海邊。靜待援軍。望朝廷從速調遣。不勝盼切之至。孔壬一聽。做聲不得。子細一想。救是再救不得了。還是叫他們回來爲是。遂又問那使者道。現在全軍損失多少。那使者道。大約一半光景。孔壬聽了。把舌頭一伸。幾乎縮不進去。就下令叫他們迅速班師。那使者領命而去。這裏各處人民。知到這個消息。更是人心惶惶。騷兜孔壬到此。亦無法可施。後來給帝欒知道了。便召二人進去。和他們說道。依朕看起來。還是叫陶唐候去征討罷。他有司衡。在那邊。儘能發平定的。騷兜道。當初原是叫他去的。因爲他刁難。所以臣等才商量自己遣兵。帝欒道。不是如此。陶唐侯堯乃朕之胞弟。素來仁而有禮。對於朕。決不會刁難。對於朕的命令。決不會推諉。大約他的不去。攻九嬰。要先奏聞朝廷。是不敢自尊的意思。現在朕遵照古例。就賜他弓矢。使他以後。無論對於何處。得專征伐。不必先來奏聞。那就不會推諉了。騷兜孔壬聽了這話。出於意外。不覺詫異。都說道。這樣一來。陶唐侯權勢太盛。恐怕漸漸地不可制伏。那末。將如之何。帝欒笑道。這卻不必慮。朕弟堯的做人。朕極相信他得過。決不會有奪朕帝位之心。就使有奪朕帝位之心。朕亦情願讓。他因爲朕現在病到如此。能有幾日好活。殊難預料。何必戀戀於這個大位。況且平心而論。朕的才德。實在萬不及他。爲百姓計。這個帝位。

實在應該讓他的朕已想過。倘使朕的病不能即愈。擬竟禪位於他。所以汝等不可制伏一層。是不必慮的。二人聽了這話。都默然不敢作聲。次日帝摯就降詔。賜陶唐侯弓矢。叫他得專征伐。併叫他即去征殷。九嬰。陶唐侯得到詔命。就召集羣臣商議。務成子道。現在朝廷起了三師之兵。南征西討。均大失利。所以將這種重任。加到我們這裏來。既然如此。我們已經責無旁貸。應該立即出師。但是出師統帥。仍舊非老將不可。老將肯再走兩趟麼。羿道。軍旅之事。老夫不敢辭。不過現在出師。自然先向西方了。但是九嬰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何以朝廷兩師之衆。仍然失敗。老夫殊覺詫異。老先生可知道麼。務成子道。九嬰來歷。某頗知之。他是個水火二物之怪。所以善用水火。其他別無能力。陶唐侯道。水火能爲怪麼。務成子道。其中有個原故。當初太昊伏羲氏生於成紀。「現在甘肅秦安縣」自幼卽思創造一種符號。爲天下利用。就是現在所傳的八卦。後來倉頡氏因了他的方法。方才製造文字出來。所以伏羲八卦。實在是中國文字的根源。但是伏羲氏畫八卦的地方。不止一個。「河南淮甯縣北一里。又上蔡縣東三十里。都有伏羲八卦臺」。而最早的地方。終究要算降生地方的成紀。所以成紀那邊伏羲所畫的八卦。尤爲文字根源的根源。那邊畫八卦的地方。後人給他起了一座臺。作爲紀念。每逢下雪之後。那臺下隱隱約約還有所畫八卦的痕跡。精誠所結。日久通靈。遇到靈世。就成祥瑞。遇到亂世。就爲災患。所以那九嬰。就是坎離二卦的精氣。所幻成的。坎卦四短畫。一長畫。離卦二短畫。二長畫。共總九畫。所以是九個。因爲伏羲氏幼時所畫的。而且卦痕多不長。所以都是嬰孩的樣子。坎爲中男。所以五個

是男形，雌爲中女，所以四個是女形，坎爲水而色玄，所以五個男嬰都善用水，而衣黑衣，離爲火而色赤，所以四個女嬰都善用火，而衣紅衣，大抵這一種精怪，所恃者人不知其來歷出身，所以敢於爲患。老將此去，只要將這種情形，向軍士宣佈，他們自然胆怯心虛，雖有技倆，亦不敢施展了，再加之以老將的神箭，還怕他做甚麼？樂總了歡欣之至，卽忙向務成子稱謝，又辭了陶唐侯，出來擇選了一千兵士，和逢蒙率領向西進發。過了多日，到了成紀地方，一條凶水旁邊，果然遙見兩大隊九嬰之兵，一隊純是黑色，有一個較大的男孩子領隊，一隊純是紅色，有兩個較大的女孩子領隊，彗在路上，早將這九嬰的來歷，向衆兵士說明，衆兵士心中均已明白，古人說得好，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一到陣上，彗的兵士個個向他們大叫道：坎離兩個妖怪，死期到了，還不早逃，那九嬰聽見這話，料知事情敗露，不禁張皇失措，要想逃走，禁不起這邊彗和逢蒙的箭，如雨點一般射來，登時把九嬰統統結果了，其餘都是脅從來的百姓，彗令兵士大叫：降者免死，於是九嬰的兵，都紛紛投降。這一回竟自馬到成功，並沒有交綏一次，把西方來助戰的諸侯，都驚得呆了，有了前此帝堯兩帥兵的失敗，越顯得這次陶唐兵的神奇，於是西方諸侯和人民的心理，無不傾心吐胆，歸向陶唐侯了，且說彗殺了九嬰之後，一面遣人向武都山採取雄黃，一面卽率師振旅歸國，陶唐侯率臣下慰勞一番，自不消說，過了多日，武都山雄黃采到了，彗拜辭陶唐侯，又要出征，務成子送他道：老將此去，殺死巴蛇，不足爲奇，不過巴蛇的皮肉，很有用處，老將殺了巴蛇之後，他的皮肉，請爲某收存一點，勿忘勿忘，彗問道：有何用處？務成子道：可以製

藥治心腹之疾。是極靈驗的。那唯唯答應。於是又和逢蒙帶了一千兵士。直向雲夢大澤而來。一日到了桐柏山。現在河南省桐柏縣。只見一人。形容枯槁。面色羸敗。倒在山坡之上。羿忙叫兵士救他起來。問他姓名。又問他何以至此。那人道。某姓樊名仲文。向住在樊山的。現在湖北省武昌縣樊山。自從亳都天子遣將調兵來攻巴蛇之後。巴蛇沒有除滅。而人民大受兵士之騷擾。後來兵士大敗。相率北歸。又且大搶大掠。而那条巴蛇。卻漸漸着食過來。我們百姓。既遭兵士之蹂躪。又遇巴蛇之害。無處存身。只得棄了家鄉。四散逃命。今有一個同族名曰驛仲父。住在中原。本想去投奔他的。不料走到這裏。費斧斷絕。餓不過了。所以倒在這裏。今承拯救。感激之至。羿聽了。急忙叫兵士給他飲食。等他回復氣力之後。羿又問他道。你既受巴蛇之害。知道他怎樣厲害麼。樊仲文道。當初巴蛇。沿着雲夢大澤。向東來的時候。某亦曾倡議。糾合鄉里的人去抵禦。無如弓矢之力所及。不如他毒氣噴的遠。所以總禦不住。假使有方法。能殺消除他的毒氣。某想亦容易除滅的。羿又問道。你於那邊的地理熟悉麼。樊仲文道。家鄉之地。很熟悉。羿道。那末你可否暫時不到中原。且在我軍中做個鄉導。你情願麼。老夫是奉陶唐侯之命。來此誅巴蛇的。對於他的毒氣。已有抵禦之法。你不要害怕。假如你不肯。亦不勉強。樊仲文聽了。大喜道。原來是陶唐侯的大軍。某情願回去。於是就留在軍中。一同前進。過了桐柏山。已離雲夢澤不遠。羿便分付樊仲文。帶了二十名兵士。先往探聽巴蛇消息。究竟此刻藏在那裏。去的時候。每人給一包雄黃。叫他們佩在身上。或調些搽在鼻端。或弄些吞在腹中。多是好的。仲文等領命而去。羿等

亦披著綬緩而前。過了兩日，仲文等回報，說已探聽着了。那蛇正在雲夢大澤東邊，一座山林之中呢。羿聽了，便叫兵士，每人預備柴草兩束，每束柴草之內，都安放一包散碎的雄黃，併火種，個個備好。又各人發給一包雄黃，隨身佩帶。臨時如法施用。又向兵士說道：假使碰到巴蛇，他來追趕，你們各人都將所拿的柴草，先將一束燒起來，丟在地上，隨即轉身退回。我自另有處置。告誡兵士完了。又和逢蒙說道：他們兵士的箭，都不能及遠。我和汝二人，每人各持十支箭，箭頭上都敷以雄黃，大概亦可以結果他了。逢蒙道：弟子看來，斬蛇斬七寸，能殺射他的七寸最好，但是他身軀太大，七寸恐不易尋，還是射他的兩腿。老師以為何如？羿道：極是。那末你射右，我射左罷。計議已定，即帶了兵士，向大澤東方面進。羿分付前隊，須要輕捷，不可驚動了他。反致不妥。過了一日，只見前隊來報，說巴蛇在對面山上，已經望見了。羿聽了，即與逢蒙上前觀看。只見那蛇，確在山七，他的鱗甲，頭向西，朝着大澤，足有車輪一般的大，張口吐舌，纏繞不止，好不怕人。周身鱗甲，或青，或黃，或黑，或赤，幾乎五色畢具。細看他的全身，除一部分在山上外，其半身還在林中。從東林挂到西林，橫互半空，儼如一道橋梁。衆人看了，無不駭異。正在指點之時，那蛇似乎有點覺得，把頭昂起，向北旋轉，朝着羿等。羿和逢蒙一見，不敢怠慢，兩支箭早已如一對飛蝗，直向他兩眼而去。接着，又是兩箭，亂擊了颯颯射去。但是他的那股毒氣，亦是噴噴而來。這面兵士，早已防到，一千束的柴草，頃刻燒起。雄黃之氣，復烈襲人。湊巧北風大作，將雄黃煙捲向巴蛇而去。這時烟氣瀰漫，對面巴蛇如何情形，一時亦望不明白。但聽見大聲陡起，震盪遠近，彷彿

是山崩的樣子。過了一回，烟氣漸漸消散。子細一看，對面山上所有樹林，盡行摧折，山石亦崩坍了一半，卻不見巴蛇的蹤跡。逢蒙道：「巴蛇逃了，我們趕過去罷。」習道：「此刻日已過午，山路崎嶇，易去難回，恐有危險，不如先飭人去探聽爲是。」正在說時，只聽見東面山上又是一聲大響，衆人轉眼看時，原來巴蛇已在東山了。忽而昂頭十丈之高，忽而將身蟠起，又忽而將尾巴掉起，四面亂墜，山石樹木，給他挫折的又不少。原來那蛇的兩眼，確已被羿和逢蒙的箭射瞎了。本來想直竄過來，因雄黃氣難當，又因眼睛，辨不出方向，所以亂竄。反竄到東山去了。過了一回，覺着兩目不見，非常難過，因而氣性暴發，就顯出這個形狀來。但是他口中的毒氣，還是不住噴吐，幸而北風甚勁，羿等所立之地是北面，不受影響。又過了一回，那蛇忽伏着不動，想是疲乏了。逢蒙道：「看這個情形，他的兩眼確已瞎了，我們再射兩箭罷。」羿道：「極是極是，於是兩人拈弓搭箭，亂準了，又連射三箭，箭箭都着，有一箭彷彿射在他要害裏，那蛇像個疼痛難當，又亂撞亂竄起來。最後彷彿有點覺得了，望着羿等所在，竭力竄過來，衆人猝不及防，趕快後退，一面將柴草燒起，向前面亂擲，幸喜那蛇眼睛已瞎，沒有標準，行動不免遲緩，未曾被他衝到面前，給烟一熏，又趕快掉頭回去。然而有幾個人，已經受了毒氣，霎時間周身浮腫，悶倒地上，羿急叫人扛之而走。一面分付將所佩帶的雄黃，沖水灌服，約有一個時辰，腹中疼痛，瀉出無數黑水，方才保全性命，亦可見巴蛇之毒了。且說巴蛇退去之後，羿亦不趕，率衆回到行營，與逢蒙商議道：「今日那蛇受傷已重，料想不能遠逃，明日當可殲除。不過柴草雄黃等，還是要備，因爲他的毒氣，真是可怕。汝看

何如。逢蒙道：老師之見極是。到了次日，各種柴草，雄黃都備好了。大眾再往前面而來，只見山石樹木，崩壞得非常厲害。道路多爲之梗塞。羿叫兵士，小心在前開路，走到一處，但見地上有一個血泊，腥穢難聞。血泊中卻浸着一支箭。兵士認識是羿的箭，卽忙取了出來。那知這隻手額時紅腫，情知中了蛇毒。急忙用雄黃調敷。方才不服。羿道：這支箭必是中了他的要害，他疼痛不過，所以用牙銜出。大凡蛇的毒，全在兩牙。既然是用牙銜出來的，所以這支箭亦毒了。逢蒙道：現在我們只要依着血跡尋去，總可以尋得到。衆人道：於是一路搜尋血跡。約有兩里路，忽有一兵士說道：前面蠕蠕着，不是蛇麼？衆人一看，如土堆一個，鱗甲燦然，相離已不過幾十丈路。羿叫軍士先燒起柴草，又和逢蒙及幾百個兵士，一齊放箭。那蛇又着了無數箭，急忙亂竄。但是受傷過重，又爲雄黃所制，竄了多時，已不能動彈。羿等怕他未死，還不敢逼近。又遠遠射了無數箭，看他真不動了，才敢過來。只見他的頭純是青色，身子大部分是黑，而雜以青黃赤三色，其長不可約計，真是異物。衆人就要去斬他。羿道：且慢，再用雄黃在他頭上燒一燒看。兵士答應，燒了柴草，丟過去。那知他餘氣未盡，昂起頭，鞠起身軀，彷彿還要想逃的樣子。但是終究無濟，仍舊倒了下去。連一部分肚皮都向天了。衆人知其已死。羿道：且待明日再細細收拾他罷。於是大眾仍舊回營。到了次日，羿叫兵士備了無數刀鋸斧鑿之類，來處理那蛇。那時有些百姓知道了，無不稱快。跟了羿等來看的人不少。羿叫兵士將蛇頭先鋸下，再翻轉他的身軀，將胸腹剖開，取出臟腑。然後再細細將他皮肉剝下。樊仲文在旁看了不解，便問道：這蛇的皮肉有用麼？羿便將務成子

的話告訴了他。仲文方始恍然。幾百個兵士，整整割了一日，方才割完。然而那蛇太大了，雖說可以製藥，然而無論如何，總用不了這許多。於是羿取了些蓬蒙和兵士各取了許多，樊仲文取了些其餘觀看的百姓，又各取了些。此外贖下的皮肉骨殖，就統統堆在大澤之邊，加了泥土，足足有邱陵那樣高。後人就將這個地方取名叫巴陵。「現在湖南省岳陽縣」亦可以想見巴蛇之大了。

第三十一回 羿往壽華之野殺豸齒 帝擊下詔禪位唐堯 三苗建

國於南方

司衡羿既屠巴蛇，在雲夢大澤附近，休息數日。正要班師，忽傳南方諸國都有代表前來，羿一一請見。常有遠國的使者，首先發言道：「某等此來，有事相求。因為近年南方之地，出了一種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的東西，說他是獸，他卻有兩手，能持軍器，說他是人，他的形狀卻又和獸相類，竟不知他是何怪物，更不知他從何處發生。因為他口中的牙齒，有三尺多長，下面一直通出額下，其狀如豸，所以大家就叫他豸齒。這豸齒兇惡異常，大為民害，又糾合了各地剽悍很戾的惡少地棍等，到處殘虐百姓，為他所殺去不知凡幾。某等各國，連合出兵，四面攻勦，但是總打他不過，只好堅壁自守。但他不時還要來攻打，去歲某等各國會議，乞救於中原，但到了此地，又為蛇妖所阻，不能前進。今幸得陶唐侯派老將軍前來，將妖蛇除去，真是造福無窮，所以希望老將軍

乘便移得勝之師到南方勦滅鑿齒。敵國等不勝感盼之至。說罷再拜稽首。拜道：爲民除害，某甚願效勞。但未奉陶唐侯命令，不敢自專。請原諒。雲陽國使者道：某素聞陶唐侯仁德如天，愛民如子。天下一家，決無畛域。現在南方人民受那鑿齒之害，真在水深火熱。老將軍如果率師南討，便是陶唐侯知道，亦斷不會責備的。望老將軍不吝援助。不但敵國等感激，就是所有南方百姓都無不感激。說罷亦再拜稽首。拜道：某並非推卻，亦非懼怕敵國君的責備。不過論到做臣子的禮節，是應該請命而行，不能專命的。現在諸位既如此敦促，某且駐師在此。遣人星夜往敵國君處陳請，奉到俞允後，再從諸位前往翦除那個怪物。諸位以爲何如？各國使者聽了，連聲道好。於是羿卽申奏，一面將屠戮巴蛇之事叙明，又將巴蛇皮肉等附送務成子合藥。一面又將各國請討鑿齒之事詳細說明。使者齎表去了。各國使者向羿說道：承老將軍如此忱諾，料陶唐侯一定俯允。某等離國已久，那邊人民的盼望，不免焦急。而且這幾日中，鑿齒的蹂躪，又不知如何，所以急想歸去。一則安慰國民，二則探聽鑿齒情形，以便再來迎接報告。如果陶唐侯命令一到，還請老將軍卽速前來爲幸。羿答應了。各國使臣都紛紛而去。過了多日，陶唐侯的復令沒有來。那雲陽國的使者又來了。見了羿，就下拜道：鑿齒已經打到敵國。現在都城失守，敵國君和臣民等，退保北山，真是危急之至。萬望老將軍勿再泥於臣下不自專的禮節，趕快前往救援。否則敵國從此已矣。說罷涕泣如雨，稽首不止。羿聽了，一面還禮，一面說道：去去去。某就去。於是下令拔隊前進。樊仲文因不願隨從，自回家鄉而去。羿等大隊直向前行，忽然前面一片噴吵之聲。但

見無數人民，狼狽奔來，口中喊道：「擊齒來了，擊齒來了。」羿聽了，忙叫兵士整隊，持滿以待。等了許久，果見前山擁出三十幾個人，每人一手執刀，一手持盾，飛奔而來。羿見了，忙和逢蒙抽出無數箭，不斷的向前射去。原來擊齒兵所持的盾，本是極堅固的，他的舞法又甚好，所以自從蹂躪地方以來，任你強弓利矢，總是射他不進。因此所向無敵。此次碰到了羿，他們以為不過如尋常一般，而且距離尚遠，箭力不及，所以不曾將盾舞動。一直衝向前來。那知羿和逢蒙的箭力，都是極遠，早有幾個飲羽而死。有幾個看得怪了，忙舞起盾來，但仍有幾個著箭。那些人看看害怕，趕快退後。一經退後，再沒有盾可以遮擋，因而中箭的更多。那時羿的兵士趕上去，除死者之外，個個都生擒，解到尋處，聽候發落。羿一看這些人都是尋常人民，並不是獸類。看他們的牙齒，亦並不擊出。就審問道：「你們這批惡類，到底是人是獸？那些擊齒兵，連叩首道：『我們都是人，不是獸。』」羿喝道：「既然是人，為什麼如此為害於百姓？」擊齒兵道：「我們本來亦是好好的百姓，因為有一年擊齒來了，他的狀貌，全身獸形而有兩手，且能殺人，立起來極其高大，上下牙齒甚長，又能發說人話。但是性情兇惡無比。到了我們那邊，就用武力來強迫我們，叫我們給他服役，假使不聽他的話，他就要處死我們。我們怕死，沒有方法，只好降他。他又叫我們製造一支長戈，一張大盾，是他自己用的。另外又叫我們造無數短戈小盾，都是分給我們用的。他又教我們用戈舞盾的方法，我們為他所用，實出於不得已。請求原諒。」羿道：「你們給他所用的人，共有多少？」擊齒兵道：「共總有二三千人。」羿詫異道：「有這許多人麼？」從那裏來的？」擊齒兵道：「都是歷年裏脅威逼來。」

的。羿冷笑道：「不見得罷，恐怕自己投到他的人亦不少呢。有一個鑿齒兵道，有是有的，有許多人甘心投到他，情願給他做兒子，稱他做父親的都有。」羿道：「這些人現在那裏？」鑿齒兵道：「他們都在鑿齒旁邊，非常得勢，亦非常富有了。」羿道：「你們這一隊人共有多少？」鑿齒兵道：「二百五十人。」羿道：「現在還有許多人呢。」鑿齒兵道：「在前面約五十里遠的一個村莊裏。」羿道：「那個兇獸現在在那裏？」鑿齒兵道：「他的行蹤無定，我們出發之時，他亦在那村莊裏。」此刻不知在何處。」羿道：「你們到這裏來騷擾做什麼？」鑿齒兵道：「亦是牽了鑿齒的命，先來掠地的。」羿大喝道：「你們這班無恥的東西，甘心給害民的兇獸做走狗，倒反狐假虎威，來虐殺自己的同胞，實在可惡已極，罪無可赦。」左右快與我掙出去。」統統斬首。那些人大哭大叫道：「我們實在不是本心，是被那兇獸強迫的，冤枉呀，冤枉呀！叫個不止。」羿喝道：「胡說！從前或者是被逼的，如今你們有得搶，有得虜，飽食暖衣，都非常得意，早把良心喪盡，還要說是被逼麼？恐怕有些害民的方法，還是你們給兇獸做走狗的。」在那裏教唆指導呢？不然，一個兇獸，那裏會害民到如此？我看你們，或者已經做了兇獸的什麼官職了，還要說是冤枉，騙誰來？那些鑿齒兵聽了，做聲不得，就一個一個牽出去斬首。一共有二十多人，內中有一個年紀甚輕，不過二十歲左右，剛要掙出去，羿看了，忽然心中一動，就叫暫且留下，便問他道：「你要死要活？」那少年已嚇得發顫了，戰戰兢兢的說道：「請饒命，請饒命。」羿道：「你甘心做那兇獸的走狗麼？」那少年道：「我不甘心。」羿道：「你如要保全性命，須立功贖罪。」那少年不解所謂，呆著不做聲。」羿道：「我此刻放你回去，你可將今日的情形和我剛才所說的話，去告訴

同伴的人勸他們不要再給兇獸做走狗了。一個人總應有一點良心。何苦做這種無恥之事。要知道幫助兇獸來害同胞。這是天理所不容的。大兵一到。首從全誅。何苦來。一個人要想豐衣足食。自有方法。何必如此。你回去將這些話勸勸他們。勸得一個人轉意。就是你的功勞。勸得多數人轉意。就是你的大功勞。你能殺如此。不但不殺你。將來而且有賞賜。你知道麼。那少年聽了。連聲說知道。知道。能殺能殺。羿又大喝一聲。道。你不要不應心。隨便答應。假使你不依我的話。再去給兇獸做走狗。將來捉住。碎尸萬段。說完。又喝道。去罷。那少年向羿謝了一謝。慌忙疾奔而去。這裏羿和逢蒙說道。我剛才看那擊齒的兵。舞起盾來。煞是有法度。他們的兵又多。恐怕一時不易取勝。所以想出這個方法。要想離開的羽翼。但是恐怕不能有多大效果。明朝打起仗來。我想叫兵士伏在地上。專射他們的腳。他們的腳上。是盾所不能遮蔽的。你看如何。逢蒙道。老師之言甚是。弟子意思。明日接戰。最好用十面埋伏之法。弟子帶些人。先前去交戰。慢慢地誘他過來。老師帶兵士。伏在前面山岡樹林之內。等他來時。出其不意。一齊叢射。可以取勝。老師以為何如。羿道。甚善。甚善。計議已定。到了次日。逢蒙帶了一百兵士。前進數里。不見擊齒兵蹤跡。正要再進。只見前面隱隱有多人前來。逢蒙便叫兵士。且分藏在林子裏。過了一回。那些人愈走愈近。果然是擊齒兵。逢蒙一聲號令。百矢齊發。早射傷了幾十個。擊齒兵出於不意。忙無頭緒。正要想逃。誰知後面大隊擊齒兵到了。數在一千以上。逢蒙急傳令後退。擊齒兵不知是計。欺逢蒙兵少。緊緊追趕。不一時。已入伏兵之中。逢蒙兵忽而轉身。一齊伏地。擊齒兵莫名其妙。仍舊起來。盡

時衆矢齊發，擊齒兵腳上，受傷者不知其數。然而前者雖傷，後面的仍如潮而進，忽然一聲喊，擊的伏兵一齊起來，擊齒兵不知虛實，方才疾忙退轉，擊等從後面追射，射死甚多，禽獲的亦有幾十個，只見那個長牙的擊齒，擊就問那些禽獲的擊齒兵道：「擊齒在那裏？」擊齒兵道：「在後面呢。」他向來打仗，總是在後面的，打勝了，他才上前，打敗了他先逃之大吉，所以不在此處。擊道：「照這樣說來，他太便宜你們太愚昧了，你們爲什麼情願如此，爲他效死出力，豈不可怪？」擊齒兵道：「我們不依他，他就要殺，所以只好如此了。」擊大喝道：「胡說，你們有這許多人，他只有一個，難道敵他不過麼？」擊齒兵道：「因爲沒有人敢發起這個意思，大衆又不能齊心，所以給他制伏了。」擊道：「現在我放你們回去，你們收去發起這個意思麼？」擊齒兵齊叩頭道：「若得如此，我們一定丟起，弄死他。」擊道：「這話靠得住麼？」擊齒兵道：「我們已蒙不殺之恩，安敢再說謊話。」擊聽了，就叫兵士取出無數金疋藥來，給他們敷治，又賜以飲食。那些擊齒兵，都慷慨鼓舞而去。雲陽國使道：「這種人殘忍性成，放他回去，恐怕仍舊不能改的呢。」擊道：「老夫也未嘗想不到此，不過這種人，推究他的來源，何嘗不是好好的百姓，因爲國家不能教養他，或保護他，陷入罪類，以致汨沒到如此。論起理來，國家也應該分負一部分的過失，決不能單怪他們的。況且擊齒現在所裹脅的人民，共有幾千，豈能個個誅戮？所以老夫此刻，先之以勸導，使他們覺悟，如其有效，豈非好生之德？倘使教而不改，然後誅之，那末我們既問心無愧，他們亦死而無怨。敝國君陶唐侯，常常將此等道理，向臣下中說，老夫聽得爛熟了，極以爲然，所以如此施行，亦無非是推行敝國君的德意。」

罷了。雲陽使者道：那末昨日的二十幾個人，都極口呼冤，除少年外，何以統殺去呢？羿道：昨天二十幾個人，情形不同，一則如此少數之人，離開大隊，遠來劫掠，必是積年老寇，陷溺已深，難期感化的人，二則據難民說，剛殺人越貨，那是不能不抵罪的。雲陽使者聽了，深佩陶唐侯君臣不置。次日，羿率師前進，到了一個村莊，只見尸橫遍地，房舍都殘破無餘，尚有幾個受重傷的人，呻吟於零垣敗屋之中。羿急叫軍醫，替他施治。又問他情形，據說：擊齒大隊，已佔據多日，搶掠淫殺，無所不至。昨晚不知何故，都匆匆向南而去。臨走的時候，又大發一陣，我們雖受重傷，幸虧逃得快，躲在暗處，得延性命，然而家破人亡，生計凋毀，此後恐亦難存活了。說罷，放聲大哭，大眾聽了，無不慘然，不免撫慰他一番。因為知道擊齒逃了，趕快向前追逐，走了一程，去陽使者遙指道：左旁山林，是敵國君等困守之地，現在未知如何。容某去看來。說罷，匆匆而去。過了一時，和雲陽國君及其他臣民，蜂擁而來，齊向羿行禮，表示感激。原來他們憑險固守，雖經擊齒兵屢次攻打，尚能應付，不過糧食眼看將完，幸而羿兵來救，否則完全滅亡了。所以對於羿感激不盡。羿亦謙謝而已。正要拔隊向前，忽路旁有數十人，齊向羿軍叩首，羿問他爲什麼事。那些人道：我們是擊齒兵，昨日蒙不殺之恩，歸去勸我們同夥，大家覺悟，愧悔的甚多，本來要想乘機刺殺那個兇獸，前來贖罪，只因他手下有幾百個多年的老黨，是死命幫他的。前日有幾十個出來搶掠，不期都被天朝兵殺死，單贖一個少年逃回去。那少年就是兇獸部下最得寵人的。一個兒子，他逃回去告訴，說天朝兵怎樣的叫他來勸降，因此那批老黨，都疑心了。昨日我們打敗，有幾個逃

回去報告他們，就有逃避之心。後來我們被放回去，他們更疑心，不許我們近着那兇獸，所以無從下手。特此先來報告。狎道兇獸此番逃往何處，你們知道麼？那些人道：聽說往南方，那邊有一個大澤，名叫蒿華，據說那兇獸就是生產於此。此番想係是退守老巢了。狎道：此地離蒿華多少路？那些人道：大約有幾百里。狎聽了，慰勞那些人幾句話，留在營中，一面仍率軍進追。沿路擊齒兵自拔來歸，及逃散的不少。將近蒿華之野，所擊下的不過幾百個老黨了。狎打聽明白，下令明日兩路進兵。狎率一路，沿蒿華澤而右，逢藪率一路，沿蒿華澤而左。到了次日，竟追到擊齒那擊齒料想不能逃脫，遂與其老黨數百人，作困獸之鬥。擊齒一手持盾，一手執戈，站起來，高出於尋常人之上，又且長牙顯露，是個獸形，最容易認識。狎軍見了，兩路就合圍攔來，一場惡鬥。擊齒的老黨，禁不住狎軍的弓矢，一個個傷亡逃散。到後來，只贖了幾十個人了。擊齒大吼一聲，要想逃去，狎和逢蒙早抄到他的後面，當頭截住，幾十個老黨，又死完了。只贖得擊齒一人，卻已渾身帶傷，勉強撐持，最後一箭射他的脚，但急用盾往下一遮，卻把頭露出了。誰知狎又是一箭，正中脰頸，方才倒地而死。衆兵士齊上前，割去首級，子細一看，似獸非獸，形狀甚是兇惡。狎即叫人將其頭用木匣盛了，凡是擊齒所蹂躪過的地方，統統持去傳觀，號令各地百姓見了，無不拍手稱快。到了狎班師的那一日，來犒師的禮物，堆積如山，送行的人絡繹不絕。雲陽侯有復國之恩，尤其情重，直送狎等到出境，方才歸去。自此之後，四方諸侯，看見陶唐侯之威德日盛，北斬魏虜，西滅九嬰，中除封豨，南屠巴蛇，又殺擊齒，大家欽仰極了，於是信使往來，反復商議，都

有廢去帝堯，推尊陶唐侯爲帝之心。這個消息傳到亳都，把驩兜、孔壬、鯀三個人嚇壞了。慌忙來見帝堯，將這個消息說知。帝堯聽了，默然半晌，才說道：「朕前日已經說過，朕的才德萬不及堯，爲百姓着想，是應該推他做君主的。現在既然四方諸侯都有這個意思，那末朕就降詔禪位罷。」孔壬聽了，忙攔阻道：「現在如此，未免太早。一則這個消息確否未可知，二則或者還有可以補救挽回之法，且再想想。」何如？帝堯道：「既有風聞，必有影響。既有影響，漸漸必成事實。補救挽回之法在那裏？現在邊他們但有議論，沒有實行的時候，朕趕快禪位，那還算是朕自動的，還可保持一部分之體面。假使他們已經實行了，那末朕雖要禪位，已來不及了，豈不更糟麼？」三凶聽了，無話可說，只得任帝堯降詔禪位於陶唐侯。不一時，那詔命辦好，就發出去了。三凶退出，各自悶悶歸去。單表驩兜回到家中，狐功接着，就問道：「今日主公退朝，如此不樂，何故？」驩兜就將帝堯禪位之事，大略說了。狐功道：「小人早慮到這一著，所以勸主公經營三窟，以備非常。就是恐怕要到這一日，好在此刻已蛇已除，主公應該叫公子卽速前去建邑立國，樹一基礎爲是。」驩兜道：「禪詔已經發出了，恐怕我們去立國，無濟於事。因爲新主可以不承認的。」狐功道：「依小人看來，不要緊。現在帝堯降詔禪位，但是陶唐侯新喪其母，正在喪經之中，未必就好答應。就使要答應，但是那東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的故事，亦是要做的。往返之間，至少非幾個月不能定。而且小人又聽見說，估據東海濱的那個大風，知道司衡羿出師遠征，要想乘虛而入。現在已經攻過泰山了。陶唐侯這個時候，自顧不遑，那有功夫，再來更動諸侯之位置。況且主公這個國家，又是當今帝

命冊封，並不是自立的。陶唐侯果然受了禪位，他對於今帝當然感激，而且又是親兄，決不會立刻之間，就撤銷前帝所冊封的國家。等到三年五載之後，那時我們的基礎已立定，還怕他做甚麼？還有一層，這回公子到南方去，我們先探聽南方諸侯對於陶唐侯的情形，如果他們都有意推戴的，那末我們就好首先發起，或簽名加入，擁戴陶唐侯，攀龍鱗，附鳳翼，到那時陶唐侯雖要取消我們的國家，亦有點不好意思了。主公以爲何如？瞽瞍聽了大喜，就說道：是極是極，你們就去建國罷。於是次日，三苗狐功率領了巫先巫凡及幾百個壯丁，一齊往南方而去。相度地勢，決定在幕阜山（現在湖南省平江縣東北）住下了，經營起來，一切開國的方畧，都是狐功的規畫。幾年之間，勢力漸漸擴張，右到彭蠡，左到洞庭，儼然成一強盛的大國。小人之才，正自有不可及的地方，這是後話，不提。

第三十二回 唐堯居母喪 務成子論風 羿繳大風於青邱之野

且說陶唐侯自從遣羿南征之後，不到幾日，慶都忽然生病了。陶唐侯衣不解帶的服侍，真是一刻不離。有一日醫生來診治，說道：此地逼近大陸澤，地勢低下，溼氣太重，最好遷居高處，既可以避去潮溼，又可以得新鮮空氣，於病體較爲有益。陶唐侯聽了，當然遵從，急急預備，將慶都移到一座山上去居住。一後來這座山因爲慶都所住之故，就叫作伊祁山，又因爲堯在此奉母之故，又叫作堯山。在現在河北省完縣之西唐縣之北約

十里。但是病仍不好。而且愈見沈重。急得沒法。只能齋戒沐浴。去祈禱山川。那堯山東北有一座山。上有神祠。據土人說。極其靈驗。當下陶唐侯裹着一片誠心。徒步上山祈禱。可是他身雖在此。心中卻時時懸念着垂危之母親。所以走上去的時候。不時的回轉頭來望望。望什麼呢。就是望他母親居住的地方。走下山來時。亦是如此。這亦可見陶唐侯的純孝了。所以後人就將這座山。取名叫望母山。以紀念陶唐侯的孝行。但是殷都的病始終醫治不好。過了兩月。竟嗚呼了。陶唐侯居喪盡禮。自不消說。五月之後。就在唐邑東面。擇土安葬。一應都墓在現在河北省望都縣域內。那時訃告到亳都。帝羣雖在病中。但是因庶母的關係。祭奠賻贈。卻也極其盡禮。便是四方諸侯。親自來送葬者也不少。陶唐侯居喪盡禮。照例不言一切政治。概由務成子攝理。那時得殺已完。及請討饜齒的表文。都是務成子批發的。一日。務成子正在處置政事之時。忽然取出一面朱布。做成的小旗。上面圖畫着日月星辰之文。分付屬官。叫他照這式樣。放大五倍。去做一百二十面。定期十日。須要如數完畢。百官看了。都莫名其妙。只能照樣如數去做。過了十日。百二十面朱旗一齊做成。只見東方諸侯的使者。都紛紛來告難。說道。佔據海濱的大風。現在逐漸西來了。他所到的地方。房屋樹木爲之摧殘。人民牲畜爲之壓斃。江湖之中。波浪滔天。交通斷絕。田畝之中。莖枝毀折。秋收無望。近更糾合各地羣民。有據城池佔土地之勢。敵國君正在襄絰之中。未能與諸位相見。殊爲抱憾。但是對於此妖之爲患。早有所聞。所以那破除務成子道。敵國君正在襄絰之中。未能與諸位相見。殊爲抱憾。但是對於此妖之爲患。早有所聞。所以那破除

他的器具亦預備好了。說着就叫人將那造的朱旛取一百面來。按次分給各國使者。說道：大風所恃的無非是他的風力。現在可將此旛於正月元日子時。在每邑每村的東北方豎立起來。以重兵守之。不要給他吹倒。他的風就失其效力。那就容易抵敵了。各使者接到朱旛。口中雖竭力稱謝。但是心中都不免疑惑。暗想：區區一旛。何濟於事呢？仍向穆成子懇求出兵。穆成子道：敵國老將司衡。率領出師南征。現在聽說緊齒已經伏誅。不日即須凱旋。到那時立刻就叫他來罷。各使者聽了。方才懽忻鼓舞。持了朱旛拜謝而去。過了幾日。司衡果然將班師回來了。穆成子代表陶唐侯率領百官迎接。到朝堂之上。設宴慰勞。飲過三巡。穆成子就向穆成子道：老將連年勤勞。今日才得歸來。但是還要請你辛苦一輪。你願意去麼？穆成子道：果然於國於民有利益。莫決不敢辭勞。請問老先生。還要叫某到那裏去？穆成子就將東方各國請求的事情說了一遍。併且說：這事亦非老將前往不可。而且就要去的。某已答應他們了。穆成子道：大風的名字甚熟。但不知究竟是什麼東西。老先生必知其詳。穆成子道：這個人亦是個得道之士。生平專門喜歡研究風學。所以他的名字就叫作大風。後來被上界的風伯收錄了。他就在天上得了一個位置。和箕伯、巽二、鸞母、孟婆、封姨等共事。但是他卻是個不安分之徒。被風伯查知。將他斥革。從此他就流落在下界。卻仍舊僭稱風伯。當少昊顛頊帝嚳三個聖人和繼在位之時。主德清明。四海康乂。所以他不敢爲患。現在帝嚳荒淫無道。三凶朋比爲姦。四海鼎沸。萬民咨嗟。他就趁機而起。這就是他的歷史了。穆成子道：那個風力有方法可破麼？穆成子道：有方法可破。前日某已製成了一百二十面大

朱旛給各國使者拿去一百面，還有二十面，請老將帶去，豎起來，就可以使他的風失其效力，但是只能限於朱旛的範圍以內，不能及於朱旛的範圍以外，假使出了朱旛的範圍以外，那就不中用了。老將去攻打起來，最好擇要害之地，於二月二十一日子時，將各朱旛一齊豎起，然後設法誘他入於旛的範圍以內，風力無所施展，不怕他不成禽了。邪道他既然做過上界的神仙，當然有變化隱遁的法術，就使他失敗，要想擒獲他，恐怕難呢。務成子道：老將慮得可謂周密了，某還有一物，可以奉贈，以助老將之成功。說着，就叫從人到我廬所中，將一個紅匣子去拿來，從人領命而去。這裏衆人又隨便談談，蓬萊間務成子道：某聽說大塊噴氣，其名爲風。風這項東西，不過是陰陽之氣流動而成的，那裏是有神道在其中主持呢？務成子道：風的起來，有一定的時候，有一定的方向，又有一定的地方，這就是有神道主持的證據。不然，風這項東西，並非動物，絕無知識，何以能如此呢？譬如至治之世，風不鳴條，人君政治頌平，則祥風至，而亂離之世，往往巨風爲災，這是什麼理由呢？神道的主持，就是在這種地方。蓬萊道：風這項東西，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折大木，殘大屋，他的勢力非常之猛烈，神道能指揮他，真是奇怪不可思議了。務成子道：這個並沒有什麼奇怪，不必是神道，就是各種動物，亦做得到的。山裏的猛虎，長嘯一聲，谷風就跟着而至，所以古人有一句話，叫作「風從虎」。豈不是動物亦能發號召風麼？岳山有一種獸，叫作山獬，他走出來，則天下大風，這又是一種了。江裏的江豚，浮到水面上來，一吹，風亦應時而生，這種多着呢。小小動物，尙且能如此，何況神道。蓬萊道：照這樣說來，

我們人類不能殺如此，倒反不如動物了。務成子道：我們人類何嘗不能殺如此？從前有一個寡婦，事姑至孝。後來姑的女兒，貪他母親之財，謀殺了母親，倒反冤枉是寡婦謀殺的。寡婦受了這個冤枉，無可伸訴，不覺悲憤填膺，仰天大呼，頃刻之間，大風驟起，天地昏黑，將君主的宮殿，都吹壞了。君主才明白他的冤枉，豈不是人類亦能殺致風麼？但是這件事，還可說是偶然的，或者說是神明之幫助，並非他自己要致風。還有一件，古時一個大將，和敵人交戰，要想用火攻，但恨無東南風，恐怕縱起火來，風勢不順，倒反燒了自己。後來另有一個人，會得借風，先在山下，築起一座三層的臺，臺上插二十八宿星旗，包接看六十四卦的方法，用一百一十人侍立左右，每日祈求，三上三下。後來東南風果然大起，豈不是人類能殺致風之證據麼？還有蚩尤氏能殺微風召雨，尤其是大家所知道的，卽如某前日分給各國的朱曆，能禁止風，亦是人類能力之一種。樂在旁問道：老先生剛才所說的風伯、箕伯、巽二、颺母、孟婆、封姨等，當然都是司風之神了，但是他們的歷史如何？還請老先生講給我們聽聽。務成子道：風伯名曰飛廉，是個神禽，其身如鹿，其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渾身豹文，是司風的專官。箕伯是二十八宿中之箕星，照五行推起來，箕是東方木宿，風是中央土氣，木剋土，土爲妻，所以箕是風之夫，風是箕之妻。夫從妻之所好，所以箕星最喜歡風，但是箕星在二十八宿中自有專職，所以他的對於風，不過旁及，並非專司。平時不甚去管理，只有月亮走到他是宿裏的時候，他就要起風了。至於巽二，是主持風信最緊要的職員，因爲八卦之中，巽爲風，他的排行，在兄弟姊妹之中，是第二，所以叫作巽二。颺母所管的

是海裏的風。常住在南海那方面。生性非常暴烈。每當夏秋之間。寒中慘然。有景如虹。長六七尺。就是他耍出來的符號。舟人看見了這符號。就只好去預備躲避。這亦是他暴而不害的好處。孟婆所管。是江裏的風。他常遊於江中。出入的時候。必有風跟着他。因為他是上帝的少女。所以尊稱他叫做孟婆。那個風就叫少女風。封姨姊妹甚多。他的排行是第十八。所以又稱為封十八姨。年輕貌美。性最輕狂。專喜歡作弄人。但他的職司最微。不過管理花時之信風而已。他在旁又問道。風神之中。一半是女子。為什麼原故。務成子道。八卦之中。巽為長女。所以多女子了。正說到此。那從人已將務成子的紅匣子取到。務成子把匣打開。從裏面取出一物。遞與老將。衆人一看。原來是一顆極大的珠子。圓徑一尺。色黑如漆。卻是光晶耀目。務成子道。此珠名叫玄珠。出在寒山之北。閩水之中。陰泉的底裏。所以叫他閩水的原故。因為這個水波。常圓轉而流。與他水不同。這水中有。一黑蚌。其大無比。能殼出水飛翔。常往來於五岳之上。千歲而生一珠。某在黃帝時。偶然遊於寒山之嶺。遇到此蚌。就取到此珠。這就是此珠的來歷了。夜間懸起這珠來。明亮如日月。就使日間取出。照耀起來。亦能使百種神祇。不能隱其精靈。真個是件寶物。所以這次大風戰敗之後。如果要變化而逃。老將但將此珠取出一照。他就無可隱避了。羿道。假使他已逃遠。亦能照得出麼。務成子道。可以照得出。況且老將自有神箭。能殼射高射遠。怕他甚麼。不過據某看起來。老將的神箭上。最好先繫一根極長的繩索。彷彿和那弋鳥兒的繒繖一般。射著之後。就可以蹇蹇搜獲。拖他過來。豈不好麼。說得衆人都大笑起來。當下席散。衆人各自歸去。次日。羿到

聖廬之中，想哈陶唐侯，又到慶都墳上去拜謁過，一面挑選兵士，正要東征，忽報毫都又降詔來了，陶唐侯雖在高陰之中，但是對於君命，理應親接，當下拜受了一看，原來是個禪讓之詔，內中併且有本擬親率羣臣，前來敦勸，因病體不堪跋涉，務望早登大位，以副民情等語，陶唐侯不覺大嘆一驚，就召集羣臣商議如何措詞，辭謝，司衡舉道：「現在帝的無道，可謂已極，但是這次竟能禪讓天下，頗有仁心，亦頗有識力，而且語氣懇摯，得很，從此可將以前的不善遮蓋一半了，老臣的意思，勸我主竟受了他罷，不必辭了，古人說：成人之美，亦是此意，不知我主以爲何如？」陶唐侯道：「這事萬萬不可，禪讓之後，臣反爲君，君反爲臣，天下斷無此理，況且寡人薄德，尤其不克承當，趕快拜表去辭罷。」舉道：「老臣聽說從前炎帝敵不過蚩尤，知道黃帝的德大，就讓位於黃帝，黃帝亦不推辭，臣反爲君，君反爲臣，自古有之，何足爲奇呢？」陶唐侯道：「這個不然，炎帝與黃帝不過一族，並非骨肉，今帝與寡人乃係同胞兄弟，攘兄之位，於心何忍？」舉道：「這次並非我去攘帝之位，是帝自己情願讓位，況且九年以來，帝的失德太甚，難期振作，我主如不肯受禪，將來帝的失德愈久愈彰，四方諸侯，天下人民，必有怨畔分崩的一日，難免要身敗名裂，現在受了帝的禪，既可以成就帝的美名，即可以保全帝的聲譽，豈不是兩利麼？」所以老臣替我主着想，替今帝着想，替天下兆民着想，替先帝的宗社着想，總是以受禪爲是，陶唐侯聽了，仍舊是搖搖頭，說：「不可不可。」那時君臣兩個辯論了許久，其餘務成子、樂毅等大小百官，都默無一語，舉便向務成子道：「老先生何以不發言勸勸君侯受禪呢？」務成子笑道：「依某看來，以辭之爲是，得大詫異，忙問。」

何故。務成子道：不必說原故，講理應該辭的。羿聽了，雖不懷心，但素來尊重務成子，亦不再強爭了。於是陶唐候就懇懇切切的做了一篇辭表，內中還含着幾句勸諫帝堯的話語，剛剛拜發出去，忽然報道四方諸侯都有擁戴的表文來了，推尊陶唐候爲帝，廢去帝堯。表文裏面列名的，共有九千二百五十國。陶唐候看了，更是喫驚，因爲在喪服之中，不便自己招待，就由務成子代爲延見，併且苦苦辭謝。那些使者都說道：這次小臣等奉敵國君之命，來推尊陶唐候踐臨帝位，假使不容，敵國君等只有親來朝聘，勸進。切望陶唐候以天下兆民爲重，不要再辭。小臣等不勝盼切之至。務成子又將好許多冠冕的話敷衍了一番，才將他們遣發回去。這要算因東方事急，不可再留，也就率師出征。那時大風的勢力，已過了泰山以北，彈到了歷山。「現在山東省城」東方諸侯齊來相見，稟問起情形，才知道各國自從豎了朱旆之後，大風的風力，就不能達到曆的範圍以內，所以不能攻進來。但是各國之兵，對於旆以外，亦攻不出去，彼此成了相持之局。後來不知怎樣，給大風知道，是朱旆的原故了。幾次三番，要來奪這個虞，幸而守備甚嚴，未曾給他奪去。這是近日的情形了。堯與蓬蒙商議道：今日是二月十五日，再過五日，就是二月二十一日，可以豎立朱旆之期。我和你各執十面，分向兩旁，由小路抄到他後面去，豎立起來，將他包圍在當中，可以得勝。你看何如。蓬蒙道：好。於是兩人各帶兵士，執了朱旆，夜行晝伏，向大風後面抄去。那大風本想從曲阜之南，進攻中原，後來忽被朱旆所阻，不能施展風力，頗覺疑心，以爲他們何以有這種法術。子細探聽，才知道是陶唐候所給的，不免忿恨，立刻變計去攻陶唐。那

知節節北行。過了八九十個村邑。處處都有朱旛保護。奈何他不得。屢次設法。要想去砍倒他。又做不到。不免心灰意懶。疏於防範。因此羿等抄襲他後路。他竟不知。到得二十一日子時。羿與逢蒙。大圍已合成。要害之處。都立起朱旛。看看天明。羿等兵士一聲吶喊。從四面包圍攔來。大叫大風從那裏走。快快出來受死。大風大驚。竟不知道這些兵是從那裏來的。慌忙率領黨羽。出來迎敵。作起法來。那知風息全無。登時手足無措。禁不起那些羿的兵士。箭如飛蝗一般的射來。大風軍中。死亡枕藉。頃刻大亂。大風情知不妙。將身一隱。向上一發。望天空中逃去。那老將羿在對面山上。瞭望久了。早取出玄珠。交與逢蒙。叫他拿珠。向天空不住的照耀。一面取出繫有長繩的神箭。向天空中射去。說也奇怪。那大風逃到天空。本來已看不見了。給珠光一逼。不覺顯露原形。羿觀準了。一箭射去。正中著他的膝蓋。立脚不牢。直從天空中掉下來。繫着一根長繩。彷彿和放風箏的。倒栽下來一般。各國兵士看了。無不稱怪。又無不好笑。但是這一掉下來。直掉到後面去。幸虧有長繩牽住。可以尋覓他的蹤跡。直尋到三里路外。一個大澤邊。只見大風已浸在水中。急忙撈起一看。卻已頭破腦裂。血肉模糊。一命嗚呼了。原來這大澤旁邊有一座高邱。名叫青邱。青邱臨水之處。有一塊大石。巉削聳峙。大風倒栽下來。頭正觸在石上。以致重傷。滾入水中。所以死了一個神仙。結果如此。亦可給貪頑凶暴的人。做一個鑑戒了。且說大風既死。餘黨悉數崩潰。東方亂事。至此遂告一結束。各國諸侯。看見大風如此妖異。終逃不了羿的顯戮。於是益發歸心於陶唐侯。犒師的時候。款待羿等。各諸侯就向羿懇請。班師回去之後。務必力勸陶唐侯。俯

願萬國之請，早正大位，勿再濛蔽。聆了這種話，很是合意。不過不知道陶唐侯的意思，究竟肯不肯，亦不敢多說。唯唯而已。過了幾日，就班師回去。在路上彷彿聽見說帝堯已崩逝了，未知確否。

第三十三回 唐堯踐位定都平陽 命官分職 堯茨生階 皋陶感

生之歷史

且說陶唐侯居喪，轉瞬已是三年。服滿之後，依舊親自出來處理政事。一日，退朝歸寢，做其一夢，夢見游歷泰山，要想走到他頂上去，但是愈走愈高，過了一個高峯，上面還有一個最高峯，路又愈走愈偏仄，正在徬徨，越趨無法可想的時候，忽見路旁山洞之中，蜿蜒蜿蜒，走出一條大物來，子細一看，卻是一條青龍。因想道：龍這項東西，是能鼓飛騰的，我何妨騎了他上山去呢？正在想時，不知不覺，已經跨上龍背，那龍亦就凌空而起，但覺耳邊呼呼風聲，朝下一看，茫茫無際，頗覺可怕，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才落在一座山峯上，跨下龍背，那龍將身軀一振，頃刻不知去向，四面一望，但覺浩浩蕩蕩，無邊無畔，所有羣山，都在眼底，茫茫在夢中自付道：此處想是泰山絕頂了，登泰山而小天下，這句古語，真不錯呢。忽而搔頭一看，只見上面就是青天，有兩扇天門，正是開着，去頭頂不過尺五之地，非常之近，心中暗想：我何妨到天上去游游呢？但是沒有梯子，不能上去，躊躇了一回，遂決定道：我爬上去罷，就用兩手攀住了天門的門檻，發身而起，不知不覺，已到了天上，但覺銀臺金

關。玉宇瓊樓，炫燿心目，真是富麗已極。不知怎樣一來，遽遭而解。原來是一場大夢，暗想：這夢真做得奇怪，莫非四方諸侯，經我這番誠懇的辭謝，還不肯打消推戴之心麼？青龍屬東方，或者是舜已平定了大風，東方諸侯，以爲我又立了些功績，重新發起推戴我的心思，亦未可知。天門離我甚近，使我可以攀躋而上，也許帝還有來禪讓於我意思，但是我如何應付呢？想了許久，不得其解，也只好聽之過了多日。舜班師回來，堯親自到郊外迎接，慰勞一番，舜便將東方諸侯推戴的意思，陳述了一遍。堯一聽，卻應了前夜的夢，亦不好說什麼。到了晚間，忽報堯都又有詔到，堯慌忙迎接，那知卻是個遺詔。原來帝堯果然崩逝了。遺詔之中，仍是肫切懇摯的勸堯早登大位，以副民情。遺詔之外，還附着一篇表文。堯都羣臣，除鯀之外，個個列名，而以驩兜、孔壬兩個人領銜。仔細一看，原來是勸進表。陶唐侯不去理他，單捧着遺詔，放聲大哭。正是一則君臣之義，二則兄弟之情，都是不能不悲慟的。哭過之後，照例設位成服。正打算到亳都去奔喪送葬，扶立太子，忽報四方諸侯，都有代表派來了。爲首的是東方諸侯代表爽鳩侯，「現在山東臨淄縣」。北方諸侯代表左侯，「黃帝臣左微之後，現在山西聞喜縣」。兩個見了陶唐侯，大家都再拜稽首。陳述各方諸侯的意思，務請陶唐侯速踐大位。陶唐侯還要謙辭，務成子勸道：「從前帝堯尚在，當然推辭，如今帝堯已崩，遺詔中又諄諄以此爲言，而四方諸侯的誠意，又如此殷殷，真所謂天與人歸，如再不受，那就是不以四方之心爲心，不以遺詔爲尊，而毫無理由了。」說到此，陶唐侯方才答應。於是大家一齊朝拜起來。陶唐侯乃選擇一個吉日，正式踐天子位。從此以後，不稱

陶唐侯改稱帝堯了。過了幾日，各方諸侯代表，拜辭而去，按下不提。

且說那在遠都的帝堯，何以忽然會崩逝呢？說到此處，須補一句：大家方能明白。原來那帝堯的病，是癘癘，純是荒淫無度，爲酒色所傷。本來已難治了，後來知道諸侯要廢己而立陶唐侯，不免憂急，病勢頓增。後來降了禪讓詔去，陶唐侯不受，暫且寬懷，過了多時，忽聽到四方諸侯，已推舉代表到陶唐侯那裏去朝覲，一面廢去自己的帝號，那個徽文，早已發出，這一氣一急，身子支撐不住，就頓時病篤，忙叫了臯叟等三人進來，叫他們預備遺詔，禮位於陶唐侯。那時臯堯等，知道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也就順水推舟，去草造詔。另外又在朝的大小臣工商量，附表陶唐侯勳德，大家無不贊成，只有鯀不肯具名。等到帝堯安葬之後，鯀就不別而行，不知何處去了。所以臯叟、孔壬、鯀三人，雖則並稱三凶，但是講到過惡，鯀獨少些。講到人格，鯀更高得多，不可以一概而論也。閒話不提。

且說帝堯既登大位之後，將一個天下重任，背在身上，他的憂慮，從此開始了。草創之初，第一項要政，是都城。決定在汾水旁邊的平陽地方。「現在山西臨汾縣」就叫崑和有樵，帶了工匠，前去經營。一切建築，務須儉樸。第二項要政，是用人。帝堯之意，人惟求舊，從前五正，都是三朝元老。除金正、土正已逝世外，其餘木正、火正、水正四人，均一律起用，併著使臣，前去敘請。過了幾月，平陽都城，營造完竣，帝堯即率領臣民遷徙。沿途人民，歡迎不絕。一日到了一處山邊，看見山頂滿佈五色祥雲，鎮日不散。問之土人，據說是有好多月了。大約還是

帝堯踐位的那時候起的。「現在叫慶雲山在山西長子縣東南」大家聽了，都稱頌帝堯的盛德所感。帝堯謙遜不迭，到了平陽之後，佈置妥帖，氣象一新。正要發佈新猷，忽報彗成子不知所往了，留下奏表一道，呈與帝堯。大意是說山野之性，不耐拘束，前以國家要事甚多，不敢不勉留效力，今則大位已定，可以毋須鄙人，本欲面辭，恐帝強留，所以只好拜表，請帝原諒。等語。帝堯看了，知道彗成子是個神仙之士，等亦無益，惟有歎息惆悵而已。過了幾日，帝堯視朝，任命棄爲大司農，專掌教導農田之事，又任命崑爲大司徒，專掌教育人民之事，又任命羿仍爲大司衡，逢蒙副之，專掌教練軍旅之事。三項大政，委託得人，帝堯覺得略略心寬一日。忽報火正祝融來了，帝堯大喜，即忙延見，但見吳回鬚髮蒼白，而步履輕健，精神甚好，尤爲心慰。火正道：「老臣等承帝寵召，極願前來效力，無如木正重和水正兄弟，都因老病不能遠行，只有老臣，差覺頭健，是以謹來覲見，以慰帝心，但官職事務，亦不能勝任，請帝原諒。」帝堯道：「火正惠然肯來，不特朕一人之幸，實天下國家之幸。政務瑣瑣，豈敢重勞耆宿，但願安居在此，國家大政大事，朕得常常承教，爲福多矣。」說罷，又細細問起木正等的病情。火正一一告訴了，又說道：「木正有兩子，一個叫羲仲，一個叫羲叔，臣兄重黎有兩子，一個叫和仲，一個叫和叔，其材均可任用。」臣與木正商定，援古人內舉不避親之例，敢以薦之於帝。將來如有不能稱職之處，老臣等甘心受誅，以正欺君徇私之罪。」帝堯道：「兩位著臣，股肱先帝，公正不欺，朕所夙知，豈有徇私之嫌。」朕決定任用，不知道已同來了麼？」火正道：「現在朝門外候旨。」帝堯大喜，即令人召見，四人走進來，行過禮之後，帝堯子

細觀察，只見義仲、溫、和、敦篤，蔚然可親，是個仁人。義叔發揚蹈厲，果敢有爲，是個能者。和仲嚴肅剛勁，儼儼不可犯，是個正士。和叔沉默淵深，胸多謀略，是個智者。看起來都是不凡之才。足見火正等所舉不差。便問他們道：汝等向在何處，所學何事？義仲年最長，首先說道：「臣等向在義和國，學習天文，因此就全義和兩字來作臣等之名字，以表示志趣。」帝堯大喜道：「朕新踐阼，正缺少此項人才，不期一日得四賢士，真可爲天下國家慶。」當下就命義和等四人分掌四時方位之職。他們的官名就叫作四岳。義仲爲東方之官，凡是東方之事，及立春到立夏兩個節氣以內的事情，都歸他主持。義叔做南方之官，凡是南方之事，及立夏到立秋兩個節氣以內的事情，都歸他主持。和叔做北方之官，凡是北方之事，及立冬到立春兩個節氣以內的事情，都歸他主持。四人聽了，都稽首受命。後來他們四人測候天文，常跑到邊界上去。義仲在東方邊界所住的是嵎夷之地。「現在朝鮮境內」義叔在南方所住的是南交之地。「現在安南境內」和仲住西方，是在極西之地。「現在新彊省以西」和叔住北方，是在朔方之地。「現在內蒙古境內」那個火正吳回，就此住在平陽。雖則已不做火正之官，但是以相沿的習慣，仍舊叫他祝融。這是後話不提。

且說帝堯將農桑、教育、軍旅、及時令內政、四項重政，委任了各人之後，當然要時時考察他們的成績。軍旅之事，最易收效。司衡、羿和逢蒙，又是個專家，不到幾個月，已訓練好了。就請帝堯於仲冬之月，舉行簡閱，併請打

獵一次。以實驗各將士的武藝。帝堯答應了。就叫羿等去選擇地點和日期。至於大司農教導農田的方法。是在汾水下流。擇了一塊地。將百穀先按時播種起來。「現在山西稷山縣便是樂始教稼穡之地。」又令各國諸侯。派遣子弟。前來學習。一批畢業了。又換一批。開辦之初。教導的人。只有大司農一個。實在不敷。連委嬪也住到那邊去。幫同教授。但是他的成績。非幾年之後。不能奏效。一時無可攷察。至於羲和等四人的測候天文。他們所住的地方。都遠在千里以外。往返一次。便須一年半。所以更不容易得到成績。恰好帝堯朝堂前面的庭院之中。生了一株異草。頗可為研究時令的幫助。那株異草。那裏來的呢。原來帝堯雖則貴為天子。但是他的宮室。極其簡陋。堂之高。僅二三尺。階之沿。僅二三等。還是用上砌成的。那庭院中。更不必說。都是泥了。既然是泥。那些茅茨。蔓草。自然茂密叢生。有的春生秋枯。有的四季青蔥。有些開花結實。有些僅有枝葉。而並不開花。真是種類繁多。不可勝計。不過帝堯愛他饒有生意。從不肯叫人去翦除他。每日朝罷。總在院中。閒步徘徊。觀看賞玩。過了多月。覺得這一株草。非常奇怪。他的葉兒。每逢朔日。則生一瓣。以後日生一瓣。到得十五。已是十五瓣了。過了十五。他就日落一瓣。直到三十日。十五瓣葉子。恰好落盡。變成一株光幹。到得次月朔日。又一瓣一瓣的生起來。十六以後。再一瓣一瓣的落下去。假使這個月。應該月小。那末他餘多的這瓣葉子。就枯而不落。等到次月朔日。新葉生出之後。才落下去。屢試屢驗。不覺詫異之至。羣臣知道了。亦無不稱奇。就給他取一個名字。叫作蓂莢。亦叫作曆草。原來陰曆以月亮為標準。月大月小。最難算準。有了這株異草。可以參攷。

於義和等四人之測候，頗爲有益。時令一部分已總算有辦法了，獨有那大司徒所担任的教習，卻無辦法。爲什麼呢？講到教育，不過多設學校，但是單注重於學校的教育，有效驗麼？譬如說，嫖賭喫著爭奪欺詐八個字，學校教育當然絕對禁止的，假使做教師的人自己先嫖賭喫著爭奪欺詐起來，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這種教育固然絕對無效的，但是做教師的人，個個都能本身作則，以身立教，他的教育就能有效麼？亦不見得。因爲學校之外，還有家庭，還有社會，還有官廳，學校不過一小小部分罷了，學校中的教導，雖然非常完善，但是他家庭教育先壞，胚子不良，何從陶冶？學生看了教師的行爲，聽了教師的訓話，固然是心悅誠服，五體投地，但是一到社會上，看見社會上那種情形，心裏不由得不起一種疑問，教師說：凡人不應該嫖賭的，但是現在社會上，幾乎大半皆嫖，盡人而賭，這個又是什麼原故呢？況且看到那嫖賭之人，偏偏越是得法，聲氣既通，交遊又廣，手勢既圓，薪水又厚，而看到那不嫖不賭之人，則寂寞冷靜，幾於無人過問，如此兩相比較，心中就不能不爲所動。自古以來，守死善道，貧賤不移的人，真正能有幾個？從前學校中所受的種種教育，到此地步，就不免逐漸取消了。況且社會的上面，還有官廳，官廳的感化力，比到社會還要大，譬如說，誠實謙讓等字，是學生在學校裏所聽慣的字，但是一入政治界，看到那政治界的言語舉動，則又大大不然。明明滅亡別人的國家，他反美其名曰合併，明明瓜分別人的土地，他反美其名曰代管，明明自己僭稱一國的首領，他反美其名曰受人民之付託，明明自己想做一國的首領，反美其名曰爲人民謀幸福，欺詐不誠實到如此田地。

其餘爭權奪利互相攻伐之事，那更不必說了。但是這種國家，越是富強，這種官員，越是受大家的崇拜，照這種情形看起來，那學校裏面宜誠實不宜欺詐，宜謙讓不宜爭奪的話，還是欺人之談呢？還是迂腐之說呢？還是設教者的一種手段作用呢？那些學生，更要起疑問了。學校中千日之陶鑄，敵不了社會上一朝之觀感。教師們萬言的啓迪，敵不了環境中一端的暗示。那末學校教育的效果，就等於零了。帝堯等討論到此，知道單靠學校教育，決計無效的。但是社會教育，亦談何容易。究竟用什麼方法呢？況且學校教育，生徒有不率者，必須施之以罰，但是罰而不當，生徒必不服。社會教育，人民有不從者，必須輔之以刑，刑而不當，人民尤不服。所以社會教育未能普遍奏效之時，那公正明察的法官，先不可少。可是這個人才，從何處去尋？大家擬議了一回，不得結果。帝堯不免悶悶，回到宮中倦而假寐，便做其一夢。夢見在一個曠野之地，四顧茫茫，絕無房屋，亦不見有人物，只見西面聳起一個高邱，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正在懷疑，彷彿東面遠遠的有一個人走來，子細一看，卻是一個女子，年紀不過三十歲上下，態度莊重，很像個貴族出身。又彷彿在甚麼地方見面過的，但一時總想不起來。等他走近面前，帝堯就問他道：「此處是什麼地方？汝是何人？為什麼一個年輕婦女，獨自到這曠野地方來走？」那女子說道：「我亦不知道此地是甚麼地方。我是曲阜人，是少昊金天氏的孫媳婦。我的丈夫名大業，我是少典氏的女兒，名字叫女華，號叫扶始。你問我做甚麼，帝堯聽了，暗想：「怪道他如此莊重，原來果然是個貴族呢。但是何以獨自一人來此曠野，甚不可解。既而一想，我自己呢？為何亦是獨自一人來

此處究竟是什麼地方呢。正在沉思之際，忽聽得後面一聲大響，慌忙回頭一看，只見一個神人從天上降下來。倏忽之間，已走到面前。向那女子扶始說道：我是天上的白帝，我和你有緣，我要送你一個馬嘴巴的兒子呢。你可跟了我來，說着，回轉身自向高邱上走去。這扶始本是一臉莊重態度的，給那個神人一說，不知不覺，態度驟然變了，急急的跟着那神人，向高邱而去。帝堯看了，頗爲詫異，目不轉睛的向他們看，只見那扶始走上高邱之後，忽而那神人頭上，冒出無數白雲，霎時間，綢繆紛紛，竟把一座高邱完全罩住。那神人和扶始，亦都隱入白雲之中。過了多時，那白雲漸漸飛散，帝堯再仔細看高邱之上，那神人已不知所往，只有扶始，髮絲鬢了，正在結束衣帶，緩緩下邱而來，看見了帝堯，不覺把臉漲得通紅。帝堯正在詫異，忽然聽見門響，陡然驚醒，原來是做了一个夢，暗想道：這個夢真是稀奇，莫非又是一個感生帝降的異人麼，然而感生帝降的夢，是要他的母親做的，與我何干，要我夾雜在內，難道要我做个證人麼，不要管他，既然有如此一個夢，我可以不訪求訪求，好在夢中婦人說，是少昊之孫，大業之妻，號叫扶始，住在曲阜，這是很容易尋的，現在暫且不與人說明，且待將來查到了，再叫他來問，想罷，就提起筆來，將這夢細細記出，以備遺忘，併記明是元載季秋下旬做的夢。

第三十四回 帝堯田獵講武 鴻超被鳥射傷其口

且說那日，司衛舉請帝堯以獵。帝堯允許，就叫羿去籌備。羿退朝之後，就和大司農等商議起來。第一項是地點，定在霍太山北麓。那邊有山有澤，林木翳翳，禽獸充斥，可以舉行。第二項是日期，決定在仲冬中旬五日。第三項是典禮儀節。這一種卻很費研究，議了兩日，方才決定。於是大司農大司徒兩個，先往霍太山一帶佈置。還要羿自去通告部下將士人民，叫他們準備一切，併限於仲冬中旬四日以前，到霍太山北麓。大將之下會齊。後至者照軍法從事。這些將士人民，得到這個消息，知道打獵是一項極愉快而有興味的的事情，平時武藝精練了，正愁太平之世無用武之地，現在有這種頑意見，可以出出風頭，豈不甚快。於是各各慌忙自去預備。不覺且說大司徒二人，帶了些屬官，到了霍太山之後，就叫了當地許多廩人前來計議。原來上古時候，土地全屬於國，所有山林川澤，都有官員在那裏管理。這種廩人，就是管理山林川澤的官。山有山虞，澤有澤虞。那霍太山北面，就接着昭餘祁大澤，所以這次叫來的山虞也有，澤虞也有。總共五個人。大司農就告訴他，天子要來舉行冬狩的事情，併將擬好的章程，交給他們，叫他們依着去照辦。這個章程，共有七條。

- 一 行獵圍場，周圍須五十方里左右，限十日以內，須選定，前來報告。
- 二 圍場周圍，須處處豎立旌旗，或其他物件，以為標幟。
- 三 圍場之內，地勢道路等等，均須製就地圖，於二十日以內繳呈。
- 四 圍場之內，如有草萊翳障，有礙行獵之物，須預先除去之。

五 園場外須擇一片平曠之地，爲天子及將士駐足之所。

六 園場四周，須建立四門，以爲入園之路。

七 園場四門之內，亦須有平坦之地，樹立旂旄，以爲獵者獻禽之所。

虞人等接了章程，自去佈置。到了仲冬上旬，各種備勞，大司農大司徒二人，先到園場四周，察看一轉，又將一面大旂，交給虞人，叫他到十三日的侵晨，在場外大曠地之上，插起，不得有誤。虞人答應。這裏大司農大司徒二人，回到平陽，將日期奏知帝堯，併將一切佈置情形，通知了羿。到了十三這一日，近畿內外的將士，領了人民，帶了棚帳器具糧食等，一隊一隊的，向東北而去。最後老將羿，和大司農大司徒，一班文武臣子，扈衛着帝堯，數百輛的車子，亦都接續前往。十四日午正，一齊到了，各人依照各人所編定的地方，支帳駐紮。帝堯和羣臣的帳幕，居於當中，其餘將士人民等，一層一層的環列其外。帝堯略略休息一回，就和諸大臣出帳巡視。但見平原莽莽，萬叢森森，從南北一望，穿林度谷，皆不知其所極。對面一帶林巒，高低不一，都有旂旄插着。大司徒指示帝堯道：「此處是西門，便是正門，進南是南門，進北轉過兩個山岡，便是北門，極東是東門，明日合圍，請帝從正門進去。」餘臣從東南西北三門進去，大約儘一日之長，亦可以竣事了。帝堯道：「四面合圍，未免太不仁了，放他一面罷。」大司徒道：「臣聽見說，古時候天子的田獵，春天叫作蒐，是搜尋不生育之禽獸的意思，所以最不多殺。夏天叫作苗，專爲保護禾苗起見，所以亦不多殺。至於秋天，是肅殺之氣，可以殺了，所以那時的田獵，

就以殺爲名，叫作獮，到得冬天，萬物盡成，無所顧忌，所以出獵起來，所捉到的禽獸都可以殺，不必選擇。這個名字就叫作狩。現在正是冬令，應該用狩法，何妨一合圍呢？帝堯道：「這個理由，朕亦知之，不過四面合圍來，使他們無可逃避，朕總嫌他是個不仁之事，不如放開他一面罷。」羣臣聽了，都佩服帝堯的仁德，不再多言。於是由司衡、飛飭傳令，分付將士，將東面一門撤了，所有預備從東門進去的軍士，一半分配從南門而進，一半分配從北門而進。自此之後，天子不合圍這句話，就著爲禮經，推想起來，或者是從帝堯起的，亦未可知。閒話不提，且說帝堯君臣出獵巡視，行了數里，那時仲冬天氣，日甚甚短，不知不覺，暮色已蒼茫了。帝堯等即便轉身，只見一輪明月，湧上東山，照得大地如白晝一般。這時六師兵士已在傳餐之後，個個在營休息，准備明日可以大逞技能，所以人數雖多，卻是一點聲息都沒有，所有的懂懂是刁斗之聲而已。古人有兩句詩，說得好，叫作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這種情形，最是描寫得的當。閒話不提，且說帝堯君臣正走之際，忽然有一個黑影從面前橫掠而過，衆人都喫了一驚，不知他是何物。司衡手快，即忙拈弓搭箭，直向黑影射去，只聽遠遠有一個動物，在那裏錢馬錢馬的大叫，早有侍衛依着聲音，跑過去尋，果然在數十丈遠之外，見一個奇獸，受傷臥地，衆人即忙扛了他過來，與帝堯等觀看。月光之下，非常清楚，只見他形如白犬，而頭是黑的，嘴裏兀自鑲着錢馬的叫，左腿上着了箭，血流不止，衆人猜度一回，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東西。大司徒急忙飭人去傳虞人，一面叫人扛了這個異獸，隨帝堯等緩緩而歸，到得帳中，虞人亦來了，帝堯就問他：「這個異獸，叫什麼名？」

非常之好看。當下衆人看見了紅旂，聽見了鼓聲，知道帝堯到了，格外的起勁用力。須臾之間，風薄雲捲，南北兩面漸漸地合攏來。帝堯在車上，只聽得虎嘯豹吼，熊吟狼吼，和兵士大呼喊殺之聲，真正是震動山谷，細細一看，只見有猛虎被人追逐，無可逃避，而轉身撲人。人用刀和虎格鬪的，又見有兩三個兵士，共同殺一隻熊的，又見有一個人，單獨殺兩隻赤豹的，而半空之中，箭如飛蝗，禽鳥下噉，連貫如飛星，尤爲好看。獵了半日，真所謂是風毛雨血，遍野蔽天了。當下帝堯看見衆人之中，有一員小將，往來奔馳，箭無虛發，既快又準，技能獨精，便問老將羿道：「這個是甚麼人？」汝認識麼？」羿道：「這是逢蒙的弟子，名叫鴻超，他的射法頗不差，他從逢蒙學射，不過三年，頗有心得。聽說有一天，與他的妻子因事生氣，他想嚇他的妻子，取了一張烏號之弓，用一支恭衛之箭，射他妻子的眼睛，注著眸子，而眼不睜，後來這支箭墜在地上，而眼不揚，真有古時紀昌貫風的本領，可以算得一個後起之秀了。」正說時，那鴻超漸近帝車，老將羿即傷人將鴻超叫來，謁見帝堯，行了一個軍禮。帝堯在車上，發贊了他幾句，又問了幾句話，隨即退去。帝堯便向羿道：「鴻超的材藝，果然是好，但是朕觀其相貌，察其舉止，聆其言語，未免近於輕浮、輕浮的人，決非遠大之器，而且容易遇到危險。」汝如見着逢蒙，可叫逢蒙加以勸戒，亦是朕等養成人材，保全人材之道。汝以爲何如？」羿連聲應道：「極是極是。」帝堯又道：「朕觀逢蒙這個人，蜂目而豺聲，他的心術，恐怕有點靠不住，汝亦應該加以留意，不可過於信任他。」朕因爲汝剛才說起紀昌之事，忽而想起這個人，明朝要做起紀昌殺師的故事來，恐亦難說的呢。」羿聽了，亦連聲應道：「是是。」但他口

中雖然答應，而心中卻不甚以為然。原來羿這個人，天性正直，而心地又極長厚，以為我盡心教授迷蒙，又薦拔他起來做官，天下豈有恩將仇報之理，所以並不將帝堯的話，放在心上。可是到得後來，悔已遲了。這是後話不提，且說當下大軍打獵一回，時已下午，所有禽獸，幸而奔脫的，統統向東面逃去，帝堯即命羿傳令罷獵。然後徐徐向獻禽的地方而來，只見鳥獸堆積如山，陸續來獻的，猶紛紛不絕，有無數小吏，在那裏分頭點驗，錄記過了好一回，方才完畢，然後拔隊起身，仍從正門而出，回到那昨日支帳的地方休息，時已黃昏，大家勞苦了一日，快樂既極，疲倦亦甚，各各安寢。到了次日，軍吏將那獻禽的紀錄，細細掛校，呈上帝堯，請諭定賞罰結果，賞者甚多，受罰者不過數人。衆將士得到無數的禽獸，無不歡欣鼓舞，其中奇異的禽獸，除出前日所捉着的那個天馬外，又得到幾種，一種獸，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甚堅，狀如句罷，又有一種獸，其狀如麋羊，而有四角，其尾似馬而有趾，都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又有一鳥，其狀如鶴，身白而有三日，赤尾而六足，亦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又有一鳥，其狀如鳥，首白而身青，足黃，亦不知道他是什麼名字。據虞人說，那個像牛的獸，出在陽山，名叫領胡，其肉可以治狂疾，那像麋羊的獸，出在太行山中的歸山，名字叫作驛，善於屈舞，那個白頭鳥，出在馬成之山，名叫鷓鴣，喫了他的肉，就可以不飢，而且可以治昏忘之疾，那個六足鳥，亦出在歸山，名字叫作鷓，最容易受驚嚇，胆小不過，但是這四種禽獸，究竟叫作什麼名字，虞人等亦不知道，并且古書上亦無從稽攷，不過聽他們叫起來，是什麼聲音，就給他取作名字就是了。當下帝堯就將這幾種異物，分賞了衆將士。

及義和有倅諸臣，諸臣拜謝，到了第三日，帝堯分付回都，六師先行，帝堯及諸大臣在後，走到一個谷口，只聽見有鳴泉瀟瀟之聲，帝堯向谷中一望，覺得裏面的景物，非常幽雅，遂和諸臣說道：「朕等到裏面遊遊罷。」說着，便下車來，與諸臣一同步行進去，沿着溪流，走不半里，只見半山中有清泉一道，白空中飛流，歎薄而下，其色潔白如玉，滔滔向西而去，帝堯就坐在一塊石上，不住的向那飛泉觀看，大司農道：「這個泉水名叫玉泉，從這裏流出去，可以灌田百餘頃，所以不但風景甚好，而且很是有利益。」帝堯點點頭，又坐了一回，方才起身，出谷上車，後人因為這個谷，是唐堯所遊玩過的，所以就給他取一個名字，叫作陶唐谷。「現在山西省霍縣東三十里」，這亦可謂地以人傳了。當下帝堯等仍復前行，忽然聽見前面喧嚷之聲，帝堯忙問何事，早有人前來報道：「鴻超在前面，他的眼睛，給一隻鳥兒射瞎了。」帝堯和羣臣聽了，都詫異道：「豈有此理？鳥兒那裏會射箭呢？」那人道：「的確確之事，小臣那裏敢說報麼？」剛才鴻超聽見說車駕游幸谷中，他亦約兵士，在路旁休息，忽見林中飛來一鳥，他就射了他一箭，不料那鳥，銜住了這支箭，隨即就反射過來，鴻超出於不意，而且那反射的勢力又大又快，所以給他射中了左目，衆人看了，驚異之極，一聲吶喊，正要羣射過去，但是那鳥兒已經飛去了，現在軍醫正在那裏替鴻超醫治呢。正說到此，逢蒙恩恩跑來，奏知帝堯所說情形，大略相同，老將羿忽然想到，說道：「哦，是了，是了，這個鳥兒，名叫鶴鶉，其形如雀，老臣從前亦曾經喫他的虧過的，原來老臣幼時，酷喜弓矢，時常出外弋飛射走，以為快樂，一日，遇到這種鳥兒，老臣一箭射去，那知道鳥兒竟銜着箭反射過來，

幸而老臣那時已知避箭之法，慌忙將身一偏，未曾給他射着，卻不料是旁有一老樹根，被他一絆，隨即墮於地上。同行的人看了，莫不大笑，因此又給他取一個名字，叫作墮羿。後來東跑西走，經過的地方不少，卻從沒有再看見他過。不料此地亦有，可是鴻超這個虧，比老臣當日更壞得大了。帝堯道：鴻超這時不知危險如何，朕且去看他一看，說着，即向前面而來。只見許多人圍住，將鴻超圍住，看見帝堯到來，都紛紛讓開。鴻超亦站了起來，帝堯看時，只見他左眼已成一個窟窿，流血不止。原來箭幹雖已拔出，那個箭鏃卻留在裏面，幸醫正在聚議，要想設法取他出來，但是始終取他不出，不免相顧束手。在這個當兒，忽然有一個軍校，是近地方人，他上前獻議道：某聽見說前面村中近日來了三個神巫，醫術非常靈奇，何妨請他來看看呢？帝堯聽見了，就說道：既然如此，朕等就過去罷。汝可先去通知那軍校領命而去。

第三十五回 祝由科之方法 巫咸以鴻術爲堯醫 越裳氏來獻神

龜 開天闢地以後之歷史

且說那軍校去了，帝堯等亦慢慢起身前進。鴻超疼痛難禁，由衆人扛了，回到前村。那軍校已領着三個人，前來見帝堯。帝堯一看，只見他們服式非常奇異，但是神氣都峻整不凡。在前的是個老者，蒼髯皓首，大袖飄飄，後面跟着兩個少年，骨相亦復不俗。當下見了帝堯，行過禮之後，帝堯急於要他治好鴻超，也不及問他們姓名。

問他們來歷。就叫他們過去施治。那老者上前，向鴻超一看，便說道：「這個箭鏃入骨，是很容易治的。說罷，指定一個少年，叫他動手。那少年就從大袖之中，取出一根釘來，四面一看，就釘在支帳的木柱上。衆人看去，釘的入木，約有一寸光景。釘好之後，他又閉着眼睛，疊着手，屈指，周旋曲折，忽而向着鴻超，忽而又向着那木柱，徐步往來。口中念念有詞，陡然之間，用手向那木柱上之釘一指，喝聲道：「疾！」只見那長釘忽然飛舞而出，落在數尺外地上，隨即轉身，向鴻超左目一指，亦喝聲道：「疾！」只見那鴻超目中之箭鏃，亦飛舞而出，落在數尺外地上。自始至終，不過半刻。衆人看了，無不駭然。帝堯即忙命他三人坐下。然後問他們姓名。老者道：「小巫名字叫成，這兩個都是撒徒。這個叫祠，那個叫社，因為學習了這種巫術，不許娶妻，不許生子，用不着傳宗接代，所以廢去了姓氏。通常叫小巫等，就叫巫成、巫祠、巫社罷了。帝堯聽了，頗覺詫異，就問道：「從前先高祖皋考軒轅氏的時候，有一位善於卜筮之人，名字與汝相同，想來汝羨慕他的爲人，所以亦取名叫成、成，那巫成笑道：「不敢相欺，就是小巫呢。衆人聽了，無不駭異。帝堯亦覺出於意外，便問道：「那末汝今年幾百歲了？」巫成道：「黃帝攻蚩尤氏的時候，小巫剛剛三十歲。如今已三百七十五歲了。」帝堯道：「那末汝一向在何處？何以世上沒有人知道汝呢？」巫成道：「小巫在黃帝軒轅氏乘龍升仙之後，心中着實羨慕，就棄掉了官職，向海外一跑，要想訪求仙道，尋一個長生不死之方，但是仙人始終沒有遇到，長生不死之方，亦始終沒有得到，卻在大荒之中，一座豐沮玉門山上，住了二百多年。前數年方才重到中國，又在北方登葆山上，住了幾年，所以世人久不知道有小巫這個

人了。帝堯道：原來如此。朕看汝的學術，神妙極了。還是自己發明的呢？還是自古就有的呢？巫咸道：這個學術，名叫祝由術，是黃帝軒轅氏時候，一個祝由之官，傳給小巫的。但照黃帝所著的那部內經看起來，素問一篇裏面，就有兩句，叫作往古恬淡，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之世，祝由不能已也。可見得黃帝以前，早有這個法術，亦並非發明於黃帝時代。傳授小巫的那個祝由，不過研究而集其大成，以官得名而已。帝堯道：既然古時有這個法術，何以現今竟會失傳？除汝師徒之外，竟無人知道呢？巫咸道：此法並不失傳。黃帝軒轅氏，併且還有許多著作，留在世間。〔宋淳熙中，節度使譙奇，脩黃河，掘出一石碑，上勒符章，人莫之辨。有道士張一禳，獨識之，曰：此軒轅氏之製作也。雜得其傳，以治人病，頗驗。〕不過那時候，人民都能發與鬼神交通，所以其術大行，施治亦易有效。自從顓頊帝叫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斷絕天地交通之後，這個學術，就漸漸地不著名了。但是求之於從前南正屬下的故府，恐怕那神書冊，還存在呢。帝堯道：人和鬼神交接，這個法術，容易學麼？巫咸道：說到易，亦不易，說到難，亦不難。大約總須從靜功入手。從前有幾句古話，說道：古之民，精爽不攝，貳者，而又能齋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澈之。如是則神明降之，照道幾句話看起來，精爽不攝，貳，齋肅中正，這九個字，真是入手第一步了。至於知聖明聰四項，須看他天資如何，學力如何，以定他的淺深。那是不能勉強。帝堯道：剛才汝的高徒，用手指那根釘，釘自然會飛出，指那個鐵，鐵亦自然會飛出，這個是真有鬼神在那裏幫助的呢？還是另有原因呢？巫咸道：

這個方法，名字叫作禁，純是一股氣的作用，並非有鬼神的幫助。帝堯聽了，詫異道：氣的作用，能設如此麼？如何才能設用這股氣呢？巫咸道：天地之中，不過水、陸、氣三種東西，這三種東西，都是與天地俱來的。水與陸，沈而在下，人的目力能發看見，所以用水、用陸，都叫作形而下之學。大氣浮而在上，人的目力所不能看見，所以使用大氣，叫作形而上之學。但是大氣雖則無形，可是的確確確有這項物質。大而言之，就是風。風的鼓盪起來，能殼折大木，摧大屋，各種物件都爲之飄動。假使不是的確確確有一種物質，那裏能殼推動萬物呢？但是他那種物質，卻是極細極細，無論什麼地方，他都能殼鑽進去，躲在他裏面，所以水中有氣，陸地之中亦有氣。人的身體之中亦有氣，動物之中亦有氣，草木之中亦有氣。總而言之，不管他是軟的、硬的、疏的、密的，統統都有大氣包含在裏面。既然有大氣包含在裏面，那末用外面的大氣一引，使他裏面的大氣往外一托，那個釘頭箭鏃，自然會出來了。這就是用氣的一種方法。至於如何才能殼用這股大氣，說起來亦不甚煩雜，不但人能殼做，就是動物亦有能殼。譬如一種鸚鵡鳥，一名啄木鳥，是個微小的動物，他的巢在樹穴之中，假使用木槩將他的樹穴塞住，他就用嘴在地上左右亂畫，如畫符一般，不到多少時候，那木槩自然會找出了。又譬如鶴鳥、鳩鳥，都是一種小動物，都是喜歡喫蛇的。假使他們遇到一條蛇，躲在大石或大木之下，不能喫到的時候，他們就用一種方法，將兩隻腳按着規矩，進退左右的踏步起來。那塊大石，自然會得翻轉過來。那株大木，也自然會得傾倒。他們就可以喫到了。從這種地方看起來，動物尚且能殼如此，何況於人呢？人爲萬物之靈，依小

巫的愚見。從前的人大概無人不知道這個法術。不過人的智慧和能力太發達了。如同一塊木樑塞住。只須用手一拔。自能拔出。一塊大石壓住。一株大木阻住。只須一人手扳。或數人一扛。自能翻開傾倒。直捷迅速。何必畫符踏步。麻煩費事。這個法術。儘管不用。久而久之。自然消滅。自然失傳。現在看起來。人反不如動物了。但不如動物。倒反要學動物了。即如小巫剛才那個拔釘去鐵的方法。就是從啄木鳥的畫符。鶴鳥鷓鴣的踏步學來的。帝堯忙問道。如何學法。巫咸道。學啄木鳥畫符之法。用灰鋪在樹底下。再用木槓塞其穴口。啄木鳥用嘴畫符。畫過的地方。灰上必定有跡。那末就有模形可尋。依樣可畫了。至於學踏步之法。等那鶴鳥鷓鴣的時候。緣木而上。用一根篾繩縛住牠的鼻。鶴鳥看見了。必定要走到地上來。作法踏步。去解放那篾繩。預先在地上鋪滿了沙。將他的足跡印在上面。也就模仿了。衆人聽了。無不稱奇。都說踏步畫符。何以能鼓動大氣。真是不可思議之事。至於啄木鳥鷓鴣等。又從何處學到這個方法。想來真是天性之本能了。帝堯又問道。狀開擅長這種方術的人。男子叫作覡。女子叫作巫。現在汝明明是男子。何以亦稱爲巫。甚不可解。巫咸道。巫這個字。是普通稱呼。所以男子亦可以叫作巫。但是女子卻不能叫作覡。因爲男子陽性能變。而女子陰性不能變的原故。帝堯又問道。登葆山那邊風景如何。巫咸道。那邊風景雖不及豐沮玉門山。但亦甚好。而且靈藥亦甚多。可以服食。不過有一項缺點。就是多蛇。尋常人不敢前往。小巫有法術。可以制蛇。所以尚不怕。尋常無事。總以弄蛇爲戲。左手摸青蛇。右手摸赤蛇。許多弟子學小巫的樣。亦是如此。所以左右的人。因小巫等

的形骸脫式，與別人不同，就將小巫等所住之地，叫作巫咸國，這亦是甚可笑的。帝堯道：汝弟子共有幾人，來此何事？巫咸道：小徒共有十餘人，現在分散各州，專以救人利世爲事。小巫常往來各州，攷察他們的工作，并且輔助他們的不及。這次到冀州，還沒有多少時候呢。帝堯道：汝既來此，可肯在朕這裏做一個官麼？巫咸道：小巫賦性仕途長久了，但是求仙不得，重入凡塵。既然聖主見命，敢不效勞。帝堯大喜，即命巫咸做一個醫官。世傳巫咸以鴻術爲堯醫，就是指此而言。閒話不提，光陰荏苒，帝堯在位，不覺五載。一日和羣臣商議，出外巡守，攷察民情，決定日期，是孟夏朔日起身。司衡、舜、逢蒙及大司農、樂、隨、行、大司徒、胤、暨諸司留守。不料剛到季春下旬，忽然義叔的屬官，有奏章從南交寄來，說道：越裳國要來進貢，現已首途了。原來越裳氏在現在安南的南面，交趾支那東蒲塞一帶之地，前臨大海，氣候炎熱，向來與中國不甚往來。這次因爲義叔到南交去攷察天文，和他做了比鄰。兩三年以來，帝堯的德化，漸漸傳到那邊，所以他們傾心向化，願來歸附。當下帝堯對臣開此消息，於是將巡守之事，暫時擱起。先來商議招待遠人的典禮。大司徒道：遠方朝貢之事，自先帝時，丹邱國貢瑪瑙之後，久已無聞。臣等皆少年新進，一切典禮，雖有舊章可稽，但是終究不如曾經躬親其事的人。來得嫻熟。臣查先帝當日招待丹邱國，是木正、火正兩人躬親其事。現在木正雖亡，火正近在郊圻，可否請帝邀他前來，一同商酌，庶幾更爲妥善。未知帝意如何。帝堯道：汝言甚是。朕就命汝前往敦諭，如其肯來，最好。否則不可勉強。朕不欲輕易煩勞舊臣也。大司徒領命，卽日出北門，向祝融城而去。且說那祝融城，究竟在什

麼地方呢。那次正祝融爲什麼任在那邊呢。原來那祝融自從到了平陽，給帝寔留住的，他就住在平陽住下。雖則不作官，沒有一點職司，但是帝寔的供給，神非常之優渥，所以亦優游自得。後來他寔見本正死了，他就慨然想到萬事無常，人生朝露，是極不可靠的，於是就起了一個求長生的念頭。一味子祠祀龍龜來，且說求長生爲什麼要祠龍龜呢。原來祠龍龜求長生，是他高祖黃帝的成法。當初黃帝求仙，將各項方法都試過，古書上面說道，祠龍龜可以致神，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壽飲食，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仙者皆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照這幾句古書看起來，黃帝祠龍龜，實在是後來成仙的一種方法。祝融知道有這個方法，所以亦祠起龍龜來。但是苦於都城之中，太覺煩雜，且無山林，不能靜修，所以就搬到都城北面三百里外，汾水西面一個空曠之地去住下了。帝寔聞知此事，就飭人去替他營造幾間精室，又叫他姪子和仲弟兄不時去探望。後來那邊人民亦漸漸多起來，因爲是祝融氏所居，所以就叫他作祝融城。「現在山西汾陽縣西」祝融既住到這個地方，索性連姓名都換過，不叫吳回，叫蘇吉利。連他續娶夫人，亦給他更換姓名，叫作王搏頰，以表示隱居杜絕世事之意。兩夫妻便終日孜孜不倦，在那裏祠他的龍龜，足跡不出大門。這日正在祠龍龜，忽然大司徒奉帝命到了，祝融沒法，只得出來招待。大司徒就將帝意說明，且請他回到平陽，共議典禮。祝融道：鄙人在先帝時，曾經參與過這種典禮，時候雖久，大略卻還記得。既承下問，敢不貢獻，但是亦不必鄙人親往，只須書寫出來，請司徒帶回去參攷，就是了。說着，就取出簡冊來，逐條疏寫，足足有半日，方才寫完。自己又

看了一偏，就遞與大司徒道：「當時大略已盡於此，不過時代不同，還請諸位斟酌爲是。」大司徒接了之後，看見祝融衣裳詭異，言詞決絕，亦不敢強邀，併不敢久留，略略周旋幾句，即便告辭，回平陽而來。與帝堯說知，帝堯即召集羣臣，大家會議，將祝融所寫的作爲底稿，又稽攷舊章，參酌情形，或增或減，於是將典禮議定了。過了多日，越裳氏使者到了平陽，舍於賓館，供帳豐厚，自不消說。這時正是五月，在明堂太廟之中，延見那使者。正一副，隨同兩個繙譯，由羲叔陪伴而來。後面數人，抬著一座采亭，亭中放著一隻大缸，也不知盛着是甚麼東西。當下使者見了帝堯，行過禮之後，就開口嘖嘖咕咕的說了一篇，不知甚麼話。後來旁邊一個繙譯，提起喉嚨，也哩哩嚕嚕說了一篇。大家亦不知道說的是甚麼話。最後羲叔手下的繙譯，才用中國話將他譯出來。大約是慕德向化的意思。後來又說有一項微物，貢獻天邦，或者是有用的。帝堯謙謝，慰勞他幾句，亦由繙譯展轉傳譯。當下將采亭抬上來，取出大缸，放在地上。衆人一看，裏面盛着的，原來是一個大龜，約三尺餘見方，昂頭舒足，曳尾，端然不動。甲的四周細毛茸生，甲上全是花紋。想來是千歲以上之物了。越裳氏使者道：「小國得到此龜，足有多年，但寡君自問德薄，不足以當此神物，謹敬畜養，以待仁聖之君。現在聽見大國聖主，欽若昊天，敬授人時，那末此龜是很有用的，所以特遣小臣前來貢獻。庶幾可爲聖主治曆的一種幫助。」帝堯聽了不解，便問道：「龜與曆有關係麼？」使者道：「尋常之龜，與曆無關係。此是神龜，他背甲上全是記載開天闢地以來的事情，所以有關係。」帝堯君臣聽了，無不駭異。說道：「那背上的花紋，是文字麼？」說着，都上前來細看，然而總看不

明白，忽見那龜蠕蠕而動，轉眼之間，爬出缸外，掉轉身軀，往外就爬。大家慌忙讓開，說也奇怪，那龜一面爬，一面將他的身軀放大，出了殿門，下了臺階，到了庭中，那身軀已足有五丈見方，比剛才竟大了幾十倍。把一個庭中幾乎要塞滿了。那龜至此，方伏着不動。大家才知此龜之神異。再細看那甲背時，果然都是個蝌蚪形文字，但是字體仍是甚細，不過如黃豆一般大小，而且距離過遠，亦看不清。只有近着面前的，俯身下去，略略可以認到兩句。帝堯等料想一時不能盡看，便走進殿來，招呼那使者，說也奇怪，那龜見帝堯不看，也就漸漸縮小，不到片時，卽已恢復原狀。衆人看了，無不歎爲從來未有之奇。真正是個神物了。當下帝堯和羣臣，按照前日議定的典禮，款待使者，併且深深致謝，優加犒賞。那個神龜，早有專司其職的有司，捧了養到宮沼裏去了。過了數日，越裳氏使者動身歸國。帝堯方叫人將那神龜取來，放在一個極大的場所，使龜體可以盡量發展。然後又命史官將那龜背的文字，照樣錄出來。當那鈔錄的時候，很不容易，因爲看不清，只能叫一人爬在龜背上，且看且報。一個人再鈔錄，足足鈔了大半月，才把全文錄畢。那龜又依然縮小。史官就將所鈔錄的全文，呈與帝堯。帝堯一看，只見上面所寫的是：

天地初分之時，盤古生於其中，能知天地之高低，及造化之理，故曰盤古氏開闢天地。蓋首出御世之人也。又曰渾敦氏。

盤古氏後有天皇君兄弟一十三人，姓望名獲，字子潤，號曰天靈，以木德王，被跡在桂州昆侖山下。其時地

殷末盡堅固。屢屢遭逢劫火。天皇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十干曰闕逢。旃蒙。柔兆。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默。昭陽。十二支曰困頓。赤奮若。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闔茂。大淵獻。其年歲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天皇君後有地皇君繼之。姓岳名鏗。字子元。兄弟共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山。以火紀官。安定期月。星三辰。晨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十一月爲冬至。兄弟各一萬八千餘年。地皇君後共有十紀。

其一曰九頭紀。是曰秦皇氏。亦曰人皇氏。姓檀名胡洮。字文生。人面龍身。生於刑馬捍地之國。兄弟九人。駕六羽乘雲車出谷口。依山川土地之勢。裁度爲九州。而各居其一方。亦曰居方氏。兄弟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其二曰五龍紀。人皇氏厭倦塵事。乃授籙於五姓。五姓者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故號

曰五龍氏。乘雲車而治天下。治五方。司五類。布山岳。

其三曰攝提紀。有五十九姓。亦曰五十九姓紀。

其四曰合雜紀。共有三姓。敎民穴居。乘蜚鹿以理。

其五曰運通紀。共有六姓。乘蜚麟以理。

其六曰叙命紀。共有四姓。駕六龍而治。

其七曰循莖紀。共有二十二氏。首曰鉅靈氏。次曰句強氏。譙明氏。涿光氏。鉤陳氏。黃神氏。狇神氏。黎靈氏。大隗氏。鬼臚氏。弇茲氏。泰逢氏。冉相氏。蓋倫氏。大敦氏。襄陽氏。巫當氏。泰壹氏。空桑氏。神民氏。倚帝氏。次民氏。以上皆穴居之世也。

其八曰因提紀。共有十三氏。首曰辰放氏。是爲臯次屈。古初之人卉服蔽體。至辰放氏時多陰風。乃教民擗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鬪首以去靈雨。而民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傳四世。次曰蜀山氏。傳六世。次曰魃。傳六世。渾沌氏。傳七世。東戶氏。傳十七世。臯單氏。傳七世。啓統氏。傳三世。吉夷氏。傳四世。几蓮氏。傳一世。豨韋氏。傳四世。其第十一曰有巢氏。教民棲木而巢。以避禽獸之害。又刻木結繩以爲政。又教民取羽革。紩衣。鑿領。着兜。冒以資體。又令民之死者厚衣之。以薪而瘞之。傳二世。十二曰燧人氏。作鑽燧。教民取火以爲熟食。又教民範金合土以爲釜。又立傳教之臺。而師道以起。興交易之道。而人恃以遂。故亦曰遂皇氏。有四佐焉。曰明由。必育。成博。隕邱。傳四世。十三曰庸成氏。傳八世。共爲六十八世。

其九曰繩通紀。共有十六氏。首曰倉帝史皇氏。名顓。姓侯岡。龍顏四目。生而能書。實創文字。天爲之雨粟。鬼爲之夜哭。萬古文化由此起。柏皇氏繼之。以木紀德。居於臯人山。傳二十世。中臯氏繼之。居於嶽部山。一曰中央氏。傳四世。大庭氏繼之。都於曲阜。以火爲紀。號曰炎帝。傳五世。栗陸氏繼之。復諫無道。有賢臣曰東里子。不能用而殺之。天下叛之。傳五世而亡。昆連氏繼之。一曰釐運氏。又曰釐畜氏。亦無道。傳十一世。

軒轅氏繼之始作車。伐山取銅以作刀貨。傳三世。赫胥氏繼之。亦曰赫蘇氏。傳一世。葛天氏繼之。始作樂。八人捉犂投足。摻尾叩角而歌。入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臨萬物之極。塊拊瓦缶。武彘從之。是謂廣樂。傳四世。宗盧氏繼之。亦曰尊盧氏。傳五世。祝誦氏繼之。一曰祝蘇。是爲祝融氏。作樂名屬續。以火施化。號赤帝。都於鄗。傳二世。吳英氏繼之。傳九世。有巢氏繼之。教民編樵而墮。葺墾而屨。製塗茨。醫以蔽風雨。是爲有房屋之始。亦曰古皇。傳七世。權臣爲變而亡。朱襄氏繼之。其時多風。羣陰鬪。乃命其臣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令曰來陰。傳三世。陰康氏繼之。其時陰多滯伏。民氣壅閉。乃制爲舞。以利導之。是謂大舞。傳三世。無懷氏繼之。傳六世。太昊伏羲氏繼之。姓風。以木德王。都於陳。教民佃漁畜牧。畫八卦。造書契。作甲曆。定四時。制嫁娶。造琴瑟。以龍紀官。女媧氏繼之。雲姓。一曰女希。是曰神媒。神農氏繼之。姓姜。以火德王。都曲阜。初藝五穀。嘗百草。製醫藥。始爲日中之市。以火紀官。傳八世。

其十曰疏佻紀。首曰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名荼。一曰軒轅。後改姓姬。字曰玄律。

那龜文到這個地方就完了。後面却還有一行。叫作

自開闢以來。至黃帝有熊氏元年。共二百七十五萬七千七百八十年。

帝堯看完了這一篇龜文。不禁又喜又異。太息道。從開天闢地到現在。竟有這許多年數麼。可見吾人生在世

上。不過如電光石火，一轉眼間而已。爭名奪利，何苦來？何苦來？又說道：有巢氏竟有兩個，黃帝之前已有一個軒轅氏，伏羲氏畫卦，還在倉帝造字之後。這幾項都是創聞，想來總一定是靠得住的。說着，就將那龜文遞給羣臣，個個傳觀了一遍，然後叫史官謹敬的寶藏起來。這個神龜的故事，就此完了。

第三十六回 帝堯東巡 拷捕之起原 帝堯初見皋陶

且說越裳氏來貢神龜之後，朝廷無事，帝堯遂擇日東巡。這次目的地是在泰山，先飭羲仲前往通告各諸侯。在泰山相見，到了動身的那一日，已是仲秋朔日了。司衡羿逢蒙及大司農隨行，到了曲阜境界，只見一個罪人被行吏用黑索繫着，在路旁牽了行走。見了帝堯的大隊過來，就站住了，讓帝堯等先行。帝堯忙飭人問他，以何事被拘。那行吏知道是問，就過來行禮，然後對道：此人他所犯的罪，是不務正業，終日終夜，聚築了些不正當的朋友，在家裏做擣糶之事，所以邑侯叫小人來拘捕他去辦罪的。帝堯不解，便問道：怎樣叫作擣糶？那行吏將手中所擣的物件，拿過來給帝堯看，說道：就是這項東西。帝堯一看，只見是五顆木頭做成方式的物件，顏色有黑有白，上面刻有花紋，也不知甚麼用處。便問道：這是兒童玩具呀，有什麼用處？行吏道：他們是擣起來賭輸贏的，輸贏很大呢。帝堯正要再問，只見前面有人報道：曲阜侯來郊迎了。帝堯遂命那行吏帶了犯人自去。這裏曲阜侯已經到了，向帝行禮。帝堯亦下車答禮，說了些慰勞的話。曲阜侯又與大司農司衡

等相見，遂邀了帝堯，直往曲阜城中預備的行宮而來。那時萬人夾道，結采焚香，個個都來歡迎聖天子，真是熱鬧之至。帝堯車子正走之際，忽見道旁一個中年婦人，領着一個四五歲的孩子，都是一身縞素的。在那裏張望躲避。帝堯覺得這婦人的面貌很熟，不知在何處曾經見過，就是那孩子面如削瓜，一張馬嘴，亦彷彿有點熟識。可是總想不起，車行甚疾，轉眼之間，已經過去。要想停車，傷人去傳問，又恐驚駭百姓，正在納悶，忽然想起道：那年秋天，曾經做一個夢，夢中所見的，彷彿是這樣兩個人，不要就是他們麼？且再查罷。正在想時，車子已到行宮，坐定之後，曲阜侯早有預備的筵席擺了出來。纔帝堯，其餘隨從官員，亦均列席。饗罷之後，繼之以宴。帝堯問起境內百姓情形，曲阜侯一一回答。帝堯道：朕剛才來時，路上遇見一個罪人，據說是犯擄豬之罪，究竟擄豬是什麼一件事。曲阜侯道：慚愧慚愧，這是一種賭博之具，新從北方傳來的，不過一兩年罷，但是風行得很快，差不多各地都傳遍了。男的也賭，女的也賭，老的也賭，小的也賭，富的也賭，貧的也賭，貴的也賭，賤的也賭。其初臣以為不過是一種遊戲的事件，閒暇無事之時，借此消遣罷了，所以也不去禁止他。那知他們大大不然，竟以此為恆業了。尋常輸贏，總在多金以上，甚至於一晝夜之間，傾家蕩產的人都有。有一種小民，竟靠此為業，甚麼生計都不去做，專門製造了這件東西，引誘着少年子弟，青年婦女，在他家裏賭擄豬。他卻從中取利，每人所贏的金帛，他取幾分之幾，叫作抽頭。後來地方上的父老，看到他的子弟如此情形，都氣極了。連名的告到臣這裏來，臣才知道有這種惡風，使出示嚴禁，有犯者從重的加罰，近來已比較好一點。但是

總不能禁絕。剛才帝所遇到的那個罪人，據說還是在學校裏讀書的生員呢。他日日夜夜跑出去，趕這個擗癩的事情。他的妻子卻很賢德，幾次三番的勸他，他總是不改。後來家產蕩盡了，妻子凍餓不過，遂用尸諫之法。懸梁自縊死了。案上卻留着幾首詩，勸諫他的丈夫。那幾首詩，做得情詞淒婉，非常動人。雖則遇人不淑，苦到如此結局，但是並無半句怨恨之詞，仍是苦苦切切，盼望他丈夫的改過回頭。真是個賢婦人呢。臣知道這回事，所以今日特地遣人將他拘捕，因帝駕適到，急於趨前迎謁，未曾發落，不想帝已經知道了。帝堯道：朕剛才看見那胥吏手中操着的，是五顆木子，上面刻着花紋，不過像似兒童的玩具一般。究竟其中有何神祕奧妙，乃能使人入魔至此。汝可知道麼。曲阜侯道：臣亦曾細細問過，據說就是以木上的顏色，和所刻的花紋，分輸贏的。但是將五木擲下去，如何是輸，如何是贏，臣亦不甚了了。司衡舉在旁說道：何不就叫那個罪人前來講明呢。帝堯道：於是曲阜侯就飭人前去，傳提罪犯。這邊宴罷，那罪人已提到了。帝堯就問那罪人道：汝亦是好好良民，而且是在學校裏讀過書的，應該明理習上，何以不務正業，歡喜去弄這個擗癩，究竟這擗癩有何樂趣。汝可從實說來，無須隱瞞。那罪人已經知道是帝堯了，便跪下稽首道：小人昏謬迷妄，陷於邪途，致蹈刑章。現在醒悟知罪了，乞我聖天子如天之仁，赦小人之既往，以後小人一定改過。帝堯叫他立起來，又問道：朕的意思，一個人犯罪，必定有一個原由。譬如說偷盜，必定是因為貧窮的原故。譬如說殺人，必定是因為有仇恨的原故。這五顆木子，據朕看來，不過是玩弄的東西。既經國君嚴厲的禁止，汝亦可以拋棄了，何以仍是

這般秘密的賭博。況且連妻子的飢寒都不顧。連妻子以身殉都不惜。到底是甚麼理由。汝果欲免罪。可將自己的真心。細細說出來。朕可詳加研究。以便教導其他的人民。汝切勿捏造及隱瞞。那罪人聽了。不覺茫無頭緒。等了一回。竟說不出一句話來。他並非不肯說。實在是無從說起。又過了一回。帝堯又催促他。他才說道。據小人自己回頭想來。有兩種原故。一種是閒空無事。一種是貪心不足。小人從前。本不知道擲筊之事的。前年冬間。閒着無事。有幾個朋友談起。說現在很通行這一種遊戲之法。且非常有趣。我們何妨玩玩呢。當時小人亦很贊成。以為逢場作戲。偶爾玩玩。有何妨害呢。那知一玩之後。竟上癮了。所以上癮的原故。就是貪字。因為這種擲筊法。是可以賭輸贏的。無論什麼物件。都可以拿來賭。起初小人是贏了。贏了之後。心中非常高興。以為片刻之間。一舉手之勞。不必用心。不必用力。就可以得到如許多的金帛。豈不是有趣之極麼。那要賭的心思。就非常之濃起來了。不到幾日。漸漸地有輸無贏。不但以前贏來的金帛都輸去。而且家中的金帛。亦輸去不少。即使偶爾贏過幾次。但總敵不過輸出去的多。越是輸。越是急。越要賭。越要賭。越是輸。一年以來。小人的入墮。就是如此。所以小人說是個貪字之故。帝堯聽了。歎息道。據汝所言。頗有道理。人的貪心。是極不容易祛除的。但是病根總由於閒空無事。逸居而無教。什麼事情不可以做出來。古人說。民生在勤。正是爲此呀。但是朕還有不明白的地方。擲筊這個賭具。究竟如何而分勝負。汝可將其方法說與朕聽。那罪人聽說。就從身上摸出一張說明書。併一個局來。遞與帝堯。原來那局是布做的。摺起來並不甚大。抖開一看。只見上面有橫綫。

有直錢。有闕。有坑。有墮。再將那說明書細看。一時亦無從明白。遂又問道。汝將這種東西都險在身邊做甚麼。可謂用功之極了。若將這種精神志願用到學問上。或有益的事實上。豈不是好麼。那罪人聽了。將臉上漲得通紅。說道。聖天子在上。小人不敬。小人精於此道。因為窮極了。所以將這種東西帶在身邊。遇着有人要學。就可以拿出來教授。藉以得點報酬。這都是小人利令智昏。自誤誤人。罪惡實在無可逃了。現在一總拿出來。表示我永不再犯的誠意。說着。又從身上摸出一包。打開了。遞與帝堯。帝堯一看。原來都是賭具有好幾道。有石做的。有玉做的。有獸骨做的。有象牙做的。有木做的。都是五顆一付。帝堯歎道。這種東西。都用象牙和玉做起來。真太奢侈無禮了。那罪人道。這是供給富有之家用的。擲起來名叫投壘。或叫出級。名曰雅些。帝堯道。朕且問汝。汝自稱精於此道。那末應該極而致富。何以反窮呢。那罪人道。小人此刻才知道。凡善賭的人。未有不窮的。一則因為賭的規矩。輸的人固然失財。便是贏的人。亦須拿出若干與那抽頭的人。那末雖則賭贏。所入已無幾了。二則這種不勞而獲的金帛。真所謂儻來之物。來時既然容易。用時亦往往不覺其可惜。那末雖則贏了。亦不能有所積蓄。三則一雙賭友。看見小人贏了。不免存妬忌之心。或者要求小人做東道。請他們飲燕。或者要求借給他們用。不依他們。是做不到的。那末更是所餘無幾了。四則賭贏的財物。既然不能拿到家中。而家中妻子的養育。當然仍舊是不能少的。歡喜了賭博之後。不事生產。焉得不坐喫山空呢。五則挖補之道。擲下去的色采如何。半由人方。半由天命。雖則精通此道。不過將他的法熟而已矣。不能一定必贏。就是以

人力而言，強中更有強中手，亦不是一定有把握的。所以小人窮了，帝堯道：照汝這樣說來，頗近道理，亦頗見汝之聰敏。但既然明白這種道理，何以仍然如此執迷不悟呢？那罪人默然不作一聲。過了片時，說道：小人得聖主開導，從今以後，一定改過了。帝堯道：汝雖改過，但是汝賢德的妻子，已為汝一命嗚呼。試問汝良心何在？對得住汝妻子麼？那罪人聽到這句話，不禁嗚嗚的痛哭起來。帝堯道：哭什麼？汝已死的妻子，能哭得他活轉來麼？朕本來一定要治汝的罪，因為汝既已表示悔過，說話亦尚能誠實。又看汝賢德的妻子面上，且饒恕汝這一次罷。但是亦不能無條件的饒恕汝。現在朕飭人給汝妻子好好的造一座墳，墳旁蓋一所祠堂，以為世之賢婦人旌勸。就罰汝在那邊看守，每日必須做若干時間的工作，由官廳隨時查察。倘有怠惰，或前樣事情發生，決定嚴辦。不少寬貸。汝知道麼？那罪人聽了，慌忙跪下，稽首謝恩。剛才退出去，那邊大司農及司衡等正在傳觀那個賭具，見帝堯已經發放那罪人了，便向帝堯道：這種物件，實在是害人的利器，將來流傳起來，天下後世之人，不知道要給他陷害多少。聽說通行的時間，還不甚久，那個創造的人，想來還查得出。臣等意思，請帝飭下各諸侯，除嚴禁禁類之外，一面再查出那個創造的人，加以重懲，似乎可以正本清源。未知帝意何如？帝堯尚未開言，那罪人在階下走不多遠，聽見了這話，忽然回身轉來，說道：創造這項賭具的人，小人知道是個老子，名叫漆園子，又叫務成子。他是到外國去創造了出來，後來再流傳到中國的。帝堯不等他說完，就斥他道：豈有此理？務成老師，是有道之士，那裏會做出這種物件來呢？汝不要胡說。司衡亦說道：漆園子是

顓頊帝的師傅。正人君子。老臣當日和他共事過多少年。那裏會作這種害人之物。請帝不要聽他的瞎說。帝堯道。朕決不信。遂喝那罪人道。汝不必多言。出去罷。那罪人只能快快而去。且說那摶菑之具。究竟是那個創出來的呢。據博物志上所載。說老子入胡。始作摶菑。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道德家做出來。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了。但考查年分。老子的誕生。在商朝中年。堯堯時候。老子尙未降生。那末這摶菑究竟是那裏來的呢。後來查到神仙傳。才知道老子是個總名。他的名號。歷代不同。在上三皇時。叫作玄中法師。在下皇時。叫作金闕帝君。在伏羲時。叫作燁華子。在神農時。叫作九靈老子。在祝融時。叫作廣壽子。在黃帝時。叫作廣成子。在顓頊時。叫作赤精子。在帝嚳時。叫作濛濛子。在堯時。叫作務成子。在舜時。叫作尹壽子。在夏禹時。叫作真行子。在殷湯時。叫作錫則子。在周文王時。叫作文邑先生。亦叫作守藏史。照這樣想來。這許多人統統就是他一個人的化身。那末摶菑之事。合到時間上算起來。就說是濛濛子創造的。或務成子創造的。亦無所不可了。閒話不提。且說帝堯喝退罪人之後。大家又商議了一回。如何禁止摶菑。及查究創造人的方法。時已不早。各自散去。到了次日。曲阜侯又來陪侍帝堯。帝堯忽然想起昨日之事。就問曲阜侯道。此間有一個少昊氏的子孫。名叫大業的。汝知道麼。曲阜侯道。這人臣認識。他是很有名譽的。可惜剛剛在前月間死了。帝堯道。已死了麼。他家中尙有何人。曲阜侯道。他留有一子。不過四五歲。聽說很生得聰明。大業的妻。是少典氏的女兒。名叫華。號叫扶始。大家都知道他是很賢德的。將來苦節撫孤。或者有點出息。亦未可知。帝堯道。他家住在何處。曲阜侯道。大約與

行宮不遠。帝堯道：朕與大業系出一族，從前亦曾有一面之識。現在知道他妻子孤寡，意欲與以周恤。汝可召其子來，朕一觀之。如人材尚有可取，朕將來正好用他。曲阜侯答應，就飭人去宣傳。原來那扶始所住地方，就在行宮後面，不一回就到了。那扶始卻回了來，見帝行禮。帝堯子細一看，只見那扶始確是夢中所見的。那孩子面貌也和所見的神人差不多，不覺心中大為詫異，就問扶始道：汝這孩子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了？扶始道：他名叫皋陶，今年四歲。帝堯道：汝夫幾時去世的？扶始道：三月前去世。昨日剛才安葬。帝堯又叫皋陶走近身邊，拉着他的手問道：汝紀念汝的父親麼？皋陶聽說，就哭出來了。說道：紀念的。帝堯道：汝既然紀念汝父親，汝將來總要好好的做人，好好的讀書上進，給汝父親爭一口氣，并且要好好的孝順汝母親。聽汝母親的教訓，汝知道麼？皋陶答應道：我知道。我將來一定給父親爭氣，一定孝順母親。帝堯見他應對之間，意態從容，聲音宏亮，就知道他確是生有自來的人，便又問他道：汝歡喜做什麼事情？皋陶還未回答，扶始在旁說道：他最喜歡管閒事。一羣小孩子在那裏玩耍，遇到爭鬧起來，他總要秉公判斷。那個是，那個不是，可是說來到都還在理的。這是他的長處。帝堯道：果然如此，足見志願宏大。將來可成一法律人材。汝須好好的撫養他，不可令其失學。不過朕還有一句話要問汝，卻是很冒昧的，但是朕因為要證明一件事情，所以又不能不問。請汝原諒。朕所要問的，就是汝孕育此子之時，是否先得到一個夢兆麼？扶始聽了這話之後，頓時將臉漲得緋紅，又似乎很疑怪的模样，遲了半晌，才說道：夢是有的。那年九月裏，曾經夢見一個神人，說到此那張臉漲得更紅。

也。再說不下去了。帝堯知道夢是對了，也不復問，便說道：「朕知道汝這孩子生有來歷，將來一定是不凡之人。汝可好好的教道他。二十年之後，朕如果仍在大位，當然拔用他。現在朕有點薄物，遲一回叫人送來，可以做汝子教養之費。」一面朕再託山阜侯，隨時招呼幫助。汝可去罷。扶始聽了，感激不盡，遂率皋陶拜謝了。出門而去。又過了一日，帝堯就到泰山下。那時羲仲早率了東方諸侯在那裏恭候。朝覲之禮既畢，問了些地方上的情形。帝堯遂將那掃掃之害，剴切向各諸侯陳說，叫他們切實嚴禁，併且調查那剽劫之人。過了七日，各事俱畢，諸侯陸續散去。一回東巡之事，就此完了。

第三十七回 厭越述紫蒙風土 闕伯實沈兄弟參商

東巡禮畢，帝堯趁便想到東海邊望望，以覽風景。遂向泰山東北而行。一日到了一座山上。（此山在現在山東省益都縣西北，因為堯曾登過，所以就叫堯山。）正在徘徊，忽報紫蒙君來了。那紫蒙君是何人呢？原來就是帝堯的少子堯的胞弟，名叫厭越。帝堯聽了，非常歡喜，慌忙延見。大司農樂亦來相見了。嬪親兄弟十餘年闊別，一旦重逢，幾乎都滴下淚來。帝堯見厭越生得一表人材，比從前大不相同。裝束神氣，彷彿有外國人的模樣。想來因為久居北荒的原故，遂細細問他別後之事。厭越道：「臣那年自隨先帝巡守，先帝命臣留在那邊，叫臣好好經營。將來可以別樹一幟。」臣應諾了。後來先帝又飭人將臣母親從義和國接了，送到紫蒙。臣母子

二人和先帝所留給臣的五十人。後來義和國又撥來五十人。合共百人。就在那裏經營草創起來。到也不很寂寞。現在戶口年有增加。可以自立了。那年聽到先帝上賓之信。本想和臣母前來奔喪的。因為國基新立。人心未固。路途又遠。交通又不便。一經離開。恐怕根本動搖。所以只好在國中發喪持服。但是臣心中無日不紀念着帝和諸位兄弟。近來國事已漸有條理。手下又有可以親信託付的人。正想上朝謁見。恰好聽見說帝東巡泰山。道路不遠。就星夜奔馳而來。不想在此相見。真是臣之幸了。帝堯問道。汝那邊風土如何。民情如何。鄰國如何。朕越道。那邊空氣亦尚適宜。不過寒冷之至。大概八九月天已飛雪。各處江河。都連底結冰。愈北愈冷。這一點是喫苦的。帝堯道。那末汝如何能耐得住呢。朕越道。臣初到的時候。亦覺得不可耐。後來因為那邊森林甚多。森林之中。盛產毛皮獸。如狐。如鼠。如虎。如獺。如狼。如豹之類。不可勝計。所以那邊士著之人。總以打牲爲業。肉可以食。骨可以爲器。皮毛可以禦寒。還有一種奇獸。名叫貂。他的皮毛。尤其溫暖。非常珍貴。臣此番帶了些來。貢獻於帝。說着就叫從人取來。朕越親自獻上。共有十二件。說道。臣那邊荒寒僻地。實在無物可獻。只此區區。聊表臣心罷了。帝堯道。朕於四方珍奇貢獻。本來一概不受。現在汝是朕胞弟。又當別論。就受了罷。朕越聽了。非常得意。又拿出兩件送與大司徒。又有兩件託轉送大司徒。其餘羿和義仲等。各送一件。大家都稱謝收了。義仲問道。貂究竟是怎樣一種獸。我等差不多都沒有見過。朕越道。這種貂。大概是個鼠類。其大如獺。而尾粗。毛深一寸餘。其色或黃或紫。亦有白者。喜喫榛栗和松皮等。捕了他養起來。飼以雞肉。他亦喜喫。性

種投人。走到他相近旁邊，他就睜目切齒，作恨恨之狀，其聲如鼠，捕之甚難。假使他逃入罅隙之中，千方百計取之，終莫能出。假使他逃在樹上，則須守之旬日，待他餓極了走下來，才可捉得。假使他逃入地穴之中，那末捉之極易了。他的身體轉動便捷如猿，能緣壁而上，倒挂亦不墜。那邊土人捕捉之法，往往用犬。凡貂所在的地方，犬能數嗅其氣而知之。伺伏在附近，等他出來，就跑過去嚙住。貂自己很愛惜他的皮毛，一經被犬嚙住，便不敢稍動。犬亦知道貂毛可貴，雖則嚙住了貂，嚙得甚輕，不肯傷之以齒。因此用犬捕貂，是最好的方法。而且往往是活捉的。穿了貂皮之後，得風更煖，着水不濡，得雪即融，拂面如烙，拭味即出。真正是個異物。所以那邊很看重他。帝堯道：汝等貴人有貂裘可穿，或各種獸皮可穿，可以禦寒了。那些平民，亦個個有得穿麼。厭越道：這卻不能。帝堯道：那末如此苦寒，他們怎能禁受呢。厭越道：那邊很是奇怪，又出一種草，土人叫他烏拉草。又細又軟，又輕又煖。這種草遍地皆是。一到冬天，那些人民都取了他來作臥具，或襯衣衫，或藉足衣，非常溫暖。到晚間將衣裳脫下時，總是熱氣騰騰的。所以那邊人民，都以他為寶貝。因此他們就不畏苦寒了。帝堯聽了，仰天歎道：唉！上天的愛百姓，總算至矣盡矣了。這種苦寒的地方，偏偏生出這種草來，使百姓可以存身，不致凍死，真是仁愛極了。做人主的，倘使能數以天為法，使天下人民沒有一個不受到他的恩澤，那末才好了。不言帝堯歎息，且說那時大司農在旁邊，禁不住問道：那烏拉草固然奇異了，但氣候如此之冷，五穀種植如何呢。厭越道：那邊稻最不宜，尋常食品，總是粟麥之類，只有菽最美。出產亦多。帝堯道：汝那邊鄰國有強盛的

麼。厭越道：「臣國北面千餘里有息慎國，東面千餘里有倭國，〔現在日本〕東南千餘里有一種部落，去年聽說他們的人民，正要擁立一個名叫檀君作爲君主，遼都到平壤之地，〔現在朝鮮平壤〕建國，號叫朝鮮。現在有沒有實行，卻不知道。總之臣那邊荒寒而偏僻，交通很不便，所以對於鄰國土地，雖然相連，但是彼此不和往來，從沒有國際交涉發生過。帝堯聽了，也不言語，過了一回，又問些家庭的事情，不必細說。厭越在帝堯行營中，一住七日，兄弟談心，到也極天倫之樂事。後來厭越要歸去了，帝堯與大司農苦留不住，只得允其歸去。就說道：朕本意要到海邊望望，現在借此送汝一程罷。厭越稽首固辭，連稱不敢。帝堯那裏肯依，一直送到碣石山在海邊，又盤桓兩日，厭越歸國而去。帝堯等亦同身轉來，一路悵悵，想到兄弟骨肉，不能聚在一處，天涯地角，隔絕兩方，會面甚難，頗覺悽愴。又想到自己同胞兄弟，共有十餘人，現在除乘島兩個之外，其餘多散在四方，不能見面，有幾個連音信不通，不知現在究在何處，急應設法尋找才好。忽然又想到關伯實沈兩個，住在曠林地方，聽說他們弟兄兩個很和睦，前年曾經防人去勸戒過，現在不知如何。此次何妨繞道去看他們一看，併且訪查其餘各兄弟呢。想到這裏，主意已定，遂與大司農商議，取道向曠林而行。一日正到曠林相近，忽聽得前面金鼓殺伐之聲，彷彿在那裏打仗似的。帝堯不勝詫異，早有侍衛前去探聽，原來就是關伯實沈兩弟兄在那裏決鬥，兩方面各有數百人，甲冑鮮明，干戈耀日。一邊在東南，一邊在西北，正打得起勁，侍衛探聽清楚了，要想去通知他們，亦無從通知起，只得來飛報帝堯。帝堯聽了，不勝歎息，就分付羿道：汝去勸

阻他們罷。容應正要起身，只見逢蒙在旁說道：不必司衡親往，臣去何如？帝堯允許了。逢蒙帶了三五個人，急忙向前而來，只見兩方面兀是廝殺不休。西北面一員少年大將，正在那裏指揮，東南面一員少年大將，亦在那裏督促。逢蒙想必就是那兩弟兄了。我若衝進去解圍，恐怕費事，不如叫他們自己散罷，想能抽出兩支箭，調的一支先向那西北面的少年射去，早將他所戴的兜鍪射去了，轉身又隨的一支箭，向東南面射，早把那大將車上的鼓射去了。兩方面出其不意，都以為是敵人方面射來的，慌得一箇向西北，一箇向東南，回身就跑。手下的戰士，見主將跑了，亦各鳥獸散。逢蒙就叫隨從的三五個人跑過去，高聲大叫道：天子御駕在此，汝等還不快來謁見，只管逃甚麼？兩邊兵士聽了，似乎不甚相信。後來看見林子後面有許多車輛，又見有紅旂在那裏飛揚，原來帝堯已慢慢到了。那些兵士才分頭去告訴關伯和實沈。關伯實沈聽了，還怕是敵人的詭計，不敢就來。又遣人來打聽的確，方才敢來謁見。卻是實沈先到，見了帝堯，行了一個軍禮。帝堯看他穿的還是戎服，卻未戴兜鍪，滿臉還是殺氣，又帶一點驚恐慚愧之色，就問他道：汝等爲什麼又在此地相爭？朕前番與汝等說，又親自寫信給汝等，勸汝等和好，何以汝等總不肯聽？仍是日日爭鬥，究竟是什麼道理？實沈正妥開言，只見關伯已恩恩來了，亦是全身戎服，見了帝堯，行一個軍禮。帝堯便將問實沈的話，又詰問了他一番。關伯道：當初臣等撥到此地來的時候，原是好好的。臣謝實沈一點沒有規矩，不把兄長放在眼裏，臣是關兄長，應該有教導他的責任。偶然教導他幾句，他就動靜，毆辱起兄長來。帝堯天下豈有此理。

麼話未說完，實沈在旁已氣忿忿的儂著說道：「何嘗是教導我，簡直要處死我，我爲正當防衛起見，不能不回頭，況且他何嘗有做兄長的模範，自己兇惡到甚麼地步，那裏配來教導我呢？」帝堯忙喝住實沈道：「且待關伯說完之後，汝再說。」此刻不許多言，關伯道：「帝只要看，在帝面前，他尚且如此放肆兇狠，其餘可想而知了。」帝堯道：「汝亦不必多說，只將事實說來就是了。」朕知道汝等已各各分居，自立門戶了，那末儘可以自顧自，何以還要爭呢？」關伯道：「是呀，當初臣母親，因爲實沈之妻屢次來與臣妻吵鬧，臣妻受氣不過，所以叫臣等各自分居。」臣居東南，實沈住在西北，本來可以無事了，不料實沈結識一班無賴流氓地痞，專來和臣爲難，不是將臣所種的桑樹砍去，就是將臣所用的耕牛毒死，帝想：臣還能忍得住麼？實沈在旁聽到此句，再也耐不得了，便又儂著說道：「帝不要相信他，他帶了一班盜賊，將臣所居的房屋都燒了許多，帝想：臣能忍得住麼？」關伯道：「你決不決水淹我的田，我那裏會來燒你的屋子呢？」實沈道：「你不叫賊人來偷我的牧草，我那裏會來淹你的田呢？」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氣勢洶洶，聲色俱厲，幾乎要動手打了，大司農忙喝道：「在帝前不得無禮。」帝堯將兩人的話聽了，前後合將起來，他們的是非曲直，早已洞若觀火，當下就叫他們在兩旁坐下，懇懇切切的對他們說道：「汝等兩人所爭，無非是非曲直四個字，但是究竟誰是誰非，誰曲誰直，汝等且平心靜氣，細細的想一想，再對朕說來，朕可與汝等判斷。」關伯實沈兩個，一團盛氣，本來是要性命相撲的，給帝堯這麼一問，究竟是兄弟之親，良心發現，倒反不好意思就說了，過了一回，還是實沈先說道：「臣想起來，臣確有不是之處，但是關伯

的不是。總比臣多。關伯道：若不是實沈無理，屢屢向臣逼迫，臣亦不至薄待於彼。所以臣的不是。總是實沈逼成功的。帝堯聽了，歎口氣道：這亦怪汝等不得。朕只怪老天的生人，爲什麼兩隻眼睛，卻生在臉上，而不生在兩手之上呢。假使生在兩手之上，那末擎起來可以看人，反轉來就可以自看。別人的美惡形狀，看見了自己，的美惡形狀，亦看見了。現在生在臉上，儘管朝著別人看，別人臉上的一切，統統看得子子細細，但是自己臉上如何，面目如何，倘使不用鏡子來照，一生一世決不會認識自己的。現在汝兩人所犯的弊病，就是這個普通的弊病。朕今先問實沈，何以知道關伯的不是比汝多，多少兩字，是從什麼地方比較出來的。又問關伯，何以汝的不是是實沈逼成的。汝果然極親極愛的待實沈，還會得被他逼出不是來麼。兄弟親愛之道，朕從前幾番勸汝等之信上，早已說得詳盡無遺了。現在再和汝等說，一個人在世做人，不要說是個弟兄，就使是常人相待，亦不可專說自己一定不錯，別人一定是錯的。要知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既然有過，那末應該把自己，的過先除去了再說，不應該將自己的過先原諒起來，掩飾起來，把別人的過牢記起來，責備起來。那末就相爭不已了。古人說得好，責己要重，以周。責人要輕，以約。又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汝等想想，果然人人能數如此，何至於有爭鬪之事呢。就使說自問一無過失，都是別人的不是，一次自反，兩次自反之後，他的待我，仍舊橫暴不改。那末亦有方法可以排遣的。古人說：『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果能犯而不校，豈不是君子的行爲麼。何以一定要爭鬥呢。至於弟兄，是個骨肉之親，那更不然。做阿弟的，總應該存一個

敬兄之心。即使阿兄有薄待我的地方。我亦不應該計較。做阿兄的。總應該有一個愛弟之心。就使阿弟有失禮於我的地方。亦應該加之以矜諒。古人說。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做人的方法。就在於此。第一總須各盡其道。不能說兄既不友。弟就可以不必恭。弟既不恭。兄就可以不必友。這種是交易的行爲。市井刻薄的態度。萬萬不可以沾染的。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這幾句書。想來汝等均已讀過。何以竟不記得呢。還有一層。弟兄是父母形氣之所分。如手如足。不比妻子。不比朋友。及其他等的人。是用人力結合攏來的。夫妻死了。可以另娶另嫁。朋友死了。可以另交。去了一個。又有一個。至於同胞兄弟。無論費了多少代價。是買不到的。汝等看得如此不鄭重。豈不可怪。兄弟同居在一處。意見偶然衝突。是不能免的。但是應該互相原諒。譬如左手偶然誤打了右手一下。是否右手一定要回打他一下麼。右腳偶然踢了左腳一下。是否左腳一定要回踢他一下麼。何以兄弟之間。竟要如此計較起來呢。說著。便問關伯道。汝現在有幾子。關伯道。臣有兩子一女。又問實沈道。汝有幾子。實沈道。臣有兩子。帝堯道。是了。汝等現在都有子女。而且不止一個。假使汝等的子女。亦和汝等一樣。終日相爭相打。甚而至於性命相拚。汝等做父母的心裏。還是快活呢。還是憂愁呢。古人說。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這幾句書。汝等讀過麼。汝等的子女爭鬧不休。汝等倘還以爲快慰。天下必無此理。假使以爲憂愁。那末汝等何不替皇考想一想呢。汝等此種情形。皇考在天之靈。還是快慰。還是憂愁。汝等且說說看。所以兄弟相爭。非但不友不恭。抑且不孝。汝等

知道麼。說到此處，不覺悽然下淚。關伯質沈聽了帝堯這番勸告，又見了這種惡勢的態度，不覺爲至誠所感，都有感悟的樣子，低了頭，默默無言。帝堯一面拭淚，一面又說道：「朕今日爲汝等解和，汝等須依朕言，以後切不可再鬧了。要知道兄弟至親，有什麼海大的冤仇，解不開，忘不了呢。說著，就向實沈道：「汝先立起來，向兄長行禮道歉，接著又向關伯道：「汝亦立起來，向阿弟還禮道歉。兩人聽了帝堯的命令，不知不覺都站起來，相向行禮。不知道他們究竟是真心，還是勉強，但覺得兩人臉上，都有愧色罷了。行過禮之後，帝堯又道：「以往之事，從此不許再提了。關伯家在何處，朕想到汝家一轉，汝可前行，朕和實沈同來。關伯答應先走，這裏帝堯大司農和實沈隨後借往，其餘人員暫留在行轅中不動。且說帝堯等到了關伯家，關伯妻子也出來相見，忽見實沈也在這裏，不覺臉上露出疑感之色，便是實沈亦有點不安之意，但卻不能說什麼。過了片時，關伯弄了些食物來，請帝堯等喫過之後，帝堯又向實沈道：「汝家在那裏，朕要到汝家去了，汝可先行。於是帝堯大司農同了關伯一齊到實沈家裏，一切情形，與關伯家相似，不必細說。看看天色將晚，帝堯回到行轅，關伯實沈二人親自送到，併齊聲說道：「明日臣等兄弟，略備菲席，在關伯家中，請帝和諸位大臣賞光，屆時臣等再來迎接。帝堯聽了這話，非常歡喜，暗想道：「他們二人居然同做起東道來，可見前嫌已釋，言歸於好了。遂急忙答應道：「好極好極，朕與諸位必來。二人遂告辭而去。到了次日，等之許久，始見關伯跑來，向帝說道：「臣昨日日本說與實沈公共請帝，後來一想，未免太洩了。臣等和帝多年不見，幸得帝親降臨，如此草草，覺得過意不去。現在議定，

分作兩起。臣在今日。實沈在明日。此刻請帝和諸大臣到臣家中去罷。帝堯一聽。知道二人又受了床頭人的煽惑。變了卦了。但是卻不揭破。便問道。實沈何以不來。關伯道。聽說在那裏預備明日的物件呢。帝堯道。那木朕和汝先到實沈家中。激實沈同到汝家。何如。關伯惑於枕邊之言。雖不願意。但只能答應。同到實沈家。實沈見帝堯親來相邀。亦不敢推卻。於是同到關伯家。喫了一頓。次日帝堯又同了關伯到實沈家。喫了一頓。兄弟二人從此面子上。總算過得去了。過了兩日。帝堯向他們說道。汝等兩人。年齡都已長大了。應該爲國家盡一點氣力。朕現在缺少一個掌火之官。聽說關伯善用火。就命汝作火正。離此地不遠。商邱之地。〔現在河南商邱縣〕就封了汝。汝其好好的前往。恪共厥職。毋虐百姓。欽哉。關伯聽了。連忙稽首謝恩受命。帝堯又向實沈道。朕都城東北面有一塊地方。名叫大夏。就封了汝。汝可搬到那邊去。好好治理民事。毋得暴虐百姓。汝其欽哉。實沈聽了。亦稽首謝恩受命。又過了幾日。兩兄弟各將一切收拾妥當。各自到他受封的國土去了。一個在西北。一個在東南。從此兩個永遠不會再見一面。關伯上應天上的商星。〔就是二十八宿中之心宿〕實沈上應天上的參星。參商二星。他的出沒。永永不相見。兄弟二人之仇敵到得如此。亦可謂至矣盡矣了。後人說二人不和睦的叫作參商。就是這個典故。

第三十八回 帝堯遇赤將子輿 植物有知覺

且說闕伯質沈既去之後，帝堯忽然想起帝堯的兒子玄元，不知道他近狀如何，遂動身向臺都而來。一日剛近臺都，忽見路旁草地上，坐著一個工人裝束的耆者，童顏鶴髮，相貌不凡，身畔放著許多物件，手中卻拿了不多少野草花，在那裏大嚼。帝堯覺得他有點奇怪，心想道：朕此番出巡，本來想訪求賢聖的，這人很像有道之士，不要就是隱君子麼？想想就分付停車，和大司農走下車來，到那耆者面前，請問他貴姓大名。那耆者好像沒有聽清楚，拿起身畔的物件來，問道：你要這一種，還是要那一種？帝堯一看，一種是射箭所用的贈繳，一種是出門時所用繫在腰上的行縵，就問他道：汝是賣這贈繳和行縵的麼？那耆者道：是呀，我向來專賣這兩種東西，贈繳固然叫作繳，行縵亦可以叫作繳，所以大家都叫我繳父，叫出名了，大小不二，童叟無欺，你究竟要買那一種？請自己挑。帝堯道：大家叫你繳父，你的真姓名叫甚麼呢？耆者見問，擡頭向帝堯，子子細細看了一看，又向四面隨從的人和車子，看了一看，就問帝堯道：足下是何人，要問我的真姓名做甚麼？早有旁邊侍從之人，過來通知他道：這是當今天子呢。那耆者聽了，才將野草花丟下，慢慢地立起來，向帝拱拱手道：原來是當今聖天子，野人失敬失敬。野人姓赤，將名子與，這個姓名，早已無人知道了。野人亦久矣乎不用了。現在承聖天子下問，野人不致不實說。帝堯聽了，赤將子與四個字，覺得很熟，彷彿在那裏聽見過，便又問道：汝今年高壽幾何？赤將子與道：野人昏耄，已不甚記得清楚，但記得黃帝軒轅氏征伐蚩尤的時候，野人正在壯年，那些事情如在目前，到現在有多少年，可記不出了。大衆聽了，無不駭然，暗想又是一個巫咸第二了。帝堯道：

朕記得高祖皇帝當時有一位做木正的，姓赤將，是否就是先生，赤將子與總了，哈哈大笑，連說道：就是野人，就是野人，帝真好記性呀。帝堯聽了，連忙作禮致敬，說道：不想今日得遇見赤將先生，真是朕之大幸了。此處立談不便，朕意欲請先生到前面客館中談談，不知先生肯賜教否？赤將子與道：野人近年以來，隨遇而安，帝既然要和野人談談，亦無所不可。請帝上車先行，野人隨後便來。帝堯道：豈有再任先生步行之理？請上車罷。與朕同載，一路先可以請教，赤將子與見說，亦不推辭，一手拿了喫膽的野草花，一手還要來拿那許多織，早有侍從的人跑來說道：這個不須老先生自拿，由小人等代拿罷。赤將子與點點頭，就和帝堯、大司農一齊升車。原來古時車上可容三人，居中的一個是御者，專管馬轡的，左右兩邊可各容一人。起初帝堯和大司農同車，另外有一個御者，此刻帝堯和赤將子與同乘，大司農就做御者，而另外那個御者已去了，所以車上仍是三人，並不擁擠。當下車子一路前行，帝堯就問赤將子與道：先生拿這種野草花做食品，還是偶爾取來消閒的呢？還是取他作滋補品呢？赤將子與道：都不是，野人是將他做食品充飢的。帝堯道：先生尋常不食五穀麼？赤將子與道：野人從少吳帝初年辟穀起，到現在至少有二百年了，從沒有再食五穀過。大司農在旁聽到這句話，不覺大驚，暗想我多少年來，孜孜矻矻的講求稼穡，教導百姓，原是為人民非五穀不能活呀。現在不必食五穀，但噉野草花亦可以活，而且有這麼長的壽，那末何必定要樹藝五穀呢？想到此處，忍不住便問道：先生剛才說二百年不食五穀，專喫野草花，究竟喫的是那幾種野草花呢？赤將子與道：百種草花都可以噉。

不必限定那幾種。卽如此刻野人所噉的，就是菊花和款冬花。這兩種，因爲現在是冬天，百種草卉都凋萎了，只有這兩種，所以就噉這兩種。大司農道：有些野草有毒，可以噉麼？亦將子與道：有毒的很少，大半可以噉的。就是有些小毒，也不妨。大司農道：先生這樣高壽，是否噉野草花之功？亦將子與道：卻不盡然。野人平日是服百草花丸的，一年中做好幾次。現在倘爾接濟不上，所以權且拏花來充飢。橫豈總是有益的？大司農道：怎樣叫百草花丸？亦將子與道：采一百種草花，放在磁瓶裏，用水滾起來，再用泥封固瓶口，勿令出氣。百日之後，取出來煎膏和丸，久久服之，可以長生。如有人猝然死去，將此丸放在他口中，卽可以復活。其餘百病，亦可以治。黃汁曠酒，飲之亦佳。野人常常服食的，就是這種丸藥。真是有功用的。大司農道：既然如此，我們何必再種五穀？再食五穀呢？只要教人民專噉百草花，豈不是又省事，又有功效麼？亦將子與道：連連搖頭，說道：這個不行。這個不行。五穀是天生養人最好的東西。百草花不過是一種。正說到此，忽見前面侍從的人，和許多人過來奏帝奏道：堯侯玄元知道帝駕到了，特飭他的臣子孔壬前來迎接。帝堯聽了，就叫大司農停車。這麼一來，大司農和亦將子與的談話就打斷了。究竟百草花不如五穀的地方在那裏？以後大司農有沒有再問，亦將子與如何說法，均不得而知。只好就此不說了。且說車停之後，那孔壬早在車前，向帝稽首行禮。帝堯雖知孔壬是個著名的佞人，但究竟是先朝大臣，帝堯崩了之後，輔相幼主，尚無劣跡。這次又是奉命而來，在禮不能輕慢他，也就還禮敬勞。大司農亦和他行禮相見。只有司衡不去理睬他。孔壬亦佯作不知，便向帝堯奏道：

小臣玄元聞帝駕將到，特遣陪臣在此地預備行宮，兼迎聖駕。玄元隨後便來也。正說着，後面一輛車子已到。車上站着一個幼童，由一個大臣扶他下車。原來那幼童就是帝孳的兒子玄元。那大臣就是驩兜。那驩兜輔相着玄元，到帝堯車前，向帝行禮。隨即自己也向帝堯行禮。帝堯亦下車答禮。細看玄元，相貌尙覺清秀。便問他道：汝今年幾歲了？玄元竟年紀小，有點靦腆，不能卽答。驩兜從旁代答道：八歲了。帝堯道：現在可會念書？驩兜道：現在已經念書。帝堯道：人生在世，學問爲先。況且是做國君的，尤其不可以沒有學問。將來治起百姓來，庶幾乎懂得治道。不至於昏亂暴虐。汝可知道麼？玄元答應了一個是。孔子從旁僂言道：現在陪臣採取古來聖賢修身齊家治國的學道，以及歷代君主興亡的原因，政治的得失，日日進講。所喜玄元資質聰敏，頗能領悟。帝堯道：果能如此，那就好了。孔子道：天色漸暮，前面就是行宮。請帝到那邊休歇罷。帝堯向前一望，相隔不多路，果然有一所房屋，也就不坐車子，與大衆一齊步行過去。到了行宮中，早有孔子等所預備的筵席。鋪陳起來，請帝和諸臣飲宴。玄元和驩兜、孔子另是一席。在下面作陪。赤將子與雖不食五穀等，但亦列席。專喫他的百草花。玄元是箇孩子，帝堯問他一句，答一句，或竟不能答。由孔子等代答。所以一席終了，無話可記。到得後來，帝堯問孔子道：此去離城有多少路？孔子道：還有五十多里。帝堯道：那末汝等且自回去安歇。朕明日進城可也。孔子答應。和玄元驩兜退出。這裏帝堯又和赤將子與談談，便問赤將子與道：先生既然在先高福皇考處做木正，何時去官隱居的呢？赤將子與道：野人當日做木正的時間，卻亦不少。軒轅帝到各處巡守，求

仙訪道，野人差不多總是隨行的。後來軒轅帝鑄鼎功成，騎龍仙去，攀了龍鬚，跌下來的野人就是其中的一個。自從跌下來之後，眼看見帝及同僚都已仙去，我獨無緣，不禁大灰了心。後來一想，我這無緣的原故，大概是功修未到，如果能效同軒轅帝那樣的積德累仁，又能設虔誠的求仙訪道，那末安見得沒有仙緣呢？想到這裏，就決定棄了這個官，去求仙訪道了。這就是野人隱居的原由。帝堯道：後來一直隱居在什麼地方呢？亦將子輿道：後來棄了家室，奔馳多年，亦不能得到一個結果。原來求仙之道，第一要積德累仁，起馬要立一千三百善。野道是個窮光蛋，所積所累，能有幾何？後來一想，我們尋常所食的，總是生物，無論牛羊雞豚等，能嗚能叫的，固然是——條性命，就是魚蟹蝦蟹等類，不能嗚不能叫的，亦何嘗不是一條性命？有知覺總是相同的。既然有知覺，他的怕死，他受殺戮的苦痛，當然與人無異，殺死了他的性命，來維持我的性命，天下大不仁的。事情那裏還有比此再厲害的麼？而且以強凌弱，以智欺愚，平心論之，實在有點不忍。我既不能積德累仁，那裏還可以再做這不仁之事。從此以後，野人就決計不食生物，專食五穀蔬菜等等。又過了些時，覺得牛羊雞豚魚蟹蝦蟹等類，固然是——條性命，那五穀蔬菜等類，他亦能生長，能傳種，安見得不是一條性命麼？後來細細攷察，於植物之中，發見一種含羞草，假使有物件觸着他，他的葉子立刻會捲縮起來，同時枝條亦低垂下去，彷彿畏怯一般。倘有羣馬疾馳而來，他那葉子就使不觸着他，他亦登時閉合緊抱，彷彿聞聲而驚駭似的。這種豈不是有知覺麼？而且日則開放，夜則捲縮，如人之睡眠無異，更爲可怪了。還有一種羅蟲草，他的葉子

一片一片疊起來，彷彿書冊，能開能合。葉邊有齒，葉的正中有三根刺，刺的根上流出極甜的汁水。凡是蟲類要想喫他的甜汁，落在他的葉子上，那葉子立刻就合攏來，他的刺就戳在蟲身上，使蟲不能展動。葉子的口，又非常之密，不一時蟲被悶死。他的葉就吸食蟲體中的血液，以養育他的身體。這種植物，竟能擒食動物，不是有知覺能設麼？還有一種樹木，竟能殺食人食獸。他的方法與羅蟲草無異，那是更稀奇了。還有一種，叫作荳荳草，他的根極像人形，假使將他的根葉磨去一點，他竟似覺得痛苦，能帶發出一種歎息之聲。那不是更奇異麼？還有一種，叫作豬籠草，亦叫作蠶草，因為他葉下有一個罐形的囊，囊上有蓋，假使有蟲類入其罐中，他就將蓋一合，蟲類就悶死其中。他卻拿來做食物。這種雖是機械作用，但是說他有知覺，亦何嘗不可呢？此外還有水中的團藻、硅藻，都是會得行動的。假使不有知覺，何以能行動呢？還有些樹木，種在地下，這邊沒有水，那邊有水，他的根就會向那邊鑽過去。種牡丹花也是如此。只要遠處埋下豬肚腸等物，雖跨牆隔石，離有十多丈遠，他終能達到他的目的。野人將這種情形考察起來，斷定植物一定有知覺的。不過他的知覺範圍較小，不及動物的靈敏，而且不能叫苦呼痛就是了。既然有知覺，當然也是一條性命。那末弄死他，拿來喫，豈非亦是仁不仁之事麼？所以自此之後，野人連活的植物都不喫，專拿已死的枝葉，或果類等來充飢。後來遇到舊同事宮封子，他已尸解成仙了。他傳授野人，這個噉百草花餅和丸的方法。自此以後，倒也無病無憂，游行自在，雖不能成爲天仙，已可算爲地行仙了。無論什麼地方，都去跑過，並沒有隱居山谷。不過大家不認識野

人都叫野人作纓父就是了。帝堯道：先生既已如此道，遂與世無求，還要賣這個纓做甚麼？亦將子與道。人生在世，總須作一點事業。堯王之世，尤禁許民。野人雖可以與世無求，但還不能脫離這個世界。假使走到東，走到西，一無所事事，豈不是成爲游民？天下聖主之禁麼？況且野人還不能與世無求，就是這穿的用的，都不可少。假使不做一點工業，那末拿什麼東西去與人交易呢？帝堯聽到此處，不禁起了一個念頭，就和赤將子與說道：朕意先生既然尚在塵世之中，不遵飛升而去，與其做這個賣纓的勾當，何妨再出來輔佐朕躬呢？先生在高祖皇考時，立朝多年，經驗富裕，聞見廣博，如承不棄，不特朕一人之幸，實天下蒼生之幸也。亦將子與道：野人近年以來，隨遇而安，無所不可。帝堯欲見用，野人亦不必推辭。不過有兩項，須預先說明。一項是野人做實，只好仍舊做木正，是個熟手。其他治國平天下之事，非所敢知。第二項，請帝對於野人，勿加以一切禮法制度之拘束，須聽野人自由。因爲野人二百年來，放浪慣了，驟然加以束縛，如入樊籠，恐怕是不勝的。帝堯連聲答應道：可以可以。只要先生不見棄，這兩項何必不可依呢？於是黃帝時代的木正，又重複做了帝堯時代的木正。

第三十九回 帝堯以寶露賜羣臣 大司農籌備蜡祭 帝堯遇饑饉

屈軼生於庭

次日帝堯率領羣臣到了臺邑。玄元君臣和百姓歡迎。自不消說。帝堯先至帝嚳廟講敬。又至帝堯廟中展拜。就來到玄元所預備的行宮中休歇。原來這座行宮就是帝堯從前所住過的那一所房屋。十年不見。舊地重來。不勝今昔之感。又想起昔日臯考和卨后。均經在此居住。今則物是人非。更不免引起終天之恨。愀然不樂了一回。次日帝堯又到帝嚳所築的那個合宮裏去遊覽。但見房屋依然。不過處處都是重門深扃。除去守護的人員在內。按時整潔外。其餘寂靜無聲。想來多年遊人絕跡了。向外面一望。山色黯淡。正如欲睡。千株萬株的喬木。卻依舊盤舞空際。凌寒競冷。與從前差不多。就是那鳳皇天翟等。不知到何處去了。據守護的人說。自從帝嚳一死之後。那些鳥兒即便飛去。也不知是什麼原故。何年何月。能否重來。更在不可知之數了。帝堯一想。更是慨歎不置。在合宮之中。到處走了一遍。那樂器等。按類擺置在架上。幸喜得保管妥善。雖則多年不用。還不至於塵封絃絕。帝堯看到此處。心中暗想。朕能有一日。治道告成。如臯考一樣的作起樂來。這些樂器當然都好用的。但恐怕沒有這個盛德能一路走一路想。忽然看見一處。放著一口大槌。槌外壁上圍著一個人的容貌。帝堯看了。不能認識。便問這是何人。孔子在旁對道。這是先朝之臣咸黑。此地所有樂器。都是他一千製造的。樂成之後。不久他便身死。先帝念其勤勞。特叫良工畫他的容貌於此。以表彰紀念他的。帝堯聽了。又朝著畫像細看了一回。不勝景仰。回頭再看那口大槌。槌門封著。外面再加以鎖。不知其中藏著什麼東西。想來總是很貴重的。正在懸揣。孔子早又獻殷勤。說道。這裏面是先帝盛寶露的瑪瑙。當初先帝時。丹

邱國來獻這樂的時候。適值帝德動天。甘露大降。先帝就拿了這個甕來盛甘露。據說是盛得滿滿的。藏在宮中。後來到先帝葬的時候。因帝躬病危。醫生說能殺取得一點甘露來飲。可以補虛祛穢。回生延命。陪臣等想起。就在宮中。尋了出來。那知打開蓋一看。已空空洞洞。一無所有了。不知道是年久乾涸的原故呢。還是給宮人所盜飲了。無從查究。只得罷了。後來先帝葬崩逝。陪臣恐怕這甕放在宮中。玄元年幼。照顧不到。將來連這個寶甕都要遺失。非鄭重先帝遺物。及國家重器的意思。所以使人送到此地。與先帝樂器。一同派人保管。現在已有好多年了。說着。便叫人去取鑰匙來。那時司衛羿在旁。聽了孔子這番話。真氣忿極了。原來他天性剛直。疾惡如仇。平日對於三凶。早已深惡痛絕。這次看見帝堯。仍舊是寬洪大度的待他。心中已不能平。所以連日雖與驢兜孔子同在一起。但板起面孔。從沒有用正眼兒去看他們一看。更不肯和他們交談了。這次聽了孔子的話。覺得他隨嘴亂造誑話。因而更疑心這寶甕就是他們偷的。禁不住詰問他道。孔子。這話恐怕錯了。當日丹邱國進貢來的時候。老夫身列朝班。躬逢其盛。知道甕內的甘露。亦是丹邱國所貢。並不是先帝所收。當日丹邱國進貢之後。先帝立刻將此器頒賜羣臣。老夫亦曾叨恩。賜嘗過一勺。後來就封到太廟中。謹敬收藏。當然有人保守。何至被人偷竊。又何至於藏在宮中。汝這個話。不知從何處說起。現在甕既不存。地又遷易。恐怕藏在這廚內的瑪瑙甕。亦不是當年之物了。孔子聽了這話。知道羿有心駁斥他。并且疑心他。卻不慌不忙。笑嘻嘻的對答道。老將所說。當然是不錯的。晚輩少年新進。於先朝之事。未嘗親歷。究竟甘露從何而來。不

過得諸傳聞，錯誤之處，或不能免。至於移在宮中，露已乾涸，這是事實。人證俱在，非可亂造。老將不信，可以調查。倘使不實，某願受罪。至於說何人所移，那末某亦不得而知了。廚中之甕，是否當時原物，開了一看，就會明白。此時亦無庸細辯。老將聆聽了這番辯駁，心中愈忿，然而急切又奈何他不得。忽見赤將子與在旁邊，哈哈大笑道：「甘露的滋味，野人在軒轅氏的時候嘗過不止一次，不但滋味好，香氣好，而聽見異人說，他還是個靈物，盛在器皿之中，存貯起來，可以測驗時世之治亂。時世大治，他就大滿；時世衰亂，他就乾涸。時世再治起來，他又會得潤而復滿；帝桀之世，不能說他是治世，或者因而潤了，亦未可知。現在聖天子在上，四海乂安，如果真的是那個甕，甕內甘露一定仍舊會滿的。且待開了之後，再看如何。」衆人聽了這話，都有點不甚相信。孔子尤其着急，正要分辨，那時鑰匙已取到了，只好將鎖一開，打開廚門。大衆一看，只見這甕足有八尺高，舉手去移他，卻是很重，費了三人之力，才將他移在地上。揭開蓋之後，但覺得清香撲鼻，原來竟是滿滿一甕的甘露。衆人至此，都覺詫異，又是歡喜。孔子更是滿臉得意之色，對着赤將子與說道：「幸得你老神仙說明在前，不然我孔子偷盜的名聲，跳在海水裏也洗不清了。」衆人聽了他這樣說，恐怕要慚愧，正想拿話來岔開，只見帝堯說道：「剛才亦將先生說甘露這項東西，世治則滿，世亂則涸，現在居然又滿起來，朕自問薄德鮮仁，那裏敢當治世這兩字。想來還是先皇考的遺澤罷了。當初皇考既然與諸大臣同嘗，今日朕亦當和汝等分甘說罷。」便叫人取了杯勺來，每人一杯，帝堯自己也飲了一杯，覺得味甘氣芳，竟有說不出的美處。真正是異物。

了。衆人嘗過甘露味之後，無不歡欣得意。向帝堯致謝。帝堯道：「可惜還有許多大臣留在平陽，不能普及。且俟異日，再分給他們罷。」孔子道：「帝堯何妨，使人將這堯運到平陽去呢？」帝堯道：「這堯是先帝遺物，非朕一人所敢私。況且朕素來不貴異物，這次出巡，而取這異寶歸去，於心不安。」孔子道：「陪臣的意思，帝現在承紹大統，先帝之物，當然應該歸帝保守。況且據亦將子與說，這個甘露的盈涸，可以占驗世道的治亂。那末，尤其應該設在京都之中，令後世子孫任位的，可以時常考察，以爲修省之助，豈不是好麼？」當下衆人聽孔子這番措詞，甚爲巧妙合理，無不竭力懇薦。帝堯也就答應了。又遊玩了一時，方才回行宮。忽報平陽留守大司徒嵩有奏章傳到。帝堯拆開一看，原來去歲帝堯曾和羣臣商議籌備一種祭祀，名叫蜡祭。其時間定在每歲十二月。現在時間已將到了，所以請帝作速回都。帝堯看了，便和諸臣說道：「既然如此，朕就歸去罷。」孔子等本想留帝多住幾日，以獻殷勤。知到此事，料想留亦無益，只得預備送行。這時玄元與帝堯已漸漸相熟，不大怕陌生了。帝堯叫了他過來，懇切的教導他一番。大約叫他想要求學問，養才能，修道德等語。玄元一一答應。帝堯看他似乎尚可造就，將來或能幹父之職，遂又獎賞了他幾句。到了次日，帝堯等動身。玄元和嬖兜孔子，直送至三十里以外。帝堯止住他，方才回去。這裏帝堯等渡過洛水，向王屋山。現在河南省濟源縣西北一帶而來。其時正是十一月間，滿山林樹，或紅或黃，點綴沿路。景色尙不寂寞。正走之間，忽聽有讀書之聲。隱約出於林間，颯颯可聽。帝堯向大司徒道：「如此山林之中，居然有人讀書，真是難得。」大司徒道：「像個是幼兒的聲音。」帝堯道：「或者是個

學校。朕等過去看看罷。說罷，卽命停車，與大司農下車，尋聲訪之。只見林內三間草屋，向着太陽，那書聲是從這屋裏出來的。帝堯和大司農走到屋前一看，只見裏面陳設得甚是精雅，三面圖書，堆積不少。一個童子，年約十歲左右，豐頤大耳，相貌不凡。在那裏讀書。帝堯等走過來，他彷彿沒有看見，兀自誦讀不輟。帝堯走近前，看他所讀的書，卻是一部說道德的經典。帝堯忍不住，就問他道：「汝小小年紀，讀這種深奧的書，能曉得了解麼？」那童子見帝堯問他，他才不讀了，放下書，慢慢地站起來，向帝堯和大司農子細看了一遍，便答道：「本來不甚了解。經師傅講授之後，已能明白了。」帝堯道：「汝姓名叫什麼？」童子道：「姓錢，名鏗。帝堯道：「汝父親叫什麼名字？」錢鏗道：「我父親名叫陸終，早已去世了。」帝堯聽到陸終兩個字，便又問道：「汝祖父是否叫作吳回？」從前曾纒做過祝融火正的。錢鏗應道：「是的。我祖父住在平陽天子的地方呢。我兩個叔父，亦在平陽做官。」帝堯道：「汝原來是陸終的兒子，怪道氣宇不凡，難得今朝遇到。」大司農在旁問道：「帝堯說陸終麼？」帝堯道：「卻沒有見過。不過從前曾纒有人說起他，一椿異事。原來陸終所娶的，是鬼方國，現在貴州省，一看的女弟，名字叫存續。懷孕了三年才生，卻生了六個男子，都是六月六日生的。他的生法，與大司徒相仿。先拆開左脇來，生出三個，後來剖開右脇來，又生了三個，豈不是異聞麼？」所以朕能記得。說着，便問錢鏗道：「汝兄弟是否共有六個，都是同年的麼？」錢鏗應道：「是。帝堯道：「汝排行第幾？」錢鏗道：「我排行第三。上面有兩個哥哥，一個叫樊，一個叫憲。下面有三個弟弟，一個叫求言，一個叫晏安，一個叫季連。」帝堯道：「那末，汝這些兄弟在那裏呢？」錢鏗應道：「登時臉上現出悲

苦之色。須臾就流下淚來。說道：我兄弟們在未出世之前，我父親已去世了。我兄弟們生了，在三歲上，我母親又去世了。我們六個孩子，伶仃孤苦，幸喜得祖父叔父和其他的親戚，分頭領去管養。才有今日。但是我們兄弟六個，天南地北的分散開，有多年不見面了。帝堯道：那末此處是汝親戚家麼？錢鏗道：不是。是師傅家。帝堯道：汝師傅姓名誰？錢鏗道：我師傅姓尹名壽，號叫君壽。帝堯道：現在在那裏？錢鏗道：出去采藥去了。帝堯道：何時歸來？錢鏗道：甚難說。或則一月，或則十幾日，都不能定。帝堯道：汝幾時住到此地來呢？錢鏗道：我本來住在親戚家裏。有一年，師傅經過門前，看得我好，說我將來大有出息。和我那親戚商量，要收我做弟子。併且說將來要傳道於我。我那親戚知道師傅是個正人君子，連忙寫信去與我叔父商量。後來我叔父回信贊成。我就到師傅這裏來。已經有兩年了。帝堯口中答應道：原來如此。心中卻在那裏想這個尹壽，必是個道德之士。又細看那堆積案上的書，大半是論道德講政治說養生的書。還有天文占卜之書亦不少。遂又問錢鏗道：汝師傅到底幾時可以回來？錢鏗道：實在不能知道。帝堯沈吟了一回，向大司農道：朕想此人一定是個高士。既到此地，不可錯過。何妨等他回來，見見他呢？大司農亦以為然。但是時已不早，遂慢慢地退出來。錢鏗隨後送。看見遠遠有許多人馬車騎，停在那邊，覺得有點奇怪。遂向帝堯問道：二位光降了半日，師傅不在家，失於招待。究竟二位是甚麼人？是否來尋我師傅？有無事情，請說明了。等我師傅回來，我好代達。帝堯道：不必。我等明日還來拜訪呢。說罷，別了錢鏗。與大司農繞道草屋之後，只見後面還有兩間小草屋，又有幾間木柵，養着

許多雞豚之類，小草屋之內，放着一個鐵籠，旁邊堆着許多銅塊，裏面几上，又放着幾面鏡子，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用處。帝堯看了一回，就和大司農上車。但是時已近暮，找不到行館，就在左近，選了一塊地方，支起行帳，野宿了一夜。次日上午，帝堯和大司農，再到尹壽家來探望。那尹壽果未回來，錢鏗仍在那裏讀書。帝堯又和他談談，問他道：汝師傅平日作何事業？錢鏗道：除出與我講解書籍之外，總是鑄鏡。帝堯道：鑄了鏡做什麼？錢鏗道：去與人做交易的。師傅常說道：人生在世，不可作游民。總須有一個生計。此地山多，不利耕種，所以只好做了業鑄鏡。帝堯聽了，歎息一回，遂與大司農回到下處。司衡驛道：蜡祭期近了，依老臣愚見，不如暫且回都罷。前天據錢鏗說，他師傅的歸期，是一月半月不定的。那末何能再等呢？好在此地離平陽甚近，和叔兄弟，又和這個人是相知，且到歸都之後，訪問和叔兄弟，叫他們先為介紹，等明春再召他入朝。何如？帝堯道：汝言亦有理，遂叫從人備了些禮物，再到尹壽家中，和錢鏗說道：朕訪汝師傅多次，可奈緣微，未得相見。現在因事急須回京，不能久待，區區薄物，留在此處，等汝師傅回來，煩汝轉致。明春天和再來奉謁。錢鏗道：我昨日已聽見鄰人說過，知道汝是當今天子，但是來尋我師傅做什麼？我師傅向來，見了貴人是厭惡的，或者給他做弟子，我師傅到肯收錄，但是汝肯給我師傅做弟子麼？這些東西，我不便代收，恐怕明朝師傅要責罰。橫豎你說明年還要再來，何妨自己帶來。此刻請汝帶回去罷。帝堯聽了這話，做聲不得，只得收轉禮物，和錢鏗作別。悵悵而回。衆人知道了，都說道：這個童子，太荒唐無禮。帝堯道：朕倒很愛他的天真爛漫，真不知世間有勢利二字。

不愧師者的弟子。

且說帝堯，辦了王屋山，回到平陽。次日，帝堯視朝，羣臣皆到，就是赤將子與也來了。仍舊穿著工人的衣服，衆人看了，無不納罕。但知道他是得道之士，並加敬重，不敢嗤笑。帝堯和羣臣商議，祭禮簡單，又定好了日期。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又議了些別種庶政，正要退朝，只見赤將子與上前，向帝說道：野人不立朝廷，已經二百年，不想今日，復在朝廷之上。想起來莫非天數之前定。不過野人有兩件事情，要要求聖天子。一件是承聖天子恩寵，命野人爲木工，可否仍准野人着此工人之服。一則木工着工服，本是相稱。二則於野人不少方便，如嫌有礙朝儀，請以後准野人勿預朝會，有事另行宣召，未知可否。帝堯道：着工人之服，亦是可以用。朕決不以朝服相強。朝會之時，還請先生出席，以便隨時可以承教。赤將子與道：第二件，野人聞說帝的庭中，生有一種曆草，能知月日，野人食野草花二百年，於百草所見甚多，不下幾萬種，獨沒有見過這種異草，可否請帝賜予一觀。帝堯道：這個有何不可。說着，便退朝，和羣臣一齊領侍，赤將子與，向內庭而來。這時正是十一月十七日，這株曆草，十五莢之中，已落去兩莢，形跡尚在，赤將子與，細細觀察了一回，不住的贊歎。又回頭四面一看，這時雖是隆冬，百草枯萎，但還有許多，依然尚在，赤將子與，忽然指着一株間紅花的草，說道：這裏還有異寶呢。此草名叫繪寶，四時開花成實，是個仙草，極難得的。假使用他的實，拿了龍的涎沫磨起來，其色正赤，可以繪畫，歷久不變，而且畫在金玉上，他的顏色，能嵌透入一寸，永不磨滅。所以叫作繪寶。可惜此刻沒有龍涎，不然。

是可以面試的。衆人聽他如此說，也似信不信。赤將子輿又指着一叢草，說道：這是蒿蒲呀。本來是個薺草，感百陰之精，則化爲蒿蒲。這是人間所不可多得的。衆人聽了，頗不相信。獨有帝堯深以爲然，因爲帝堯是日日開步庭階，觀察各種植物的。起初確係是薺草，後來漸變成如此形狀，所以相信赤將子輿的話是對的。後世叫蒿蒲，別名叫堯韭，就是這個原故。閒話不提，且說赤將子輿在庭中，低了頭，看來有去，忽然又指着一株草，大呼道：此地還有屈軼呢。真個是聖君之庭，無美不備了。衆人聽了，都知道屈軼，一名指佞草。有佞人走過，他就會得屈轉來指着他的。所以叫作指佞草。從前黃帝之時，曾經生於庭中，因此大家都知這個名字。不過從沒有看見過，所以亦沒有人認識。這次聽見赤將子輿如此一說，大家都注意了。就問道：是真的麼？赤將子輿道：怎麼不真？野人在軒轅帝時代，看了多少年，記得清清楚楚。怎麼不真？衆人道：何以從來沒有看見他指過？赤將子輿道：一則你們並沒有知道他的奇異，不曾留心；二則聖天子這裏，並無佞人，叫他指什麼？你們只要以後留心就是了。衆人聽了，仍是似信不信，遂各散去。

第四十回 帝堯師事尹壽 尹壽稱許由等四賢 瑪瑙裏遷入平陽

指佞草之奇異

且說帝堯從王屋山歸來之後，一面籌辦蜡祭，一面即訪問和叔弟兄。尹壽這個人，究竟如何？據二人說，尹壽

的確是個有道之士。本來要想薦舉他的。因為知道他隱居高尚。決不肯出來做官。所以未曾提起。帝堯道。他
不肯做官。亦不能勉強。朕往見之。總可不至於拒絕。朕想古來聖帝。都求學於大聖。如黃帝學於大真。顓頊帝
學於涿圖子。皋考學於赤松子。朕的師傅。只有務成老師一個。現在又不知到何處去了。尹先生既然道德高
超。又高蹈不肯出山。朕擬拜之為師。親往受業。汝二人可以朕之命。先往介紹。朕再前往謁見。和仲二人都
答應了。過了蜡祭之後。轉瞬冬盡春回。正月又逐漸過完。帝堯得日勤身。徑往王屋山而來。這次並非巡守。侍
從不多。除和仲之外。別無他人。到了尹壽居住的地方。遠遠望見草屋。帝堯便叫車子停下。與和仲徐步過去。
走到草屋邊。只見錢鏗仍在那裏讀書。帝堯便問他道。師傅呢。錢鏗見是帝堯。又見他叔父跟在後面。便放
下了書。站起來。先和和仲行禮。又和帝堯行禮。說道。師傅正在鑄鏡呢。我去通知罷。請等一等。說罷。急急進內
而去。過了一回。只見一個修髯老者。從後面出來。錢鏗跟在後面。和仲是認識的。先與招呼。又代帝堯介紹。那
尹壽先對着帝堯深深致謝。說道。去歲辱承御綬。數次枉顧。鄙人適值他出。未克迎送。實在抱歉之至。後來又
由和氏昆玉轉達帝意。尤覺惶恐萬分。那北面受學的盛事。在古時原是有。不過那個為師的。都是道德學
問非常卓越的人。如鄙人這樣山野之夫。寡聞淺見。知識毫無。那裏敢當帝者之師。這四個字呢。帝堯道。弟子
訪問確實。仰慕久深。今日專來執贄。請吾師不要見拒。和仲和叔斷不是妄言的。說着。走在下面。就拜了下去。
尹壽慌忙還禮。這裏和仲早命僕夫將帶來的贄儀呈上。尹壽還要推辭。和仲從旁說道。我主上一片至誠。齋

戒沐浴而來。請先生不要推辭了。尹奇方才答應。叫錢鏗將贄禮收了進去。一面請帝堯與和仲坐下。彼此傾談。漸漸談到政治。足足說了半日。帝堯聽了十二分佩服。但是究竟說的是什麼話呢。因為當時失傳。在下亦不能杜造。但知道有二句大綱。叫作講說道德經。教以無爲之道。如此而已。後來又漸漸談到當世的人物。帝堯歎道。弟子德薄才疏。忝居大位。實在慚悚萬分。即位以來。所抱的有兩個希望。一個是訪求到一個大聖人。立刻將這個大位讓給他。以免貽誤蒼生。這是最好的。第二個。如若訪求不到大聖人。亦想尋幾個大賢來作輔佐。庶幾不至十分阻越。這是退一步想了。尹奇道。大聖人是應運而生的。照帝這樣的謙光。當然自有大聖人出世。可以遂帝的志願。成帝的盛德。併可以作一個天下爲公的模範。但是此刻尙非其時。至於大賢輔佐一層。照現在在朝的察臣算起來。如大司徒。大司徒。如義和四君。何嘗不是大賢麼。命世英才。萃於一時。亦可謂千載一時之盛了。帝還嫌不足麼。帝堯道。他們諸人。分掌各官。固然是好的。但是治理天下之大。人材豈患其多。這幾個人。萬萬不敷。若師意中。如有可以薦舉的人。務請不吝賜教。弟子當躬往請求。尹奇聽到此處。沈吟了一回。說道。人材豈患沒有。不過鄙人山野之性。所知道的。亦不過是幾個極端山野之性之人。就使說出來。就使帝去請他。恐怕他們亦未必肯出仕呢。帝堯聽見說有人。不禁大喜。便說道。既然有人。請老師明以見告。待弟子去請。請不到。那另是一個問題。尹奇道。雖帝居不遠。就有四個呢。他們雖則不是那裏人。但是常到那裏去遊覽聚會。帝沒有知道麼。帝堯聽了。不勝愕然。說道。弟子真糊塗極了。未嘗知道。這四個人究竟住在

那裏。姓甚名誰。還請老師明示。尹壽道：這四個人，一個姓許名由，號叫武仲，是陽城槐里人。他生平行事，必據於義，立身必履於方，脂斜就不肯坐，膳邪就不肯食，真正是個道德之士。還有一個名醫缺，是許由的師傅。還有一個名叫王倪，又是醫缺的師傅。還有一個名叫被衣，又是王倪的師傅。這三個人說起來，遠了。大概王倪是得道於伏羲神農之間的人。那被衣是王倪的師傅，豈不更遠麼？醫缺是王倪的弟子，年代似乎較近。但是他的里居，亦無可考。想來亦因為隱居日久，世間早已忘卻其人的原故。許由是近時人，所以最詳悉。現在知道他的人亦多。他們四代師弟，非常投契，常常相聚。聽說他相聚次數最多的地方，就在帝都西北面汾水之陽。一座藏姑射山上。帝聽見說過麼？帝笑道：藏姑射山，離平陽不過幾十里，真所謂近在咫尺。五六年來，有這許多異人居在那邊，弟子竟無所聞，真可謂糊塗極了。但是老師知道他們一定在那邊的麼？尹壽道：他們常常到那邊的，此刻在不在那邊，卻不知道。帝又問道：這四位之外，道德之士還有麼？尹壽道：以鄙人所知，還有幾個，都是個真正的隱士。居在山中，不營世俗之利的。有一個，他的姓名已無人知道。因為他老了，並無家室，就在樹上做一個巢，窺在上面。所以世人稱他爲巢父。他的意思，以爲此刻的世界，機穢紛詐，利害深伏，爭奪欺詐，種種無所不至，實在不成其爲世界。所以他補想上古，最好恢復以前的風氣，淳樸簡陋，不知不識。他的巢居，就是企慕有巢氏時代的意思。這人聽說現在豫州，究居何地，鄙人亦不了了。還有一個姓樊，剛說到此，忽聽門外一片嘈雜之聲，接着就有侍從之人，進來奏帝堯道：臺邑君主玄元，遣他的大臣孔壬，送瑪瑙

寶璽到平陽去。經過此地。聽說天子御駕在此。要求叩見。帝堯聽了。知道孔壬是有意來獻殷勤的。就說道。此地是尹老師住宅。險在此問道。不便延見。且叫他徑送到平陽去。回來再見罷。侍從之人。答應而去。尹壽忙問何事。帝堯便將寶璽的歷史。大略說了一遍。忽然想到寶璽既來。何妨取些請尹老師嘗嘗呢。想罷。就叫和仲的人去。取一大勺來。爲尹老師壽。又將忽瀟忽瀟之事。告訴尹壽。尹壽道。照這樣說來。豈不是和黃帝時代的器皿相類麼。帝堯便問。怎樣叫器皿。尹壽道。備人聽說。黃帝時有一種器皿。放在瑪瑙甕中。時薄則滿。時滿則竭。想來和這個甘露同是一樣的寶物。和仲在旁說道。臣前幾日。亦曾經聽見赤將子與說過。黃帝時有此器皿。異物。而且他說嘗過的。尹壽道。既然如此。那器皿此刻必定存在。帝堯時可飭人於故府中求之。先朝寶器。安放在一處。亦是應該之事。帝堯答應過了一回。寶璽取來。尹壽飲了。又和帝堯談談。自此以後。帝堯就住在王屋山。日日在尹壽處領教。過了十日。方才辭別尹壽。回到平陽。那時孔壬早將瑪瑙甕送到了。等在那裏。要想見見帝堯。獻個殷勤。因帝堯未歸。先來拜訪各位大臣。司衡對是痛恨他的。揣想不見。并不回訪。大司農。大司徒。從前在亳都時候。都是見過的。而且忠厚存心。不念舊惡。仍舊和他往來。那孔壬的談錄。煞是厲害。指天畫地。滔滔不休。對於大司農。講那水利的事情。如何修築隄防。如何澆灌畝。說得來井井有條。一絲不錯。大司農對於水利。本來是有研究的。聽了孔壬的話。不知不覺佩服起來。便是大司徒也佩服了。暗想。一向聽說他是個佞人。不想他的才幹學識。有這樣好。或者帝堯當時。受了驪兜和蘇兩個的蠱惑。他不在內。亦未可

知將來如果有興修水利的事情，倒可以薦舉他的。不說大司農大司徒二人心中如此着想，且說孔子見過大司農大司徒之後，又來拜謁義仲義叔及和叔等，一席之談，更把那三人佩服得不得了，以為是天下奇才。有一日，大家在朝堂議事，政務畢後，偶然閒談，談到孔子，義叔等都有贊美之詞。大司農等亦從而附和。司衡羿在旁聽了，氣忿不可言，便站起來說道：諸君都上了孔子的當了。諸君都以為這個孔賊是好人麼？他真正是個小人。從前帝堯的天下，完全是敗壞這孔賊和驩兜、鯀、三凶、手、梟。老夫當日在朝，親見其事，說着，便將以前的歷史，滔滔的述了一遍，并且說道：古聖人有一句名言，叫作遠佞人。這個佞賊，奉勸諸位，千萬和他相遠，不可親近，以免上他的當。衆人聽了，再想想孔子的談吐神氣，覺得並沒有什麼可疑之處，因此對於老將的話，都有點似信不信。嘴裏卻說道：原來如此。人不可以貌相，以後我們倒要注意他一下。才是。亦將子與在旁邊聽了，哈哈大笑起來。衆人都問他道：老先生此笑，必有道理。亦將子與道：諸位要知道孔子是不是佞人，此刻不必爭論，亦無須再注意他。只要等帝歸來之後，就可見分曉了。司衡羿道：亦將先生的意思，不過請帝說明就是了。其實孔賊之惡，老夫就可以證明。何必問帝？以帝知人之明，何嘗不知道他是個佞人。不過因他是帝朝的大臣，友愛之心，不忍揭帝堯之過，所以總是優容他。真所謂如天之度。帝豈有不知他是佞人之理？羿話未說完，亦將子與連搖手道：不是不是。不是要帝證明他是佞人，自有一種方法，可以證明的。衆人聽了，都不解。亦將子與用手向庭前一指，說道：他可以證明。衆人一看，原來就是亦將子與前日所發明的那株指。

佞草屈軼。衆人雖聽說。有指佞草之名。但是從沒有見他有所指過。所以都是將信將疑。不敢以赤將子輿的話爲可靠。羿聽了。尤不佩服。便說道。小草何知。老先生未免有意偏袒孔賊了。赤將子輿道。此時說也無益。到那時且看罷。過了幾日。帝堯回到平陽。次日視朝。孔壬果然前來請見。帝堯便命叫他進來。衆人此際的視線。不期然而然。都集中到那株屈軼上去。說也奇怪。只見遠遠的孔壬剛走進內朝之門。那屈軼勁直的莖幹。立刻屈倒來。正指着他。孔壬漸漸走近。那屈軼亦漸漸移轉來。孔壬走進朝內。向帝堯行禮奏對。屈軼亦移轉來。始終正指着他。彷彿指南針的向着慈石一般。衆人至此。都看呆了。深歎此草之靈異。司衡羿尤爲樂不可支。幾乎連朝儀都失了。後來孔壬奏對完畢。帝堯命其退出。那屈軼又復跟着他旋轉來。一直到孔壬跨出朝門。屈軼莖幹。忽然挺直。恢復原狀。帝堯召見過孔子之後。向諸大臣一看。覺得他們都改了常度。個個向着庭之一隅觀望。不免納罕。便問他們何故如此。大司徒遂將一切情形說明。帝堯聽了。也深爲譁異。後來這個消息。漸漸傳到孔壬耳朵裏。孔壬非常慚愧。因愧生恨。心想。這個一定是那老不死的羿。在那裏和我作對。串通了有妖術的野道。弄出這把戲來。斷送我的。剛才退朝的時候。偷眼看他那種得意之色。一定是他無疑了。此仇不報。不可爲人。但是用什麼方法呢。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拍案叫道。有了。又用手向着外面指指道。管教你這個老不死的。送在我手裏。話雖如此。可是他究竟用什麼方法。並未說出。過了幾日。他自覺居住在這裏。毫無意味。又不敢再去上朝。深恐再被屈軼草所指。只得拜了一道表文。推說國內有事。急須轉去。託羲叔轉

奏帝堯看了，也不留他，亦不再召見，但賞了他些物件，作爲此次送瑪瑙甕的酬勞。孔壬在動身的前一天，各處辭行之外，單獨到達蒙家中，深談半日，併送他許多禮物，究竟是何用意，亦不得而知，但覺他們兩人，非常投契而已。次日，孔壬便動身而去，按下不提。